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春秋經傳集解

一

漢經十六
一三二四九號
全十五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內廳書陵部

杜元凱也。正義曰：此序題目，夏多不同。或曰：春秋序，或曰：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集解序。丘明為傳，以其姓左，故号左氏傳也。

春秋左氏傳序

此序大略凡有十二段明義

春秋魯國史官記事本有此名，非孔子始名之。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

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

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

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

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

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

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

表顯也。若始也，是繫下故年夏瑞所先表顯其年為事之初始也。



崩薨曰赴
禍福曰告

宮內廳書院

圖書寮文庫藏

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
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
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
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
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
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
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
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出舊中史

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
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
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
之書也故傳或生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
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
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
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
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

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
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
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
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
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
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
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
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

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
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
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
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
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
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
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
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

諱辟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
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
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
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
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
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
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
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

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
非如八卦之交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
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
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
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立明之傳於丘
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廣引公
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脩立明
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

或卿

摠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
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
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
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
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
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
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
名譜第麻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

宮內廳書庫

圖書寮文庫藏

孫或作遜

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
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
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
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
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
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
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

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

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昧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

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明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

杜氏 盡十一年

傳惠公元妃孟子

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子宋姓

孟子卒

不稱

薨不成喪也無謚先夫死不得從夫謚

繼室以聲子生隱公

謚聲

也蓋孟子之姪娣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

稱夫人故謂之繼室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

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

婦人謂嫁曰歸以手

理自然成字有若生桓公而惠公薨

言歸魯而男

惠公不以桓生之年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為桓尚少是以立為大子帥國人奉之為經元年春不書即位傳

經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

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隱雖不即位然攝行君事故亦朝廟告朔也告朔朝正例在襄二十九年即位例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

蔑

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能自通於大國今魯國鄒縣也蔑姑蔑魯

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夏五月鄭伯克段

宮內廳

圖書寮文庫藏

于鄆

不稱國諱而言鄭伯譏失教也段不弟故不言弟明鄭伯雖失教而段亦凶逆

以君討目而用二君之例者言段強大雋傑據大都以耦國所謂得雋曰克也國討例在

莊二十二年得雋例在莊十一年母弟例在宣十七年鄭在樊陽宛陵縣西南鄆今潁川

縣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

賵

宰官咺名也咺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故貶而名之此天子大夫稱字之

例仲子者桓公之母婦人無諡故以字九月

及宋人盟于宿

客主無名皆微者也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凡盟以國地

者國主亦與盟例在僖十年冬十有二月祭伯

贈季鳳切
贈喪曰賵

來

祭伯諸侯為王卿士者祭國伯爵

公子益

師卒

傳例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所以示

喪

獨說日以見義者事之得失既未足以褒

貶

人君然亦非死者之罪無辭可以寄文而

人

目輕賤死日可略

傳元年春王周正月

別夏殷

不書即位攝也

假

攝君政不脩即位之禮故史

三月公及邾

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

父克儀

未王命故不書

爵曰儀父貴之也

王未賜命以為諸侯其後儀父服事齊桓以將王室

王命以為邾子故莊六年經書邾子克卒

公攝位而欲求好於

邾故為蔑之盟

解所以與盟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

郎不書非公命也

費伯魯大夫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邠郎亭傳曰君

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故

此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

申國今南陽宛縣

生莊

公及共叔段

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

莊公寤

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

寐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

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

欲立以

亟請於武公公

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

虢叔死焉他邑唯命

虢叔東虢君也特制巖險而不脩德鄭滅之恐

段復然故開以他邑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

叔

公順姜請使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言寵異於眾曰京鄭邑今焚陽京縣祭仲

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祭仲鄭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

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

先王

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

三分國之一城之中五之一

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

不合法度君將

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

之有不如早為之所

仲行其所宜

無使滋蔓蔓難圖

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

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斃姑且也

既而大叔命

西鄙北鄙貳於己

鄙鄭邊邑貳兩屬

公子呂曰國不

堪貳君將若之何

公子呂鄭大夫

欲與大叔臣請事

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

叔父不除則舉國之民當

生他公曰無庸將自及

言無用除之禍將自及

大叔又

收貳以為己邑

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為己邑

至于廩延

言

侵多也廩延鄭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

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

子封公子呂也厚謂土地廣大

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

不義於君

不親於兄非眾所附雖厚必崩

大叔完聚

完城郭聚人民

繕甲兵具

卒乘

步曰卒車曰乘

將襲鄭夫人將啓之

啓開也

公聞

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

古者

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

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共國今河南

書

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

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

奔難之也

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早為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

教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

遂寘姜氏于城

潁

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地中

故曰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

封人典黃泉

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

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

請以遺之

食而不啜羹飲以發問也宋華元殺羊為羹饗士蓋古賜賤官之常

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緊語穎考叔曰敢

問何謂也據武姜在設疑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

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

不然隧若今延道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

樂也融融賦詩也融融和樂也姜出而賦大隧之外

其樂也洩洩洩洩舒散也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

穎考叔純孝也純猶篤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不匱純孝也莊公雖

失之於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謂永錫爾類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

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他皆放此秋七月天王使

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

名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也子氏仲子也薨在二年賵助喪之物天子七

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別諸侯五月同

盟至同在方大夫三月同位至古者行役士

踰月外姻至踰月度月也姻猶親也此言赴

卑同軌言極四海
人內同軌之諸侯
哭不盡至

贈死不及尸

尸未葬之通稱

弔生不及哀

諸侯已上既葬則饗

麻除無哭位

豫凶事非禮也

仲子在而來贈故曰豫凶事

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

夷國在城陽莊武縣紀國

在東莞劇縣隱十一年傳例曰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史不書於策故夫子亦不

書于經傳見其事以明春秋例也他皆放此

有蜚不為災亦不書

蜚負蠶也莊二十九年傳例曰凡物不為災不書又於此發之者明傳之所據非唯史策

兼采簡牘之記他皆放此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

黃宋邑陳

留外黃縣東有黃城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

宿始通也

經無義例故傳直言其歸趣而已他皆放此

冬十月庚

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

以桓為大子故隱公讓而不敢

為喪主隱攝君政故據隱而言

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

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

不書

諸侯會葬非禮也不得接公成禮故不書於策他皆放此衛國在汲郡朝歌縣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

公孫滑共叔段之子

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

鄙

虢西虢國也弘農陝縣東南有虢城

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

于

公子豫

公子豫魯大夫私請師

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

邾人鄭人盟于翼

翼邾地

不書非公命也新作

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非公命不書三見者皆與作大事各舉以

備文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眾父卒

眾父公益師

字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禮辨佐之喪小斂大斂君皆親臨之

崇恩厚也始死情之所篤禮之所崇故以小斂為文至於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

書

經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戎狄夷蠻皆氏羌之別種也戎而書會者

順其俗以為禮皆謂居中國若戎子驍支者陳留齊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

夏五

月莒人入向

向小國也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莒國今城陽莒縣也將軍

師少稱人弗地曰入例在襄十三年

無駭帥師入極

無駭魯卿極附庸小

國無駭不書氏未賜族賜族例在八年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

于唐

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三月月必有誤

九

月紀裂繻來逆女

裂繻紀大夫傳曰卿為君逆也逆女

或稱使或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史各隨其實而書非例也他皆放此

冬十月

伯姬歸于紀

無傳伯姬魯女裂繻所逆者

紀子帛莒子盟

于密

子帛裂繻字也莒魯有怨紀侯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子帛為魯結

好息民故傳曰魯故也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稱字以嘉之也字例在閔元年密莒邑

城陽淳于縣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無傳

東北有密鄉相未為君仲子不應稱夫人隱諱相以為大

子成其母喪以赴諸侯故經於此稱夫人也

不反哭故不書鄭人伐衛凡師有鐘鼓曰伐

葬例在三年傳二年春公會戎于潛脩惠公之好也戎請

盟公辭許其將好而不許其盟莒子娶于向

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言傳

失昏媾之義凡得失小故經無異文而傳司

備其事案文則是非足以為戒他皆放此空無駭入極費魯司徒司馬司空

也前年城郎今因得以我請盟秋盟于唐復

勝極故傳於前年發之脩戎好也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

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鄭人伐衛討

公孫滑之亂也治元年取廩延之亂

經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無傳日行

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

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

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類交而食者
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
今釋例以長歷推經傳明此食是二月朔三
也不書朔史失之書朔日例在相十七年
月庚戌天王崩周平王也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速至故遠言以赴春秋
不書實崩日而書遠日者即傳其偽以懲呂
子之過也襄二十九年傳曰鄭上卿有事使
印段如周會葬今夏四月辛卯君氏卒隱不
不書葬魯不會正君之禮故亦不敢備禮於其母秋武氏子來求賻武氏子天子大
夫之嗣也平王喪在殯新王未殯行其爵命
聽於冢宰故傳曰王未葬釋其所以稱父族
又不稱使也魯不共奉王喪致入有求八月
經直文以示不敬故傳不復具釋也

庚辰宋公和卒

稱卒者略外以別內也元年大夫盟於宿故來赴以名例

年在七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來告故書

石門齊地或曰濟北霑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

癸未葬宋穆公

魯使

大夫會葬故書始死書卒史在國承赴為君故惡其薨名改赴書也書葬則舉謚稱公者會葬者在外據彼國之辭也書葬例在昭六年

傳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

書之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

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

葬夫人喪禮有三薨則赴於同盟之國一也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寢所謂反哭于寢二也卒哭而祔於祖姑三也若此則書曰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氏此備禮之文也其或不赴不祔則為不成喪故死不稱夫人薨葬不言葬我小君某氏反哭則書葬不反哭則不書葬今聲子三不書姓為公故曰君禮皆闕釋例論之詳矣氏不書姓辟正夫人也隱見為君故鄭武公特書於經稱曰君氏以別凡妾媵莊公為平王卿士卿士王卿之執政者言父子秉周之政王貳于虢虢西虢公亦仕王朝王欲鄭伯怨王王分政於虢不復專任鄭伯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

雅云山夾水曰澗
澗水所出曰澗

子忽為質於周平王子狐王崩周人將界虢公政周人遂成平王本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四月今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麥未熟言取者蓋及踐周鄭交惡兩相疾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澗也沼池也沚小渚也毛草也蘋蘩蕒藻之菜蘋大萍也蘩小蒿也蕒藻聚藻也筐筥錡釜之器方曰筐圓曰筥無足曰錡有足曰釜潢汙行

潦之水潢汙澇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羞進也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

用質通言盟約彼此之情故云二國風有采蘋采蘋采蘋采蘋詩國

風義取於不嫌薄物雅有行葦詩大雅也行葦篇酌義取忠厚也酌

篇義取雖行潦可以共祭祀也昭忠信也明有忠信之行雖薄物皆可用

武氏子來求葬王未葬也宋穆公疾召大司

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

人先君穆公兄宣公也與夷宣公子即所屬殤公寡人弗敢忘若以

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

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

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馮穆公子莊公也公

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

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言不讓則不足稱賢

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

君之功先君以舉賢為功我若不賢是廢之使公子馮出居于

鄭辟殤公也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

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

以義夫命出於義也夫語助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禄

是荷其是之謂乎詩頌言殷湯武丁受命皆以義故任荷天之百禄也

帥義而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若此禄公子

馮不帥父義忿而出奔因鄭以求入終傷咸

宜之福故知人之稱唯在宣公也故指稱商頌

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盧盟在春秋前盧齊地今

濟北盧縣故城庚戌鄭伯之車償于濟既盟而遇大

十二月無誤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

莊姜得臣齊太子也太子不美而無子衛人

所為賦碩人也碩人詩義取莊姜美于色賢

人憂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陳今陳

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厲戴皆謚也

雖為莊姜子然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嬖親

大子之位未定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

聞愛子教之以義方石碏衛大夫弗納於邪驕奢

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禄過也將立州

債王為債也

嬖王為嬖也

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

言將立為太子則宜

早定若不早定州吁必緣寵而為禍

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

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

如此者少也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

亂不能自安自重

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聞親新聞

舊小加大

小國而加兵於大國如息侯伐鄭之比

淫破義所謂

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

六順也

臣行君之義

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

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

子厚與邠吁游禁之不可邠公立乃老

老致仕也

四年經書州吁弑其君故傳先經以始事

經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無傳書取言易

也例在襄十三年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推尋事跡相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

淳于係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都淳于牟婁杞邑城陽

諸縣東北有婁鄉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字

稱臣弑君臣之罪也

例在宣四年戊申三月十七日有日而無月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

宋公

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

蔡人衛人伐鄭公子鞏曾大夫不稱公子疾其固請強君以不義也諸外

大夫與皆稱人至於內大夫與則皆去族稱名於記事之體他國可言某人而已魯之卿佐

不得言魯人此所以為異也鞏源去族傳九

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州吁弒君而立未列於會故不稱君例在成十

六年濮陳地水名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衛人逆公子晉而立

之善其得眾故不書入於衛變文以示義例在成十八年

傳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為

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

宋公遇于清宿盟在元年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

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

君之怨於鄭謂二年鄭人代衛之怨而求寵於諸侯以

和其民諸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故欲求此寵使告於宋

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害謂宋公子馮君為主敝邑

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言舉國之賦調宋人

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蔡今汝南上蔡縣故宋公

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

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衆仲魯大夫對曰臣

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亂謂阻兵而安忍以亂猶治

絲而棼之也絲見棼緼益所以亂夫州吁阻兵而安忍

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特兵

則民殘民殘則衆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夫兵猶火也弗戢將

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

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秋諸侯復

伐鄭宋公使來乞師乞師不書非卿公辭之從衆仲

羽父請以師會之羽父公子翬公弗許固請而行

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

取其禾而還時鄭不車戰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

定君於石子石子石碯也以州吁不安諾其父石子曰王覲

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

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

陳石碯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

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八十

稱國小己老自謙以委陳人執之而請泣於

陳使因其往就圖之衛請衛人自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泣殺州吁

于濮石碣使其宰孺羊肩泚殺石厚于陳君

子曰石碣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

親其是之謂乎子從弑君之賊國之大逆不

義則當兼子愛之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

公即位公子晉也書曰衛人立晉眾也

經五年春公矢魚于棠書陳魚以示非禮也書棠

北有武唐亭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將卑

魯侯觀魚臺但稱師此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成仲

史之常也安其主而祭之惠公以仲子手文娶之欲以

為夫人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成父之志為別

立宮也公問羽數故書羽邾人鄭人伐宋邾

兵故序鄭上螟無傳蟲食苗心冬十有二月辛巳

公子彊卒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宋人伐鄭

圍長葛穎川長社縣

傳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

物不足以講大事臧僖伯公子彌也僖其材

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材謂皮革齒牙

用軍國之器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

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

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言器用衆

度則爲不軌不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

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順

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

擇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各隨時三年而治兵

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

禮畢整衆而還歸而飲至以數車實飲於廟

徒器械及昭文章車服明貴賤辨等列等列

所獲也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後所謂順也習威儀也鳥獸之

肉不登於俎俎祭宗廟器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

登於器謂以飾法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

守非君所及也

此上曰守卑且與與臣隸言取

目有司之職非

公曰吾將略地焉

孫辭以略地略摠攝

巡行之名傳曰東略

遂往陳魚而觀之

陳設張也

公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

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

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他矢亦陳也棠實曲沃

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

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在河東聞喜縣莊

伯成師子也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邢國在廣平襄國縣王使尹氏武

氏助之翼侯奔隨

也尹氏武氏皆周並族大夫也晉內相攻伐不告亂故

不書傳具其事為後晉事張今曲沃及翼本末見相二年隨晉地

夏葬衛桓

公衛亂是以緩

乃葬傳明其非慢也四月鄭

人侵衛牧

牧衛邑經書夏四月葬衛桓公今

衛牧者於下事宜得月以明事之先後故不復備舉經文三年君氏卒其義亦同他皆放

此以報東門之役

在東門役衛人以燕師伐鄭

南燕國今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

使曼伯與子元潛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

而不虞制人

北制鄭邑今河南成六月鄭二

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二公子曼伯子元也君子

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曲沃叛王秋王命虢

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春翼侯奔隨故立其子光衛之

亂也邲人侵衛故衛師入邲邲國也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邲

鄉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萬舞也公問羽數

於衆仲問執羽數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八六八諸侯

用六六六六六六六大夫四四四四四四士二二二二二二

樂用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也八風八方之風也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節其制而叙其情

故自八以下唯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公從

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魯唯文王周公廟得用八

而他公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特立此婦人之廟詳問衆仲因明大典故傳亦因

言始用六佾其後季氏舞八宋人取邾田邾

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釋四年再

見伐鄭人以王師會之王師不書伐宋入其

郭以報東門之役郭郭也東門宋人使來告

命告命公開其入郭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

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問責窮辭公怒乃止

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

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為七年公

伐邾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

憾於寡人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寡

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加命服宋人伐鄭圍

長葛以報入郭之役也

經六年春鄭人來渝平和而不夏五月辛酉

公會齊侯盟于艾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秋七月雖無

書首月具四時以冬宋人取長葛秋取冬乃

伐鄭圍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前

言易也

傳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渝變也公之

狐壤為鄭所執逃歸怨鄭鄭伐宋公欲救宋

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忽宋則欲厚鄭鄭因

此而來故經書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

逆晉侯于隨

翼晉舊都也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為晉

強家五正五官之長九宗一姓為納諸鄂晉

人謂之鄂侯

鄂晉別邑諸地名疑者皆言有以示不審闕者不復記其闕他

皆放此前年桓王立此侯之子夏盟于艾始

平于齊也

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乃五月庚

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

成猶

陳侯不許五父誦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

其許鄭

五父陳公子

陳侯曰宋衛實難可畏也鄭何

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

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

悛止也從隨也

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

之燎于原不可鄉邇

商書盤庚言惡易長如火焚原野不可鄉近

其猶可撲滅

言不可撲滅

周任有言

周任周大夫

曰為

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蕞蘓崇

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芟刈也夷殺也

蕞蘓也崇聚也秋宋人取長葛冬京師來告饑公為

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告饑不以王命故傳言京師而不書

於經也雖非王命而公共以稱命己國鄭伯

如周始朝桓王也至是乃朝故曰始王不

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

依周桓公周公黑古月也周采地扶風雍縣東

文侯鄭武公左右王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

蕲也蕲至況不禮焉鄭不來矣為桓五年諸侯從王伐鄭傳

經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無傳叔姬伯姬之弟也至

是歸者待年於公母滕侯卒傳例曰不書名國不與嫡俱行故書

在沛國公夏城中丘城例在莊二十九年中丘在琅邪臨沂縣東北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諸聘皆使卿執圭帛以相存問例在襄元年

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來聘凡伯周卿也凡國伯爵也

汲郡共縣東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戎鳴鐘南有凡城

天子之使見夷狄強虺不書凡伯敗者單使無眾非戰陳也但言以歸非執也楚丘衛地

在濟陰城武縣西南

傳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

強侵也

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起以名

盟以名告神故薨亦以名

告同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

告亡者之終稱嗣位之主

嗣位之主當奉而不忘故曰息民謂之禮經此言

乃周公所制禮經也十一年不告之例又曰

皆承策為經丘明之傳博采眾記故夏城中

丘書不時也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

也艾盟在六年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

伐邾為宋討也公距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為援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

伐邾欲以求宋故曰為宋討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

伯弗賓朝而發幣於公卿如冬主使凡伯來

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傳言凡伯陳及鄭

平六年鄭侵陳大獲今乃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泣盟臨

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志不在洩伯曰五

父必不免不賴盟矣洩伯鄭鄭良佐如陳泣

盟良佐鄭大夫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入其國觀其政治故摠言之也皆為鄭公子

相五年六年陳亂蔡人殺陳佗傳

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以忽有鄭伯許之

乃成昏為鄭忽失齊昏援以至出奔傳

經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

亭三月鄭伯使死來歸祔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祔鄭祀泰

山之邑在琅邪費縣東南庚寅我入祔相元年乃卒易祔田知此入祔未肯

受而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無傳襄六年傳曰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諸同盟則亦以名赴

卒荀偃禱河稱齊晉君名然後自稱名知雖

大夫出盟亦當先稱己君之名以昭神明故薨皆從身盟之例當告以名也傳例曰赴以

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今宿赴不以名故亦不書名諸例或發於始事或發於

後者因宜有所異同亦或立明秋七月庚午

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齊侯尊宋使主會故宋公序齊上瓦

屋周八月葬蔡宣公無傳三月葬速

及莒人盟于浮來莒人微者不嫌敵公侯故直稱公例在僖二十九年

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邶邶無傳冬十

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間邶為災

冬十

卒

有二月無駭卒

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卒而後賜族故不書氏

傳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

平宋衛於鄭

有會期宋

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

宋

衛侯許之

故遇于犬丘

犬丘垂也地有兩名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

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

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

以為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

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守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

公別廟為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為夏魯祀周公孫解以有求也許田近許之田

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

周人於此遂罪之政四月甲

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

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

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鍼子

陳大夫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

故曰先配而後祖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

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

會溫不書不以告也定國息民

故曰禮也平宋衛二國鄭之謀鄭不與盟故不書八月丙戌鄭伯以

齊人朝王禮也言鄭伯不以號公得政而肯王故禮之齊稱人略從國辭

上有七月庚午下有九月公及莒人盟于浮

來以成紀好也二年紀莒盟于密為魯故冬

齊侯使來告成三國齊侯冬來告公使眾仲

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

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鳩集無駭卒

羽父請諡與燕公問族於眾仲眾仲對曰天

子建德立有德以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由生

舜由鳩內故胙之土而命之氏報之以土而

諸侯以字諸侯位其臣因氏其王父字為諡因以

為族或便即先人之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

亦如之謂取其舊官舊邑之公命以字為

展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

孫故為

經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無傳南季天子

也字三月癸酉大雨震雷庚辰大雨雪三月今

挾卒無傳挾魯大夫未賜族夏城郎秋七月冬公會齊

侯于防防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

傳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

書癸酉始雨日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夏之正月

微陽始出未可震電既震電又不當大雨雪故皆為時失凡雨自三日以

往為霖此解經書霖也而平地尺為大雪夏

城郎書不時也宋公不王不共王職鄭伯為王左

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

不告命欲以入郛在五年公以七年伐郛公怒絕

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遣使致王命也伐宋未得

志故復更告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北戎侵

鄭鄭伯禦之患我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

我也徒步兵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

寇而速去之公子突鄭厲公也嘗試也君為

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我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

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
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
也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
夫秉戎師前後擊之盡殪為三部伏兵祝聃
犯我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我還
走祝聃反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
殲我師也戎師大奔後繼軍不十一月甲寅鄭
人大敗戎師此皆春秋時事雖經無正文所
謂必廣詔而備言之將令學者
原始要終尋其枝葉
究其所窮他皆放此

經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傳

正月會癸丑盟釋例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經二月誤夏翬帥

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公子翬不待公命而貪

故去氏齊鄭以公不至故亦更使微者從之

伐宋不言及明軍專行非鄭之謀也及例在

宣七年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齊鄭後期故

書敗宋未陳也敗例辛未取郕辛巳取防後鄭

在莊十一年管宋地至得郕防二邑歸功于魯故書取明不用師

徒也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郕城高平昌邑縣西南有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

戴鄭伯伐取之

三國伐戴鄭伯因其不和伐而取之書伐用師徒也書取

克之易也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

人入郕

傳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

丑盟于鄧為師期

尋九年會于防謀伐宋也公既會而盟盟不書非後

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鄧魯地

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

伯伐宋

言先會明非公本期釋羣之去族

六月戊申公會齊

侯鄭伯于老挑

會不書不告於廟也老挑宋地六月無戊申戊申五月二

十三日誤

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郕

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

戊

六月七日庚午十五日庚辰二十五日鄭伯後期而公獨敗宋師故鄭頻獨進兵以入郕

防入而不有命魯取之推功上爵讓以自替不有其實故經但書魯取以成鄭志善之也

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

不庭

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

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

體也

勞者叙其勤以答之諸侯相朝逆之以養饗謂之郊勞魯侯爵尊鄭伯爵卑故

言以勞

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

不伐秋七

王爵

月庚寅鄭師入郊鄭師還駐兵於遠郊宋衛人

入鄭宋衛奇兵乘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從宋衛伐戴也八月

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三國之軍在戴

故鄭伯合圍之師者軍旅之通稱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

蔡人伐戴乃召之蔡人怒故不和而敗言鄭取九

月戊寅鄭伯入宋報入鄭也九月無戊寅冬

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經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諸侯相朝例在文十五年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時來邾也蔡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秋七

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與謀曰及還使許叔居之故不

言滅也許潁川許昌縣地者史策所諱也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實葬書薨又不

傳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魯國薛縣薛

侯曰我先封薛祖奚仲夏所封在周之前滕侯曰我周之

卜正也卜正卜官之長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庶姓

非周之同姓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

同姓

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

禮主則擇之擇所宜而行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載

書皆先同姓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

薛任姓齒列也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

侯許之乃長滕侯夏公會鄭伯于邾謀伐許

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太宮大宮鄭祖

廟公孫閱與穎考叔爭車公孫閱鄭大夫穎考叔挾

輈以走輈車也子都拔棘以逐之子都公孫及

大逵弗及子都怒九達道方秋七月公會齊侯

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城下穎考叔取鄭

伯之旗螯弧以先登旗名子都自下射之顛

顛隊而死瑕叔盈又以螯弧登瑕叔盈周麾而呼

曰君登矣周麾招也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

莊公奔衛奔不書兵亂遁齊侯以許讓公公

曰君謂許不共不共職貢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

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

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許叔

公之弟東偏東鄙也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遠于許君

而假手于我寡人借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

一二父兄不能共億父兄同姓羣臣共給億安也其敢以

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

口於四方弟共叔段也餬餬也其況能久有許

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

也佐吾子獲鄭大夫公孫獲若寡人得沒于地終以壽

天其以禮悔禍于許言天如禮於許而悔禍之無寧茲許

公復奉其社稷無寧寧也唯我鄭國之有請

謁焉如舊昏媾謁告也婦之父曰媾其能降以相

從也降降也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

爭此土也吾子孫其獲土之不暇而況能禋

祀許乎禋齊以享謂之禋祀謂許山川之祀寡人之使吾子處

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圉邊也乃

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實

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此河南

新鄭舊鄭在京北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

序鄭亦周之子孫夫許大岳之胤也大岳神農之後

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

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

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

刑法也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

累後人我死乃亟去之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

出殯行出大雞以詛射潁者叔者君子謂鄭莊

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

又無威刑是以及邪大臣不睦又不邪而詛

之將何益矣王取鄆劉二邑在河南緱氏縣

劉為邢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

之田蘇忿生周武王溫今溫縣原在沁水絺在野

王縣樊一名陽樊野王鄆在懷縣欒在

西南有陽城鄆在西南欒在西南

武縣向縣西有盟今盟州縣州今州縣陘關噴脩在

北武縣懷今懷縣凡十二邑皆蘇忿生之君子

是以知相王之失鄭也怒而行之德之則也

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之不至不

亦宜乎蘇氏叛王十二年從王伐鄭張本鄭息有

違言以言語相違恨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

大敗而還息國汝南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

也不度德鄭莊不量力息國不親親鄭息同

不徵辭不祭有罪言諸州恨當明徵其辭犯

五不韙而以伐又其喪師也不亦宜乎是

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

報其入鄭也入鄭在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

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命者國之大事政

乃書之于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

制師出臧否亦如之臧否謂善惡得失也滅

兩告乃書雖及滅國滅不並敗勝不並克不

書于策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

大宰官名公

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

授相位

使營菟裘

吾將老焉

菟裘魯邑在泰山梁父縣南羽父不欲復居魯朝故別營外邑

懼反諸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為公子也

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

內諱獲故言鄭地

鄭人囚

諸尹氏

尹氏大夫

將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

尹主

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

立鍾巫於魯

十一月

公祭鍾巫齊于社圃

社圃名館于為氏

館舍也為氏魯

夫壬辰羽父使賊弑公子為氏立桓公而討

為氏有死者

欲以弑君之罪加為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

不書葬不貳喪也

相弑隱篡立故喪禮不成

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

春秋經傳集解桓公第二

杜氏 盡十八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而刪子位定於初喪

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每首歲必有禮於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之事於策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釋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例論之備矣

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公以

而脩好於鄭鄭因而迎之成禮於垂終易二田然後結盟垂犬丘衛地也越近垂地名鄭

求祀周公魯聽受祊田祭鄭廢泰山之秋大祀知其非禮故以璧假為文時之所隱

水書災也傳例曰凡冬十月傳元年春公即位脩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

公卒易祊田事在隱八年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祊取祊田犯二不

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結成易二田之事也傳以經不書祊故盟曰渝盟無享國也渝變秋大水凡平

原出水為大水廣平曰原冬鄭伯拜盟鄭伯若自來則經不可

書若遣使則當言鄭人不得稱鄭伯疑謬誤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華父督宋戴公孫也目逆而送之曰

美而豔色美曰豔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

其大夫孔父稱督以弑罪在督也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閭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滕子來朝無傳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者蓋時王所黜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成平

也宋有弑君之亂故為夏四月取郕大鼎于

會欲以平之搜宋地宋以鼎賂公大廟周公廟

賂故備書之也秋七月杞侯來朝公即位蔡

申五月十日侯來朝公即位蔡

侯鄭伯會于鄧鄧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九月入杞不稱主帥

微者也非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傳例

于廟也特相會故致地也凡公行還不書至

者皆不告廟也隱不書至謙不報自同於正

君書勞君書勞

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

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

而後動於惡雖有君若無也故先書弑其君會于稷

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經稱平宋亂者蓋以魯君受賂

立華氏貪縱之甚惡其指斥故遠言始與齊

陳鄭為會之本意也傳言為賂故立華氏明

經本書平宋亂為公諱諱在受賂立華氏也

猶璧假許田為周公祔故所謂跪而成章督

未死而賜族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殤公以

督之妾也立十一年戰皆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

在隱公世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

言公之數戰則司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

馬使爾嘉孔父字

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

不書不以郕大鼎賂公

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

伯諫曰夫喜伯魯之子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

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

是以清廟茅屋

席大路王路祀天大羹不致

不鑿不精鑿曰菜昭其儉也

帶裳幅

紼纓從下而上昭其度也

藻率韞鞞

厲游纓

昭其數也

火龍黼黻

之黼形若斧黑與青昭其文也以文章五色

謂之黻兩已相戾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虛

比象昭其物也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

設錫鸞和鈴昭其聲也錫在馬額鸞在鑣和

鳴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畫夫

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登降謂上文物以紀

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

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謂立華督而

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

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

賂章也郤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

鼎于雒邑九鼎殷所受夏九鼎也武王克商

時但營雒邑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營雒邑

謂之王城即今河南城也故傳曰成王定鼎

于郊義士猶或非之蓋伯夷而況將昭違亂

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

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

以德內史周大夫官也信伯諫隱觀魚其子

曰其有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

伐之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楚國今南

北紀南城也楚武王始僭號稱三欲九月入

杞討不敬也公及我盟于唐脩舊好也惠隱

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

行飲至金爵策勳焉禮也爵飲酒器也既飲

策言速紀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特相會

國會也會必有主二人獨會則莫自參以上

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成會初晉穆侯之

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條晉

子文侯也意取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

成師地名千畝意取能成其衆師服曰異哉

君之名字也師服晉夫名以制義名之必義

以出禮禮從義出禮以體政政以禮成政以正民是以

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反易禮義則亂生也嘉耦曰妃

怨耦曰仇古之命也自古有今君命太子曰

仇弟曰成師始北亂矣兄其替乎

穆侯愛少子相叔俱

取於戰以為名所附意異故師照知相叔

惠

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相叔于曲沃

惠魯公

也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

靖侯之孫欒賁

傳之

靖侯相叔之馬祖父言

師服曰吾聞國

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

國

立諸侯也

諸侯立家

卿大夫

卿置側室

側室眾子也得

立此

大夫有貳宗

適子為小示次者

士有隸

子弟

士卑自以其子弟為僕隸

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

等衰

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疎為分別也衰殺也

是以民服事其上

而下無覬覦

望下不冀

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

既弱矣其能久乎

諸侯而在

惠之三十年晉

潘父弑昭侯而納相叔不克

潘父晉大夫也昭侯文侯子

晉人立孝侯

昭侯子也

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

伐翼弑孝侯

莊伯相叔子翼晉國所都

翼人立其弟鄂侯

鄂侯生哀侯

鄂侯以隱五年奔隨其

哀侯侵

經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

經之所由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

天歷故不書王贏齊邑今泰山贏縣夏齊侯

衛侯晉命于蒲

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敵血也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

之既

無傳既盡也歷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

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

食者相掩密故日光溢皆既者正相當而

相掩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

目而以自食為文關於所不見

公子翬如齊

逆女

禮君有故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

謹魯地

北蛇丘縣西有下謹亭已去齊國

公會齊侯

于謹

無傳

夫人姜氏至自齊

無傳告於廟也不

送之公受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有年

皆熟書

傳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陰庭

韓萬御

戎梁弘為右

逐翼侯于汾隰

汾隰水邊

駟結而止

馬

夜獲

殉用人送死也亦求也也也也也也

来

之及樂共叔

共叔相叔之傳樂賓之子也身

并見獲

會于贏成昏于齊也

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

昏非禮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公會杞

侯于郕杞求成也

二年入杞故

秋公子翬如

齊逆女脩先君之好故曰公子

昏禮雖奉時君之命其言

必稱先君以為禮辭故公子翬逆女傳稱脩先君之好公子遂逆女傳稱專君命互舉其

義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

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

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

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冬

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

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

芮伯

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

居于魏

為明年秦侵芮張本芮國在馮翊臨晉縣魏國河東河北縣

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冬獵曰狩行三驅

故傳曰書時禮也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郎非國內之狩也故書此

夏天

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官渠氏伯糾名也三

伯糾攝父之職出聘列國故書名以譏之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他皆放此效

傳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

郎非狩地故唯

時合

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秋秦師

侵芮敗焉少之也

秦以芮小輕之故為芮所敗

冬王師秦

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三年芮伯出居魏芮更立君秦為芮所敗故以

芮伯歸將欲納之

經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

未同盟而書名

者來赴以名故也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巳丑此年正月六日陳亂故再赴雖日

異而皆以正月起文故但書夏齊侯鄭伯如正月慎疑審事故從赴兩書

紀外相朝皆言如齊欲滅天王使仍叔之子

來聘仍叔天子之大夫稱仍叔之子本於葬

陳桓公傳無城祝丘將襲紀故秋蔡人衛人陳

人從王伐鄭王自為伐鄭之主君臣之大雩

傳例曰書不時蝻無傳蝻之冬州公如曹也失龍見之時蝻無傳蝻之冬州公如曹

不書奔以朝出也為下實來
書也曹國今濟陰定陶縣

傳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

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佗相

五父也稱文公子明佗非公疾病而亂作國

人分散故再赴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

之紀人知之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奪不使

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

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虢公林父周王卿士

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黑肩周鄭子元請為

左拒以當蔡人衛人子元鄭公為右拒以當

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王

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不能相既

而卒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集聚也曼伯為

右拒曼伯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

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

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

拒衛也捍也

又在軍前曰啓
辰後曰殿

法陳戰于繻葛繻葛地命二拒曰旂動而鼓旂
也通帛為之蓋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為號令蔡衛陳皆奔王卒亂
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
亦能軍雖軍敗身傷猶殿祝聃請從之公曰
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
社稷無隕多矣鄭於此收夜鄭伯使祭足勞
主且問左右祭足即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
免王討仍叔之子弱也將命無速反之心久
之非也

留在魯故經書夏秋大雩書不時也十二公
聘傳釋之於末秋傳唯此
年及襄二十六年有兩秋此發雩祭之例凡
祀啓蟄而郊言凡祀通下三句天地宗廟之
南龍見而雩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
祭天遠為一百始殺而嘗建酉之月陰氣始殺
穀祈膏雨始殺而嘗
宗閉蟄而烝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
之備過則書即則書以譏慢也冬淳于公如
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

嘗秋
祭也
祭也
祭也
祀夏

自安故出朝而遂不還

經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實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經如曹開無

異事省文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成魯地在泰山鉅平

縣東

秋八月壬午大閱

齊為大國以戎事勸諸侯之成嘉美鄭忽

而忽欲以有功為班怒而訐齊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

蔡人殺陳佗

佗立踰年不稱爵者篡立未會諸侯也傳列在莊二十二年

九月丁卯子同

生

相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不

稱大子者冬紀侯來朝

書於生也

傳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亦承五年冬傳淳于公則曹也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實來楚

武王侵隨

隨國今義陽隨縣

使遼章求成焉

遼章楚大夫

軍於瑕以待之

瑕隨地

隨人使少師董成

少師隨大夫

夫董正也

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

也我則使然

鬬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

我張吾三軍而

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

難閒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奔小國

張自

脩許劫及以威力相恐情也

也後大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俊請羸師以張

之也羸弱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楚大夫季

梁隨闕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言季

諫不過一見從隨侯卒當以少師為計故云

以為後圖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楚

子自此遂盛終於抗衡中國王毀軍而納少

師從伯比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楚

也弱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

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

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

史正辭信也正辭不虛今民饑而君逞欲逞

也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詐稱功德

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牲牛

也牲純色完全也對曰夫民神之主

也言鬼神之情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

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

存也博廣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

疾疾蠹也謂其備脂咸有也

雖告神以博碩肥脂其實皆當

兼此四謂民力適字則六畜既大而無有所闕

奉盛以

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

也三時春夏秋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

嘉善也栗謹敬

也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

香無譌慝也馨香之遠聞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

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禋祭敬

謂外祖父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貼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已之同族皆外親有服

而異族者也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

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民飢餓也君雖獨豐其

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

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夏會于成紀來

諮謀齊難也齊欲滅紀紀北戎伐齊齊侯使乞

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

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甲首

被甲者首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生

錄使魯為其班後鄭班次也魯親班齊饋則亦使大夫成齊矣經不

書蓋史闕文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郎師

年在十公之末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

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

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言求福

由己非在我而已太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

言獨繫其身謀不及國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

欲以作其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

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

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言必見怪於民遂辭諸鄭伯

假父之命以為辭為十年鄭忽出奔衛傳秋大閱簡車馬也九

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

牢大牢牛羊豕也以卜士負之禮接夫人重適也士妻食之禮

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四方卜士之妻為乳母公與文姜

宗婦命之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於外寢

階君命之乃降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蓋同宗之婦

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申繻魯大夫以名生為

信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類

命為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取於物為假若伯魚生人有饋之魚因

名之取於父為類若子同生有與父同者不以國國君之子

不自以本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隱痛疾患

祥也不以畜牲六畜不以器幣幣王周文以

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

諱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言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

皆不敢故以國則廢名國不可易以官則廢

職以山川則廢主以其山川之名以畜牲則廢祀名

則廢豬名羊則廢羊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倨侯廢司徒

僖侯名司徒廢為中軍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廢為司空

先君獻武廢二山二山俱教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鄉名山

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

物命之曰同謂同日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

求成于齊公告不能紀微弱不能自通於天子欲因公以請王命公

無寵於王
故告不能

經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無傳焚火田也咸丘魯地高平

鉅野縣南有咸亭譏盡物故書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

朝

不摠稱朝者各自行朝禮也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

傳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辟陋小國賤之

禮不足故書名以春秋夏乃行朝禮故經書夏

夏盟向求成于鄭既

而背之

盟向二邑名隱十一年秋鄭人齊人王以與鄭故求與鄭成

秋鄭人齊人

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邾

邾邾王城

冬曲

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曲沃伯武公也小子侯哀侯子

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無傳此夏之仲月非過而書者為下五

月復烝見瀆也例在五年

天王使家父來聘

無傳家父天子大夫家氏

父字

夏五月丁丑烝

無傳

秋伐邾

無傳

冬十月雨雪

夏八月

無傳今八月也書時失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諸侯為天

子三公者王使魯主昏故祭公來受命而迎也天子無外故因稱王后卿不書舉重略輕

傳八年春滅翼

曲沃滅之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

曰可矣讎有讐不可失也

名豐瑕隙也無德者寵國之讐也

夏

在

楚子合諸侯于沈鹿楚地黃隨不會黃國今陽縣
 使遠章讓黃責其不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
 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下之請服也所以怒我
 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
 楚師隨侯御之望楚師遙見楚師季梁曰楚人上
 左君必左君楚君也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
 焉必敗偏敗眾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
 也弗從不從季梁謀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

侯

連杞隨地逸逃也闕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闕
 楚大夫戎車君所乘兵車也秋隨及楚平楚
 戎右車右也寵之以故以為右子將不許闕伯比曰天去其疾矣去疾謂少師見獲而
 死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冬王命虢仲立晉
 哀侯之弟緡于晉虢仲子卿七祭公來遂逆
 王后于紀禮也天子娶於諸侯使同姓諸侯為之主祭公來受命於魯故

禮曰

經九年春紀季姜歸於京師季姜桓主后也季字姜紀姓也

書字者伸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

射姑來朝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

傳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

唯王后書為書婦人行例也適諸侯雖告魯猶不書巴子使韓服

告于楚請與鄧為好韓服巴行人巴國在巴郡江州縣楚子

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道朔楚大夫巴客韓服鄧南

鄙憂人攻而奪之幣鄧在今鄧縣南沔水之北殺道朔及

巴行人楚子使遠章讓於鄧鄧人弗受鄧人言非

攻所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鄢鬬廉楚大夫鄧

養甥聃甥帥師救鄢三逐巴師不克鄧二甥皆大夫

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衡

也分巴師為三部鬬廉橫陳於其間以與鄧師戰而為北北走也鄧人逐之

背巴師而夾攻之楚師為走鄧師逐之背巴師巴師自前還

與戰鄧師大敗鄢人宵潰宵夜秋虢仲芮伯梁

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梁國在馮翊夏陽縣荀賈皆國名冬曹

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諸侯之適子未嘗於天子而攝

其君則以皮帛繼子男故賓其君則以皮帛繼子男故賓

之以上卿各當其國之上卿其曹大子初獻

樂奏而歎酒始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施父魯大夫

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未同盟而赴以

名夏五月葬曹桓公無秋公會衛侯于桃丘

弗遇無傳衛侯與公為會期中公更與齊

北東阿縣東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

伯來戰于郎改侵伐而書來戰善魯之

傳十年春曹桓公卒終施父號仲諧其大夫

詹父於王詹仲王卿士詹父有辭以王師伐

虢夏虢公出奔虞虞國在河秋秦人納芮伯

萬于芮四年圍魏初虞叔有玉虞叔虞公之弟虞公

求旃旃之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

無罪懷璧其罪人利其璧吾焉用此其以賈

害也賈買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

也賈買無厭將及我將殺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

共池名共池地

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

初北戎病齊

在六

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

焉齊人餽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

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

伐

不稱侵伐而以戰為文明魯直諸侯曲故言我有辭以禮自釋交綏而退無敗績

先書齊衛王爵也

鄭主兵而序齊衛下者以主爵次之也春秋所以見

魯猶秉周禮

經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

曹

惡曹地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同盟於元年

秋七月葬鄭莊公

無傳三月

九月宋人執鄭

祭仲

祭氏仲名不稱行行人聽迫脅以逐君罪之也行人例在襄十一年釋例詳之

突歸于鄭

突厲公也為宋所納故曰歸例在成十八年不稱公子從告也文連

祭仲故

鄭忽出奔衛稱爵者鄭人賤之以名

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無傳柔魯大夫未賜族者

蔡叔蔡大夫叔名也折地闕

公會宋公于夫鍾

無傳夫鍾邲地

冬十

有二月公會宋公子闕

無傳闕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

楚

鄭人軍於蒲騷將與

鄧國在江夏雲杜縣東南
有鄧城蒲騷鄧邑絞國名

莫教

楚官名關廉曰鄭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

君次於郊郢

我以銳師宵加於鄭

恃近莫有鬪志若敗鄆

也。蓋何不濟益。

也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

成軍以

出又何濟焉莫教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

卒盟鄭

齊人將妻之昭公辭

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

莊從夏鄭莊

莊公取女許嫁鄆國之
工公子忽則昭公
八莊公取女許嫁雍
公子突子齊旦
丁儀
子突子歷公

故

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

祭鄭地陳留長垣縣

東北有祭城封人守封莊公使為卿為公娶

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曼鄧姓宋雍氏女於

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姑姓宋大夫雍也以其妻人曰女雍

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祭仲之祭如

宋非會非聘見誘而以行人應命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

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經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

莒子盟于曲池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秋七月丁

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穀丘宋地燕人南燕大夫八

月壬辰陳侯躍卒無傳厲公也十一年與魯大夫盟於拆不書葬魯不

會也壬辰七月二十三日書於八月從起公會宋公于虛虛宋地冬

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龜宋地丙戌公會鄭

伯盟于武父武父鄭地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丙戌衛侯

晉卒無傳重書丙戌非義例因史成文也未同盟而赴以名十有二月

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既書伐宋又重書戰者以見宋之無

信也莊十一年傳例曰皆陳曰戰尤其無信故以獨戰為文

傳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

隱四年莒人伐杞自

是遂不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

丘

句瀆之丘即穀丘也宋以立厲公故多責賂於鄭鄭人不堪故不平宋成未

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

故與鄭伯盟于武父

宋公貪鄭賂故與公三會而卒鄭不與鄭平

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

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

信也

詩小雅言無信故數盟數盟則情踈情踈而憾結故云長亂

楚伐絞

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

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

樵薪也從之絞人獲

三十人

獲楚人也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

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

設伏兵而待

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

城下盟諸侯所深恥伐絞

之役楚師分涉於彭

彭水在新羅人欲伐之

使伯嘉謀之三巡數之

羅熊姓國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徙南郡枝

江縣伯嘉羅大夫謀伺也巡徧也

經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

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

敗績

大崩曰敗績例在莊十一年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

以接鄰國非禮也

三月葬衛宣公

無傳夏大水

月冬十月

無傳

傳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

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趾足不固矣

也遂

見楚子曰必濟師

難言屈瑕故以益師

將敗楚子辭焉

不解其旨故拒之

入告夫人鄧曼曼曰大夫其非

衆之謂

鄧曼楚武王夫人言伯比意不在於益衆也

其謂君撫小

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

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

狃快也蒲騷役在十一年

必小

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

而好鎮撫之

撫小民以信也

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

狃習也就也伏奢也他蓋也

訓諸司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諸之言以德也天不借貸慢易之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人威莫敖以刑也縣賴國在義陽隨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縣賴人仕於楚者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徇宣令也及鄢亂次以濟鄢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盧戎南蠻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縊自經也荒谷治父皆楚地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宋多責其賂於鄭立突賂

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公後地期而及其戰故不書鄭人來請脩好

經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脩十二年武父

之好以曹地曹與會無冰無傳書時失夏五不書月鄭伯使

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藏公所親耕以

奉案盛之倉也天火乙亥嘗先其時亦過也既戒日致齋御

廩雖災苟不害嘉穀則冬十有二月丁巳齊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

侯祿父卒

無傳隱六年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

陳人伐鄭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例在僖二十六年

傳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

熟曰餼生日饋

夏鄭子人來尋盟且脩曹之會

子人即弟語也其後為子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

災

屋救之則息不及穀故曰書不害

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

之戰也

在十年

焚渠門入及大達

渠門鄭城門達道為九軌

伐東郊取牛首

東郊鄭郊牛首鄭邑

以大宮之椽歸為

盧門之椽

大宮鄭祖廟盧門宋城門告伐而不告入取故不書

經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三

月乙未天王崩

無傳相王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

公

無傳

五月鄭伯突奔蔡

突既篡立權不足自固又不能倚

任祭仲反與小臣造賊盜之計故鄭世子忽以自奔為文罪之也例在昭三年

復歸于鄭

忽實居君位故今還以復其位之例為文也稱出子者忽為太子有

母氏之寵宗卿之援有功於諸侯此太子之盛者也而守介節以失大國之助知三公子

之強不從祭仲之言脩小善聚小行從匹夫之仁忘社稷之大計故君子謂之善自為謀言

九

卷二

七

子定
子豐
子儀

不能謀國也父卒而不能自君鄭人亦不君
之出則降名以赴入則逆以天子之禮始於
見遂終於見殺三公子更立亂鄭國許叔入
者實忽之由復歸例在成十八年許叔入
于許許叔莊公弟也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
奉許叔居許東偏鄭莊公既卒乃入居
位許人嘉之以字告也叔本
不去國雖稱入非國逆例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無傳二人皆附庸之世
子降稱入牟國今泰山牟縣
葛國在梁國寧陵縣東北
入于櫟櫟鄭別都也今河南陽翟縣
志得國直書入無義例也冬十有
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袤宋地
汴國

相縣西南先行
會禮而後伐也

傳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

侯不貢車服車服上之天子不私求財諸侯
所以賜下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圻雍糾殺之將享

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

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婦人在室
則天父出

則天夫其以為疑故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

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

尸諸周氏之汪

汪池也周氏鄭大夫殺公載以

出其尸共出國

載其見殺故載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

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許叔入于許

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秋鄭伯因櫟人殺

檀伯而遂居櫟

檀伯鄭守櫟大夫

冬會于袤謀伐鄭

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經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

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春既

謀之今書會者魯諱諱納不正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秋七月公至

自伐鄭

禮飲至之

冬城向

傳曰書時也而下一月舊說因

隨本而書之耳經書夏叔弓如滕五月葬

成公傳云五月叔弓如滕即知但稱時者未

必與下月異也又推校此年閏在六月則月

却而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也詩云定

之乃中作爲楚宮此未正中也功役之事皆

傳之釋經皆通言一時不月別十有一月

衛侯朔出奔齊

惠公也朔讒構取國故

傳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

前年冬謀納厲

公不克復更謀故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

至之禮也冬城向書時也初衛宣公烝於夷

姜生急子夷姜宣公之母也上淫曰烝屬諸右公子為之

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

子左右媵之子夷姜烝失寵而宣姜與公子

朔構急子宣姜宣公所取急子之妻構會其過惡公使諸齊使

盜待諸莘將殺之莘衛地陽平縣壽子告之

使行行去不可曰弃父之命惡用子矣惡安

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

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

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

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黔牟羣公子惠公

奔齊

經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

于黃黃齊地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越魯

地稱字義與茂盟同二月無丙午丙午三月四日也日月必有誤夏五月丙

午及齊師戰于奚

奚魯地皆陳曰戰

六月丁丑蔡侯

封人卒

十一年大盟于折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季蔡侯弟也言歸為陳所納

癸巳葬蔡柏侯

無傳稱侯蓋謬誤三月而

葬

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乙甲

者歷之紀也晦朔者日月之會也日食不可

以不存晦朔晦朔須甲乙而可推故日食必以書朔日為例

傳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齊欲

滅紀衛其君

及邾儀父盟于越尋蔑之盟也

蔑盟在隱

二君通也公人

元年

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

爭疆界也於是齊人

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

而備其不虞

虞度也不虞猶不意也

姑盡所備焉事至而

戰又何謁焉

齊背盟而來公以信待故不書侵伐

蔡柏侯卒蔡

人召蔡季于陳

相侯無子故召季而立之季內得國人之望外有諸侯之

助故書字以善得衆稱歸以明外納

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

嘉之也

嘉之故以字告伐邾宋志也

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越之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

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曰御日官居卿以

底日禮也日官天子掌歷者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居卿也底平也謂

年歷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日官平歷以瑯諸侯

諸侯奉之不天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

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辛卯

弑昭公而立公子亯公子亯昭公弟君子謂昭公知所

惡矣公子達曰公子達魯大夫高伯其為戮乎復惡

已甚矣復重也本為昭公所惡而復弑君重為惡也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濊濊在濟水

南歷城縣西北入濟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本與夫

濊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夏四月丙子

公薨于齊不言戕諱之也戕例在宣十八年丁酉公之喪至

自齊無傳告廟也丁酉五月秋七月冬十有二

月己丑葬我君桓公無傳九月乃葬纓慢也

傳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始議行事

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

易此必敗

女安夫之家夫安妻之室違此則為禍今公將姜氏如齊故知其當

致禍

公會齊侯于濞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

焉公謫之

謫譴也

以告

夫人告齊侯

夏四月丙子享

公齊侯為公設

享燕之禮

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上車曰乘彭生多力拉公幹而殺之

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

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

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

除恥辱齊人之惡也

齊人

殺彭生

不書非卿

秋齊侯師于首止

陳師首止計鄭戡君也首

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

子亶會之高渠彌相

不知齊欲

已計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亶而轅高渠彌

車轅

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

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是行也

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

曰信也

時人譏祭仲失忠臣之節仲以子亶為渠彌所立本既不正又不能固位

安民宜其具除故即而周公欲弑莊王而立

王子克

莊王桓王太子王

辛伯告王遂與王

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

辛伯周大夫

初子儀有

寵於栢王栢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竝后如度

后匹嫡嫡庶如兩政臣擅命耦國國都如亂之本也

周公弗從故及及於難也

春秋經傳集解栢公第二卷之二十一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 漢籍

春秋經傳集解

二

1870-1871
1871-1872

宮內廳書陵部

春秋經傳集解莊公第三

杜氏 盡三十二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夫人莊公母也

魯人責之故出奔內譁夏單伯送王姬無傳

天子卿也單采地伯爵也王將嫁女于齊既命魯為王叔單伯送女不稱使也王姬不稱

字以王為尊且別於內女也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親昏尊卑不敢秋

築王姬之館于外公在諒閭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於廟又不

敢逆王命故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無傳未築舍於外

赴以王使榮叔來錫相公命夫無傳榮叔周大

賜也追命相公褒稱其德若昭七年王追命齊師遷紀邦鄆鄆王姬歸于齊

不與接齊師遷紀邦鄆鄆無傳齊欲滅紀

民而取其地邦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鄆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俱行而相

為齊所殺故不敢環註公父殺母出故不忍

行即位之禮厥文姜未還故傳稱文姜出也

姜於是感公意而王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

氏絕不為親禮也與齊絕而復奔齊故於其

奔去姜氏以示義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為外禮也齊

魯弱又委罪於彭生魯不能讎齊

然喪制未闕故異其禮得禮之變

經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無傳魯往會之

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無傳於餘丘

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秋七月齊王姬卒無傳魯為

內冬十有一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夫人

以禮故還皆不書乙酉宋公馮卒無傳再與

不告廟也傳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姜也文

前與公俱如齊後懼而出奔至此始與齊會會非夫人之事顯然書之傳曰書葬在夫人文姜比年出會其義皆同

經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溺魯大夫疾其專命

而行故去氏夏四月葬宋莊公傳無五月葬桓王秋

紀季以鄆入于齊季紀侯弟鄆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齊欲滅紀故季

以邑入齊為附庸先祀之不冬公次于滑滑鄭廢社稷有奉故書字貴之

陳留襄邑縣西北例傳曰凡師過信為次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既書兵所加則不書其所次以事為宜非虛次

傳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傳重明夏上例

五月葬桓王緩也以相十五年三月葬故曰緩秋紀

季以鄆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判分也言分為附庸始於此

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

難難鄭公在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

次為經書次例也舍宿不書輕也言凡師過君臣

經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無傳享食也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三月紀伯

人所用直書以見其失祝丘魯地

三

姬卒無傳隱二年裂繻所逆者內女唯夏齊

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無傳紀侯大去其國以國

季奉社稷故不言滅不見迫逐六月乙丑齊

侯葬紀伯姬無傳紀季入齊為齊附庸而紀

崇厚義故攝伯姬之喪秋七月冬公及齊人

狩于禚無傳公越竟與齊微

傳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荊尸拔師子焉以

伐隨陳也荊亦楚也更為楚陳兵之法場

戰為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將拔兵

齊蕩動散也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

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

王心焉楚為小國辟陋在夷至此武王始起

臨齊而散故鄧曼以天若師徒無虧王薨於

行國之福也王薨於敵王遂行卒於櫛木之

下櫛木名令尹闕祁莫敖屈重除道梁嗟營軍

臨隨隨人懼行成時秘王喪故為奇兵更開

東南入鄭水梁橋也隨人莫敢以王命入盟

不意其至故懼而行成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環

後發喪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謂漢內也齊漢而

國與季明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事齊盡以

經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書無傳

秋鄭犂來來朝附庸國也東北有鄭城犂來名冬公

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傳五年秋鄭犂來來朝名未王命也未受爵命為諸

侯傳發帑庸稱名例也其後數從冬伐衛納

惠公也惠公崩也相十

經六年春正月王人子突救衛王人王之微

而見援以稱字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朔為

諸侯所以納不稱歸而以國逆為文朔懼失秋

公至自伐衛於無傳告螟為災冬齊人來歸衛

俘公羊穀梁經傳皆言衛寶此傳亦

傳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於公子黔牟

千周於寤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

衛大夫宿之以遠曰族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

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

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本

終始也束節適也譬之樹木本弱詩云本枝

百世俱茂著滋百世也冬齊人來歸衛寶

文姜請之也姜公親與齊共伐衛事畢而還文

使以歸魯故楚之王伐申過鄧鄧祈侯曰吾

甥也之祁蓋也甥妹止而享之驪甥聃甥養甥

請殺楚子皆鄧甥也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

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若齧腹

可其及圖之平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

不食吾餘言自言其甥對曰若不從三臣抑

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復餘弗從還

年楚子伐鄧伐申還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魯莊公十六年楚終強盛為經書楚事張本

經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防魯地夏四

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恒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

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夜中星隕如雨如而也夜半乃有雲星落而旦

雨其數多皆記異也日光不匿恒秋大水傳無

無麥苗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木冬夫人姜

氏會齊侯于穀無傳穀齊地今濟北穀城縣

傳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與齊侯

會至齊地則茲發夫人至魯地則夏恒星不

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偕俱秋無麥

苗不害嘉穀故曰不害嘉穀

經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無傳期共伐郎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甲午治兵治兵于廟習號令將

以圍夏師及齊師圍郎郎齊

獨納秋師還時史善公克已復禮全冬十有

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稱臣臣之罪也

傳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夏師及齊師圍郎

邾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齊不與魯共其功故欲伐

之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

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夏書逸書也龜皋陶德

乃降姑務脩德以待時乎言苟有德乃為人

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傳言經所以即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連稱管至父皆

葵丘齊地臨淄縣西有地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

戍公問不至問命也請伐弗許故謀作亂僖公

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

衣服禮秩如適適大子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

作亂二人連稱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

間公間公之曰捷吾以女為夫人捷克也宣

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姑棼

齊地田棼也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

生也公見大豕而從者公怒曰彭生敢見射

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

屢於徒人費誅責也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

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

信之費請先入詐欲助賊伏公而出闕死千門中

石之紛如死于階下石之紛如齊遂入殺孟

陽于牀孟陽亦小臣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

于户下遂弑之而立無知經書十一月癸未

也傳云十初襄公立無常政令無常鮑叔牙曰君

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鮑叔牙

白傳小白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管夷吾召忽皆子糾傳也子糾小白庶兄來

不書皆非卿也為九年公伐齊糾子糾齊小

白入于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雍廩齊大夫

經九年春齊人殺無知於會故不書爵例在

成十年公及齊大夫盟于斂齊亂無君故大夫

子糾也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夏公伐齊納

子糾齊小白入于齊二公子各有黨故雖盟

八又出在小白之後小白位秋七月丁酉葬齊

襄公無傳九月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

我師敗績戰小戰白既大敗而公稱不戰公敗諱之

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九月齊人取子糾

殺之公子為敗亂則書齊實告殺而書齊取殺者時史惡齊志在譏以來管仲非不

忍其親故冬浚洙無傳洙水在魯城北下

傳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莒

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相公自莒先入

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

戎路傳乘而歸戎路兵車傳秦子梁子以公

旗辟于下道二子以公御及戎是以皆止止復

鮑叔師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鮑叔

而進軍志在生得管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

焉管仲射相公故曰讎甘乃殺子糾于生竇

魯地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

而稅之堂阜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

名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高傒齊卿

言管仲治政事使相可也公從之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齊人雖成列魯

以權譎稽之列成而不得用故以二月公侵

宋無傳侵例在三月宋人遷宿

無傳宋強遷之而取其地

故文異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不言侵伐齊為兵王

昔蕢之盟義與長勺同

公敗宋師于乘丘

乘丘魯地秋九月

荊敗蔡師于莘

荊楚本號後改為楚楚辟陋在夷於此始通中國然告命

之辭猶未合典禮故不稱將帥莘蔡地

以蔡侯獻舞歸

獻舞蔡季

冬十月齊師滅譚

譚國在齊南平陵縣西南傳曰譚無禮此直釋所以

見滅經無義例他皆放此滅例在文十五年

譚子奔莒

不言出奔國滅無所

出

傳十年春齊師伐我

不書侵伐齊皆蕢之盟我有辭

公將戰

曹劌請見

曹劌人

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

間焉

肉食在位者間猶與也

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

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

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

分公衣食所惠

不過左右故曰未偏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

祝辭不敢以小為大以惡為美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孚大

也信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情必盡已

也對曰忠之屬也上思利也可以一戰戰則請

從公與之乘兵共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劇曰

未可齊人三鼓劇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

之劇曰未可下視其轍視車也登軾而望之曰

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

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

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恐詐吾視其

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旗靡轍夏六月齊師

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子公

偃魯大夫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

出蒙臯比而先杞之雩門魯南城公從之大

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蔡哀侯娶于陳息

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妻

姊妹止而見之弗賓不禮也息侯聞之怒使謂

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

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齊

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人也諸侯皆

賀譚又不至以九年入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

子奔莒同盟故傳言譚不能及遠所以亡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

宋師于鄆鄆魯地傳例曰敵未陳曰敗某師秋宋大水公使弔之

故冬王姬歸于齊魯主昏不書齊侯逆不見公

傳十年夏宋為瑯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

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鄆凡師敵未陳曰敗某

師通謂設權譖變詐以勝敵彼我不得成皆列成列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獨敗為之皆

陳曰戰成堅而有備各得其志力者也大崩曰敗績徒師

其功績故曰敗績得雋曰克謂若大叔段之此才力足

以服衆威權足以自固進不成為外冠強敵

退復校壯有二君之難而實非二君克而勝之則不言彼敗績但書所克之名覆而敗之曰取某師覆謂威力

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京師敗曰王師敗

皆見禹制故以取為文

績于某王者然春秋之世據有其事列於經

則不得為文明天下莫之時而敗則秋宋大水

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衆盛若之何不

弔不為天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

君憂拜命之辱謝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臧

仲魯大夫禹湯罪已其興也悖焉悖盛貌桀紂罪人

其亡也忽焉忽速貌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列國

諸侯無山則言懼而名禮其庶乎言懼罪已

常稱寡人幾於興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宋莊公

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冬齊侯來

逆共姬齊桓公也乘丘之役年在十公以金僕姑射

南宮長萬金僕姑矢名南公右散孫生搏之

搏取也不書獲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戲而相

魯聽其得還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

矣病之萬不以為戲而以為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鄫

紀無傳

去國而死叔姬歸魯紀季自定於齊而後歸之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而以初嫁為文賢之也來歸不書非寧且非大歸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

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捷閔公不書葬亂也萬及仇牧

皆宋卿仇牧補名不警而遇賊無善事可表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奔例左宣十年

傳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

蒙澤宋地梁國有蒙

縣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

之手批

遇大宰督于

東宮之西又殺之

殺督不書宋不以告

立子游

子游宋公子

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

蕭宋邑今沛國蕭縣亳宋邑蒙

縣西北有亳城

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

牛長萬之子猛獲其黨

冬十月蕭叔大心

叔蕭大夫名

及戴武宣穆莊之

族

宋五公子孫

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

游于宋立桓公

桓公御說

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

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

乘車非兵車駕人曰輦宋去陳二百

六十里言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

祁子曰不可石祁子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

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

而弃好非謀也宋衛本同好國衛人歸之亦請南宮

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

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醢肉醬并醢也

獲故言皆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

于北杏北杏齊地夏六月齊人滅遂遂國在濟北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此柯今濟北東

祝柯今為祝阿

傳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宋有弒君之亂齊桓

欲脩霸業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戍守也冬

盟于柯始及齊平也始與齊通好宋人背北杏之

會

經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皆北杏會故

夏單伯會伐宋既伐宋單伯乃至故曰秋七

月荊入蔡

入例在文十五年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

侯鄭伯于鄆

鄆鄆地今東郡鄆城也齊相脩霸業卒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

功天子故起以單伯會諸侯為文

傳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

齊故崇天子故

請師假王命以示大順經書人傳言諸侯者摠東國之辭

夏單伯會之取

成于宋而還鄭厲公自櫟侵鄭

厲公以栢十五年入櫟遂

居及大陵獲傅瑕

大陵鄭地傳瑕鄭大夫

傅瑕曰苟舍

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

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

鄭子莊四年稱伯會諸侯今見

殺不稱君無謚者微弱臣初內蛇與外蛇關

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

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

譏以取之妖由人興也

尚書洛誥無若火始

時以喻人人無覺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則妖

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

瑕貳

言有二心於已

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

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

父圖之原上大夫卿也伯父謂且寡人出伯父

無裏言無紂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不親寡人憾

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桓公

受封君也宗祏宗廟中藏主社稷有王而外

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

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

年矣子儀鄭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庸用莊

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

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莘故在十

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偽設享以息嬀

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未與楚子問之對

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

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息欲以說秋七月楚

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

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

平商書盤庚言惡冬會于鄆宋服故也

經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

于鄆夏夫人姜氏如齊無傳夫人文姜齊桓公姊妹父母在則禮

有歸寧沒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鄆宋主兵故

鄭人侵宋冬十月

傳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始為諸秋諸

侯為宋伐鄆鄆附庸屬宋而叛鄭人間之而

侵宋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

鄭宋主兵也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次征伐則以主兵為先春秋之常也他皆放此

秋荊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

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書會魯會之不書其

人微者也言同盟服異也陳國小再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彊陳侯介於二大

國之間而為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

幽宋邾子克卒無傳克儀父名緡子者蓋齊相諸王命以為諸侯再同盟

傳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鄭侵宋故鄭伯自

櫟入在十年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

故也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在相十九年九月

殺公子闕則強鉏二子祭仲黨公父定叔出

奔衛共叔段之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

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

數滿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言其不能冬

同盟于幽鄭成也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

軍為晉侯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僖王因初晉

武公伐夷執夷詭諸夷詭諸周大為國諸而

免之為國周既而弗報詭諸不報故子國作

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使晉取遂

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

忌父王卿士惠王立而復之魯相十五年經

辟子國之難三年經書葬相王自此以來周有莊王又有

僖王崩葬皆不見於經傳王室微弱不能復

自通於諸侯故傳因周公忌父之事而見惠王惠王立在此年之末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齊桓公始霸鄭既伐宋又不朝齊

詹為鄭執政大臣諸齊見執不稱行人罪之也行人例在襄十一年諸執大夫皆稱人以

執之大夏齊人戮于遂而戮盡也齊人討而盡

夫賤故秋鄭詹自齊逃來無傳詹不

殺之故時史因以自盡為文冬多麋無傳麋多則害苟免書逃以賤之

傳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夏遂因

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成醉而殺之齊

人戮焉饗酒食也四族遂之彊宗齊滅遂成之在十三年

經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日官失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戎來侵魯公逐之於濟水之西秋有或或

狐也蓋以舍冬十月沙射人為災

傳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

王之觀羣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故飲宴則命以幣物有助也所以助歡敬之

意言皆賜王五穀馬三匹非禮也雙王命為穀

諸侯名位不同禮亦與公而

同賜是禮虢公晉侯后于

倡義為王定昏
宗國之禮故傳詳其事不書不告
實惠后陳

後號惠后寵愛少子亂周室事在僖
二十四年故傳於此正其后稱夏公追

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
我來侵魯魯人不

諱不言其來秋有或為災也初楚武王克權使闕

緡尹之權國名南郡當陽縣東以叛圍而殺

之緡以遷權於邢處邢縣東南有邢口城使闕

敖尹之問敖楚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

驚其師驚巴巴人叛楚而伐邢處取之遂門

于楚城攻楚閭敖游涌而逸涌水在南郡華容

城又游涌水而走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冬巴人因之

以伐楚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

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無傳公子

公主穀梁皆以為魯女媵陳侯之婦其稱陳

人之婦未入國略言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

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鄆聞齊宋

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為盟故

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夫人姜氏如莒無傳

失滕陳之好故冬各來伐而父也國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無傳

盟魯使微者會鄆之盟又使滕臣行所以受敵鄙邊邑

傳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禦巴人所敗

津楚地或曰江陵縣有津鄉還鬻拳弗納遂伐黃鬻拳楚大閭黃

弋陽縣今敗黃師于階陵階陵黃地還及湫有疾

南有郡縣東南有湫城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

地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經皇家前開生守門故死不失

職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

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

刎也楚人以為大閭謂之大伯若今城門使

其後掌之使其子孫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

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言愛君明

非臣法也楚能盡其忠愛所以興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穰

王姚莊王之子穰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

即位周惠王孫取為國之圃以為囿園也邊

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邊伯周大夫王奪子禽

祝跪與詹父田三子周大夫而收膳夫之秩膳夫石速

也秩也故薦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

因蘇氏蘇氏周大夫相王奪其十二邑以與鄭自此以來遂不和秋五大

夫奉子續以伐王石速士也故不不克出奔

溫溫蘇氏邑蘇子奉子續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

燕南冬立子續

經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無夏齊傳

大災無傳來告以大故書秋七月冬齊人

伐戎無傳

傳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克能執燕仲

父燕仲父南燕伯為伐周故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

秋王及鄭伯入于鄆鄆鄭王所邑遂入成周取其

寶器而還冬王子續享五大夫樂及徧舞舞皆

六伐鄭伯聞之見虢叔叔虢公字曰寡人聞之哀

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續歌舞不倦樂禍

也夫司寇行戮

司寇刑官

君為之不舉

去盛

而況

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

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

突卒

十六年與魯盟于幽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無傳薨寢祔姑赴於諸侯故具小君禮書之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

公

無傳八月乃葬緩慢也

傳二十一年春晉命于弭夏同伐王城

鄭虢相命弭鄭

地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

子驥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

闕象

魏也樂備備六伐之樂

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

略界也鄭武公傳平王平王賜之自虎牢以東後失其地故惠王今復與之虎牢河南城

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

原伯原莊公也言效

子驥舞

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

巡守於虢國也天子

省方訓虢公為王宮于珪

珪地

王與之酒泉

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鑿鑑予之王

后也擊帶而以鏡為飾也今魏公請器王予

之爵爵飲鄭伯由是始惡於王為懷二十四

冬王歸自虢傳言王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無傳赦有

赦過宥罪書稱告災肆赦傳稱肆告圍鄭皆

非制所突非制所突葬我小君文姜無傳反哭成陳

人殺其公子御寇宣公大子也陳人惡其殺

子國討公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偃盟于

防無傳高偃齊之貴卿而與魯之微冬公如

齊納幣無傳公不使卿而親納幣非禮也母

氏又無傳失禮明故

傳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傳稱大

言陳公子宇與顓孫奔齊公子宇顓孫

自齊來奔非卿齊侯使敬仲為卿敬仲陳

曰羈旅之臣羈寄也幸若獲者及於寬政宥

也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

弛也去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

謗敢也不請以死告自死詩云翹翹車乘招我

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逸詩也翹翹遠貌古者聘士以弓言

雖貪顯命懼為使為工正掌百工之官飲柏公酒

樂齊相賢之故就其家會據公曰以火繼之

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

成禮不繼以淫義也淫夜飲為以君成禮弗納

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懿氏陳大其妻

占之曰吉懿氏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雄

鳳唯曰皇雄雌俱飛相和而鳴鏘鏘然有嬌之

後將育于姜嬌陳姓五世其昌立于正卿八

世之後其之與京京大陳厲公蔡出也姊妹

曰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陳佗也殺生

敬仲其水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周大

陳侯使筮之筮曰遇觀三三坤下巽之否

三三坤下乾上否觀六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

賓于王

此周易觀卦六四爻辭聖人之為書六

而論

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

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

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

變

為乾故曰風為夫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為山

有山之林而照之以

天光於是乎居土上

山下則林之所生上有乾

之以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四為諸侯

有國朝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

焉故曰利用賓于王

艮為門庭乾為金玉坤

辭之象旅陳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

因觀

博占故言知在子孫

風行而著於土故曰

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

後也

姜姓之先

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

衰此其昌乎

變而象艮故知當興於大嶽之

功改及陳之初亡也

昭八年陳杞子始大

於齊

世孫陳無字

其後亡也

楚復陳成子

得政

成子陳常也敬仲八世孫陳完有禮於齊子孫世不忘德德協於卜故傳備言

其終始卜筮者聖人所以定指豫決疑似因生義教者也尚書洪範通龜筮以同鄉士之

數南蒯卜亂而遇元吉惠伯谷以忠信則可藏會卜僭逐獲其應丘明故舉諸縣驗於行

事者以示來世而君子志其善者遠者化皆於此

經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

無傳

以祭叔為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聘夏公如齊

觀社齊因祭社蒐軍公至自齊無傳荆人來聘

無傳不書荆子使其來聘君臣同辭者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禮公及齊侯遇

于穀無傳蕭叔朝公

無傳蕭附庸國叔名就穀朝公故不言來凡在外朝

則禮不得具嘉禮不野合秋丹相宮盪盪相公廟也冬十有

一月曹伯射姑卒無傳未同盟十有二月甲

寅公會齊侯盟于扈無傳扈鄭地在熒陽卷縣西北

傳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

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

則制財用之節貢賦多少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

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用命諸侯有王

從王王有巡守省四以大習之大習會朝非

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於策書而不法後嗣

何觀晉相莊之族偪相叔莊伯之子孫獻公

患之士為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士為

晉大夫富子二公曰爾試其事士為與羣公

子謀譖富子而去之以罪狀誣之同族惡其

之用其所親為諸則似信離其晉秋丹相宮

之楹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相宮棟刻鏤也

將逆夫人葬曹莊公無傳夏公如齊逆女無傳

禮也秋公至自齊無傳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哀

也公羊傳以為姜氏要公不與公俱入戊寅

大夫宗婦覲用幣宗婦同姓大夫執幣以見明臣

子之道莊公欲奢奪夫人故大水無傳冬戎侵

曹無傳曹羈出奔陳既葬而不稱爵者微弱不

能自定曹赤歸于曹無傳赤為戎所納故曰歸郭

公無傳蓋經闕誤也自曹羈以下公羊穀梁之說既不了又不可通之於左氏故不采

傳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并非丹楹故言皆

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

御孫魯大夫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

可乎以不丹楹刻桷為共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

非禮也唯傳不言大夫御孫曰男贄犬者玉帛

公侯伯子男執王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小者禽鳥卿執羔大夫執鴈士

執雉以章物也章所執之物別貴賤女贄不過榛栗棗脩

以告虔也榛小栗脩脯虔敬也今男女同贄

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

亂之無乃不可乎晉士蒍又與羣公子謀使

殺游氏之二子游氏二子亦相莊之族士蒍告晉侯曰

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經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叔陳卿女氏

叔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無傳惠公也書名

盟于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鼓

鼓也用牲以祭社伯姬歸于杞無傳不書逆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門國門也傳例冬

公子友如陳無傳報女叔之聘諸魯出朝聘

不稱朝聘春秋之常也公子友莊公之母弟

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兄

弟篤睦非例所與或稱弟或稱公子仍舊史

之文也每第例傳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

之故不名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

備卿以字為嘉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

用牲于社非常也非常鼓之月長歷推之辛

致月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正月夏之四月周

月今書六月而傳云唯者明日有食之於是乎

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日食歷之常也然食於

于社諸救於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失常凡

天災有幣無牲

天災日月食大水也非日月祈請而已不用牲也

之告不鼓

告猶災也月侵日為告陰陽逆順之事賢聖所重故特鼓之

士為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

之

聚晉邑

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卒如士為之計

經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我

無傳夏公至自伐我

無傳曹殺其大夫

無傳不稱名非其罪例在文七年

秋公會宋

人齊人伐徐

無傳宋序齊上主兵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

日有食之

無傳

傳二十六年春晉士為為大司空

大司空夏卿官

士為城絳以深其宮

絳晉所都也今絳縣

秋虢人

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為傳明年晉將伐虢張本此年經傳各自言其

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

經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伯姬莊公女洮

魯地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

幽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陳大夫原氏仲字也禮臣既卒

不名故稱字季友違禮會外大夫葬具見其事亦所以知譏

冬杞伯姬來

傳例曰 莒慶來逆叔姬無傳慶莒大夫叔姬

歸寧 杞伯來朝無傳杞伯者 公會齊宣五年例在

侯于城濮無傳城濮衛地將討衛也

傳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非

侯之 天子非展義不巡守以天子巡守所 諸侯

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夏同盟于幽

陳鄭服也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文公之四年

有二心於齊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今始服也

原仲季友之舊也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寧問父

安 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歸不反

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晉侯將伐虢

士焉曰不可虢公驕若驥得勝於我必弃其

民弃民不 無喪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

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

而後可用也上之使民以義讓哀 虢弗畜也

亟戰將饑言貌不畜義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

命昭伯廖王卿士賜命為侯伯且請伐衛以其立子續也

立子續在十九年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

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齊侯稱人者諱取賂而還以賤者告不地

者史失之夏四月丁未邾子瑱卒無傳未同盟秋

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冬築郛郛魯下邑傳例

曰邑大無麥禾計書於冬者五穀畢入臧孫辰

告糴于齊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

傳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

王命取賂而還晉獻公娶于賈無子賈姬姓國也

烝於齊姜齊姜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

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

者小戎子生夷吾戎小戎允姓也晉伐驪戎驪

戎男女以驪姬驪戎在東北新豐縣其君姬姓其爵男也紂女於人曰女

歸生美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

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姓梁名五在閭閻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

關塞者亦出五皆大夫為使言於公曰曲沃

君之宗也先曲沃相叔所封蒲與二屈君之疆

也蒲今平陽蒲子縣二屈今平不可以無主

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我心戎

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

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

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

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廣莫狄地之廣絕

也言遠二公子出都之則晉方當大開晉侯

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

屈羣公子皆鄙鄙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

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

五耦二耦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楚令尹子

元欲盡文夫人文王夫人息嬀也子元為館

於其宮側而振萬焉振動也夫人聞之泣曰

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

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尋用也婦人既寡自稱未

亡御人以告子元御人夫人之侍人子元曰婦人不

忘讎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

入于桔扶之門桔扶鄭遠之門也子元闢御彊闢梧

耿之不比為旆子元自與三子特建旆以居前廣充幅長尋曰旆繼旆曰

旆闢班王孫游王孫喜殿三子在後衆車入

自純門及達市純門鄭外郭門也縣門不發

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縣門施於內城門鄭示楚以間

楚言故子元畏之不敢進諸侯救鄭楚師夜

遁鄭人將奔相丘許昌縣東北謀告曰楚幕

有烏乃止謀間也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

也經書大無麥禾傳言饑傳又先書饑在糴也

禮故曰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

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周禮四縣為都四并為邑然宗廟所

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言凡邑則他築非例

經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廢傳例曰書不時言新者皆舊物不可

用更造夏鄭人侵許傳例曰侵秋有蜚傳例

災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無傳紀國雖滅叔

之紀賢城諸及防也諸防皆魯邑傳例曰書時

重云時以釋之他皆倣此諸今城陽諸縣

傳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廢書不時也經無作

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中春秋分也治

向入而脩之今以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

曰伐聲其無曰侵鐘鼓輕曰襲掩其秋有蜚

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冬十二月城諸及

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謂今

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火見而致用火

心星次角亢見水昏正而栽謂今十月定星

者致築作之物與作而日至而畢動故土功息樊皮叛王

樊皮周大夫樊其采地皮名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無傳將畢師

齊將降鄭故設備秋七月齊人降鄭無傳鄭紀附庸

東北有鄆城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遙以兵威脅使降附八月癸亥葬

紀叔姬無傳以賢錄也無九月庚午朔日有

食之鼓用牲于社無傳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蓋魯地齊人伐山戎

扶北

傳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

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楚公子元歸

自伐鄭而虺王宮欲遂燕文夫人關射師諫則執而

梏之射師關廉也足秋申公關班殺子元楚

縣也楚僭號關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

紓楚國之難關穀於菟令尹子冬遇于魯濟

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齊相行霸故欲為燕謀難燕國今薊

縣

經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無傳刺奢且夏

四月薛伯卒無傳未築臺于薛無傳薛六月

齊侯來獻戎捷傳例曰諸侯不相遺俘捷獲也獻奉上也之辭齊侯以獻捷

禮來故書以示過秋築臺于秦無傳東北有秦亭冬不

雨無傳不書早不為災例在僖三年

傳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我捷非禮也

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

以警懼夷狄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雖夷狄俘不以相遺

經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

井大都以名通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齊善宋之

請見故進其班梁丘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在高平昌邑縣西南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飲酖而死不以罪告

故得書卒書曰者公有疾不責公不與小斂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路寢正寢也公薨冬

十月己未子般卒子般莊公大子先君未葬故不稱爵不書殺諱之也

公子慶父如齊無傳慶父既殺子般季友出奔國人與故懼而適齊欲

以求援時無君假秋伐邢無傳邢國在

傳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為管仲也公感齊相之德故為

管仲城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楚伐

鄭在二十八年
謀為鄭報楚

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

梁丘秋七月有神降于莘

有神聲以接
人莘號地

惠王

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

內史過大夫

對曰國之

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

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

皆有之

神亦有

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

其至之日亦其物也

享祭也若以甲乙日至
祭先脾王用蒼服上青

以此類
祭之

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號請命

聞號請
於神求

賜土田
之命

反曰號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

六月號公使祝應宗區史囂享焉神賜之土

田

祝大祝宗人史
大史應區囂皆名

史囂曰號其亡乎吾聞

之國將興聽於民

政順

將亡聽於神

求福神
於神

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唯德

是與號多涼

德其何土之能得

涼薄也為信二

初公築臺

臨黨氏

黨氏魯大夫築
臺不書不告廟

見孟任從之

孟任
黨氏

從女閔不

而以夫人言許之

許以為

割臂盟公

生子般焉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也講祭天

也梁氏魯大夫女公子般妹圉人犂自牆外與之戲圉人

言戲之以慢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

不可鞭犂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蓋覆也稷

門走而自投按其屋之棟反覆門上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

父材蓋欲進其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

季友莊公母弟故欲立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

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成季季友也鍼

使鍼季醕之醕鳥名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曰飲此則有

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

卒立叔孫氏達泉魯地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其祿八月癸亥

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即喪位也次舍也冬

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犂賊子般于黨氏仲共

慶父成季奔陳出奔不書國亂史失之立閔公閔公莊公庶子於是

年八歲

春秋經傳集解莊公第三

春秋經傳集解閔公第四

杜氏 盡二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

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齊落姑地

季子來歸

季子公孫友之字季子忠於社稷為國人所思故賢而字之齊侯許

納故冬齊仲孫來

仲孫齊大夫以事出疆因來省難非齊侯命故不稱

日歸也還使齊侯務寧魯難故嘉而字之來者

事實省難其志也故經但書仲孫之來而傳

尋仲孫之志

傳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

國亂不

狄人伐

邢

狄伐邢在

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

不可厭也

敬仲管夷吾

諸夏親暱不可弃也

諸夏中國

也暱

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以宴安比

詩云豈

不懷歸畏此簡書

詩小雅也文王為西伯勞來諸侯之詩

簡書

同惡相恤之謂也

所惡恤

請救邢以從簡書齊

人救邢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

十一月乃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請復季友也

公閔

初立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霸主而復之

齊侯許之使召諸陳

公次于郎以待之

非師旅之事故不書次

季子來歸嘉

之也冬齊仲孫湫來省難

湫仲孫名

書曰仲孫亦

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

時慶父亦

魯已還

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

斃

斃也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

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

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弃周禮未可動

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

能重

能固則當就成之

間攜貳

離而相疑者則當因而間之

覆昏亂

覆敗

也霸王之器也

霸王所用故以器為喻

晉侯作二軍

本晉

一軍見莊十六年

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

御戎畢萬為右

為公御右也夙趙襄父

以滅耿

滅霍滅魏

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大山三國皆姬姓

還

為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

夫古為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

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

位以卿謂將下軍

不如逃之

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

大伯周大王之適子知其

父欲立季歷故讓位而適吳

猶有令名與其及也

言雖去猶有令

名勝於留而及禍

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

若祚大子其無晉乎

為晉殺申生傳

卜偃曰畢萬之

後必大

卜偃晉掌

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

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

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

以魏從萬有衆象

初畢

萬筮仕於晉遇屯上震下坎之比上坤下坎

初九變而為比辛廖占之曰吉辛廖晉大夫屯固比入吉

孰大焉其必蕃昌屯險難所以為堅固震為

土震變坤為車車從馬震為馬足居之震為足兄長之

震為長男母覆之坤為母衆歸之坤為衆六體不易初

爻變有不可易也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

也比合屯固坤安震殺故曰公侯之卦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萬畢之公孫衆多張本

經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齊無傳陽國名蓋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三年喪畢致新死

遠主當遷入社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

莊公喪制未闕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

於大廟故詳秋八月辛丑公薨實弑書薨又

策諱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哀姜外淫故公

子慶父出奔莒公故冬齊高子來盟無傳蓋

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

稱使也魯人責之故不書名子男子之美稱十有二月狄入衛例書入不能有其地鄭奔其

師高克見惡久不得還師潰而克

傳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大戎西戎別在中國者渭

水出隴西東入河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

殃將至矣遂奔晉舟之僑夏吉禘于莊公速

也初公傳奪卜即魯大夫也齋曰公不禁公

知愛其傳而遂成其意以奪秋八月辛

丑共仲使卜謂宮中小門成季

以僖公適邾僖公問公庶共仲奔莒乃入立

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

魚請密魯地琅邪費縣北有不許哭而往共

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慶父之罪雖重季子

叔牙存孟氏之族故略閔公哀姜之娣叔姜

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

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

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殺為僖元年齊人

地僖公請而葬之哀姜之罪已重而僖公請

厚內存母子不絕之義為國家之大計成季之將生也相公使

卜楚丘之父卜之掌卜楚丘魯大夫曰男也其名曰

友在公之右在右言用事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兩社

周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

遇大有三三上乾下離之乾三三六五乾下乾上乾大有

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筮者之辭也乾為君父離為乾故曰同

復於父見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遂以名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

乘軒者軒大車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

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

子矢使守莊子甯速也玦王玦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

之贊助也玦示以禦難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

子取其文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

嬰齊殿傳言衛侯失民有素雖及狄人戰于

葵澤衛師敗績遂滅衛此葵澤當在河北君死國散經不書滅者狄不

能赴衛之君臣皆盡無復文告齊桓為之告諸侯言狄已去言衛之存故但以入為文

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

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

祭不先國不可得也夷狄畏鬼故恐言當先白神乃先之

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二守大夫夜與國人出

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衛將東走渡河初狄復逐而敗之

惠公之即位也少蓋年十齊人使昭伯烝於

宣姜不可強之昭伯惠公庶兄宣公生齊子

戴公文公宋相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

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相公逆諸河迎衛宵

濟夜渡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

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共及滕立戴公以盧

于曹盧舍也曹衛下邑戴公名許穆夫人賦

載馳載馳詩衛風也許穆夫人痛衛之齊侯

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

曹無虧齊相公子武孟也車申歸公乘馬祭

服五緡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遺也四馬曰

乘衣單複具曰稱歸夫人魚軒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為飾

重錦三十兩重錦錦之熟細者以二丈雙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十匹也鄭

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

而歸高克奔陳高克鄭大夫也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故

使帥師而不召鄭人為之賦清人清人詩鄭風也刺文公退臣不以道

危國亡師之本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赤狄

別種也臯落其氏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

盛里克晉大夫以朝夕視君膳者也膳廚故曰

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

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帥師者以專謀軍事誓軍

旅宜號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

國政正卿師在制命而已命將軍所制稟命則不威專

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

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大子統帥是失其官也專命則不孝是為

帥必不威也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

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

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謂居教

之以軍旅謂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

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

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偏衣左右異色佩之

金珌以金為珌孤突御戎先友為右孤突伯行重耳外祖父也

為申生御申生以大子將上軍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

右罕夷晉下軍卿也羊舌大夫為尉羊舌大夫

叔向祖父先友曰衣身之偏偏半握兵之要

謂佩金珌將上軍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身分

衣之半非惡意也兵要遠災威權在已親以無災又

何患焉孤突歎曰時事之徵也歎以先友為不知君心

衣身之章也章貴賤佩衷之旗也旗表也所以表明其中心

故敬其事則命以始賞以春夏服其身則衣之純

必以純色為服用其衷則佩之度衷中也佩王者今

命以時卒閱其事也冬十二月衣之有服遠

其躬也色老雜佩以金珌弃其衷也服以遠之

時以閔之有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

涼寒

殺離言無溫潤玦如環而缺不連

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

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

脤宜社之肉盛

以脤

有常服矣不獲而有命可知矣

韋弁服軍之常

也

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有奇無常

偏衣

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

有

大子

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

阻疑也言雖狂夫猶

知有

曰盡敵而反

曰公

敵可盡乎雖盡敵猶

有內讒不如違之

違去也

狐突欲行

行亦去也

羊舌

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弃事不忠雖知其寒

惡不可取子其死之

寒薄也

大子將戰狐突諫

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

諗告也事在桓十八年

云內

寵竝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

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

驪姬為內

寵二五為外寵矣齊為嬖子曲沃為大都故曰亂本成

立可必乎孝而

安民子其圖之

奉身為孝不戰為安民

與其危身以速

罪也

孰有功益見害故言

成風聞成季之繇乃

事之

成風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繇卦兆之占辭

而屬僖公焉故

成季立之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

年封衛于楚丘刑遷如歸衛國忘亡

忘其滅亡之困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大布麤布大帛厚縑蓋用諸侯

諒闇之服務才訓農通商惠工

加惠於百工

敬教

勸學授方任能

之方百事也

元年革車三十乘季

年乃三百乘

衛文公以此年冬立齊桓公始平魯亂故傳因言齊之所以霸

衛之所由興革車兵車季年在僖二十年蓋招懷逆散故能致十倍之衆

春秋經傳集解閔公第四

春秋經傳集解僖上第五

杜氏 盡十五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

救邢

齊師諸侯之師救邢次于聶北者案兵觀釁以待事也次例在莊三年聶北邢

地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邢遷如歸故以自齊遷為辭夷儀邢地齊

師宋師曹師城邢

傳例曰救患分災禮也一事而再列三國於文不可

言諸侯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

以歸

傳在閏二年不言齊人殺諱之書地名明在外薨

楚人伐鄭

始

禮勅呈文

改號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

檉檉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公九月公

敗邾師于偃偃邾地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

敗莒師于郕獲莒挈郕魯地挈莒子之弟不

應書嘉季友之功故特書其所獲大十有二

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傳公請而葬之

喪至也齊侯既殺哀姜以其尸歸絕之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國亂身出復

禮有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掩

揚善義存君親故通有諱例皆當時臣子率

意而隱故無深淺常傳聖賢從之以通入理

有時而隱諸侯救邢實大夫而曰諸邢人潰

出奔師奔不書不告也邢師遂逐狄人具邢

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皆其還之夏邢遷

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

討罪禮也侯伯州長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

也盟于犂謀救鄭也犂即檉也九月公敗邾

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虛丘邾地邾人既送哀姜還齊

人殺之曰成虛丘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公要而敗之

冬莒人來求賂求還慶父之賂公子友敗諸鄆獲莒

子之弟挈非卿也嘉獲之也莒既不能為魯討慶父受魯之

賂而又重來其求無厭公賜季友汶陽之田

及費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夫人氏之喪至

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

子從人者也言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夫家言女子有罪非父母家所宜討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衛邑不言城衛未遷夏

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無傳反哭成喪故稱小君例在定十

五年虞師晉師滅下陽下陽號邑在河東大陽縣晉於此始赴見經滅

例在襄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相似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冬十月不

雨傳在楚人侵鄭

傳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君死國滅故傳言封

不書所會後也諸侯既罷而魯後至諱晉荀

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

伐虢荀息荀叔也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為名四馬曰乘自晉適虢途出於

虞故借道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

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忠臣對曰宮之奇

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懦弱且少長於君

君暱之雖諫將不聽親而狎之乃使荀息假

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鄭前門

冀伐虞至鄭鄭虞邑河東大陽縣東北有顛軫坂冀之既病則亦唯

君故言讀報伐冀使病將欲假道以稱虞疆以說其心冀國名平陽皮氏縣東北有

亭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逆旅客舍也虢稍遣人分依客舍以

聚眾抄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

于虢問虢伐已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喜於厚賂

而欲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

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晉猶主兵不信虞先書虞

賄故也虞非倡兵之首而先書之惡貪賄也秋盟于貫服江黃

也江黃楚與國也始來齊寺人貂始漏師于

多魚

寺人內奄官豎貂也多魚地名關齊相

始擅

貴寵漏洩相公軍事為齊亂張本號公

敗戎于桑由

桑由號地在弘農陝縣東北

晉卜偃曰號必

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

鑒所

以自

而益其疾也

驕則必易

晉而不撫其民

矣不可以五稔

稔熟也為下五年晉滅號張本

冬楚人伐鄭

關章囚鄭聃伯

經書侵傳言伐本以伐興權行侵掠為後年楚伐鄭鄭伯

欲成張本

經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一時不雨則書

首月傳例曰不

徐人取舒

無傳徐國在下邳

白旱不為災

盧江舒縣勝國而不用大

六月雨

示旱不

秋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

北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涖臨也

楚人伐鄭

傳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

五月不日旱不為災也

周六月夏四月秋會

于陽穀謀伐楚也

二年楚

齊侯為陽穀之會

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泣盟

公時不會陽穀齊侯自陽穀

遣人詣魯求尋盟魯使卿詣齊受盟謙也

楚人伐鄭鄭伯欲成

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

孔叔鄭大夫

棄德不

祥

祥善也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

蔡姬齊侯夫人

蕩搖也囿苑也蓋魚池在苑中

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

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

為明年齊侵蔡傳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民北其上曰潰例在文三年

遂

伐楚次于陘

遂而丁之辭楚強齊欲緩之以速進而次陘陘楚地潁

川召陵縣南有陘亭

夏許男新臣卒

赴以名

楚屈完

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完楚大夫也楚子遣字如師以觀齊屈完觀

齊之盛因而求盟故齊相退舍以禮楚故

不稱使以字來盟為文盟召陵召陵潁川縣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陳轅濤塗

秋及江人黃人伐

陳

受齊命討陳之罪而以與謀為文者時齊不行使魯為主與謀例在宣七年

八

月公至自伐楚

無傳告

葬許穆公冬十有二

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

曹人侵陳

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

傳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

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

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近

牛馬風逸蓋未界之微事故以取喻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

召康公周大保

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

五

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此命以率楚賜我先君履東至

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

穆陵北至于無棣

穆

無棣皆齊竟也履所踐

履之盛

爾貢包茅不入

王祭不共無以縮酒

包茅束也茅

寡人是問

而灌之以酒為縮酒

書

昭王南征而不復

寡人是問

昭王成王之

孫南巡狩涉漢水壞

故故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

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

師進次于陘

楚不服罪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

如陘之師觀強弱師退次于召陵盟故齊侯陳諸侯

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乘共齊侯曰豈不穀

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言諸侯之

附從非為己乃尋先君之好謙而自廣對曰

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

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

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

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城方

山在南陽葉縣南以言竟土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雖

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鄭

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申侯鄭大夫當

有共給之費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

其可也東夷郕莒徐夷也觀兵示威申侯曰善濤塗以告

齊侯許之許出東方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

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

其資糧罷獲其可也非草齊侯說與之虎牢

不穀也
屈完曰

還以鄭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以濤塗

道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禮而以一

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諸侯命有三等公

等子男死王事加二等謂以死於是有以衮

斂謂加二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

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陳服罪故歸其初晉

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

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物生而

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且其繇曰專之兪

攘公之兪兪美也言變乃除公之美一薰一

猶十年尚猶有臭薰香草猶臭草十年有必

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適其娣生卓子及將立

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

姜必速祭之齊姜太子太子祭于曲沃歸胙

于公胙祭之公曰姬實諸宮六日公至毒而

獻之毒酒祭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

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大

子奔新城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

子辭君必辯焉以自理太子曰君非姬氏居

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

樂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不樂為由古也曰子其行乎大

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

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潛二公子曰

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二子時在朝為明年晉殺申生

傳

經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晉侯惡用讒書春從告

杞伯姬來朝其子無傳伯姬來寧寧成風也朝其子者時子在十歲

左右因有諸侯子得行朝義而卒夏公孫茲

如牟叔孫戴伯娶於牟鄉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於牟因自為逆公及

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

子于首止惠王太子鄭也不名而殊會尊之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

首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間無異事復稱諸侯皆王世子不盟

左傳

故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齊桓行霸鄭伯逃

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歸不盟逃其師而歸也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弦國在弋陽載縣東南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無冬晉

人執虞公虞公貪璧馬之寶距絕忠諫稱人

成十五年所以罪虞且言易也晉侯脩虞之

祀而歸其職責於王故不以滅同姓為譏

傳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周正月月今

至之日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視朔親告朔也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者也朔旦冬至歷數之所始治歷者因此則可

以明其術數審列陰陽敘事訓民魯凡分至

君不能常脩此禮故蓋公之得禮

啓閉必書雲物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

氣色災變也傳重申周典為備故也素察妖

不言公言曰官掌其職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禋經必

書初晉侯使士為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

宣新焉慎不謹夷吾訴之公使讓之謹讓士為

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慙憂必難焉猶難

也對無我而城雉必保焉守之定雉之保又何

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

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雅懷

德以安則宗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

言城不如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尋用退而

賦曰狐裘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士為自

在茸亂貌公與二公子為三言城不堅則為

公子所請為公所讓堅之則為固讎不忠無

以事君故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

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

披斬其袂遂出奔翟袂袂夏公孫茲如牟娶

焉因聘而娶故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

周也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

陳轅宣仲然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宣仲轅

故勸之城其賜邑齊桓所曰美城之大名也

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

之美樓櫓遂譜諸鄙伯曰美城其賜邑將

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為七年鄭秋諸侯盟

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

晉可以少安周公宰孔也王恨齊相定天子之位故召鄭伯使齊也晉楚

以鎮安鄭不服於齊故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

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

輕輕則失親孔叔鄭大夫失親患必至病

而乞盟所喪多矣八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

歸楚闕穀於莧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

柏方睦於齊皆立姻也姻外親也道國在汝南安陽縣南柏國名

汝南西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

亡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

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

翫翫習也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為二年假晉諺

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輔頰輔車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

虞仲太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大伯

皆大王之子不從父命俱讓適吳仲雍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穆生昭昭生穆以世

王於周為穆生昭昭大王之伯大王之昭子也

日公長子太伯

次計故大伯虞仲於周為昭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王季者大

伯虞仲之母弟也號仲號叔王季之母弟也仲叔皆號叔王季之母弟也仲叔皆號叔王季之母弟也

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盟府司將號是滅

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柏莊乎其愛之也柏

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偏乎柏莊伯

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偏親以寵偏猶尚

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

據猶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

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

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

德絜物黍稷惟王無德則不見絜有如是則

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也曰虞不臘

矣臘歲終祭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不更八

月甲午晉侯圍上陽上陽魏國郡在問於卜

子

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

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龍尾星也日月之

星伏不見均服振振取號之旂我車上下一同服振

旗鵠之實實天策煇煇火中成軍號公其奔

鵠鵠火星也實實鳥星之體也天策傳說星

時近日星微煇煇如光曜言丙子平旦鵠

火中軍事有成也此已皆童謠言也童

鵠之子未有念上慮之感而會成嬉戲之言似

若有馮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覽之士能懼思

之人兼而志之以為鑒戒以為將來之驗有

益於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以星驗推之知九

世數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月十月之交謂月

之九月十月也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箕

交晦朔交會是夜

合朔於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箕鵠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

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不書不告

月夏之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

其大夫并伯以媵秦穆姬秦穆姬晉獻公女

之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責於王命祀故書曰

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見也

經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

侯鄭伯曹伯

此訛也
謹知初謹切
野高也男八月
高八歲而訛
七月生焉七
而訛俗作
也

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新城鄭新密今焚陽密縣秋楚人圍

許楚子不親圍

諸侯遂救許皆伐鄭之諸侯故不復更救

冬公至自伐鄭

傳無

傳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留夷盡不能守盟

而行

賈華晉大夫非不欲殺力將奔狄卻芮不能守言不如重耳之賢

曰後出同走罪也

謀與重耳同

不如之梁梁

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以梁為秦所親幸秦既大國且穆姬在焉故欲

因以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

首止

盟在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實新密而經言新密者鄭

五年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

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

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

於武城

楚子退舍武城猶有忿志而諸侯各罷兵故蔡將許君歸楚武城楚地在此

南陽宛

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

於後唯見其面以璧為贊手縛楚子問諸逢

伯逢伯楚大夫

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

微子

啓紂庶兄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夜之

宋之祖也

禮凶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葬子從之

經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無傳

得王命而來朝也鄭殺其大夫申侯申侯鄭

之別封故曰小邾秋七月公會齊侯宋

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母寧母高平方與

毋亭音曹伯班卒無傳五年同公子友如齊

聘謝不敏也冬葬曹昭公無傳

傳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

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憚難也既不能強

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

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欲以申侯說對

曰朝不及多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

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濤塗譖初申侯申出

也姊妹之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

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子取子求

不女疵瑕也從我取從我求我後之人將求

多於女

謂嗣君也求多禮義大望責之

女必不免我死女

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

法政既葬出

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

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秋盟于寧

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

以禮懷遠以德

攜離

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

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

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

所當貢天子之物

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

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

三族鄭大

夫君若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

所不利焉

以鄭事齊如封內臣

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

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茲終之無乃不可乎

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

守君命共時事

違此二者茲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

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

子華犯父命是其釁隙

對

曰君若緩之以德加之以剴辭而帥諸侯以

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摠其罪

人以臨之摠將領也鄭有辭矣何懼

以大義為辭且失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

以示後嗣列姦用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

無國不記記姦之位位會位也子華為姦人而列在會位將為諸侯

所君盟替矣替廢也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舉必書

雖復齊史隱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

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

介因也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問

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

請盟于齊以齊侯不聽子華故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

叔帶之難襄王惠王太子鄭也大叔帶襄王弟惠后之子也有龍於惠后惠后

欲立之未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為八年盟

泚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

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泚王人與諸侯盟不譏者王室有

難故洮鄭伯乞盟新服未與會故不夏狄伐

晉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

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試不覺於寢於禮不應致故僖公

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嫌異常故書之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

崩實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十一月丁未告

傳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

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王人會洮還而後王位定晉里克

帥師梁由靡御執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傳

前年事也平陽北屈縣西南有采桑津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

必大克不取走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

恐怨深而執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

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明期年之言驗秋禘

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

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寢小寢同同盟

將葬又不以殯過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則為殯廟赴同州姑今當以不薨于寢不得致也

也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有大叔宋

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日夷長且仁君其立

之茲父襄公也目夷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

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立無

禮遂走而退

經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四同盟夏

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于葵丘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

曰子陳留外黃秋七月乙酉伯姬卒無傳公

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已許嫁則以成人之禮

書不復殤也婦人許嫁而笄猶丈夫之冠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夏會葵丘次伯姬

言諸侯宰孔甲子晉侯詭諸卒未同盟而赴

先歸不與盟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

奚齊獻公未葬奚齊未成君故稱君之子

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

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在喪未葬

賜十六至十九為
代殤十二至十五
為中殤八至十一
為下殤七至十
下無服之生未
月不為殤也

女之
死曰殤
有殤
之禮不
同故書
人之禮

童蒙幼未之稱子者繼父之辭公侯位尊上

連王者下繼伯子男周康王在喪稱子一人

此謂王自稱之辭非諸下所得書故經無其事傳通取舊典
 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胙祭肉尊之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有祭事也使孔賜伯舅胙天子謂舅姓諸侯曰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七十曰耄級等也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言天鑒察不遠威嚴常在顔面之前八寸曰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小白齊侯名余身也

恐墮越于下墮越顛隊也據天王居上故言恐顛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拜堂下受胙於堂上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義取脩好故宰孔先歸既會先遇晉侯曰可無會也晉侯欲來會蔡丘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在莊二十一年南伐楚在四西略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言或向東必不能復

晉將晉侯乃還有亂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不

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不鄭晉

公子申生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

曰以是藐諸孤言其幼穉與厚在大夫其若

之何欲屈辱荀息使保護之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

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

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

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往死者居生者

耦兩也送死事生兩無疑恨所謂正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

荀息曰三怨將作三公之子秦晉輔之子將何

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

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

荀叔荀息也復言言可復也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

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言不能止

里克使不忠於申生等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次喪

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

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

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

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

為也詩大雅言此言之甚於白圭荀息有焉有比詩人重言之義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粱而還討晉亂

也高粱晉地在平陽縣西南今不及魯故不書前已發不書例今復

重發錄霸者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

於凡諸侯卻芮克祖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已言國非

何愛而不以賂秦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能得民不患無

土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隰朋齊大夫惠公夷

吾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

無黨有黨必有讎言夷吾無黨無讎則無夷

吾弱不好弄弄戲也能闕不過有節制長亦不改

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公孫枝秦

大夫子桑也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詩大雅帝天也則法也言文王間行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自然合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僭過差也

皆忌克也能不然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賊傷害也

也今其言多忌克既僭而賊難哉言能自公曰忌

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其言雖多忌適足以自害不能

勝人也秦伯慮其還害己故曰是吾利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

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

世為左師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狄滅溫溫子奔

衛蓋中國之狄滅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

夫荀息弑卓在前年而以今春書者從赴也

稱名者雖欲復言本夏齊侯許男伐北戎無

北戎戎晉殺其大夫里克奚齊者先君所命卓子又以在國嗣位罪

未為無道而里克親為三怨之主累弑一君故稱名以罪之秋七月冬大

雨雪無傳平地尺為大雪

傳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

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

奔衛

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也國於溫故曰溫子殺上事在莊十九年

夏四

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

周公忌父

周卿士王子黨周大夫

晉侯殺里克以說

自解說不篡

將殺

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

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

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言欲加已

罪不患無辭

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平鄭聘于

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不鄭里克黨以在秦故不及里克俱死

晉

侯改葬共太子

共太子中子也

秋狐突適下國

下國曲沃

遇太子太子使登僕

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申生御故復使

登車為僕

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

請罰

夷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

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

歆饗也殄絕也

且民何罪失刑之祀君其圖之

之祀為無主祭也

君

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

見我焉

新城曲沃也將因巫而見

許之遂不見

狐突許其言申生之

象亦沒

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

於韓

明不復以晉界秦夷吾忌克多怨終於

失國雖敗葬加謚申生猶然

平鄭之如秦也

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

問以召之

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將問聘問之幣

臣出晉君君

納重耳蔑不濟矣

蔑無也

冬秦伯使冷至報問

且召三子

冷至秦大夫

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

也遂殺平鄭祁舉

祁舉晉大夫

及七輿大夫

侯伯

七乘

左行共華右行西景華叔堅驪歆繫虎特

宮山祁皆里平之黨也

七子七與大夫

平豹奔秦

平豹

平鄭

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

弗與也伐之必出

大主秦也小怨里平

公曰失衆焉能

殺

謂殺里平之黨

違禍誰能出君

謂豹奔秦也為明年晉殺平再傳

經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謀亂國

書名罪之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二陽穀

無傳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

秋八月大雩

無傳過時故書冬楚人伐黃

傳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

釋經言在

今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

天王周襄王召

武公周卿士內史過周大夫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為瑞

受玉情過歸

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情於受

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

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

何以長世

為惠公不終張本

夏五月拒泉皐伊雒之戎

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

揚中泉皐皆戎邑及諸離戎居伊水

雒水之間者今伊闕北有泉亭

王子帶召之也

王子帶甘昭公也召戎發

因以襄位

秦晉伐我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

為二

十四年天王出居鄭傳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黃人

恃齊故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無傳不書

朔官失之

夏楚人滅黃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

陳侯杵臼卒

無傳遣世子與偕公同盟審母及洮

傳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郭懼狄難也

楚丘衛國都郭郭也為明年春秋侵衛傳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

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

夏楚滅黃郢楚都王以我難故討王子帶子帶前年

召戎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

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平桓也前年晉救周伐我故戎與周晉不

和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

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齊守臣

皆上卿也莊二十二年高侯始見經僖二十

八年國歸父乃兄傳歸父之父曰懿仲高侯

之子曰莊子不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

焉節時陪臣敢辭諸侯之臣王曰舅氏伯舅

故曰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

職無逆朕命功勲美德可謂正而不可忘者

執齊政故欲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管仲不

自高卒受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

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詩大雅愷

易

也言樂易君子為神所勞來欲世祀也管故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傳亦舉其無驗

經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傳在前夏四月葬陳

宣公無傳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于鹹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秋九月大雩無傳

書冬公子友如齊無傳

傳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

子帶前年王子帶奔齊言欲復之事畢不與王言不言子帶事

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

王弗召也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

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成周齊仲孫湫致之戌戌也致諸侯

戌卒于周冬晉荐饑變禾皆不熟使乞糴于秦秦

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

言不損秦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眾

必敗不義故謂百里與諸乎百里秦大夫對曰天

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

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欲為父報怨秦伯曰其

君是惡其民河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

及絳相繼雍秦國都命之曰汎舟之役從渭水

汾入河

經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碑淮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季

魯女鄆夫人也鄆子本無朝志為季姬所召而來故言使鄆子來朝鄆國今琅邪鄆縣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

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不繫國狄侵鄭無傳冬蔡侯盼卒無傳

盟而赴以名

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

人有闕也闕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為

夫不書而國別稱人今此摠曰諸侯君臣之辭不言城杞杞未遷也鄆季姬來

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不書而後

之文也明公絕鄆既來明而澤夏遇于防而使來朝秋八

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

亡國國主山川山崩之徵冬秦餓使乞糴于晉晉

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慶鄭晉大夫幸災不仁

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號

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射以喻所許秦城毛

以喻所許秦城毛慶鄭曰弃信背

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

號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言與秦栗

不足解怨適足速其怨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弃也近

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諸侯五年再相朝禮

也例在文十五年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

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牡丘地名遂

次于匡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公孫敖帥師及諸侯

之大夫救徐公孫敖慶父之子諸侯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

與列國別也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

伐厲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八月螽無傳為災九月公至

自會無傳季姬歸于郕無傳來寧不書此已卯

晦震夷伯之廟

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震者雷電擊之大夫

既卒書字

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

婁林徐地

僮縣東南有婁亭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

韓獲晉侯

例得大夫曰獲晉侯皆施無親懷

不言以歸不書敗績晉師不大崩

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

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

葵丘盟在九年

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

待之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

也秋伐厲以救徐也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

賈君焉

晉侯入在九年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君晉獻公次妃賈女也

且

曰盡納羣公子

羣公子晉武獻之族宣二年傳曰驪姬之亂誅無畜羣公

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

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

中大夫國內執政里不第

既而皆

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

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

河外河南也東盡虢略從河南

而東盡統界也解梁城今河東解晉饑秦輸

之粟在十年秦饑晉閉之糴在十年故秦伯伐晉

卜徒父筮之吉徒父秦之掌龜卜者卜人而

其所見雜涉河侯車敗詰之秦伯之軍涉河

也秦伯不解謂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

君其卦遇蠱三三上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

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於周易利涉

也亦秦勝晉之卦也今此所言蓋卜筮書雜

聞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內卦為貞外卦為

為山歲去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

也周九月夏之七月孟秋也艮為山山有木

取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車晉

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

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惡其不

為車右此夷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步揚御

乘小駟鄭入也鄭所獻馬慶鄭曰古者大事

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
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
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變易人意亂氣攸
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興外疆中乾攸矣也僨動也氣攸
憤於外則血脉必周身而作隨氣張動外雖有彊形而內實乾竭進退不可
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
使韓簡視師韓簡晉大夫復曰師少於我闕
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謂奔梁求秦入

不可組
忘公言匹夫尚
不可復快況
敵固其可以師
我乎使請戰
遂使韓簡往
秦師請戰

用其寵為秦所納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
也今又擊之我忘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
不可狃況國乎狃快也言一辟秦則使快來遂使請戰曰寡
人不佞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
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
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列位也苟列定矣
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得囚為幸言必敗
壬戌戰于韓原九明日晉戎馬還潁而止潁泥

便也

也還便旋也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

不調故復矣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

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輅逆也鄭

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經書

月壬戌十四日經從赴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反首亂

止壞形毀服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

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

豈敢以至狐突不寐而與神言故謂之妖夢

西以厭息此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復后土

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

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瑩弘與女簡

璧登臺而履薪焉瑩康公名弘其母弟也簡

皆居之臺以抗絕之穆姬欲自罪故登臺使

以免服衰經逆且告免衰經遭喪之服且告

將以耻辱自殺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

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

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在京

北郭縣周之故臺亦所大夫請以入公曰獲

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若將晉侯

或自大夫其何有焉何有猶且晉人感憂以

重我謂反首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

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

不祥必歸晉君任當公子桑曰不如殺之無

聚患焉公子桑秦大夫也思夷子桑曰歸之而

祭公之命也

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

以成惡也祇適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史佚周

大史無怙亂怙人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久

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

召之卻乞晉大夫也瑕呂飴甥即呂甥也蓋

之平故告呂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

命賞恐國人不從於朝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

稷矣其卜貳圉也貳代也圉惠衆皆哭哀君

不還

爰易
爰田法三年
爰且同美
思也

國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呂

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

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

征賦也繕治也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

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

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五黨爲州州二千五

長各繕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三

兌下震之睽三兌下離上睽歸妹史蘇占之

曰不吉史蘇晉卜其繇曰士刲羊亦無益也

女承筐亦無貺也周易歸妹上六爻辭也益

承筐女之戰上六無應所求不獲故下卦無

血上承無實不吉之象也離爲中女震爲長

男故稱西鄰責言不可償也將嫁女於西而

知有責讓之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歸妹女嫁

言不可報償震之離亦離之震二卦變而爲

雷爲火爲羸敗姬羸秦姓姬晉姓震爲雷離

嫁反害其家之象車說其輶火焚其旗不利

行師敗于宗丘

輓車下縛也丘猶邑也震為車離為火上下六爻在震則無

應故車脫輓在離則失位故火焚旗言皆失車火之用也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火還害

母故敗不出歸妹睽孤寇張之弧此睽上九國近在宗邑歸妹睽孤寇張之弧此睽上九

睽之極故曰睽孤失位孤絕故遇姤其從姑寇難而有弓矢之警皆不吉之象

震為木離為火火從木生離為震妹於火六為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圍質秦

年其逋逃歸其國而奔其家逋亡也家謂子圍婦懷羸明

年其死於高粱之虛惠公死之明年文公入殺懷公于高粱高粱晉

地在平陽楊氏縣西南凡筮者用周易則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則臨時占者或取於象或

取於氣或取於時日王相以成其占若盡附會以文象則構虛而不經故略言其歸趣他

此皆放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

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

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

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言龜以象示筮以數

告象數相因而生然後有占占所以知吉凶不能變吉凶故先君敗德非筮數所生雖復

不能從史蘇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沓背

憎職競由人詩小雅言民之有邪惡非天所降傳沓面語背相憎疾皆人競

所主作因以諷諫惠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

是展氏有隱患焉隱患非法所得尊貴罪所

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知達之主則識先聖

之情以自厲中下之主亦信其祥以不妄神

道助教唯冬宋人伐曹計舊怨也莊十四年

此為深宋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特齊十月晉陰

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陰飴甥即呂甥也食

王城秦地馮翊臨晉縣秦伯曰晉國和乎對

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喪其親

殺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

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

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

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先君子恕以為必

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毒謂三君子曰

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

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

役也言還惠公使諸侯咸秦可以霸納而不

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

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為一牢蟻折

謂慶鄭曰盍行乎蟻折晉大夫對曰陷君於敗謂呼

不往誤晉師失秦伯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臣也臣而

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

而後入丁丑月二十九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饋之

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

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唐叔晉始封之

周武王之子箕子殷王姑樹德焉以待能者

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征賦也

於是晉以河東之地予秦秦始征其和秦置官司以征河東之地此即東公許貽秦以外則城五之地至夏之始歸之秦也

春秋經傳集解卷第五

[The page contains faint, illegible horizontal lines suggesting ghosting or extremely faded text.]

三山書局

春秋經傳集解

二

211-2-100-000

211-2-100-000

春秋經傳集解僖中第六

杜氏 盡二十六年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隕落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若七年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墜於四遠若山若水不見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之驗而不見始隕之星史各據事而書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是月嫌同日鷁水鳥

高飛遇風而退宋人以爲災告於諸侯故書三月壬申公子季友

卒無傳稱字者貴之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無傳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無傳冬十有二月公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

于淮臨淮郡左右

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但言星則嫌星使石

隕故重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六鷁遇迅風而退飛風高

不為物害故周內史叔與聘于宋宋襄公問

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祥吉凶之先見者襄公以為石隕鷁

退能為禍福之對曰今茲魯多大喪今茲明始故問其所在

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魯喪齊亂宋襄不終別以

政刑吉凶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

非吉凶所生也言石隕鷁退陰陽錯逆所為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

問人事故曰君失問叔與自以對非吉凶由

人吾不敢逆君故也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曰吉凶由人君問吉凶

不敢逆之故夏齊伐厲不吉救徐而還十五年

伐厲以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

因晉敗也狐廚受鐸昆都晉二邑平陽臨汾縣西北有狐谷亭汾水出大原南

入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成周十一年

伐京師以來遂為王室難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終管仲之

言事在七年十二月會于淮謀鄭且東略也鄭為

所病城郕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

不果城而還役人遇厲氣不堪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項

遣師滅項今汝陰項縣公在會別秋夫人姜氏會齊侯

于平國平縣九月公至自會公既見執于齊

一十八

之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與魯公入同

傳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

役也英氏楚與國婁林役在十五年夏晉太子圉為質於秦

秦歸河東而妻之秦征河東置官惠公之在

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過十月不產

招父與其子卜之卜招父其子曰將生一男

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

圉女曰妾圉養馬者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

焉為妾師滅項師魯淮之會公有諸侯之

事未歸而取項淮會在前年冬諸侯之事會向滿禮之事齊人以

為討而止公內諱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

于下聲姜備公夫人齊女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

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取見執改諱齊侯之

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

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武孟

公少少衛姬生惠公公少鄭姬生孝公公少

易牙進

葛嬴生昭公公少密姬生懿公公少宋華子

生公子雍華氏之女子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

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

薦羞於公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亦有寵公許之立武

孟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

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八月易牙入與

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

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

殯六十七日乃殯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

伐齊納孝公夏師救齊無傳五月戊寅宋師及齊

師戰于觀齊師敗績無傳既死曹衛邾先主

齊戰不稱宋公不親戰秋救齊無傳救四秋也大崩曰敗績觀齊地

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十一月而葬亂故冬邾

人狄人伐衛狄無其人者史異辭傳無義例

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

殺無以說鄭伯始朝于楚中國無楚子賜

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楚金利故故以

鑄三鐘古者以銅為兵傳言楚無霸者遠略齊人將立孝公不

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無虧已死故夏

五月宋敗齊師于觀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

齊桓公孝公立而後得葬冬邾人狄人伐衛圍薳圃

衛侯以國譟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

燬請從焉燬衛文公名衆不可不聽衛而後師于

凡而之之之之

大...

些婁

陳師些婁

狄師還

獨言狄還則邢留距

所滅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

多築城邑而命

曰新里秦取之

經十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稱人

宋以罪及民告例在成十五年傳例不以名為義書名及不書名皆從赴夏六月

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無傳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肯致讓

無地主之禮故不以國地而

郕子會盟于邾

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郕乃會之於邾故不言如會

己酉邾人執郕

子用之

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也郕雖大

故直書用之言若用畜產也不書社赴不及

善惡自專不得託之於他命

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

伐邢在圍

曹前經書在後從赴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地於齊齊亦與盟

梁亡

以自亡為文非取者之罪所以惡梁

傳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

承前年傳取新里故不復言秦也為

此冬梁亡傳

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

郕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夷

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

沛彭城縣入泗水次有狄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司馬子魚曰

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司馬子魚公子曰夷也書不相為用謂若祭

馬先不用馬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又乎祭祀

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又其誰饗之齊桓

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三亡國魯衛邢義士猶曰薄

德謂欽因亂取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宋公

以會召諸侯執滕子六月而會盟其月二十又

用諸淫昏之鬼非周社故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

死為幸亡其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園之役邢

速退所以獨見伐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

有事祭也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

無道諸侯無伯伯長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

乎從之師興而雨宋人圍曹討不服也曹南

脩地主之禮故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

伐之軍三旬而不降崇崇侯虎退脩教而復伐之

因壘而降復往攻之備不改前而崇自服詩曰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言文王之教自近及遠寡妻嫡妻謂大
妙也刑法也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
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陳穆公請
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
桓公之好也宋襄公思齊桓梁亡不書其主自取
之也不書取梁者主名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
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溝曰
秦將襲我口懼而潰秦遂取梁

經二十年春

新作南門

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值公更高大之今

猶不與諸門

同改名高門也言新以

夏郕子

來朝

無傳郕姓國

五月乙巳西宮災

無傳西宮公別宮也天火

宣十六年鄭人入滑

入例在襄

秋齊人狄人

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

失土功之時

凡

啓塞從時

門戶道橋謂之啓城郭牆壘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

故特隨壞時而治之今信公脩師城門非闕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傳嫌啓塞皆從

土功之時故別起從時之例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
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洩堵寇鄭大夫秋
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闔穀於薳帥師伐
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
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已而由人乎哉詩
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召南言豈不欲早
暮而行懼多露之需
已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汗辱是亦量宜相時而動之義宋襄公欲合諸

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屈己之欲從衆之善

以人從欲鮮濟為明年曲北上盟傳

經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無傳為邢故宋人齊人

楚人盟于鹿上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為盟主故在齊人上夏

大旱雩不獲雨故書旱自夏及秋五稼皆不收秋宋公楚子陳侯

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孟宋地楚始與中國行會禮故

稱執宋公以伐宋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為諸侯所疾故惣

見衆國共執之文冬公伐邾無傳為邾滅須句故楚人使宜申

無傳獻宋捷也不言宋者秋伐宋冬來獻捷事不異年從可知不稱楚子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

諸侯既與楚共伐宋宋服故爲薄盟以釋之公本無會期聞盟而往故書

18

傳二十一年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

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

謂軍敗

夏大旱公欲焚巫

巫尪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或以爲尪非
巫也膏病之人其面上有俗謂天良其病

一日周孔女至臨

以交至德弱故柯姓也以爲姓非至四至一精神之人姓之序也

同本二卷

恐雨入其鼻故爲旱是以公欲焚之

之
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

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

有無相濟

此其

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

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不傷
害民

秋諸侯會宋公子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

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

懲君

年戰泓水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

義本家戲

大皞與有濟之祀

司主也大皞伏羲之後故主其祀任今任

城縣也顯更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四國封近於濟故世祀之

以服事諸夏

與諸夏同服王事

邾人滅須句須句子

來奔因成風也

須句成風家

成風為之言於公曰

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

明祀大皞有濟之祀保安也

蠻夷

猾夏周禍也

此邾滅須句而曰蠻夷昭二十三年叔孫豹曰邾又夷也然則

邾雖曹姓之國迫近諸戎雜用夷禮故極言之猾夏亂諸夏

若封須句是

崇皞濟而脩祀紆禍也

紆解也為明年伐邾傳

以原豹
泰杜注所引是叔
姑語今傳本多
約從之信而
日多姑之相

經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須句雖別國而前

不能自通為魯私屬若顯更之比魯謂之社稷之臣故滅奔及反其君皆略不備書唯書

伐邾取須句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

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升陘魯地邾人縣公

不言公又不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

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泓水名宋伐鄭楚救之故戰也楚告命不以主

帥人數故略稱人

傳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及其君焉禮也

得恤寡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

所謂禍在此矣怨鄭至楚故伐初平王之東

遷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滅平王嗣立故東遷洛邑辛有適伊川見

被髮而祭於野者辛有周大夫伊川周地伊水也曰不及百

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被髮而祭秋秦晉有象夷狄

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為陸渾縣也計此去辛

有過百年而不及百年傳舉其事驗不必其年晉太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

信其年晉太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

與子歸乎嬴氏秦所妻子圉懷嬴也對曰子晉太子而

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宣君之使婢子侍

執巾櫛婢子婦人之卑稱以固子也從子而歸弃君

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傳終東蘇之占富辰

言於王曰請召大叔富辰周大夫大叔王詩子帶十二年奔齊詩

曰協比其鄰昏姻孔詩小雅言王者為政先和協近親則昏姻

甚相歸附也鄰猶近也孔甚也去族也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

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

王召之也

傳終仲孫湫之言也為二邾人以

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也

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

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詩小雅言

常戒

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

顯明也思命

不易哉

周頌言有國宜敬戒天

明臨下奉承其命甚難先王之明德

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

謂邾小逢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

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曹

縣諸魚門

曹縣縣魚門邾城門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

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奔商久矣君將興

之弗可赦也已

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言君興天所奔必不可不

如赦楚

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

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

未盡渡

司

馬曰

子魚

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

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

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

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也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

不重傷不禽二毛二毛頭白古之為軍也不

以阻隘也不求勝寡人雖亡國之餘紂之

後不鼓不成列詐勝以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

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勅強也言楚在險

宋以佐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因阻

勝恐不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

取之何有於二毛今之勅者謂與吾競明恥

教戰求殺敵也以明設刑戮未及死如何勿

重言尚能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

如服焉言苟不欲傷殺敵三軍以利用也為

興金鼓以聲氣也鼓以佐士而用之阻隘

可也聲盛致志鼓儻可也儻巖未丙子晨鄭

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還過

夫人芊氏楚女姜氏齊女也柯澤鄭地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

師緡楚樂師也

所得囚誠所載耳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

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門戎事不邇女器

邇近也器物也言得丁丑楚子入享于鄭為

載非近也婦人之物九獻用上公之禮九庭實旅伯庭中所陳

加籩豆六品食物六品加於籩豆禮食器享畢夜出文

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二姬文叔詹曰楚

王其不沒乎壽終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

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楚言

子所以師敗城濮終為商臣所執

經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宋邑高平昌邑縣

東南有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三同秋楚

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杞入

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絀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

傳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

盟于齊也十九年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宋獨不會復召齊人共盟鹿上

故今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終子魚討之言得

死為幸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

成得臣子玉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焦今譙縣也夷一名城父今譙

郡城父縣二地皆陳邑頓國今汝陰南頓縣子文以為之功使為

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也叔伯楚大夫遠呂臣以為子玉不在令

尹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貴仕

貴位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言必矜功為亂不可不賞九月晉

惠公卒經在明年從赴懷公命無從亡人懷公公子圉人重耳

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

在秦弗召偃子犯也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

未期而執突以示召子故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

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則

不可以貳辟罪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

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

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

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

有之乃大明服周書康誥言君能大明則民服已則不明而

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

其何後之有

言懷公必無後於晉為

十一月

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

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卒葬

之杞實稱伯仲足以文貶稱

不書名未同盟也

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

隱七年已見今重發不書

名者疑降爵故也此凡又為國史承告而書例赴以名則亦書之

謂

同盟不然則否

謂同盟而辟不敏也

敏猶審也同盟然後

告名赴者之禮也承赴然後書策史官之制也內外之宜不同故傳重詳其義晉公

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

事在蒲五年

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

生祿

享受也保猶恃也

於是乎得入

以祿致眾

有入而校

罪莫大焉

校報也

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

趙衰

衰趙夙弟

顛頡魏武子

武子魏驥

司空季子

晉臣曰季

也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此五人賢而有大功

狄人伐虜谷如

種也鬼姓之別

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

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

盾盾趙宣子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

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而是而嫁

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不復成嫁請待子處狄十二年

而行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

於五鹿五鹿衛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乞食

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

天賜也得土有國之祥稽首受而載之及齊

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四馬為乘公子安

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齊桓既卒知孝公不

可恃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姜氏重耳

妻恐孝公怒其去故殺妾以滅口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

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

也懷其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

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無去志及曹曹共公

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薄迫也駢脅合幹

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

則難疾安則道言如夫之道人倫也君懷吾不名者也

相國若以相

若遂以

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

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

也子盍蚤白貳焉

自貳自別

乃饋盤飧實璧

焉

臣無意外之交故用盤

公子受飧反璧及

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

贈送

及鄭鄭文

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

及也

啓開

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

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蕃息

晉公子

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

大戎狐姬之

離外之

患

出奔

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

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

國語狐偃趙衰賈

晉鄭同儕

儕等

其過于第固將禮焉況天之所

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

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

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

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

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

君三舍若不獲命三退不得其左執鞭弭石

屬橐韃以與君周旋弭弓末無綴者橐以受

逐也子玉請殺之畏其楚子曰晉公子廣

而儉志廣而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肅敬

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晉侯惠吾聞

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

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

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懷嬴子圉妻

故號為秦匭沃盥既而彈之匭沃盥器也怒曰

秦晉匹也何以卑我也匹敵公子懼降服而囚

去上服自拘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

之文也有文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河水逸

河水朝宗于公賦六月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

子還晉必能意故言賦詩斷章也其全稱詩篇者多取言

章之義也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

公降一級而辭焉

下階一級辭公子稽首

衰曰君稱所

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詩首章言臣王國次

章言佐天子故趙衰因通言之為明年秦伯納之張本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棄王也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在稱居天子無外而

書出者譏王藏於匹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因其辟母弟之難書出言其自絕於周晉

侯夷吾卒

文公定位而後告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

入也

納重耳也

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

絻從君巡於天下

羈馬羈絻馬繮

臣之罪甚多矣臣

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

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子犯重耳舅也言與舅氏同心之明如此

白水猶詩言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投其璧于河

信於河濟河圍

令狐入桑泉取臼表

桑泉在河東解縣東南有臼城

二

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

懷公遣軍距重耳

秦伯使公

子執如晉師師退軍于郇

解縣西北有郇城

辛丑狐

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

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文公之祖

戊申使殺懷公于高粱不書亦不告也懷公

梁高粱在平陽陽縣西南再發不告者言

外諸侯入及見殺亦皆須告乃書于策呂

卻畏偃呂甥故畏為文公所偃害將焚公宮而弑

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辭不見曰

蒲城之役年在五君命一宿女即至即日其後

余從狄君以田渭濱田獵女為惠公來求殺余

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

祛猶在披所斬文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

入也其知之矣知君人若猶未也又將及難

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

人狄人余何有焉當二君世君為蒲狄今君

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

相乾時之役管仲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言若

相已將自去行者甚衆豈唯刑臣披奄人故

公見之以難告

告呂卻欲焚公宮

三月晉侯潛會秦

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

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

以歸

秦穆公女文嬴也

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

綱之僕

新有呂卻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衛文公諸門戶僕之事皆秦卒共之

為之紀綱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

頭須一曰里鳧須賢

左右

其出也竊藏以逃

出時盡用以求納之

求納文公

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

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

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

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眾矣僕人以告

公遽見之

言奔小怨所以能安眾

狄人歸季隗于晉而

請其二子

伯

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

樓嬰

原屏樓三子之品

趙姬請逆盾與其母

趙姬文公女也

盾狄女叔

子餘辭

子餘趙衰字

姬曰得寵而忘舊

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

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

為內子而已下之卿之嫡妻為內子皆非此

終言叔隗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

及介推文公微臣之語助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

矣惠懷無親外內奔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

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

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

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

下相蒙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

死誰對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

不食其食怨言謂上下相蒙難與處其母曰亦使知之若

何既不求之且欲令推達言於文公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

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

女偕隱偕俱也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緇

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旌表也西

南有地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入滑在師還

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堵俞彌鄭

夫大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二子周鄭伯

怨惠主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事在莊二又

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怨王助衛故不聽王命

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

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無親其次親親以相

及也先親以及疏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

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

以至滅亡故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郕雍曹滕

畢原酆郕文之昭也十六國皆文王子也管

國在河內山陽縣西畢國在長邲晉應韓武

之穆也四國皆武王子應國在襄陽城父縣

西北有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

陽期思縣高平昌邑縣西有召穆公思周德

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糾善也

召穆公周卿士名虎召采地扶風雍縣東南

有召亭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

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曰常棣之華

鄂不韡韡言常棣棣也鄂鄂然華外發不韡韡

有光輝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致韓韓之盛

其四章曰兄弟闕于牆外禦其侮言內雖不

和猶宜外扞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

親懿美也今天子不忍小忿以弃鄭親其若之

何庸勲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庸用也

即聾從昧與頑用器茲之大者也弃德崇義

禍之大者也崇聚也鄭有平惠之勲平王東遷

惠王出奔號鄭又有厲宣之親鄭始封之祖

納之是其勲也王之子宣弃嬖寵而用三良七年殺嬖臣申

子子華也三良叔詹於諸姬為近道近當四

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

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

信之言為囂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

德也猶曰莫如兄弟茲封建之當周公時故

德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

如親親故以親舜周召穆公亦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

故言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淪周召以從諸

姦無乃不可乎變周召親兄弟之道民未忘禍王又興

之前有子續之亂中有叔帶召狄故曰民未忘禍其若文武何言將廢文

武之王弗聽使積叔桃子出狄師二子周夏功業

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

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功施

勞也育勞則望報過甚狄固貪惓王又啓之女德無極

婦怨無終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終猶已也狄必

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甘昭公王

子帶也食邑於甘河南縣西南有甘水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

昭公奔齊奔齊在十二年王復之在二十二年又通於隗

氏隗氏王所立狄后王替隗氏替廢也積叔桃子曰我

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

御士將禦之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王曰先后其謂我

何先后惠后也誅叔恐違先后志天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

及坎欲國人納之坎欲周地在河南鞏縣東秋釁叔桃子

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

原伯毛伯富辰原毛皆宋邑王出適鄭處于汜汜鄭

汜也在襄城縣南大叔以隗氏居于溫鄭子華之弟

子臧出奔宋十六年殺子華故好聚鵠冠鵠鳥名聚鵠羽以為

冠非法鄭伯聞而惡之惡其服非法使盜誘之八

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閒君子曰服之不衷身

之災也衷猶適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詩曹風刺

小人在位言彼人之德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

自詒伊戚其子臧之謂矣詩小雅詒遺也感憂也取其自遺憂

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夏書逸書地平其化大成其施上下相稱

為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

享之問禮於皇武子皇武子鄭卿對曰宋先代之

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事祭宗廟也膳祭肉尊

之故賜有喪拜焉宋弔周喪王特拜謝之豐厚可也鄭

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禮物享享加厚冬

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

子帶鄙在鄭地汜

也鄙野

然告叔父

天子謂同姓諸侯曰

叔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

守

官守三

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鄆父告

于秦

二子周

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

辟母弟之難也

叔帶襄王

天子出服降名禮

也

內服素服降

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

多省親官具于汜

三子鄭大大省

而後聽其

私政禮也

得先君後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

得其守國不可得也

禮至衛大夫守

我請昆

弟仕焉乃往得仕

為明年

經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衛邢同姬姓惡其親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親相滅故稱名罪之

宋蕩伯姬來逆婦

無傳伯姬魯女為

同盟

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大夫蕩氏妻也

宋殺其大夫

自為其子來逆

婦非禮故書

宋殺其大夫

無傳

宋殺其大夫

無傳

宋殺其大夫

無傳

八
少青
九文
云以
手
持人
何曰

其事則未明於例名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
 大夫無罪故不稱爲頓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
 頓不言遂明一事也子主稱人從告頓子不
 言歸與師葬衛文公無冬十有二月癸亥公
 見納故傳會衛子莒慶盟于泚泚魯地衛文公既葬成
 降名從未成君故書子以善之莒慶不稱氏未賜族
 傳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
 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
 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惡其不知耻詐以滅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
 同姓而反銘功於器

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勤納諸

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

今爲可矣晉文侯仇爲平王使卜偃卜之曰

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

野勝之今得其公曰吾不堪也文公自以爲

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三周

衰其命未改今之周公曰筮之筮之遇不有

大

六

三

三

䷀ 乾下之睽

乾下離上睽大有

曰吉遇公用

享于天子之卦

大有九三又睽三為三公而得位變而為睽

位而說故能

為王所宴饗

言卜筮

且是卦也

方更摠言二卦之義不繫於一次

天為澤以當日

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

乾為天兌為澤乾變為兌而上

當離離為日日之在天垂曜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

大有去

睽而復亦其所也

言去睽卦還論大有亦有天子降心之象乾尊離卑

降尊下卑亦其義也

晉侯辭秦師而下

辭讓秦師使還順流故曰下

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

大叔在溫故

左師

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

殺之于陽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

既行享禮而設醴酒又加之

請隧弗許

闕地通路

曰隧王之葬禮也

曰王章也

章顯王者與諸侯異

未有

伐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

溫原櫟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

在晉山南河北故曰

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

倉葛陽樊人

德以柔

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

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取其土而已秋秦晉

伐都都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楚關克屈禦

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關克申公子儀屈禦

別邑今南鄉丹水縣戍守也秦人過析隈入

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析楚邑一名

折縣隈隱蔽之處係縛輿人詐為克析得其

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以埋盟之

餘血加盟書其上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

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

商密既降析戍亦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

敗故得囚二子遂圍陳納頓子于頓為頓冬晉

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間

也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

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

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還原伯貫于冀伯貫周

也夫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狐溱狐衛之子

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

且及莒平也莒以元年酈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

志降名以行事故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

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殽從徑餒而弗食其言

廉且仁不忘君也徑猶行也故使處原從被言也衰雖有

進之示不遺勞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

甯速盟于向向莒地甯速衛大夫莊子也齊人侵我西鄙

公追齊師至鄆弗及公逐齊師遠至齊地故書之濟北穀城縣西有

地名夏齊人伐我北鄙孝公未入魯竟衛人

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公子遂魯卿也秋楚

人滅夔以夔子歸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夔有不祀之罪故不識

楚滅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同姓傳例曰師能公至自伐齊無傳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茲平公時君

之號莒夷無寧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洮

在前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齊孝公

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

犒師勞齊使受命于展禽柳下惠齊侯未入竟

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

邑使下臣犒執事言執事不敢作尊齊侯曰魯人恐

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

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

則無蔬食之物所以當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

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

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載載書也大師職

之職主也太公為大相公是以糾合諸侯而

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

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相之功也率循我

敝邑用不敢保聚用此舊盟故曰豈其嗣世

九年而弃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

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

乞師

襄仲居東門故以為氏臧文仲為襄仲而使故不書

臧孫見子王

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

言其不臣事周室可以此罪責

之

而伐夢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

也鬻熊祝融之十一世孫夢楚之別封故亦此年其祀

楚人讓之對曰

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夢

能

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為夢子

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

廢其常祀而飾辭文過

秋楚成得臣闕宜申帥師滅夢

以夢子歸

成得臣令尹子玉也闕宜申司馬子西也

宋以其善於

晉侯也

重耳之出也宋襄公贈馬二十乘

叛楚即晉冬楚令

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

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

左右謂進退在已

真

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

雍本與孝公爭

立故使居穀以備齊楚申公叔侯戍之

為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

本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

言孝公不能撫公族

春秋經傳集解僖中第六

春秋經傳集解僖下第七

杜氏 盡三十三年

經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

侯昭卒

十九年與魯大夫盟于齊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無傳三月而葬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弗地曰入八月無乙

巳乙巳九月六日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傳言楚子使子去宋經書入者蓋耻不十得志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

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無傳諸侯伐宋公與楚有

好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
國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

傳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

杞先代之後而迫於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

服有時而夷故杞子卒傳言其夷也今稱朝

者始於朝禮終而不全異公卑杞杞不共也

於介葛盧故唯貶其爵

杞用夷禮夏齊孝公卒有齊怨再伐魯不廢

喪紀禮也不有廢秋入杞責無禮也責不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令尹故為楚

治兵習號令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及食時也

子文欲委重於子玉復治兵於蔿子玉為令

子玉故略其事子玉復治兵於蔿子玉為令

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

文子文飲之酒賀子玉甚其事蔿尚幼後至不賀

蔿賈伯贏孫叔教之父幼少也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

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

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

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

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乘三百

萬二千五百人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

告急公孫固宋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

於是乎在矣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報宋贈馬之施狐偃曰楚

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

齊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於齊於是乎蒐于被廬

晉常以春蒐禮改政令作三軍閔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

復大國謀元帥中軍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

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義之府也禮

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

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尚書虞夏書也賦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

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賦納取也庸功也君其試之乃使

卻縠將中軍卻縠漆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

狐毛而佐之狐毛偃之兄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

先軫欒枝貞子也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

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荀林父中行相子晉侯始入

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二十四子犯曰民未

知義未安其居

無義則苟生

於是乎出定襄王十二

五年定襄王以

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

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

宣明也未明於於見用之信

是乎伐原以示之信

伐原在二民易資者不

求豐焉

不詐以求多

明微其辭

信重言

公曰可矣乎

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

示之禮

蒐順少長明貴賤

作執秩以正其官

執秩主爵秩之

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

使申

叔去穀子王去宋

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謂明年戰城濮

經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再舉晉侯

者曹衛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子買魯大夫子叢

也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公實畏晉殺子叢而誣叢以廢戍

之罪恐不為遠近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

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畀與也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

以與宋所謂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

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

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取敗告文略也大崩曰敗績

楚殺其大夫得臣子王違其君命以取衛侯

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

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踐土鄭地王子虎臨盟不同歆故不

書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非王命所加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經

書癸丑月十八日也傳書癸陳侯如會無傳陳本

與楚楚敗懼而屬晉公朝于王所無傳王在

來不及盟故曰如會踐土非京

師故曰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復其位

王所曰復歸

晉人感叔武之賢而復衛侯衛侯之入由衛

于叔武故以國逆為文例在成十八年

元咺出奔晉元咺衛大夫雖為叔武訟訴失

年陳侯款卒無傳凡秋杞伯姬來無傳莊公

來公子遂如齊聘也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陳共公

君未葬例在九年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

傳無義例蓋主會天王狩于河陽晉地今河

所次非褒貶也意順故經以王狩為辭壬申公朝于王所

壬申十月十日有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日而無月史闕文稱人以執罪及民也例在成十五年諸侯不得相治故歸之京師

衛元咺自

晉復歸于衛元咺與衛侯訟得勝而歸從國逆例者明衛侯無道於民國人

與元

諸侯遂圍許

會溫諸侯也許比再

曹伯

襄復歸于曹

晉感侯儒之言而復

遂會諸侯

圍許

言遂得復而行不歸國也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

曹在衛東

故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

從汴郡南渡

侵曹

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

五鹿衛地

二月晉卻縠卒

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

先軫以下軍佐超將

中軍故曰上德

晉侯齊侯盟于斂孟

斂孟衛地

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

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

襄牛衛地

公

子買戍衛

晉伐衛衛楚之昏姻

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

召子叢而殺謂之以謝晉

楚人曰不卒戍也

詐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戍事而歸故殺之殺子叢在楚救

衛下經在上者救衛起晚至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攻曹城門曹

人尸諸城上磔晉死人晉侯患之聽與人之

謀曰稱舍於墓與衆也舍墓師遷焉曹人兇

懼遷至曹人墓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

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

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軒大夫

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

族報施也報施璧魏犢顛頡怒曰勞之不圖

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勞熱僖負羈氏熱燒魏犢

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材力使問且視之

病將殺之魏犢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

有寧也言不以病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

也曲踊跳踊也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

之僑以為戎右舟之代魏犢臣閔二年奔宋

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門尹般公曰宋人

告急舍之則絕絕與晉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

秦未可若之何未肯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

齊秦求救於齊秦藉之告楚假借齊秦使為宋請我執曹君

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

也不許齊秦之請喜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

之頑必自戰也不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

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申在方城內故曰入使申叔

去穀二十六年申叔戌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

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晉侯生十七年而亡

九年而反凡三十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

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故曰天假

年而除其害除惠懷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

志曰允當則歸無求過公又曰知難而退又

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謂今與晉遇當

用此三志子玉使伯勞請戰伯勞子越椒也曰非

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謂執猶塞也

為賈之言謂子玉不能以二百乘入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

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

楚子還申遺此兵以就前國家之衆

楚有左右廣又太子有宮甲分取以終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王之祖也六卒子王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

子王使宛春告於晉

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

衛侯未出

竟曹伯見執在宋已子犯曰子王無禮哉君失位故言復衛封曹

取二臣取二

臣取二以釋宋圍惠晉侯不可

不可

失矣

言可

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

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

戰乎不許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謂諸侯

何

言將為諸侯所怪

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

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

私許二國使告

絕于楚而後復之攜離也

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圍之

須勝負決乃定計

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

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王怒從晉師晉師退軍

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

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

在彼如此則直
晉而西在楚矣

不及此

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惠

退三舍辟之所以報

也

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反國何以報我故以退三舍為報

背惠食言

以亢其讎

亢猶當也讎謂楚也

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

可謂老

直氣盈飽

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

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

王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

天秦小子然次于城濮

國歸父崔去齊大夫也小子然秦穆公子

也城濮衛地

楚師背鄢而舍

鄢丘陵險阻名

晉侯患之聽

輿人之誦

恐眾畏少故

曰原由每每舍其舊

而新是謀

高平曰原由晉軍美盛若原由之

舊公疑焉

疑眾謂已

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

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晉國外河

而內

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

實盡之

貞子欒枝也水北曰陽姬姓諸國在漢北楚將盡滅之

思小惠

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

搏手

楚子伏己而墮其腦

也

是以懼子犯曰吉

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

向地故伏其罪所以柔物子

犯審見事宜故謹言以答夢

請戰

關勃楚大夫

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

之得臣與寓日焉

寓寄也

晉侯使欒枝對曰寡

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

大夫退其敢當君子既不獲命矣

不獲命

敢煩

大夫謂二三子

子主子西之屬

戒爾車乘敬

爾君事詰朝相見

詰朝平旦

晉車七百乘韞韜鞅

韞韜在腹曰韞在後曰鞅

韞韜在晉曰鞅

晉侯

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

有莘故國名少長猶言大小

遂伐其木以益其兵

伐木以益其兵

之其典也

己巳晉師陳于莘北晉臣以下軍

之佐當陳蔡子主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

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

子西關

上關

晉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

右師潰

陳蔡屬楚右師

狐毛設二旆而退之

旆大旗

又建

二旆而退若大將稍却藥枝使與曳柴而偽遁曳柴起塵詐為走楚師馳之原軫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主收其卒而止故不敗唯中軍六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今榮陽卷縣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城濮役之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前三月

夾

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子人氏晉藥枝入盟

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

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駟介四馬被甲徒兵步卒

鄭伯傳王用平禮也傳相也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

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既饗又命晉侯助王

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

侯伯以策書命晉侯為伯也周禮九命作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也叔興父大夫

也三官命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大輅金輅戎輅

賞
此言以先
百人先後王
今賜晉侯三
也

戎車二輅 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

各有服 彤赤弓 旅黑弓

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矢 鉅鬯一卣

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鉅黑黍 鬯香酒

所以降神 卣器名 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

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

逖遠也有惡於 王者糾而逖之 晉侯

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

丕顯休命

稽首首至地不 大也休美也 受策以出出入三

覲

出入猶去來也從 來至去凡三見王 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

楚遂適陳

白襄 牛出 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奉使 攝君

事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

踐上宮之庭 書踐上別於

京師要言曰皆辨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

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

殛誅也俾使也 隊隕也 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

信合義 信 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以文德教 民而後用 之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

鹿弁以 皮為之瓊玉之別名次之以 飾弁及纓詩云會弁如星 先戰夢河神謂

已曰界余余賜女孟諸之麋

孟諸宋藪澤水 草之交曰麋

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大心子王之族子王剛愎故因

榮黃榮黃榮季也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

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

將何愛焉因神之欲以附百弗聽出告二子

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盡心

盡力無所愛惜為勤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

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王子西

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

戮孫伯即大心子王子也二子以此及連穀

而死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也文十年傳

子西亦自殺縊而縣絕故得不死王時別遣

在下者說晉書申而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

也喜見於顏色曰莫余毒也已為呂臣實為令尹

奉已而已不在民矣言其自守或訴元咺於

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元角

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夷六月晉人復

衛侯

以叔武受盟於戚

甯武子與衛人盟于

宛濮

武子甯俞也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

曰天禍衛國君

臣不協以及此憂也

衛侯欲與楚國人

今天

誘其衷

衷中

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

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

牛曰牧馬曰圉

不協

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

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

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

以惡相及

明神先君是糾

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言武之賢甯俞之忠

衛侯所以以書復歸

衛侯先期入

不待武

甯子先長牂守

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

長牂衛大夫甯子患公之欲逐故先

入欲安喻國人

公子欻犬華仲前驅

衛侯逐驅淹甯子未備二子衛

大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

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

公以叔武尸枕

其欻犬走出

手射叔武故

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元咺以衛侯驕入殺叔武故至晉愬之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

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旃大旆旌名繫

曰旃祁瞞奸命掌此二事而不司馬殺之以徇

于諸侯使雲我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

先歸士會攝右權代舟之僑也壬會秋七月

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愷樂獻俘授馘飲至

大賞楚俘於廟徵會計貳徵召諸侯將殺舟

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

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顛頤祁詩云惠此

中國以綏四方則中國受惠不止大賞刑之謂也詩大雅言

四方安靖冬會于溫計司不服也侯衛侯

與元咺訟武事殺叔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

士榮為大士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

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士又使衛之忠臣及

其獄官質正元咺傳曰王叔之宰與伯輿之

大夫坐獄於王庭各不身親蓋衛侯不勝三

今長吏有罪先驗史卒之義辭殺士榮刑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

侯歸之于京師實諸深室深室別甯子職納

橐籥焉

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為已職橐衣橐籥瘳也言其忠至所慮者

者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瑕衛公適也是會也晉

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

以為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盡羣臣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仲尼

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

陽言非其地也使君天王自狩以失地故書

且明德也隱其召君之闕欲以明晉之功德

遠凡變例以見大義危疑之理故特補作尼以明之壬申公朝于王所

角之文見言
年池心
六四九

執衛侯經在朝王下丁丑諸侯圍許十月十日

傳在上者告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豎掌

外者中使曰以曹為解以滅曹齊桓公為會

而封異姓封邢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

鐸文之昭也叔振鐸曹始封先君唐叔武之

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

私許復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

曹衛也衛已復故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

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
許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
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
增置三行以辟天子不
軍之名三行無
佐疑大夫帥

經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東夷國也在
城陽黔陬縣葛

盧介君名也不稱朝不見公且不能
行朝禮雖不見公國賓禮之故書

公至自

閭許

無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

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
西南池水也魯侯諱盟

天子大夫諸侯大夫又連禮盟公侯王秋大
子虎違禮下盟故不言公會又皆稱人

雨雹冬介葛盧來

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

魯縣東南
有昌平城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嫌公行不
當致饋故

曰禮

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

歸父陳轅濤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

之盟且謀伐鄭也

經書蔡人而傳無名氏即
微者秦小子憖在蔡下者

若宋向戌
之後會

卿不書罪之也

晉侯始霸翼戴天
子諸侯輯睦王室

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濟大典諸侯大夫諱公與

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卿當小

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秋大雨雹

為災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

之加燕好燕燕帶也好好貨也介葛盧聞牛

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傳言人聽怨或通鳥獸之情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秋侵齊秋衛殺其大

夫元頃及公子瑕頃見殺稱名者訟君求直

所與罪之也瑕立經年衛侯鄭歸于衛曾為

未會諸侯故不稱君衛侯鄭歸于衛之請

故從諸侯納之例晉人秦人圍鄭晉軍函陵

各使微者圍介人侵蕭無冬天王使宰周公

來聘周公天子三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京

傳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

問晉之有鄭虐也夏狄侵齊齊晉晉侯使醫

死

行酖衛侯行醫困子侯實怨衛侯欲殺而罪不及列故侯醫困治疾而加酖毒

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俞視衛侯衣公故得知之食

為之請納王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雙主

曰穀公本與衛同好故為之請秋乃釋衛侯使賂周款

冶塵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故元咺距己

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子儀不書殺賤也公入

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入廟受命周款先入

及門遇疾而死冶塵辭卿死見周款九月甲午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文公亡過鄭鄭不禮之

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此東汜也

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

武見秦君師必退佚之狐屬之武皆鄭大夫公從之辭曰

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

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

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縣

下城而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

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

執事亦謂秦

越國以

鄙遠君知其難也

設得鄭以為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焉

用亡

鄭以陪鄰

陪益也

鄰之厚君之薄也

若舍鄭以

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

行李使人

君亦

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

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

晉君謂惠公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

二邑朝濟河而夕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

夫晉何厭之有既東

封鄭又欲肆其西封

肆申也

若闕秦將焉取之

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

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

三子秦大夫反為鄭守

子犯

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

請擊秦也

夫人謂秦穆公

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

知以亂易整不武

秦晉和整而還相攻更為亂也

吾其還也

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

蘭鄭穆公

從於晉侯

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

晉東界

鄭

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太子以求成于晉晉

人之
內秦之力而反
秦是不仁也

人許之二子鄭大夫言文主使周公閱來聘

饗有昌歆白黑形鹽昌歆白黑形鹽鹽形象虎

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

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嘉穀熬

以象其文也鹽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東門

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公既命襄仲聘

又命自周聘晉故曰遂自入春秋魯始聘晉故曰初

經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晉分曹田以賜

用師徒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卜郊不從乃

免牲龜曰卜不從不吉也卜郊猶三望二望

之呈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秋

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無傳自為狄圍衛十

有二月衛遷于帝丘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

故曰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二十八年

討曹分其地竟界未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

定至是乃以賜諸侯

高平方與縣西北有重鄉城

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

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

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

文仲不書請田而非聘享會同也

濟水自焚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

襄仲如晉拜曹田也夏

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

諸侯不得郊天魯以

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故郊為魯常祀

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

卜常祀

必其時

而卜其牲曰

知吉凶牲與日

牛卜曰

曰牲

既得吉日則牲則改名曰牲

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

怠於

古典慢

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秋晉

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

二十八晉作三行今之更為上下新軍河

東閭喜縣北有清原

趙衰為卿

二十七年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拔今始從原大夫為

新軍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

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

相夏后啓之孫居帝丘享祭也

公命祀

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

歆猶

也祀鄆何事

言祀鄆夏後自當祀相

相之不享於此久矣

非衛之罪也

言帝丘久不祀相非衛所絕

不可以間成王周

公之命祀

諸侯受命請改祀命各有常祀

改祀相鄭洩駕

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瑕文公子

傳為納瑕張本洩駕亦鄭大夫隱五年洩駕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

捷卒

無傳文公也三同盟

衛人侵狄

報前年狄圍衛

秋衛人及

狄盟

不地者就狄盧帳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

晉侯重耳

卒

同盟踐土狄泉

傳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

報之晉楚始通

陽處父晉大夫晉楚自春秋以來始交使命為和同

夏

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

殯寢棺也曲沃有舊宮焉

出絳柩有聲如牛

如牛

卜偃使太夫拜曰君

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

自聲

樞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樞聲以正眾心

杞子自鄭

使告于秦

三十年秦使杞子戍鄭

曰鄭人使我掌其

北門之管

管籥也

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

壽八百廿
壽八百
壽八十

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蹇叔秦大夫
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
鄭必知之勸而無所必有悖心將害良善且行千
里其誰不知公辭焉辭不受其言召孟明西乞白
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孟明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白乙
丙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
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
矣谷羊曰拱言其老過老情不可用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

曰晉人禦師必於穀

穀在河農穀有二陵焉

大阜曰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

皋夏桀之祖父其北陵

文王之所避風雨也

此道在二穀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嶽

故可以避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

必死是

間以其深險故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為明半晉敗秦于穀傳

經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滅而書入不能有其

地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

姜戎敗秦師于殽

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姜戎姜姓之戎居

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晉人角之諸戎櫛之不同陳故言及癸巳葬晉文

公狄侵齊公伐邾取些焉秋公于遂帥師伐

邾晉人敗狄于箕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冬

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

于小寢小寢內寢也乙巳十一月隕霜不殺

草李梅實無傳書時失也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所以

為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二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免而

下王城之北門中故左右下御不下超乘者三

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

無禮必敗謂過大子門不卷輕則寡謀無禮

則脫脫易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

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生

十二犒師商行賈也乘四韋先韋乃入牛曰

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

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腆厚

執華也四馬口
因以乘為四數
之人之物人輕先
故強高將制中
秦先以四言平

非周之先從者
而於此

久也積芻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

車遽傳鄭穆公使視客館視秦三大夫之舍則束載厲

兵秣馬矣秦師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

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資糧也生曰餼牽謂牛羊

豕為吾子之將行也示知鄭之有原圃猶秦

之有具囿也原圃具囿吾子取其麋鹿以間

敝邑若何邑使秦成自取麋鹿以為行資令敝邑得間暇若何猶如何焚陽中牟

縣西有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

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

還也滅滑而還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

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迎來曰郊勞送去曰贈賄敏審當於事

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

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為公如齊傳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

奉與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

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

為死君乎言以君死故忘秦施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

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言秦以無禮如已施不足

顧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

可謂死君乎言不可謂背君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

衰經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梁弘御戎萊駒

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

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

是始墨後遂常以為俗文嬴請三帥文嬴晉

適秦秦穆公所妻夫人曰彼實構吾二君寡

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

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

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

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暫猶卒也墮軍

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墮毀也不顧而唾公使

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

公命贈孟明欲使還拜謝孟明稽首曰君之

三帥雖有一
命我亦不以掩其
身之美也

惠不以累臣繫鼓累囚繫也殺人以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意欲報秦伯素服郊次待之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太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眚過狄侵齊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在二十二年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魯亦因晉喪狄伐晉

卻

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白狄狄別種也故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謂不顧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元首面如生言其有初曰季使過冀見冀缺釋其妻饁之邑縣也野饋曰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如見承事如祭常謹仁之則也

公曰其父有罪可乎

缺父無為欲殺文公在二十四年

對曰

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

禹鯀子

管敬仲相

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

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

康誥周書祗敬也

詩曰采葑

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

詩國風也葑菲之菜上善

下惡食之者不以其惡而弃其善言可取其善節

文公以為下軍大

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

且居

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

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

曰舉卻缺子之功也

先茅絕後故取其將以賞胥臣

以一命

命卻缺為卿復與之箕

還其父故邑

亦未有軍行

雖登卿位未有軍列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

于小寢即安也

小寢夫人之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

晉陳鄭

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

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

三十一年

門于桔

扶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

車傾覆外僕髡屯

禽之以獻

殺瑕以獻鄭伯

文夫人斂而葬之鄆城之

下鄭文公夫人也鄆城故鄆國在潁陽密縣東北傳言穆公所以遂有國晉陽

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而軍水泚

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

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

子濟而陳欲辟楚使渡成陳而後戰遲速唯命不然紆我

紆緩也老師費財亦無益也師久乃駕以待子

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

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楚退欲使晉渡陽子

宣子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

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

焉王殺子上商臣怨子上王立已故譖之葬僖公緩文公元年

經書四月葬僖公僖公實以今年十一月薨并閏七月乃葬故傳云緩自此以下遂因說

作主祭祀之事文相次也皆當次作主非禮

在經葬僖公下今在此簡編倒錯也文二年乃作主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

作主特祀於主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

於祖尸概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言凡

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 烝嘗禘於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
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
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

春秋經傳集解僖下第七



春秋經傳集解

宮内廳

三書三史

春秋經傳集解文上第八

杜氏 盡十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此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

無君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無傳癸亥月一日

天

王使叔服來會葬

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

夏四

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葬緩

天王使毛伯來

錫公命

毛國伯爵諸侯為王卿士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為信僖公十一

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

晉侯伐衛

晉襄公先告諸侯而伐衛雖大夫親伐而猶晉

顧其倫久

圖書寮文庫藏

侯從告辭也叔孫得臣如京師得臣叔牙之孫衛伐晉衛孔達為政不

共盟主與兵鄰國受討喪邑故敗稱人秋公孫敖會其僕于戚戚在

頓丘衛縣西禮卿不會公侯而春秋魯大夫俗不貶者體列已舉故擯用魯史成文而已

內稱公卒稱薨皆用魯史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

君頹商臣穆王也弑公孫敖如齊聘焉禮也

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

其能相人也公孫敖魯太夫慶父之子見其二子焉叔服

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文伯難惠叔食子奉祭祀共養者也收

子葬子身也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豐下蓋而

公孫敖於是閏三月非禮也於歷法閏當在

今年三月置閏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

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步歷之始以為術之端

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為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為

閏故言歸履端於始序則不愆四時無舉正

於中民則不惑斗建不失其常故無疑惑歸餘於

終事則不悖四時得所則夏四月丁巳葬僖

公傳皆不虛載經文而此經王使毛伯衛

來賜公命伯字叔孫得臣如周拜謝賜晉文

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

鄭伐繇些及匡孔達衛大夫江在晉襄公既

祥諸侯雖諒問亦因使告諸侯而伐衛及南

陽今河先且居曰效尤禍也九衛不朝故伐

衛故禍時王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

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口辛酉朔晉師圍戚

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昭子衛太子衛人使

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見伐求和

故使報我示已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

古古者越國而謀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王之

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晉取衛田初

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公尹子上子上

曰君之齒未也行年而又多變黜乃亂也

楚國之舉恒在少者舉立且是人也逢日而

齒

子

豺聲忍人也不能忍行不可之也弗聽既又欲

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職商臣庶弟商臣聞之而未

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

勿敬也江芊成王妹嫁於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呼發

聲也役夫賤者耕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

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問能事曰不能

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能大事謂冬

十月以宮甲圍成王太子宮甲僖二十八年王以東宮卒從子玉蓋

取此王請食熊蟠而死熊掌將有外救弗聽丁

未王縊謚之曰靈不順曰成乃順言其忍甚未歟而加

謚穆王立以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

師且掌環列之尹環列之尹官列兵而環王宮穆伯如

齊始聘焉禮也穆伯公孫叔凡君即位卿出並聘

踐脩舊好要結外援踐猶履好事鄰國以衛

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

固也卑讓德之基也傳因此發凡以明諸侯詩謂則國事皆用吉禮

殺之役在僖三年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

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

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

風有隧貪人敗類詩大雅隧蹊徑也周大夫

善類若大風之行毀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言

壞衆物所在成蹊徑得道聽塗說之言則喜而答對匪用其良

覆俾我悖覆反也俾使也是貪故也

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

為政為明年秦晉戰彭衙傳

經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

衙秦師敗績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大崩

城丁丑作僖公主主者般人以柏周人以栗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處父為晉正卿不能

盟故貶其族去則非卿故以微人常夏六

月公孫教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穀于垂

隴垂隴鄭地樊陽縣東有隴城士穀出自十

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無傳周七月今五月也

不書旱五穀猶有收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

躋僖公事

禘也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時未應

吉禘而於大廟行之其譏已明冬晉人宋人徒以逆祀故時大其事異其文

陳人鄭人伐秦

明故貶四國大夫以尊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

傳曰禮也僖公喪終此年

也士昏六禮其一納采納幣始有玄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其禮與士禮不同蓋公為

天子時已行齊禮

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

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

秦王官無地御戎弘代梁狐鞠居為右簡伯

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

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年將戰於殽也晉梁

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

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

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箕役

在僖三十三年

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臯怒其友曰

盍死之臯曰吾未獲死所

未得死所

其友曰吾

與女為難

先軫欲共殺

臯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

不登於明堂

周志周書也明堂祖廟也所以

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

共用死

吾以

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

言今死而不義更成無勇宜見

退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

言今見黜而合宜則

吾不得復言上不我知

子姑待之吾彭衙既陳以其屬

馳秦師死焉

已兵

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

謂狼臯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

沮

詩小雅言君子之怒必止也

又曰王赫斯怒爰

整其旅

詩大雅言文王赫然奮怒則整師旅以討亂

怒不作亂而

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

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

子成

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

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

詩大雅言念其祖考則宜述脩其德

以顯之母 孟明念之矣念德不忘其可敵乎

為明年秦 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過葬十月故曰

不時例在僖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

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使大夫盟

公欲以恥辱晉也經書書曰及晉處父盟以

厭之也厭猶損也晉以非禮盟適晉不書諱

之也如晉公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

司空士穀盟于垂隴至日討衛故也討元年衛人伐晉士

穀士書士穀堪其事也晉司空非卿也以主穀能堪卿事故書

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陳始與衛謀謂可以

強得免今晉不聽故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

廟躋僖公逆祀也僖是閔兄不得為父子當為臣位應在下今居閔上

故曰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昭穆之禮尊

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新鬼僖公既為

兄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死先大後小順也

躋聖賢明也又以為僖公明順禮也君子以為

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

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齊肅也三繼君繼子繼父

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鯀禹父契湯三祖文武不

先不密不密子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

也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是以魯

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

稷武差也皇皇美也后帝天也詩頌僖公郊祭上天配以后稷君子曰禮

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先稱帝也詩曰問我諸姑

遂及伯姊詩邶風也衛女思歸而不得以願致問於姑姊君子曰禮

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信親文公父夏父弗忌欲阿時君先其所親故

傳以此二詩深其意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

知者三下展禽展禽柳下惠也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已欲立

而立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禁絕末遊而廢之妾織蒲

三不仁也家人販席言其與民爭利作虛器謂居蔡山節濫稅也有其

器而無其位縱逆祀躋僖公父祀爰居三不知也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冬晉先且居宋文仲以為神命國人祀之

在上一日逃各

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二十二年陳侯為衛請成

晉夏四月己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

禮也

王子虎與僖公同盟於翟泉文公是同盟之子故赴以名傳因王子虎異於諸

侯王叔又未與文公盟故於此顯示體例也經書五月又不書日從赴也

秦伯伐

晉濟河焚舟

示必死也

取王官及郊

王官地

晉人

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

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封

埋藏

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

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

周備也不偏以一惡并其善

與人

之壹也

二壹無心

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

也子桑之忠也其知入也能舉善也

子桑公孫拔舉

孟明者

詩曰于以采繁于沼于汴于以用之公

侯之事秦穆有焉

詩國風言沼汴之繁至薄猶采以共公侯以喻秦穆

不遺小善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

詩大雅美仲山

甫也一人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詒遺

也燕安也翼成也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言子桑有舉善之謀

秋兩螽于宋隊而死也

螽飛至宋隊地而死若兩

楚師圍

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晉救江在兩盡下故使圍江之經隨在兩

冬晉以江故告于周

欲假天子之威以伐楚王叔相

公晉陽甄父伐楚以救江

桓公周卿士王叔文公之子桓公不

書示威名門于方城遇息公于朱而還

夫伐江之帥也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晉人懼其無禮於公

也請改盟

改二年處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

饗公賦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詩小雅取其莊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叔以公降拜

謝其以公曰小國受命於大國

之樂太國之惠也晉侯降辭

降階辭登成拜

經四年春公至自晉

無傳夏逆婦姜于齊

稱婦有姑秦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

風氏薨

傳公母風姓也赴同祖姑故稱夫人傳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

故免之二年衛執孔夏衛侯如晉拜謝歸曹

伯如晉會正會受貢賦之政也傳言襄公逆

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禮諸侯有故君子

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允信也始來不

為國人所敬信也文公曰貴聘而賤逆之公

遂納幣是君而卑之立而廢之君小君也不

是卑弃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內主

也主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

之謂也詩頌言畏天威秋晉侯伐秦圍邠新

城以報王官之役邠新城秦邑也楚人滅江

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降服秦服也

不舉去盛饌鄰國之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

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秦江同盟不君

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

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詩大雅言夏商之君

諸侯皆懼而謀度其政事也言秦穆亦能衛

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

非禮

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故言為賦湛露彤弓詩小雅

不辭又不荅賦

使行人私焉

私問

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

肄習也魯人失所賦甯武子俾不知此其愚不可及昔諸侯朝正於王

朝而受政教也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

陽諸侯用命也

湛露口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晞乾也言露見日而乾猶諸

侯稟天子命而行

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

敵猶當也愾恨

也怒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

以覺報宴

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報功宴

樂今陪臣來繼舊好

方謂天子之樂故自稱陪臣

君辱貺

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戾賜也干犯也戾罪也

冬成

風薨

為明年王使來含贈傳

經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

珠王曰含

含口實車馬口贈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無傳反哭成喪

故曰葬我小君

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伯天子卿也召宋地伯爵也來不

及葬不譏者不失五月之內

夏公孫敖如晉

無秦人入郡

入例在秋楚人滅六六國今廬江六縣文十月中申

許男業卒無傳與德公六之同盟

傳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昭召昭公來會

葬禮也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禮初郡叛

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郡六人叛楚即

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仲歸冬楚

公卒燹滅蓼蓼國今安豐縣臧文仲問六與蓼滅

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

哀哉

莫與六比皆臯陶後也傷二國之君不能建德結援大國忽然而亡

晉陽

虺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

甯晉邑汲郡脩武縣也嬴

並旅大夫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

沈漸剛克高明柔克

沈漸猶滯溺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當以剛柔

勝已本性乃能成全也

夫子壹之其不沒乎

純剛陽子性

天為剛德猶不干時

寒暑相順況在入乎

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

言過其行犯而聚怨不

可以定身

剛則

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

以去之

為六年晉

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曰

季皆卒

成子趙衰新上軍帥中軍佐也貞子欒枝下軍帥也霍伯先且居中軍帥

也曰季胥臣下軍佐也為六年蒐於夷傳

經六年春葬許僖公

無傳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父行

再同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卿共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處父侵官宜為國討故不

晉狐射姑出奔狄

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問非

常月故闕不告朔會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

蒐三十一一年晉蒐清原作五軍

今舍二軍復二軍之制夷晉地前年四卿卒故蒐以謀軍帥

使狐射姑將

中軍

代先居趙盾佐之代趙衰也

陽處父至自

陽

溫

溫街年聘衛過今始至

改蒐于董易中軍

易以趙盾為帥射姑

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

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宣趙制事

典典常正法罪輕重辟獄刑理也董逋逃董

也由質要治舊治理本秩禮賤貴

不失續常職出滯淹能也既成以授大

傳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賈佗以公族從文公城文仲以陳衛之睦也

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臣非

聘而自為娶秦伯任好卒穆公名以子車氏

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子車秦大夫氏

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詩秦

風義取黃鳥止于棘桑往來得其所傷三良不然君子曰秦穆之不

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違世猶詒之

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詩大雅言善人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

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竝建聖哲聖知

以司樹之風聲因王地風俗為分之采物旗

衣服各著之話言話善也為作為之律度律鍾

有分制度量所以陳之藝極藝在也極中也貢獻多

又曰貢引之表儀引道也表儀予之法傳曰貢之無藝制告之

訓典訓典先教之防利防惡利委之常秩委任

秩官司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眾隸賴

之而後即命即就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

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

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不能復征討東季

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季文子

父也聞晉其人曰將焉用之其人文子曰備

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難卒過

求何害所謂文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

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立少君趙孟曰立公

子雍趙孟趙盾也公子雍文公好善而長先

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

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

君有此四德者難必行矣也賈季曰不如

立公子樂樂文公子及羸嬖於二君辰羸懷羸也二君懷公文

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羸賤班在九

人也班位其子何震之有也且為一嬖淫也

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

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

君故謗偪姑而上之杜祁杜伯之後祁姓也偪姑姑姓之女生襄公

為世子故杜祁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

班在四以季隗是文公託狄時妻故先君是

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亞次也言其賢故位尊

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

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先蔑

士伯也士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

殺諸郕地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本中

易以而知其無援於晉也少族九月賈季使

續鞠居殺陽處父氏鞠居狐書曰晉殺其大夫

侵官也

君已命帥與父

冬十月襄仲如晉葬

襄公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

簡伯續鞠居十一月無丙

寅丙寅十二月六日也日月必有誤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

其帑帑妻也宣子以賈季中軍之佐同古故夷之蒐賈季戮史

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

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

之道也敵猶對也若及子孫則為非對則為遷怒夫子禮於賈

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言已蒙宣子寵位

介人之寵非勇也

介因損怨益仇非知也

殺季

家欲以除怨宣子將復怨已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

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

帥扞之送致諸竟

扞衛也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

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閏以正時四時漸差則時

以作事順時事以厚生則年豐生民之道

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弃時政也何以爲民

經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須句魯之封內

春秋左傳卷之九

僖公

四年

生

屬國也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遂城郛無傳

滅之書取郛也例在襄十三年

邾師以城郛郛魯邑下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二年與魯大宋人殺其大夫宋人攻昭公并

夫盟於垂隴殺二大夫故以

非罪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趙盾廢嫡

書二故貶稱人晉諱昔先蔑晉先蔑奔秦不言出

而夜薄秦師以戰告在外奔

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

扈邑鄆地熒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不分別書

其冬徐伐莒會人憖言諸侯晉大夫盟者公後會而及

盟不書將帥徐夷告辭略公孫敖如莒泣盟

傳七年春公伐邾邾國有

月甲戌取須句真文公子焉非禮也邾文公

魯故公使為守須句大大也絕大夏四月宋

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

左師日夷樂豫為司馬玄孫鱗曜為司徒公相

公子蕩為司城相公子也以武公華御事

為司寇昭公不親信之昭公將

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

故

六十九

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府蔭矣葛藟猶能庇其

本根葛之能藟蔓繁滋者以本枝蔭庇之多故君子以為比謂詩

人取以喻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

斧焉者也縱放也必不可君其國之親之以德

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

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穆公襄公之子孫昭公所欲去者殺公

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口二子在公宮故為亂兵所殺六卿和

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卬昭公弟昭公即

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眾也且

言非其罪也不稱殺者及死者名殺者眾故名不可知死者罪則例不稱

名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

衛故有呂卻之難僖二十四年文公入乃多與之徒衛

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

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穆嬴

表公夫人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

寧公母也曰先君奉此子也而獨諸子曰此子也才吾

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欲使宣子今君

雖終言猶在耳在宣子之耳而弃之若何宣子與

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畏國人以大義來留已乃皆

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

中軍先克佐之克先且居子荀林父佐上軍

箕鄭將上軍居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

御戎戎津為右及董陰前還晉人始以逆

雍出軍卒然變計立靈公故宣子曰我若受

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

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奪鄭之軍之善

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

馬蓐食蓐食早食潛師夜起於寢蓐也戊子敗秦師于

令狐至于剗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剗從

首去也令狐在河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

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

疾辭若何不然將及及禍將攝卿以往可也何

必子同官為察吾嘗同察敢不盡心乎弗聽

為賦板之三章板詩大雅其三章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況同察乎僖

二十八年林父將中行先蔑將左行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

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察故也荀伯林父

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士伯其人曰能亡

人於國言能與人俱不能見於此焉用之何

如士季曰吾與之同罪俱有迎公之罪非義之也

將何見焉言已非義先蔑及歸遂不見責先蔑為

正卿而不匡陳且俱出奔惡狄侵我西鄙公

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有黨也士會歸在十三年酆舒且讓之

酆舒狄相讓其伐魯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

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

可愛夏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

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

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不

所會謂不具列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此傳

還自釋凡例之意

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婦

聲已生惠叔

穆伯公孫敖也文伯穀也惠叔難也

戴已卒又聘

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焉

襄仲公孫敖從

父昆弟

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

見伐故欲結援穆伯如

莒泣盟且為仲逆及黟陵登城見之美

鄆陵莒邑

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

惠伯叔牙孫

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

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

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

子二使仲

舍之

舍不娶

公孫敖反之

還莒

復為兄弟如初

從之

為明年公孫敖奔莒傳

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曰

衛不睦故取其地

地在元年

今已睦矣可

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

示懷

柔安

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

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

夏書曰

逸書

戒之用休

有休則成之以勿休

董之用威

董督

也有罪則督之以威刑

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

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

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

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德正德也禮以制

生民之命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奇

歌也其誰來之來歸也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

子說之為明年晉歸田張本

經八年春王正月癸酉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

襄王崩
頃王立

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壬午月乙酉公子遂會乙酉月維戎盟于暴八日也

暴鄭地公子遂不受命而盟宜去公孫敖如

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不言出受命螽無

為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司馬

故書皆書官而不名貴之萬言也

傳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匡

衛邑中屬鄭孔達伐不能克今晉且復致公

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公壻池晉君女壻又取衛

地以封之今并還衛也由鄭地傳言趙盾所以能相幼主而盟諸侯

夏秦人伐

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令狐役在七年

秋襄王崩

為公孫敖如周弔傳

晉人以苞之盟來討

前年盟苞公後至

冬

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苞之盟也遂會

伊雒之戎

伊雒之戎將伐魯公子遂安社復君故重命與之盟

書曰公

子遂珍之也

珍貴也大夫出竟有可以穆伯

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

已氏宋

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

昭公適夫

夫

人因戴氏之族

華樂皇皆戴族

以殺襄公之孫孔叔

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

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

節國之符信也握之以死示不廢命

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

效猶致也意諸

公子蕩之孫

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

貴之也

卿違從大夫公賢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請宋而復之司城官屬悉來奔

皆復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

登之於

夷蒐在六年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士穀卒先

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狐偃趙衰有從亡之勲

先克奪蒯得田于董陰七年晉樂秦師於董陰以軍事奪其田也

先克中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

亂為明年殺先克張本

經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求金以共葬事雖踰年而未葬故不稱王

夫人姜氏如齊無傳二月叔孫得臣如京

師辛丑葬襄王卿共葬事禮也晉人殺其太夫先都

下軍佐也以作亂討故書名三日夫人姜氏至自齊無傳告于

廟晉人殺其太夫士穀及箕鄭父與先都同罪也楚

人伐鄭楚子師於狼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

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無傳秋八月曹伯襄卒

無傳七年九月癸酉地震無傳地道安靜以動為異故書冬

楚子使椒來聘稱君以使大夫其禮辭與秦

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祔衣服曰祔秦辟陋故不稱夫人從

來者葬曹共公無傳

傳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

箕鄭等所使也

亂殺先克不赴故不書

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乙丑正月

十九日經書

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

天子不私求財

故曰

不書王命未葬也二月莊叔如周葬襄

王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

梁益耳蒯

得不書皆非卿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

北方可圖也

范山楚大夫

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

陳師狼淵為伐鄭按也

囚公子堅公子尤及

樂耳

三子鄭大夫

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

華耦衛孔達許太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

緩也以懲不恪

華耦華父督曾孫公子遂獨不在貶者諸魯事自非指為

其國褒貶則皆從國史不同之

夏楚侵陳克

壺丘

壺丘陳邑

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

夷伐陳

子朱息公也

陳人敗之獲公子茂陳懼乃

及楚平

少楚陵中國明年所以有願駱之會

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

文從子懲不敬叔

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

弗福也十二年傳曰先君之敵器使下臣致

君也為宣四年楚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

禮也秦慕諸夏欲通敬於魯因有翟泉之盟

盟無相赴弔之制故不諸侯相弔賀也雖不

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送死不及

當事書者書於典策垂示子孫使無忘過厚之好

經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無傳公與

日夏秦伐晉不稱將帥楚殺其大夫宜申直

子西也謀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

君故書名二年及蘇子盟于女栗女栗地名闕蘇子周

曾盟親冬狄侵宋無傳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貉

諸侯也地名闕將伐宋而末行故書次

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少梁馮翊夏秦

伯伐晉取北徵報少初楚范巫喬似邑之巫

謂成王與子王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

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主曰毋死不及止子

西子西縊而縣絕在僖十八年王使適至遂止之

使為商公商楚邑今汭漢汭江將入郢汭漢汭江將入郢汭漢汭江

王在渚宮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

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楚陳

名司寇為司敗子西王使為工尹掌百士又

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闕宜申

及仲歸仲歸子家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

頃王立故也僖十年秋滅溫鄭子奔陳侯鄭

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陳鄭

麋子不書者宋鄭執甲苟免為楚僕任受役

於司馬麋子取之遂逃而歸三君失位降爵

故不列於諸侯宋鄭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

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

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時楚欲誘

御事華遂道以田孟諸孟諸宋大藪也在宋

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孟甲獵期思公復遂

為右司馬

復遂楚期思邑公

子朱及文之無

畏為左司馬

將獵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命

夙駕載燧

取

宋公違命

不夙駕

無畏扶其

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

當官而行何彊之有

子舟無

詩曰剛亦不吐

柔亦不茹

詩大雅美仲山

班從詭隨以謹罔

極

詩大雅詭入隨入無正心者

是亦非辟彊

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為宣十四年宋厥貉之

會麋子逃歸

為明年楚

春秋經傳集解文上第八

金澤

春秋經傳集解文下第九

杜氏 盡十八年

經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計前年逃夏叔仲彭

生會晉卻缺于承匡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彭生叔仲惠伯卻

缺箕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

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鹹魯地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於防

渚成大心子玉之子大潘崇復伐麇至于錫

孫伯也防渚麇地

沈錫元夏叔仲惠伯會晉卻缺于承匡謀諸

侯之從於楚者九年宋鄭及楚平秋曹文公

來朝即位而來見也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

蕩意諸而復之八年意諸來奔因賀楚師之

不害也往年楚次厥鄭瞞侵齊鄭瞞狄國名

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

御莊叔得臣綿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四乘

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如僑

鄭瞞國之君蓋長三丈富父終甥搯其喉以

戈殺之搯也埋其首於子駒之門子駒魯郭

常恐後世怪以命宣伯得臣待事而名其三

其功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在春司徒皇

父帥師禦之彫班御皇父充石皇父戴公子

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

丘長丘獲長狄緣斯緣斯僑皇父之二子死

焉皇父與穀甥及牛父宋公於是以門賞彫

班使食其征門關門謂之郚門晉之滅潞也

在宣十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魯

之十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榮

焚如之弟焚如後死而先說者欲其兄弟伯

季相次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

壽有異於人王子成父齊大夫既長且埋其首於

周首之北門周首齊邑濟北穀城衛人獲其

季弟簡如伐齊退走鄭瞞由是遂亡長狄之

郕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安處也夫國人弗

徇徇順也為明年

經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稱爵見公

之杞伯來朝復稱伯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既

成人雖見出奔猶以恩錄其卒夏楚人圍巢巢吳楚間小國

居巢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術不稱氏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不書

交綏而退不大崩也稱人秦晉無功以微者

告也皆陳曰戰例在莊十一年河曲在河東

蒲坂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郕郕莒魯所爭

縣南者城陽姑幕

縣南有負亭負即郛也以其遠偏外國故師師城之

傳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自安於外邑故大

子以夫鍾與郕邾來奔郕邾亦邑公以諸侯逆之

非禮也非公寵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

諸侯也既傳以爲諸侯故不杞桓公來朝始

朝公也公即位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

之人不絕昏立其姊以爲夫二月叔姬卒不言

杞絕也既許其絕書叔姬言非女也女未嫁而卒不

書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若教曾羣

舒叛楚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廬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夏子

孔執舒子辛及宗子遂圍巢平舒君名宗巢二國羣舒之屬

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秦伯使西乞術

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王曰君不忘先君

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

君敢辭主大器圭璋也對曰不腆敝器

不足辭也腆厚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

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

微要也魯公伯禽也言願事君以并蒙先

君之

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

為瑞節

節信也出聘必告

要結好命所以藉

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

藉薦也

是以敢致之襄

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賄贈送也

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

令狐役在七年羈馬晉邑

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

佐之

林父代先克

卻缺將上軍

父欒盾將下軍

欒殺子

晉申佐之

晉臣子范代先都

無恤御我

招代步

以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

不能及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

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

晉士會七年奔秦

對曰趙

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

師也

史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

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

壻也

側室支子穿趙風庶孫

有寵而弱不在軍事

弱年少也

又未嘗涉知軍事

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

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而肆暫往秦伯以璧祈戰

于河勝禱求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

追之不及上軍不動趙反怒曰裹糧坐甲固

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

也待可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

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僖三十二年晉

缺為卿不在軍帥之數然秦以勝歸我何以

報乃皆出戰交綏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則難

緩不及則難將然則古名退軍為綏秦晉志

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愁也明

日請相見也也愁缺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

懼我也目動心不安言將遁矣薄諸河必敗

之薄迫晉申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

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

止晉師止為宣元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城

諸及鄆書時也

經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

卒無傳再邾子遽除卒未同盟而自正月不

雨至于秋七月無傳義與太室屋壞大廟之室冬

公如晉衛侯會公子沓沓地狄侵衛無傳十有

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十二月無己丑已公

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棐鄭地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趣瑕以守桃林之

塞詹嘉晉大夫賜其瑕邑令帥眾守桃林以備秦桃林在弘農華陰縣東晉

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地於諸浮諸浮

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

若之何六年賈中行栢子曰請復賈季中行

荀林父也僖二十八年能外事且由舊勲有

舊勲卻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殺陽處父故不如

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不可犯其知足

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

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逃魏壽餘畢萬之請後如壽餘妻子請

自歸于秦秦伯許之許受其邑獲士會之足於朝

躡士會足秦伯師于河西將取魏人在東河今

北縣於秦為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

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欲與晉人在秦者共先告喻魏有司使士

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

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辭行示已無去心秦伯

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言必歸其妻子

明白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策馬過臨別授之

以展情繞朝秦大夫曰子無謂秦無父吾謀適不用也

示已覺其情既濟魏人譟而還喜得士會秦人歸其帑

其處者為劉氏士會堯後劉累之姓邾文公卜

遷于繹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史曰利於民而不利

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

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

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

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以左右

人之命為言文公以百姓之命為主一人之命各有短長不可如何百姓之命乃傳世無窮故遂遷于繹五邾邾公卒君子曰知命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簡慢宗廟使至傾積故書以見臣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子沓子不共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子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衛貳于楚畏平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子家鄭大夫公子歸生也鴻鴈詩小雅義取侯伯哀恤縹寡有征行之勞言鄭國窮弱欲使魯侯還晉恤之季文子曰寡君未免

於此言亦同有文子賦四月四月詩小雅義微窮之憂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載馳詩鄘風欲為還晉文子賦不薇之四章不薇詩小雅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援助其豈敢定召一月三捷許為鄭還不敢安居鄭伯拜謝公公谷拜無傳告邾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於廟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七年明于邑乙亥四月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祭西

同盟于新城

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

秋七月有星孛

入于北斗

孛彗也既見而移入北斗非常所有故書之

公至自會

無傳

晉人納捷留于邾弗克納

邾有戒君晉趙盾不度於義而

大興諸侯之師涉邾之竟見辭而退雖有九服義之善所與者廣所害者衆故貶稱人尤

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既許復之故從大夫例書卒

齊公子商

人弑其君舍

舍未踰年而稱君者先君既葬舍已即位弑君例在宣四年

宋子哀來奔

大夫奔例書名冬單伯如齊

周卿士為魯如齊故書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叔姬魯女齊侯舍之甥不稱夫人自魯錄之父母辭

傳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

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

書

奔亡禍也歸復福也

懲不敬也

欲使怠慢者自戒

邾文公之

卒也

在前年

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

鄙故惠伯伐邾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

無寵舍無戚公子商人驟施於國

驟數也商人扣扣公子

而多聚士盡其家貨於公有司以繼之

盡從

公及國之有司富者貸

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邾公

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

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

於楚者服從楚者陳鄭宋且謀邾也謀納捷菑秋七月乙

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商人兄齊惠公也書九月從告七月無乙

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

可使多蓄憾不為君則恨多將免我乎爾為之言將復殺

我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

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齊弑昭公五年齊弑懿公七年晉弑懷公

年晉弑靈公史服但言事微而不論其占固非末學所得詳言晉趙盾以諸

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八百乘六萬八千人言力有餘邾

人辭曰齊出疆自長定公獲自長宣子曰辭順而弗

從不祥乃還立適以長故曰辭順周公將與三孫蘇訟

于晉王叛王孫蘇王臣王孫蘇不與而使尹氏與聃啓

訟周公于晉訟理之尹氏周卿士聃啓周大夫趙宣子平王

室而復之和親使楚莊王立穆王也子孔潘崇將

不為晉所敗故
國克歸楚未
楚平

龍羣舒使公子變與子儀守而伐舒蓼即羣舒
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
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國語口其莊王
王子變為傳盧戢黎及叔麇誘之遂殺闕克及公
子變盧今襄陽中盧縣戢黎盧大初闕克囚
于秦在僖二秦有穀之敗在僖三而使歸求
成成而不得志報也公子變求令尹而不得
故二子作亂傳言楚莊幼弱國內穆伯之從

已氏也

年在八

魯人立文伯

穆伯之子穀也穆伯生二

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

命復而不出

不得使與聽政事終三年而盡

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

年尚請立難也弟難穀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

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

禮葬

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蕭封人以為卿

蕭宋附庸仕附

不義宋公而

蕭封人以為卿

蕭宋附庸仕附

不義宋公而

出遂來奔

出而待放從放所來故曰遂

書曰宋子哀來奔

責之也

貴其不貪汚君之祿辟禍速也

齊人定懿公使來

告難故書以九月

齊人不服故三月而後定書以九月明經日月皆從

赴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

曰夫已氏

無言某甲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

昭姬于齊

昭姬子叔姬

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

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

魯

恃王勢以求女故

又執子叔姬

欲以恥魯

經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旦三月宋司馬

華孫來盟

華孫奉使使鄰國能臨事制宜不至魯而後定盟故不稱使其官皆從故

書司馬

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喪還

不書善魯感子以教父教公族之恩

六月辛

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非禮也

單伯至

自齊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傳例曰獲大城曰入

秋齊人侵我西部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

月諸侯盟于扈

將伐齊晉侯受賂而止故十

十

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齊人以王故來送子叔姬故與直出

者異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

郭郭也

傳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

故也

因晉請齊

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

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

結之盟會必備威儀為敬故傳曰卿行旅從春秋時率多不能備儀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典所以敬事而自重使重而事敬則魯尊而禮篤故貴而不名

公與之宴辭曰君之

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

其祀其敢辱君

耦華督曾孫也督弑殤公在桓二年耦自以罪人子孫故

不敢屈辱魯君對共宴會

請承命於亞旅

亞旅上大夫也

魯人以

為敏

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敬魯人為敏人以為敏明君子所不與也

夏曹伯

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

制也

十一年曹伯來朝雖至此乃來亦五年傳為冬齊侯伐曹張本

齊人或

為孟氏謀

孟氏公孫叔敖家慶父為長無故或稱孟氏

曰魯爾親也

飾棺寘諸堂阜

堂阜齊魯竟上地飾棺不殯示無所歸

魯必取

之從之卜人以告

卜人魯卜邑大夫

惠叔猶毀以為

請教卒則惠叔讀之至今期立於朝以待命

許之取而殯之殯於孟氏之寢齊人送之書

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為惠

叔毀請曰國之公族葬視共仲制如慶父聲

已不視帷堂而哭聲已惠叔母怨敖襄仲欲

勿哭怨叔取惠伯曰喪親之終也惠伯叔雖

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各

其美義批之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

同母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

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教仁

生孟獻子愛之聞於國獻子穀之或譖之曰

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

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

如死一人門于句鮑一人門于癸丘皆死句鮑

癸丘魯邑有寇攻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

用牲于社非禮也得常鼓之月而於日有食

之天子不舉

夫盛

伐鼓于社

責羣陰伐

諸侯

用幣于社

社尊於諸侯故請

伐鼓于朝

退自

以昭事神訓民事君

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所以

訓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等威威儀

齊人許單

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

且單伯執節不移

書

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

單伯為魯拘執既免

故貴而

新城之盟

年在前

蔡人不與

晉郤

缺以上軍下軍伐蔡

兼帥

曰君弱不可以怠

也急解

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

滅之

勝國絕其社

獲大城焉曰入之

得大都

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十一

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

盟于亳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

齊執王使

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

公不會

明今不序諸侯

書曰諸侯盟于亳無

能為故也

惡其受賂

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

諱君惡也

謂國無難不會義事故為

與而不

書後也

謂後期也今貶諸侯似為

齊人來歸

子叔姬王故也

單伯雖見執能守節不移

齊

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

不能

遂伐曹入

其郭討其來朝也

此年夏朝

季文子曰齊侯其不

免乎已則無禮

執王使而伐無罪

而討於有禮者曰

汝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

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

天

詩小

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

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言畏天威于是保福

不畏

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

終多行無禮弗能狂矣

為十八年齊

經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

侯弗及盟

及與

夏五月公四不視朝

諸侯每

朝聽政因朝於廟今公以疾闕不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五月朝也春秋十二公以疾不視朝非一也義無所取故特舉此以表行事因明公之實有疾非詐齊六月戊辰

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

信公疾且以賂故鄆丘齊地

秋

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信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

泉臺

臺名毀壞之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

人弑其君杵臼

稱君君無道也列在宣四年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

齊前年再伐魯魯為受弱故平

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

不肯曰請俟君閒

閒疾

夏五月公四不視朝

疾也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鄆丘有

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

伯禽至信公十七君

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

魯人以為蛇妖所出而聲姜薨

故壞之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

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

戎山夷也大林

陽丘訾枝皆楚邑

庸人帥羣蠻以叛楚

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

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

選楚地也百濮夷也

於是

申息之北門不啓

備中

楚人謀徙於阪高

楚險

地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

夫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

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

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濮夷無屯聚見難則

散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往伐庸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

也異饌次于句澨楚西界也使廬戡黎侵庸戡黎廬大夫

及庸方城方城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庸人逐之囚子揚

窓窓戢黎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

不如復大師還少復句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

叔曰不可師叔楚大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

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陜隰也

蚡冒楚武王父陜隰地名又與之遇七遇皆北軍走唯裨

僚魚人實逐之裨僚魚庸二邑魚思復縣今巴東永安縣輕楚故但使三

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

乘駟會師于臨品駟傳卓也臨品地名分爲二隊隊部

道攻子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子越關

溪仞入庸道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見

楚強

遂滅庸

傳言楚有謀臣所以興

宋公子鮑禮於國

人

鮑昭公庶弟文公也

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

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羞進也無日不數

於六卿之門

數不疏

國之材人無不事也有賢材者

親自相以下無不恤也

相鮑之曾祖

公子鮑美而

豔襄夫人欲通之

鮑適祖母

而不可

以禮自防閑

乃助

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

是華元為右師

元華督曾孫代公子成

公孫友為左師

華耦為司馬

代公

鱗臚為司徒蕩意諸為司

城公子朝為司寇

代華

初司城蕩卒公孫壽

辭司城

壽蕩之子

請使意諸為之

意諸壽之子

既而告

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

耦及

奔官則族

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紆死焉

姑且也紆緩也

雖亡

子猶不亡族故也

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

殺之公知之盡以實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

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

君祖

母諸侯祖母之稱謂襄夫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

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

行去也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

難若後君何事言無以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

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

襄夫人周襄王姊故稱王姬帥甸郊甸之師蕩意諸死之不書書

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始例發於臣之罪今稱國

人故重明君罪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代意華

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虺意諸之弟

經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自

喜已下終於春秋陳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夫會衛下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

上卿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

西鄙西當為北蓋經誤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亳昭公雖以無道見弑而文公猶宜以弑君受討故林父伐宋以

失所稱人晉侯平宋以無功不序明秋公至

自穀傳無久公卒遂如齊

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
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
不書失其所也卿不書謂稱人夏四月癸亥葬聲姜
有齊難是以緩過五月齊侯伐我北鄙襄仲
請盟六月盟于穀晉不能救故請服晉侯蒐于黃父
一名黑壤晉地遂復合諸侯于亳平宋也傳不列諸國而言復
合則如上十五年會亳之諸侯可知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
曰諸侯無功也刺於平宋不能於是晉侯不見鄭

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索使執訊而與之書
以告趙宣子執訊通訊問之曰寡君即位三
年魯文二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
敝邑以行晉也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
以不得與蔡侯偕宣多既立穆公恃寵專權十一月克滅
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滅摯也難未盡而行言汲
汲于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歸生
名夷太子名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侯請陳于楚與俱朝晉

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蒧陳事

蒧勅也勅成前好

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

月燭之武往朝夷也

將夷往朝晉

八月寡君又往

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

之故也

密邇北近也

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

免免

罪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襄公而再見于君

君公也

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

絳孤之二三臣謂燭之武歸生自

謂也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

爾未遑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

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言首尾有畏則身中不畏者少

又曰

鹿死不擇音

音所休蔭之處古字聲同野相假借

小國之事大

國也德則其人也

以德加已則人道相事

不德則其鹿

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

鋌疾走貌言急則欲蒧蒧於楚如鹿赴險

命之罔極亦知亡矣

言晉命無極

將悉敝賦以待

於儵唯執事命之

欲晉鄭之竟言

文公二年

六月壬申朝于齊

鄭文二年六月壬申魯莊二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

魯莊二十五年二月無壬戌壬戌三

月二亦獲成於楚

楚成

居大國之間而從於

強令豈其罪也

令號

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

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

趙穿卿也

公壻池晉侯女壻

秋周甘黶敗戎于邲垂乘其飲酒

也獸周大夫邲垂周地河南新城縣北有冬無亭為成元年晉侯平戎于王張本

十月鄭太子夷石楚為質于晉

夷石鄭大夫也

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

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

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偷猶苟且

經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

伯瑩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

君商人

不稱盜罪商人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

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書二卿以兩事行非相為介

冬十月

子卒

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弑以未成君書之子在喪之稱

夫人姜氏歸于

齊季孫行父如齊

無傳

莒弑其君庶其

稱君君無道也

傳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將以伐魯而有疾醫曰

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尚庶幾也欲令

先師惠伯令龜告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

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言君先令龜有咎

言今龜者亦有凶咎見於卜兆為惠伯死二月丁丑公薨齊懿公

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

乃掘而刑之尸而使歆僕僕也納閭職之

妻而使職駟乘駟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齊

城西門名申門亦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然此則非二人浴于池歆

以扑扶職扑筆也職怒歆曰人奪女

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刑其父而

弗能病者何如言不以父乃謀弑懿公納諸

竹中歸舍爵而行飲酒訖乃去言齊人齊人

立公子元桓公子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

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襄仲賀惠公立莊叔謝齊不魯葬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

九

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

叔仲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

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惡大

其母弟殺視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

惠伯詐以子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

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

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

中惠伯死不書者史臣公冉務人奉其帑以

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其後夫人姜氏歸于齊

大歸也惡視之母出姜也嫌與將行哭而過

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

人謂之哀姜所謂出姜莒紀公生太子僕又

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紀

也莒夷無謚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

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

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未見公而

故來不書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

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

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

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

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

德則法也合法德以處事制也事以度功度量

也功以食民也食養作誓命曰毀則為賊誓要

毀則壞掩賊為藏掩匿竊賄為盜賄賄盜器

為姦器國主藏之名以掩賊賴姦之用用器

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刑有在九刑不忘誓命

皆九刑之書九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還

刑之書今亡周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

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

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兆域保

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

於善度居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

氏有才子八人

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

蒼舒殯散禱

戴大臨尤降庭堅仲容叔達

此即垂益禹阜陶之倫庭堅即

字

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

愷

齊中也淵深也允信也篤厚也愷和也

高辛氏有才子八人

高辛帝嚳之號八人亦其苗裔

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

熊叔豹季狸

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

忠肅共懿宣慈惠

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

肅敬也懿美也宣徧也元善也

此十

六族也世濟其美不墮其名

齊成也以至於

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

后土地官

禹作司空平水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

成

揆度也成亦平也

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

契作司徒

五教在寬故知契在八元之中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

平外成

內諸夏外夷狄

帝鴻氏有不才子

帝鴻黃帝掩

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

比周

醜亦惡也比近也周密也

天下之民謂之渾敦

謂驩

敦不開貌

少皞氏有不才子

少皞金天氏毀信

通之貌

少皞

氏

有

不才子

之號

次黃帝

毀信

月

佳

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匿以誣盛

德崇聚也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服天下之

民謂之窮奇謂其好奇其行顓頊氏有不才子

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話善也告之則頑德義不入心

舍之則囂忠不道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

民謂之梟杌謂無梟杌頑凶此三族也世濟

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公比堯

行父比舜故言堯亦不縉雲氏有不才子能去須賢臣而除之

黃帝時官名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

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

匱冒亦貪也盈滿也實財也天下之民以比三凶非帝子孫故別

以比謂之饕餮貪財為饕貪食為餮舜臣堯為堯臣賓于

四門關四門達四聰以賓禮眾賢流四凶族案四凶罪狀而流放之

渾敦窮奇梟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投

也裔遠也放之四遠使當魑魅之是以堯崩

而天下如同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

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

典克從無違教也此徽美也與常也曰納

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此八凱之功曰賓于

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流四凶舜有大功二

十而為天子舉十六相去四凶也今行父雖未獲一吉

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

於戾乎史克激稱以辨宣公之惑釋行父之志故其言美惡有過辭蓋事宜也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

文公弑昭公故武族欲因其子以作亂司城須文公弟十二月宋公殺

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

司馬子伯之館戴族華樂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向魚鱗蕩也司馬子伯

華耦也遂出武穆之族穆族黨於武氏故使公孫師為

司城公孫師莊公之孫公三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

靖國人樂呂載公之曹為為宣三年宋師圍曹傳

春秋經傳集解文下第九

春秋經傳集解宣上第十

杜氏 盡十一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公子遂如齊逆

女不譏喪娶者不待聘責而自明也卿為君逆例在文四年三月遂以夫

人婦姜至自齊稱婦有姑之辭夏季孫行父

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

公會齊侯于平州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魯以賂齊齊人不取秋邾

子來朝

無傳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

師救陳

傳言救陳宋經無宋字蓋關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

會晉師于棗林伐鄭

晉師救陳宋四國君往會之共伐鄭也不言會

趙盾取於兵會非好會也棗林鄭地焚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冬晉趙穿帥

師侵崇晉人宋人伐鄭

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

也

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命也傳於此發者與還文不同故釋之

三月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

遂不言公子替其尊

稱所以成小君之尊也公子當時之寵號非族也故傳不言舍族釋例論之備矣

夏

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宣公篡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

胥甲下軍佐文十二

年戰河曲不肯薄秦於險

而立胥克

克甲之子

先辛奔齊

辛甲之屬

大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

夫大殺之與弒君同故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謝得會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濟西故曹地傳三十一年晉文以分魯

宋人之弒昭公也

在文十六

年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

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

皆取賂而還文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皆受賂鄭穆公曰晉

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

禮焉卒在文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

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平棐林以伐

鄭也楚為賈救鄭遇于北林與晉師相遇熒陽中牟縣西南

有林亭在鄭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解揚晉大夫晉欲求

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崇秦之與

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晉人

伐鄭以報北林之役報因於是晉侯侈趙宣

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競強也為明年鄭伐

宋張本經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

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得大夫生死皆曰獲例在昭二秦師伐晉夏

十三年大棘在陳留襄邑縣南

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鄭為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與諸

侯之師將為宋報取畏楚而

秋九月乙丑晉

趙盾弑其君夷臯

靈公不君而稱臣以弑者以示良史之法深責執政

之臣例冬十月乙亥大王崩

無傳

傳二年春鄭公子歸王受命于楚伐宋

受楚命也

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

敗績囚華元獲樂呂

樂呂司寇獲不書非元帥也獲生死通名經言

獲華元故傳特護之一曰囚以

及甲車四百六

十乘俘二百五十人誠百人狂狡輅鄭人鄭

人入于井

狂狡宋大例戰而出之獲狂狡君夫輅迎也

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

之之謂禮

聽謂常有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

殺敵為果致果

為毅易之戮也

易反

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

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

疇昔猶前

也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

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

憾恨也殄盡也

於

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

詩小雅義取不良之

人相怨以亡

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

車百乘文馬百駟

畫馬為文四百匹

以贖華元于鄭

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

告宋城門而後入言

不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

叔牂羊斟也卑賤得先歸華元見而

慰對曰非馬也其人也

叔牂知前言以顯故不敢讓罪既合

而來奔

叔牂言畢遂奔魯合猶答也

宋城華元為植巡功

植將主也

城者謳曰睥其目瞞其腹弃甲而復

睥出

目瞞大腹弃甲謂亡師

于思于思弃甲復來

于思多使鬚之貌

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則

邢

邢猶何也

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

去之夫其口眾我寡

傳言華元不吝其容寬而容眾

秦師伐

晉以報崇也

伐崇在元年

遂圍焦

焦晉河外邑

夏晉趙

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

陰地晉河南山

北自上洛以東至陸渾

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

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

趙盾曰彼不競于楚殆將斃矣競強也闕極

子文以來姑益其疾乃去之欲示弱以驕之

世為令尹稱人且為四年楚晉靈公不君失君道也以

滅若教六張本國以厚斂以彫牆彫畫也從臺上彈人而觀其

辟九也宰夫師熊蹯不孰殺之寘諸番使婦

人載以過朝番以草索趙盾士季見其手問

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

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

視之士季隨會也三進三伏公不省曰吾知

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

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大

雅也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

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

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詩大雅也衮君之上

有過則仲山甫能補之君能補過袞不廢矣袞常服猶不

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鉏麇晉晨

往寢門闕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

不解衣冠

而魔退歎而言曰不忘不敬民之主也賊民

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

也觸槐而死

魏趙盾庭樹

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

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

右車

趨登曰

臣侍君宴過三鬴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

獒焉明搏而殺之

獒猛犬也

盾曰弃人用犬雖猛

何為

責公不養士更以大為己用

闕且出提彌明死之初

宣子田於首山舍十翳桑

田獵也翳桑桑之

河東蒲坂縣東南

見靈輒

餓問其病

靈輒晉人

曰不食三

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官三年矣

官學也

未

知母之存否今近焉

去家近

請以遺之使盡之

而為之簞食與肉

簞筭也

寘諸橐以與之既而

與為公介

靈輒為公甲士

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

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

問所居

不

告而退

不望報也

遂自亡也

輒亦去

乙丑趙穿攻靈

公於桃園

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

宣子未出

山而復

晉竟之山也盾出奔聞公弑而還

大史書曰趙盾弑

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

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

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

逸詩也言人多所懷

戀則自遺憂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不隱盾之罪

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

其善

為法受屈惜也越竟乃免

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

宣子

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

黑臀晉公子

申朝于武宮

壬申十月五日既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例

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

詛盟

自是晉無

公族

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

及成公即位乃官卿之適

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

官仕也為置田邑

又官

其餘子亦為餘子

餘子適子之母弟

其庶子

為公行

事公戎行

晉公是有公族餘子公

行皆官

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括趙盾異母弟

季曰：「也。」也。氏之愛子也。趙姬文公女也。公孫也。二姬君姬

氏則臣欲人也。公許之。以爲外孫也。姬氏逆

十四冬，趙盾爲旄車之族。旄車，公行子官盾

公族辟屏季，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故更掌旄車。盾以其故官屬與

屏季使爲衰之通。

經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

乃不郊。牛不耕，牲未卜日。猶三望葬匡王。無傳四月而葬速。

楚子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

無傳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同盟

葬鄭穆公。無傳

傳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言牛雖傷死，當更改卜取

其吉者，郊不可廢也。前年冬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禮記：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祭，自啓至望郊之屬。

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已，有例在僖三十一年，復發傳者，嫌牛死與卜

不從晉侯伐鄭及邲，鄭及晉平士會入盟。鄭邲

異地爲夏楚。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

侵鄭傳。

于周疆

雒水出上洛冢領山至河南鞏縣入河

定王使王孫滿

勞楚子

王孫滿周大夫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欲示

偏周取天下

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

禹之

遠方圖物

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

貢金九牧

九使

州之牧貢金

鑄鼎象物

象所圖物著之於鼎

百物而為之備

使民知神姦

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

故民入川澤山

林不逢不若

若順也

螭魅罔兩

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

莫能逢之也

逢遇也

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

無民

災害則上下和而受天祐

桀有亂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

載祀皆年

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

也不可遷

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

言可移

天祚明

德有所底止

底致也

成王定鼎于郊鄴

郊鄴今河南也

武王遷之成王定之

卜世三十一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

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夏楚

人侵鄭鄭即晉故也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

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

武氏謀奉母弟須及昭公子以

作亂事在文十八年使戴栢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

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

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冬鄭穆公卒初

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姑南燕姓夢天使與已蘭

草蘭香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伯儵南燕祖以是為

而子以蘭為女子名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受媚

也欲令人愛之如蘭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

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懼將不見

信故欲計所賜蘭為懷子月數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

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鄭了文公叔父子儀漢律淫季父之妻

報曰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出奔誘子華

而殺之南里在信一十六年南里鄭地使盜殺子臧於陳

宋之閭在信二十四年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

楚人酖之及葉而死葉楚地今南陽葉縣又娶于蘇生

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之公亦惡

之故不立也洩駕鄭大夫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

晉從晉文公伐鄭

在僖三十年

石癸曰吾聞姬姑

耦其子孫必蕃

姬姑姓宜為配耦

姑吉人也石稷之

元妃也

結姓之姓為之故曰吉人

今公之蘭姑甥

也天或啓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

以亢寵

亢極也

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

宮而立之

大宮鄭祖廟

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

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傳言穆氏所以

大興於鄭天所啓也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

不肯公伐莒取向

莒邾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向莒邑東海承

縣東南有向城遠疑也

秦伯稻卒

無傳未同盟

夏六月乙酉

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傳例曰弑臣臣之罪也子公實弑而書子

家罪其權不足也

亦狄侵齊無傳秋公如齊無傳公至自

齊

無傳告于廟例在桓二年

冬楚子伐鄭

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

伐莒取向非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

治亂也責公不先以禮治之而用我以亂平亂何治之有

無治何以行禮楚人獻黿於鄭靈公穆公大子夷也

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宋子公也子家歸生子公之食指

動第二指也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

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問所子

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欲使指動

無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

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先公為難子家曰畜老猶憚

殺之六畜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

譖子家於公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

夷權不足也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君子

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初稱畜老仁也不討子公是不武也故不

能自通於仁道而陷弑君之罪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

臣之罪也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弑言衆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

名以示來世終為不義改殺稱弑辟其惡名取其漸也書弑之義釋例論之備矣鄭

人立子良穆公庶子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去疾子良

名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堅也襄公將

去穆氏逐羣兄弟而舍子良以其讓已子良不可曰穆

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

何為獨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初楚司馬子良

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子文子良之兄是子也熊

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

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

子文以為大憾乃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

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

氏之鬼不其餒而而語助及令尹子文卒闔

般為令尹般子文之子子越為司馬薦賈為工

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賈為

椒譖子揚而子越又惡之賈乃以若敖氏之

族固伯嬴於轅陽而殺之固因也伯嬴焉遂賈也轅陽楚邑

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

烝野楚邑三師于漳滏漳滏漳水邊秋七月戊戌

王文成穆

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澨皐澨楚地伯棼射王汰

輶及鼓跗著於丁寧伯棼越板也輶車輶也

也鉦又射汰輶以貫笠轂兵車無蓋尊者則邊

禦寒暑名曰笠轂此言師懼退王使巡師曰

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

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

邾邾國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邾畜

也淫於邾子之女生子文焉邾夫人使弃諸

夢中夢澤名江下安陸縣城東南有雲夢城虎乳之邾子田見

之懼而歸夫人以告告女私遂使收之楚人

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

女妻伯比伯比所實為令尹子文鬬氏始自

尹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使於齊還及

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弃君之

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

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

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易其名也冬

楚子伐鄭鄭未服也前年楚獲成故曰未服

經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

固來逆叔姬高固齊大夫不書女歸降於諸侯叔孫得臣卒

無傳不書日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叔姬寧公不與小斂

楚人伐鄭

傳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

焉留公強成昏夏公至自齊書過也公既見上連昏於鄰國之

臣厭尊毀列累其先君而於秋九月齊高固

來逆女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即自逆也諸適

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此春秋新例故稱書曰而不言凡也不於莊二十七

年發例者嫌見迫冬來反馬也禮送女留其而成昏因明之

目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楚子伐鄭

陳及楚平荀林父救鄭伐陳為明年晉衛侵陳傳

經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

月螽無冬十月

傳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夏定王使

子服來之齊子服周大夫秋赤狄伐晉圍懷及

邢丘邢丘今平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栢子曰使

疾其民驕則數戰以盈其貫將可殪也殪盡也貫

猶習也周書曰殪戎殷周書康誥也義取周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

此類之謂也為十五年冬召栢公逆王后于

齊召栢公王卿士事不關魯故楚人伐鄭取

成而還九年十一年傳所鄭公子曼滿與王

子伯廖語欲為卿二子鄭大夫伯廖告人曰無德

而貪其在周易豐離下震之離豐上六

純離也周易論變故雖不筮必以變言其義弗過之矣三歲不覲凶義取無德而弗過之矣三歲不覲凶義取無德而

一歲鄭人殺之

經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

伐萊傳例口不與謀也秋公至自伐萊無大

旱無傳書旱而不書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于黑壤

傳七年春衛孫栢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公即仕衛始脩好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

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與謀者謂同志之國相與講議利害

計成而行之故以相連及為文皆據魯而言師者國命而出則以外合為文皆據魯而言師者國

之大事存止之所由故赤狄侵晉取向陰之

禾此無秋字蓋闕文晉鄭及晉平公子宋之

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

臨之以謀不睦王叔桓公則主衛天子之命以監臨諸侯不同故者尊

卑之晉侯之立也在二公不朝焉又不使大

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

賂免黃父即黑壤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慢盟主以

取執止之厚故諱之經八年春公至自會無傳義與五年書遇同夏六月公

子遂如齊至黃乃復無傳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土雖死以尸將

事遂以疾還非禮也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有

事

祭也仲遂卒與祭同日略書有事為繹張本

不言公子因上行還問鉅異事省文從可知

也稱字時君所嘉無義例

也垂齊地非魯竟故書地

籥管也猶者可止之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萬舞名籥

宣公也宜作樂而不知廢澤故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蓼秋七月甲

子日有食之既無傳月三冬十月己丑葬我

小君敬嬴敬謚嬴姓也反哭雨不克葬庚寅

日中而克葬克成城平陽今泰山有楚師

伐陳

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古及會晉伐秦經在仲

從晉人獲秦謀殺諸絳蓋記甲六日而蘇異也有

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楚為衆舒叛

故伐舒蓼滅之舒蓼二楚子疆之正其及滑

汭滑水盟兵越而還吳國今吳郡越國今會

服從吳越晉胥克有蠱疾或志卻缺為政代趙秋

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朔盾之子代胥克為

氏張

冬葬敬嬴早無麻始用葛葬

記禮變之所由葬所

以引柩殯則有之

也

兩不克葬禮也禮卜葬

先遠日辟不懷也

懷思也

城平陽書時也陳及

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言晉楚爭強

經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無傳

公至自齊

無傳夏

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

無傳

秋取根牟

根牟東夷

國也今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

八月滕子卒

未同盟

九月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亳晉荀林父帥師

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亳

卒於亳外故書地四與文同盟

九月朔辛酉日誤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無傳三與文同盟

宋人圍滕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洩

冶

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為春秋所貴而書名

傳九年春王使來徵聘

徵召也

言周微也徵聘不書微加諷諭不

指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秋

取根牟言易也滕昭公卒

為宋國

會于亳討

不睦也

陳謀齊

陳侯不會

前年與齊故

晉荀林父以

諸侯之師伐陳不書諸侯師林晉侯卒于鳧

乃還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陳靈公與孔寧

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衽服以戲于朝子

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天洩冶諫曰公卿

宣淫民無效焉宣示且聞不令君其納之納藏

相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

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

立辟其洩冶之謂乎辟邪也辟法也詩大雅言邪辟之出不可立法

國無道危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六年楚伐鄭取成於

萬既成鄭伯逃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

柳林柳林鄭地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

也吾死無日矣自是晉楚交兵伐鄭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

經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無齊人歸我濟

西田元年以賂齊也不言夏四月丙辰日有

食之無傳不書己巳齊侯元卒未同盟而齊

崔氏出奔衛齊略見舉族出因公如齊五月

公至自齊無傳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舒

陳大夫也靈公怒不加民故稱臣以弑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

父如齊葬齊惠公無傳歸父襄仲之子晉人宋人衛人

曹人伐鄭鄭及荅平故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王季

子者公羊以為天王之母弟公孫歸父帥師

伐邾取繹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大水無傳季孫行父

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既葬

成君故稱饑無傳有水火災楚子伐鄭

傳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

田公比年朝齊故夏齊告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

國畏其偪也高國四二家齊正卿公卒而逐之奔衛書

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典策之法告者

皆當書以名今齊特以族告夫子因而存之

以示無罪又言且告以族不以名者明春秋

有因而用之凡諸侯之大夫違違奔放也告於諸

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姓上某氏者下某名者失守宗廟敢

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王帛之使謂聘不然則否

恩好不接公親奔喪非禮也公如齊奔喪出朝會奔喪會葬皆

故亦不告書如不言其事史之常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

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微

舒病之靈公即位於今十五年微舒已為卿年大無嫌是公子蓋以夏姬淫放故

似謂其子多以為戲公出自其廢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鄭及楚

平前年敗楚師恐楚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深怨故與之平

還秋劉康公來報聘報孟獻子之聘即王季子也其後食采於劉

師伐邾取繹為子家季文子初聘于齊齊侯初即

位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魯侵小恐為齊所討故往謝國

武子來報聘報文子也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

楚師于潁北潁水出河南陽城至下蔡入淮諸侯之師戍鄭

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斷子家之棺而

逐其族以四年執君故也改葬幽公謚之

曰靈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

于辰陵

楚復伐鄭故之盟也辰陵陳地潁川長

東有辰亭

公孫歸

父會齊人伐莒

無傳 晉侯會狄于欒函

晉侯往會

之故以狄為會主欒函狄地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言不

楚子而稱人討賊辭也

丁亥楚子入陳

楚子先殺徵舒而欲縣陳後得

申叔時諫乃復封陳不有其地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

納公孫寧儀行

父于陳

二子淫昏亂人也君弑之後能外託楚以求報君之讎內結強援於國故

楚莊得平步而討陳除弑君之賊於時陳成公播蕩於晉定亡君之嗣靈公成喪賊討國

復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

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

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傳言

楚與晉狎主盟

楚左尹子重侵宋

子重公子嬰齊莊王弟

王待

諸邲

令尹蔦艾獵城沂

艾獵孫叔敖也沂楚邑

使

封人慮事

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慮事謀慮計功

以授司徒

司徒掌役

量功命日

命作日數 分財用

具

平板幹

稱畚築

量輕重畚盛土器

程土物

程為作限 議遠邇

均勞逸

略基趾

趾城足略行也

具餼糧

餼乾食也

度有司

謀監主

事

三旬而成

十日為旬

不愆于素

不過素所慮之期也傳言叔敖之能

使晉卻成子求成于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

遂服于晉

示狄器氏最強故服從眾狄

秋會于欒函眾狄

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卻成子曰吾聞

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

從之也

勤則功

詩曰文王既勤止

詩頌文王勤以創業

文王猶勤況寡德乎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

伐陳

舒弒君

謂陳

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

少西徵舒之名

遂入陳

殺夏徵舒轅諸栗門

轅車

裂也栗門陳城門

因縣陳

滅陳以

陳侯在晉

靈公午

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

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

諸侯縣公皆慶寡人

楚縣大夫皆惜稱公

女獨不慶寡

人何故對口猶可辭乎主曰可哉曰夏徵舒

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

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

柳辭也蹊徑也

而奪之

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

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

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

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

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

叔時謙言小人意淺

謂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為愈於不還

乃復封陳鄉取一人

焉以歸謂之夏州

州鄉屬示討夏氏所獲也

故書曰楚子

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沒其縣陳

本意全以討亂存國為文善其復禮

厲之役鄭伯逃歸

蓋在六年自

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徵事于

晉

為明年楚圍鄭傳十年鄭及楚平既無其事辰陵盟後鄭徵事晉又無端跡傳皆特

發以明經也自厲之役鄭南北兩屬故未得

志九年楚子伐鄭不以黑壤興伐遠稱厲之役者志根在厲役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

春秋經傳集解宣上第十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一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春秋經傳集解宣下第十一

杜氏 盡十八年

經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無傳賊討國復二月然後得葬

楚子圍鄭前年盟辰陵而夏六月乙卯晉荀

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晉上軍成陳故

書戰邲鄭地秋七月及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宋附庸國十一月九月無晉人宋人衛人曹人

同盟于清丘晉衛背盟故大夫無人不率雖有

守信之善而據猶不免誠清宋師伐陳衛人

救陳背清丘之盟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

成不吉卜臨于大宮臨哭也大鄭祖廟且巷出車吉

出車於巷示將見遷不得安居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陴城上解

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

三月克之哀其窮哭故為退師而猶入自皇

門至于達路塗方九軌曰達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肉袒

牽羊示服為臣僕曰孤不天不為天所祐不能事君使君

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

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

使臣妾之亦唯命翦削也若惠顧前好楚鄭世有盟誓

之徼福於厲宣栢武不泯其社稷周厲王宣王鄭之所

自出也鄭栢公武公始封之賢君也願楚使

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滅九國以爲縣願得比之君之惠也

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

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

而許之平

以退舍

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潘尫楚大

夫子良鄭伯弟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

代

缺

先穀佐之

彘季代

士會將上軍

河曲之役

缺將上

軍宣八年代趙盾為政

卻克佐之

卻缺之子

趙朔將下軍

代

欒書佐之

欒角之子

趙括

趙嬰齊為中軍大夫

括嬰齊皆趙盾異母弟

鞏朔韓穿

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

荀首林父弟趙

同趙韓厥為司馬

韓萬

及河聞鄭既及楚平

栢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

栢子林父

勦勞也

楚歸而動不後

伐鄭

隨武子曰善

武子士會

會聞用師觀釁而動

釁罪

德刑政事典禮不

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

征伐為有禮

楚君討

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含之德

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

入陳

討衛

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

讟謗

也政有經矣

經常也

荆尸而舉

荆楚也尸陳也

此陳法遂以為名

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

步曰卒

事不奸矣

奸犯也

為宰擇楚國之

今典

宰令尹為

軍行右轅左追尋

在重之右

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敗乘轅楚陳以轅為主

前茅

慮無

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踞伏皆持以

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

中權後勁

中軍制

精兵為殿

百官象物而勅軍政不戒而備

物猶類也

能用典矣其君之阻乎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

於舊

言親疏

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

賜老則

旅有施舍

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

君子小人

物有服章

尊卑別也

貴有常尊賤有等威

威儀有等差

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

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

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昧昏亂

子姑整軍而

經武乎

且

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

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

仲虺湯左相薛之祖奚仲之後

洵曰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洵詩頌篇名樂美也言吳武王能遵天之道須

暗昧者惡積而後取之

者昧也

者致也致討於昧

武曰無競惟

烈武詩頌篇名烈業也言武王兼弱取昧故成無疆之業

撫弱者昧以

務烈所可也

言當務從武王之功業撫而取之

彘子曰不可

彘子先穀

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

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

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

非文夫

命

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

中軍佐濟

佐彘子所帥也濟渡河

知莊子曰此師殆哉

莊子荀首

周易有之在師

三三坎下坤上師

之臨

臨師初六變而之臨

曰師出以律否臧凶

此師卦初六爻辭律法否

也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

今彘子逆命不順成故應不臧之凶

眾散為弱

坎為眾今變為兌兌柔弱

川壅為澤

坎為川今變為兌兌

為澤是川見壅

有律以如已也

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

為法象今為衆則散為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

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盈而以竭夫且不整所

以凶也水遇夫塞不得不行之謂臨水變為澤乃成

臨卦澤不行之物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

譬彘子之違命亦不可行果遇必敗思彘子尸之禍主此雖

免而歸必有大咎為明年晉殺先穀傳韓獻子謂相子

韓獻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

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

如進也子以偏師陷故曰失屬事之不捷惡

有所分也捷成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

三軍昔敗則六卿同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

邲邲鄭地沈尹將中軍沈或作寢寢縣也子重

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子反公聞

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參伍奢之祖父令

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

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

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

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

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

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

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蒞迎車南鄉蒞軍前大旗伍參

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

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也其三帥者專行

不獲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眾誰適從聽子趙

括則為軍無上令眾不知所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

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

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間敖陽中勝東北有管

城敖鄆二山在樊陽縣西北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

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

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承繼也楚

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

欒武子曰武子欒書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

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也于民生之不易

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也在軍無

日不討軍實而甲微之軍實軍器于勝之不可保

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蚘冒筭路

藍縷以啓山林

若敖蚘冒皆楚之先君筭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

儉以啓土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

箴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

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由楚直不可謂老德不

謂以力爭諸侯微要也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廣有

一卒卒偏之兩

十五東為一廣司馬法百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

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右廣初駕數

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

內官近官序次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

也師叔楚之崇也

師叔潘延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子

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

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

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

得屬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

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徒

黨趙莊子曰欒伯善哉

莊子趙朔欒伯武子實其言必

長晉國

實猶充也言樂書之身行能充此言則當執晉國之政也

楚少宰

如晉師

少宰官名

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

閔憂也

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

二先君楚穆王楚將鄭是

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

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

淹留也

隨

周室母廢主命今鄭不率

率遵也

寡君使羣臣

問諸鄭豈敢辱候人

候人謂同候望敵者

敢拜君命之

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

辭言誤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

言誤對

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

遷徙也

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

有期日楚許伯御樂伯

單車挑戰又示不欲許

攝叔為右以致晉師

崇和以疑晉之羣帥許

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

靡旌驅疾也摩

也

近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

左車左也蔽矢之善

者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

兩飾也掉

暇

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

折馘斷耳執

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

之

張兩角從旁夾攻之

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

進矢一而已糜興於前射糜麇龜

麇著也龜背之隆高

當心者

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糜獻焉曰以

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

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

止不復逐

晉魏錡求公族未得

錡魏驪子欲為公族大夫

而怒欲敗

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

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麇射一糜以顧獻

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

者

熒澤在熒陽縣東新殺為鮮見六得一言其不如楚

叔黨命去之

叔黨

潘黨潘魁之子

趙旃求卿未得

旃趙穿子

且怒於失楚之

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

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

獻子卻克

弗備必敗

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

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

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乘猶不如

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

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

徹去彘子不可不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

覆于敖前帥將也覆為故上軍不敗趙嬰齊

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

魏錡言魏錡見趙旃夜至於楚軍二人雖俱

不相隨趙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

無所畏也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

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左則受之日入而說

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

為右楚上更迭載之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

旃趙旃弃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下

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輶車逆之輶車

兵車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

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

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

行先人也

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

人爲

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

奪敵戰心

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栢子不知所爲

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

中之指可掬也

兩手曰掬

晉師右移上軍未動

餘言

軍皆去唯上軍在經

工尹齊將右拒卒以

逐下卑

工尹齊楚大夫右拒陣名

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

告唐惠侯

二子楚大夫唐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

曰不

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

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

藉猶假借也

使

潘黨率游闕四十乘

游車補馬者

從唐侯以爲左

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

駒伯即克上軍佐也

隨季

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

萃集也

不如

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

同奔爲分謗不戰爲生民

殿其卒而退不敗

以其所將卒爲軍後殿

王見右廣將

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也

軍中易乘則自是楚之乘廣元左以乘左得勝故晉

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楚人甚之脫局其

也局車少進馬還又甚之進旆投衡乃出還

上兵闌旋不進旆大旗也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顧曰吾不如大國之

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

他馬反遇敵不能去弃車而走林逢大夫與

其二子乘逢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顧曰趙

使在後稱也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

趙旃綏以兌明日以表尸之表所指木皆重

獲在木下兄弟累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

以其族反之負羈楚大夫知罃知莊廚武子

御武子下軍之士多從之知莊子下母射抽

矢敢納諸廚子之房由擢也敢好廚子怒曰

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董澤之蒲可

勝既乎董澤澤名河東聞喜縣知季曰不以

人子吾子其可得乎豈不可以苟射故也射

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

以二者還穀臣楚王子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

師不能軍不能成營屯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

能用丙辰楚重至於邲重輜重也遂次于衡雍潘黨

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當以彰武功而收晉尸以為京

觀積尸封土其觀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

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文

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武王

韜也詩美武王能誅滅異亂而息兵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

保之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又作

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武頌篇名著致也言武王誅紂致定其功

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二三篇鋪布也繹陳也

時是也思辭也頌美武王能布其六曰綏萬

邦屢豐年其六六篇綏安也屢數也言武王既安天下數致豐年此三六之數

與今詩頌篇次不同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

蓋楚樂歌之次第

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

此武七德

故使子孫無忘

其章

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

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

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

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

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

幾危

也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

兵動則年荒

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

宮告成事而已

祀先君告戰勝

武非吾功也古者明

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

乎有京觀以懲淫慝

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

今

罪無所

晉罪無所犯也

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

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傳言楚許有禮所以事與

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

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

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

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

是類也

言恃人之亂以要利

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詩小雅離憂也瘼病也爰於也

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數之歸於怙亂者

也夫時亂則鄭伯許男如楚五十四年秋晉

師歸相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

可貞子士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在僖二文

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

乎言不憂喜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歇盡困

獸猶關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公喜而

後可知也喜見於曰莫余毒也已足晉再克

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王王今天

或者大警晉也警戒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

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

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

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言晉景新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

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

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

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拊撫慰三軍之

士皆如挾纊纊續辭也言遂傳於晉還無社與

司馬卯言號申叔展還無社與大夫司馬卯

故因卯呼之社素識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

窮乎曰無麥麴窮所以禦惡欲使無社逃

故謬語敢正言河魚腹疾奈何叔展言無禦曰日於

胥井而拯之無杜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視

若為茅經哭井則已叔展又教結茅以表明

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

號哭也傳言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

盟于清丘生穀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

實其言也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宋為盟

故伐陳陳貳於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

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公

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

經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

無傳為冬晉殺其大夫先穀書名以災故書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

也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救蕭在前年君子曰

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宋討陳之貳今宋見伐晉衛不顧盟

以恤宋而經同貶宋大夫傳嫌華椒之罪累及其國故曰唯宋可以免秋赤狄

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邲戰不得志故召狄欲為變清一名清原

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

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

其先穀之謂乎盡滅其族為誅已甚故曰惡之來也清丘之盟

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尋清丘之盟以責衛使人弗去

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

以我說欲自殺以說晉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元大

國之討將以誰任元禦也謂禦宋討陳也我則死之明為

年殺孔達傳

經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書名背盟于大國罪

之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無傳文十四年盟新城晉侯

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無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

免以殺告故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

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諸殺

大夫亦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以有平國

女妻使復其位襲父位夏晉侯伐鄭爲邲故也

晉敗於邲告於諸侯蒐焉而還蒐簡閱中行

相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

使子張代子良于楚十二年子良質於鄭伯

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讓有

國之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

無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

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曰鄭昭宋

聾昭明也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

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子及宋宋人止

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

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

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投振也袂

袖也履及於室皇室皇寢門闕劍及於寢門之外車

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冬公孫歸

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栢子與之言魯樂栢子

告高宣子栢子晏嬰父宣子高固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

矣子家歸父字懷思也懷必貪貪貨必謀人謀人人亦謀

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為一八年歸父奔齊傳孟獻子

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

物物玉帛也於是有庭實旅百主人亦設幣豆百品實於庭

荅賓朝而獻功獻其治國若征伐之功於牧伯於是有容貌禾

章嘉淑而有加貨容貌威儀容顏也禾章章服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讚

也加貨命有幣帛也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

則無及也薦進也見責而今楚在宋君其圖

之公說為明年歸父會楚子傳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

月宋人及楚人平平者惣言二國和故不書其人六月癸卯

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赤狄之別種氏國

故稱氏子晉也秦人伐晉無傳王札子殺召

伯毛伯稱殺者名兩下相殺之辭兩下相殺則殺者有罪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

文倒秋螽無傳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傳

札字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

不足遂以為冬蟧生蟧子以冬生遇寒飢雨常故曰初而死故不成螽

不和五稼不豐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終前年傳宋

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

不可伯宗晉大夫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

腹所言非擊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

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宜川澤納汙受汙山

藪藏疾山之有藪藪毒害者君之瑾瑜匿瑕匿亦藏也華

或居藏國君含垢忍垢天之道也晉侯取不

宗為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喻

君其待之

待楚乃止使解

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因

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

反言晉不救

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

車樓

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

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弃

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

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

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

欲為義者信不行兩信

無二命

欲行信者不受二命

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

以出有死無賈

賈廢隊也

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

成命也

成其君命

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

臣

己不廢命

下臣獲考

考成也

死又何求楚子舍之

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

在宋積九月不能服宋故

申犀

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

命王弃言焉王不能谷

去服宋而去故曰弃言

申叔時

僕僕御也

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

築室於宋

分兵歸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

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

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

兵法因其鄉人

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守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

通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

爨也

雖然城

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

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

去

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

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

詐爾無我虞

楚不詐宋宋不備楚盟不書不告

潞子嬰兒之

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

子之目

酆舒

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

酆舒有三傷才

傷絕異也言有

不如待後之

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傷才雖多何補

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奔仲章而奪黎氏地

三也

仲章潞賢人也黎氏黎侯

虐我伯姬四

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傷才而不以茂德茲

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

而申固其命審其政令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

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母乃不可乎夫恃才

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由用天反時

為災寒暑節地反物為妖羣物失性民反德為亂亂

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文盡莊狄矣晉侯

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

亥滅潞曲梁今廣平曲梁縣也書癸卯從赴豐舒奔衛衛人歸

諸晉晉人殺之王孫蘇曲梁氏毛氏爭政人三

皆王使王子捷殺戴襄公之子戴公毛伯衛即王札子

卒立召襄襄公之子秋七月秦宣公伐晉次于

輔氏晉地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也略取

晉地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壬午七月二十九日晉時前破狄土地末亦秦師之弱故

別遣魏顆距秦立黎侯而還狄奪其地故及

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晉侯還反雒獲杜回

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

命顓曰必嫁是

武子魏鑒

疾病則曰必以為

殉及卒顓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

輔氏之役顓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

亢禦也

杜

回躡而顓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

之父也而女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傳舉

此以晉侯賞栢子狄臣千室示數亦賞士伯以

瓜衍之縣士伯子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

子吾喪伯氏矣伯氏子字姪之敗晉侯羊舌

職說是賞也

職叔向父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

此物也夫周書康誥庸用也祗敬也物事士伯

庸中行伯言中行可用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

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

載周能施也錫賜也詩大雅言文王布陳大利

孫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

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

咎劉康公王李子天奪之魄矣謂心之精爽是謂魂魄為成

也原叔補同也

八年晉殺趙同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周法民耕

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以豐財也冬蟊生饑幸

之也蟊未為災而書之者幸其冬生不為物害時歲雖饑猶幸而書之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

留吁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黨士會稱人從告夏成

周宣榭火傳列曰人火之也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爾雅曰無室

曰榭謂屋歌前秋郟伯姬來歸冬大有年無傳

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

吁鐸辰鐸辰不書留吁之屬三月獻狄俘獻于王也晉侯請

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

代休父將中軍且加以大傅之官黻冕命卿之服大傅孤卿於是晉國之

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舉稱

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居位則無不戒懼

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

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夏成周宣榭火人

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秋郊伯姬

來歸出也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毛召難在前年

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毛召之黨欲討蘇氏故出奔冬晉

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原襄

公周大夫相佐也殺烝烝升也升武子私問其故當

體薦而殺烝故怪問王問之召武子曰季氏

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享則半解其體而

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公當享卿當

宴王室之禮也公謂諸侯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

脩晉國之法傳言典禮之廢久

經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無傳

再與文同盟丁未蔡侯申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

夏葬許昭公無傳葬蔡文公無傳六月癸卯日有

食之無傳不書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

子同盟于斷道斷道晉地秋公至自會無傳冬十有

一月壬午公弟叔貆卒傳例曰公母弟

傳十七年春晉

使欒克徵會于齊

欒克召也為斷

道齊頃公帷婦

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於

房

故笑之

獻子怒而誓曰所不比報無

能涉河

不復渡河而東

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

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

欒京廬卻克之介使得齊之罪乃復

命卻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

弗許

私屬家衆也為成二年戰于鞌傳

齊侯使高固晏弱蔡

朝南郭偃會

晏弱相于

及斂孟高固逃歸

聞卻克怒故

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

楚即斷道

辭齊

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蒍朝于原執南郭

偃于溫

執三子不書非野王將今為河

苗賁皇使見晏相

子

賁皇楚闕板之子楚成王故因使而見之

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

先君皆如不逮

言汲汲也

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

有貳志

舉亦皆也

齊君恐不得禮

禮不見禮待

故不出而

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

沮止也

曰君不出必執

吾使故高子及斂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
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
彼齊三人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
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
之有焉使反者得辭反者高固謂得而害來
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緩不拘
逃去也傳言晉不能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
將老老致仕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召文子曰變

乎吾聞之喜怒哀以類者鮮文子一晉之易者
實多易遷怒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
社亂庶遄已計小惟也遄速也君子之喜怒哀
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
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
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解也欲使郤子爾從
二三子唯敬二三子晉乃請老郤獻子為政
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

在曰公子不在曰弟

以兄凡稱弟皆母弟也

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公弟而母弟或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唯相殺害然後據例以示義所以篤親親之恩崇友于之好釋例而備矣

經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

無傳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

傳例曰自外曰

伐邾大夫就

甲戌楚子旅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吳楚之葬借

而不異故絕而不書同

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葬遂奔

齊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

齊

善其能以禮還是不書族者非常所及今特書略之望魯竟

外故不言出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

齊侯會晉侯盟于緡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

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晉既與齊盟守夏公

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懼而乞師于楚不

書微秋邾人戕鄆子于鄆凡自虐其君曰弑

自外曰戕

戕皆殺也所以別內外之名戕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

一夕之漸我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

者卒暴之名師成二年戰楚於是乎有蜀之役莊成二年冬蜀魯地

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

寵歸父襄仲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時三桓強公室弱故欲去

之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

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

大援者仲也夫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能

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去失大援也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

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宣叔文仲

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為司寇主行刑言子自以歸父害己欲去者請請為子去之遂

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子家歸父字

壇帷復命於介除地為壇而張帷介副既復

命袒結髮約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依在國喪禮設哭位

公薨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齊善之也

春秋經傳集解宣下第十一

春秋經傳集解成上第十二

杜氏 盡十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二月辛酉葬我

君宣公無傳無冰無傳周二月今之十月三月作

丘甲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

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

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

使丘出之譏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晉

重斂故書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茅戎戎列種也不言戰王

者至尊天下莫之得校

故以自敗為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為茅戎所敗書秋從告冬十月

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平文十七年鄭垂之

役詹嘉處瑕故謂之瑕嘉單襄公如晉拜成單襄公王卿士謝晉為平

戎劉康公徵戎將遂伐之康公王季子也戎平還欲要其無備

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叔服周史背盟

不祥欺大國不義我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

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徐吾氏茅戎之

也別為齊難故作左中前年魯乞師於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

甲作上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與晉盟秋懼齊楚秋

王人來告敗解經所以冬臧宣叔令脩賦繕

宇治宇城郭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

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

齊楚同我也同共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逞解

也為一年齊侯伐我傳

經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

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地

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四月無丙戌丙戌五月一日六月癸酉季孫行

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

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

敗績魯乞師於晉而不以與謀之例者從盟主之令上行於下非匹敵和成之類例

在宣七年曹大夫常不書而書公子首者首命於國備於禮成為卿故也鞏齊地秋

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

婁穀梁曰鞏去齊五百里表婁去齊五十里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未同盟而庚寅衛侯速卒宣十七年盟于鄆道據傳庚寅九月

日取汶陽田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不言歸冬楚師

師侵衛子重不書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

齊于蜀公與大夫會不書嬰齊者時有許蔡之故丙申公及楚

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

薛人鄆人盟于蜀齊在鄭下非卿傳曰卿不書價盟也然則楚卿於是

始與中國準自此以下楚卿不書皆貶惡也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

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攻龍門也龍人囚之

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封竟弗聽殺

而膊諸城上膊磔也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

龍遂南侵及巢丘取龍侵巢丘不書其義未聞衛侯使孫

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齊伐魯還

相遇於衛地良夫孫於父之父石子欲還孫

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

言無以答君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

戰也夏有闕文失新築戰事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

少須衆懼盡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戰故成子欲使須救

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

墮子辱矣墮見禽獲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我於此止禦齊

師且告車來甚衆新築人救孫和于齊師乃

止次于鞠居鞠居衛地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相

子栢子是以免于奚守衛既衛人賞之以邑

賞于辭請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文

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仲尼聞之曰惜也

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

爵號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名位不愆為民所信信以守

器動不失信則車服可保器以藏禮車服所以表尊卑禮以行

義尊卑有禮各得其宜義以生利得其宜則利生利以平民政

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

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栢子還於新築不入

國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

獻子宣十七年郤古至齊為婦人所笑遂怒故魯衛因之孫栢子臧宣叔皆不以國

命各自詣郤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二千郤

子曰此城濮之賦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有先君之明

與先大夫之勛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

不中為請八百乘許之人六萬郤克將中軍士

變佐上軍范文子代荀庚藥書將下軍代趙朔韓厥為

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

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

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

其僕曰吾以分謗也

不欲使韓氏獨受謗師從齊師于

莘

莘齊地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

靡笄山名齊

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

詰朝請見

詰朝平旦

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

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

大國謂齊故邑魯衛自稱

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

君地

輿衆也淹久也

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

言自欲戰

不復須君命

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甚其

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

桀擔也

禽之而乘其車

既獲其人囚釋己車而載所獲者車

繫桑

本焉以徇齊壘

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欲自異

曰欲勇者

賈余餘勇

賈買也言己勇有餘欲賣之

癸酉師陳于鞌邴

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立

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

姑且也翦盡也

不介馬而馳之也

介甲

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

未絕鼓音

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

曰余病矣張

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

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

張侯解張也朱血色血色久則

殷殷音近烟今人謂赤黑為殷色言血多汚車輪御猶不敢息

緩曰自始合

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

其以

不識已推車

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

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

殿鎮也集成也

若之何

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

擐甲也即就也

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接枹

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

晉師從卻克車

齊師敗績

逐之三周華不注

華不注山名

韓厥夢子輿謂己

曰旦辟左右

子輿韓厥父

故中御而從齊侯

居中代御

者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左

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

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

齊侯不

射其

左越于車下

越隊也

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母張

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

綦母張晉大夫寓寄也

從左右

皆射之使立於後

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

韓厥僥定

其右

免俯也右被射仆逢丑父與公易位居

處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

驂馬絙也

丑父寢於轡

中

轡士

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

不能推車而及

為韓厥所及丑父

韓厥執繫

馬前

繫馬絆也執之

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

進

進觴璧亦以示敬

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

令輿師陷入君地

本但為二國救請不

下臣

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

適屬也

且懼奔辟而忝

兩君臣辱戎士

若奔辟則為辱晉君并為齊

處臣僕謙敬之飾言

敢告不敏攝官承乏

言欲以已不敏攝承空乏

從君俱還

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

車宛茂為右載齊侯以免

佐車副車

韓厥獻丑父

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

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

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

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

重其代已故三入晉軍求之

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

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

出其眾以帥厲退者遂逐入狄卒狄卒者狄人從晉討齊者

狄卒皆抽戈

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

狄衛畏齊之強故不敢害

齊侯皆共免護之

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

齊師敗矣

所過城邑皆辟

女子使辟君也齊侯單還故婦

人不辟之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

曰免矣

銳司徒主銳兵者

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

何

言餘人不司復如何乃奔

走辟齊侯以為有禮先問君後

問父故也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

辟司徒主壘壁者予

之石窳

石窳邑名齊北盧縣東有地名石窳

晉師從齊師入自

丘輿擊馬陘

丘輿馬陘皆齊邑

齊侯使賓媚人賂以

紀甌玉磬與地

媚人國佐也甌玉甌皆滅紀所得

不可則聽

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

同叔子為質

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也難序言其母故遠言之

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

使壟畝東西行對曰蕭同

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

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

以為信若王命何言違王命且是以不孝令也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言孝心不

志類長賜其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

也乎賜不以孝德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

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故詩曰我疆

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今吾子疆理

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

晉之代齊循壘東行易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

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

闕闕失四王之王也禹湯武樹德而濟同欲焉立樹

也濟成也五伯之霸也夏伯昆吾商伯大彭勤而

撫之以役王命役事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

無疆之欲疆竟也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詩頌

殷湯布政優和故子實不優而弃百祿諸侯

何害焉言不能為不然不見寡君之命使臣

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

以犒從者

戰而曰犒為孫辭

畏君之震師徒撓敗

震動

撓曲也

吾子惠徼齊國之福泯其社稷使繼

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

許請收合餘燼

燼心餘木

背城借一

欲於城下復借一戰

邑之幸亦亡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則從命

魯衛諫曰齊疾我矣

諫卻克也

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

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

謂觀磬

我亦得

地

齊歸所侵

而紆於難

齊服則難緩

其榮多矣齊晉亦

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

輿

賦輿猶兵車

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

於寡君

藉薦復白也

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

鄭自師逆公

禽鄭魯大夫歸逆公會晉師

秋七月晉師及

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

會晉師于上鄆

上鄆地闕公會晉師不書史闕

賜三帥先路

三命之服

三命即克士變襲書已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并此車所建

所服之物

司馬司空與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

服

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與帥主兵車候正主午候亞旅亦大夫也皆魯侯賜

八月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

燒蛤

為炭以壅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

重器備重猶

樽有四阿棺

有翰檜

四阿四注樽也

皆王禮

君子謂華元樂

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

而爭今二子者君若生則縱其惑

謂文十八年殺母弟須

死又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若言何用

為臣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

門之外

師還過衛故因弔之

衛人逆之

並於門外

設喪

婦人哭於門內

喪位婦人哭於堂賓送在門外故移在門內

送

亦如之遂常以葬

此禮行

楚之討陳夏氏也

在宣十一年

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

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

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

周書

文王

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
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
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
人也是天子蠶子蠶鄭靈公夏姬殺御叔御叔
夏姬之夫亦早死殺靈侯陳靈公也戮夏南夏姬子出孔
儀孔寧儀行父喪陳國楚滅陳何不祥如是人生實
難其有不獲死乎言死易得無為取夏姬以速之天下多美
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

老死於邲不獲其尸

邲戰在宣二年

其子黑要烝

焉

黑要襄老子

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

道夏姬使歸鄭

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

襄老

必來逆之

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

屈巫

對曰其信知瑩

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

知瑩父荀

首也中行伯荀林父也邲之戰楚人囚知瑩

新佐中軍而善鄭皇

戌甚愛此子

愛知瑩也

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

老之尸以求之

王子楚公子穀臣也邲之戰荀首囚之

鄭人懼

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

姬歸將行謂之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

聘諸鄭鄭伯許之聘夏及共王即位將為陽

橋之役楚伐魯至陽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

期巫臣盡室以行室家申叔跪從其父將適

郢遇之叔跪申叔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

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桑中

淫奔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介副也將

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

晉而因卻至至卻克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

大夫邢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禁錮勿王曰

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

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蓋覆且彼若能

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言不若無益於晉

晉將弃之何勞錮焉為七年楚滅巫臣晉師

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武

士會文父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

屬耳目焉是伐師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

知免矣知其不益已禍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

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

卻伯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

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上軍佐代行

以讓故稱帥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

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詔告也欒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傳言晉

將帥克讓所以能勝齊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

薨不克作好在宣八年公即位受盟于晉元年

棘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楚不聘而亦受

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

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傳曰寡人生十年而喪先

君共王即位至是三年蓋年十二三矣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

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詩大雅言文王以衆

士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儕等且先君莊王

大

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患恤其民而善

用之乃大戶關民已責責奔通逮鰥施及老鰥救乏

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

許靈公為右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雖二無楚王令二君當左右之位

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

于蜀公路之而退使臧孫往臧孫宣辭曰楚

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不敢虛受

退楚楚侵及陽橋陽橋魯地孟孫請往賂之楚侵遂深

故孟孫請以賂往孟孫獻子也以執斲執鍼織紵執斲匠人織紵織紵者

皆百人公衡為質公衡成以請盟楚

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

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

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齊大夫不書其名非

也卿不書價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

故曰匱盟匱之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

之失位乘楚王車為左古則失位也卿不書則稱人諸侯不書皆不見經君臣之

別 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

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

于位民之攸暨詩大雅言在上者勤正其位則國安而民息也攸所也暨

也息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

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宴樂也以奔魯國國

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奔矣

居辭也言後人必有當此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眾也君

子曰眾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眾克

況明君而善用其眾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

周十人同者眾也大誓周書萬億曰兆民離則眾合則成眾言殷以散

三周以眾興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

單襄公辭焉曰蠻貊戎狄不式王命也式用注

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

所以懲不勸勸有功也兄弟甥舅後敗王略

兄弟同姓國甥舅異姓國略經略法度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

獻其功所以敬親睦告伐事而不獻囚俘禁淫慝也淫慝

為釅掠百姓取囚俘也

余叔父克遂有功于齊克能而

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

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

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卿名位不達於

王又奸先王之禮

謂獻齊捷

余雖欲於鞏伯

欲受其獻

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

大師之後也

齊世與周昏故曰甥舅

寧不亦淫從其欲

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

莊伯鞏朔

王使委於三吏

委屬也三公也

禮之如侯伯克敵

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

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相相禮者

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鞏朔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

伐鄭

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易鄰國非禮也

辛亥葬衛穆公

無二傳

月公至自伐鄭

無傳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無傳三年

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馮居而過災故

哀而乙亥葬宋文公

無傳七月而葬紱

夏公如晉鄭

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無傳秋叔孫僑

如帥師圍棘棘汶陽田之邑大雩無傳以晉過時書

卻克衛孫良夫伐庸咎如赤狄種冬十有一月

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

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先晉後衛鄭伐

許無傳不書將帥告辭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

伯牛鄭地邲役在宣十二年遂東侵鄭晉潛軍深入鄭公子偃

帥師禦之偃穆公使東面獲諸獲伏兵也敗諸丘

與鄭丘與皆鄭地晉偏皇成如楚獻捷夏公

如晉拜汶陽之田前年晉使齊歸魯汶陽田故許恃楚而

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

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邲之戰楚於獲知罃

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知罃父故楚人許之王送

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

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戮鼓以血塗鼓為戮鼓

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

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

其民紓緩也各懲其忿以相宥也有赦也兩釋纍

囚以成其好纍纍也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

敢德言二國本不為己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

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

報王曰雖然必告不殺對曰以君之靈曩臣

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戮其不勝

任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稱於

異國君曰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

不朽若不獲命許戮君不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職

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將封疆雖遇執事楚遇

將其弗敢違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

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

禮而歸之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

不服故圍之僑如叔孫得國子晉卻克衛孫良夫伐

唐咎如討赤狄之餘焉

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散入唐

咎如故討之

唐咎如潰上失民也

此傳釋經之文而經無唐咎如

潰蓋經闕此四字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

盟

尋元年荀庚林父之子

衛侯使孫良父來聘且尋

盟

尋宣七年盟

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

也其位在三

卿下

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

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

下下當其上大夫

降等

小國之上卿當大國

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降大國二

等上下如是古之制也

古制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

衛在晉不得為次國

春秋時以強弱為大小故衛雖侯爵猶為小國

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以

計等則二人位敵以盟主故先晉

丙午

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

為六軍僭王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驩

趙旃皆為卿賞鞏之功也

韓厥為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為新

上軍韓穿佐之荀驩為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自有三軍今增此故為六軍

齊侯

朝于晉將授玉

行朝禮

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

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

言齊侯之來以謝婦

人之笑非為猶好故云晉君不任當此惠

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

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

戎朝異服

也言服改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明識其人

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

將寘諸楮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

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賓其出己賈人曰吾

無其功敢有其寶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

子遂適齊

傳言知罃之賢

經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

堅卒

無傳二年大夫盟于蜀

杞伯來朝夏四

月甲寅臧孫許卒

無傳

公如晉葬鄭襄公

公至自晉冬城鄆

無傳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

鄭伯伐許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宋共公即位

杞

伯來朝歸叔姬故也

將出叔姬先脩禮朝魯言其故

夏公如

晉晉侯見公不_將李支子曰晉侯必不免_言

不能壽終也後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

十年陷_{詩頌言天道顯明受其命}而_{甚難不可不敬以}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

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_{敬諸侯則}秋公至自

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李支子曰不可晉雖

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_{邇近}諸

侯聽焉未可以貳_{聽服}史佚之志有之_{周文王}

史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

與魯異姓其肯字我乎公乃止_{字變}冬十一月鄭

公孫申帥師疆許_{其前年鄭伐許侵其田今正其界}許人敗

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_{展陂亦許地}

晉欒書將中軍_{欒荀首佐之士變佐上軍}

以救許_{代鄭取}汜_{汜祭縣東有汜水}楚子反

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_{於子反前}皇戌攝鄭

伯之辭_{對代之}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

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

可知也

欲使自屈在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

之成

側子反名爲明年晉趙嬰通于趙莊姬

趙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朔盾之子

經五年秦王正月祀叔姬來歸

出也傳在前年仲孫

茂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穀齊地

山崩

記異也梁山在秋大水傳無冬十有一月

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

放趙嬰也原同嬰曰

我在故樂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

各有能有不能

言己雖淫而能舍我何害弗

聽嬰蕙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

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

自告貞曰神

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

得以

故遣祭之之明日而亡

爲八年晉殺孟獻子

如宋報華元也

前年來聘

夏晉荀首如齊逆

女故宣伯鍾諸穀

野饋曰鍾運糧饋之敬大國也

梁山崩晉

侯以傳召伯宗

傳

伯宗辟重曰辟傳

重載之車重

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

捷邪

問其所曰絳

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

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

川

主謂所主祭

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

去盛

降

服

損盛服

乘縵

車無文

似樂

息八音

出次

舍於郊

祝幣

陳王

史辭

自罪責

以禮焉

禮山川

其如此而已雖

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

見之於晉君

不可

不肯見

遂以告而從之

從重人言

許靈公愬鄭伯于楚

前此

年鄭伐許故

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

戌及子國

以鄭伯不直故也子國鄭穆公子

故鄭伯歸使公

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

垂棘

垂棘晉地

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

圍龜文公子

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

出轍擊鼓

曰羽日攻

華氏宋公殺之

蓋宣十五年宋是半後華元使圍龜代己為質故怨而欲

改革

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

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

子靈圍龜也宋公不欲會以新

誅子靈為辭為明年侵宋傳

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經在蟲牢盟上

傳在下月倒錯眾家傳悉無此八字或衍文

經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無傳二月辛巳立

武宮

魯人自鞏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

取鄆

附庸國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

來朝

無傳

公孫嬰齊如晉

嬰齊叔子

壬申鄭伯費

卒

前年同盟蟲牢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

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

書帥師救鄭

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

謝前年再盟

子游相游

公子

授玉于東楹之東

禮授玉兩楹之間士

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視流而行速

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視流不端諦

二月季文子以

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

宣十二年潘黨勸楚

武有七德非已所堪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今魯倚晉之功又非霸主而立武宮故譏

之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

非由人也

言請人救難勝非已功

取鄭言易也三月晉

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審相鄭人伊雒之戎

陸渾蠻氏侵宋

夏陽說晉大大蠻氏戎別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

經唯書孫良夫獨衛告也

以其辭會也

辭會在前年

師于鍼衛

人不保

不守

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

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

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弃信也雖多衛

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

陴

聞說故

晉人謀去故絳

晉復命新田為絳故謂北故絳

諸大

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

郇瑕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

沃饒而近鹽

鹽鹽池是

國利君樂不可失

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

兼大僕

公揖

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

路寢謂獻子曰何

如問諸大夫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土

地其惡易觀惡疾亦易耨則民愁民愁則墊

隘墊隘嘉於是乎有沈溺重腿之疾沈溺濕

足不如新田今平陽絳土厚水深居之不疾

故有汾澮以流其惡汾水出大原經絳北

陽絳縣南西且民從教無災十世之利也夫

山澤林監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財易致

侈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近寶則民公說

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為季孫六月

鄭悼公卒伯之言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晉

命聲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楚子

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前年從冬季文子如晉

賀遷也晉藥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繞角

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

息之師救蔡申息楚禦諸桑隧汝南朗陵縣

上蔡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

武子荀首中知莊子荀首中范文子士燮上韓獻子韓欽新

中軍將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

至於此此蔡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

戰必不克遷戮不義怒敵雖克不令成師以

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

勝小不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

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

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盍何子為

大政中軍將酌於民者也酌取民心子之佐

十一人六軍之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

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

故也商書武子曰善鈞從眾鈞等夫善眾之

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三卿皆晉從之不

亦可乎傳善欒書得從眾之美

經七年春王正月癸丑食郊牛角改卜牛羴

鼠又食其角免牛無傳稱牛未卜曰免放

禮

也吳伐郟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

傳無

書不郊間有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

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馬陵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

馬公至自會

無傳吳入州來下衆縣是也

大雩

無傳書過

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七年春吳伐郟郟成季文子白中國不振

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

振整也旅衆也無弔者也

夫

言中國不能相愍恤故夷狄內侵

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

定其此之謂乎

詩小雅刺在上者不能弔愍下民故號天告亂

有上

不弔其誰不受亂

上謂霸主

吾亡無日矣君子曰

知懼如是斯不亡矣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

見且拜師

謝前年晉救鄭之帥為楚伐鄭張本

夏曹宣公來朝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

汜鄭地在襄城縣南

諸侯救鄭

鄭共仲侯羽軍楚師

二子無大夫

囚鄭公鍾儀獻

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

故也

蟲牢盟在五年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

晉人以鍾儀歸囚

諸軍府

軍藏府也為九年晉侯見鍾儀張本

楚圍宋之役在宣十四

年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

分申呂之田以自賞

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

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

言由呂賴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也

晉鄭必至于

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

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

位

楚共王以魯成公元年即位

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

閻子蕩及清尹弗忌

皆巫臣之族

及襄老之子黑

要

以夏姬故并怨黑要

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

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

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

子重子反

曰爾以

讒慝貪祿事君而多殺小宰余必使爾罷於

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

夢說之乃通吳于晉

壽夢季

以兩之一卒適

吳舍偏兩之一焉

司馬法百人為一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

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

一兩二十五人令其習之與其射御教兵

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

前是吳常屬楚真其子狐

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代楚伐巢伐徐

巢徐

楚屬

子重奔命

巢徐

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

重自鄭奔命

因伐鄭

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

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

通吳於上國

上國諸夏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

父出奔晉

林父孫良

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林

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

于齊

齊照事晉故晉來詁魯使還二田所取田

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

公孫壽來納幣

晉聘下使卿今華元將命故特書宋公無士皆者自命

之故稱使也公孫壽蕩意諸之父

晉欒其大入趙同趙括

原屏咎之徒也明本不以義自居宜其見討故從告辭而無名

秋七月天

子使召伯來盟

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主與之合端八年乃來

緩也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前五年來

歸者女既適人雖冠出奔猶以成人禮書之終為杞伯所葬故稱杞叔姬晉侯使

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

邾先謀而稱會盟主之衛人來媵古者諸侯取適夫人

及左右媵各有姪婦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

于齊季文子餞之

餞送行飲酒

私焉

私與之言

曰大國

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

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

歸諸敝邑

用師肇之戰

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

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

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

言不復肅敬於晉

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

德

爽差也極中也詩衛風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喻魯事晉猶女之事夫不取過差而

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

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如耦而況霸主霸主將

德是以也用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

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猶圖也簡諫也詩大雅言王者圖事

不遠故用行以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

是以敢私言之晉藥書侵蔡六年未遂侵楚

獲申驪申驪楚大夫楚師之還也謂六年遇晉侵

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繞角之役藥書從知莊子范文

子韓獻子之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師出有功故傳善之沈國今汝南平輿縣

子曰從善如流宜哉宜有功也詩曰愷悌君

子遐不作人遐遠也作用也詩大雅言求善文王能遠用善人不語助

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

師會伐蔡門于許東門大獲焉過許見其無

聲伯如莒逆者自為逆歸不書宋華元來聘

聘共姬也穆姜之女成公姊妹為宋共公夫人聘不應使卿故傳發其事而已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納幣應晉趙使卿

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趙嬰亡在五年曰

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弒欒氏郤氏亦六月晉

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趙武莊姬之子莊姬

晉成公女畜養也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

成季之勲宣孟之忠成季趙衰宣孟趙盾而無後為善

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

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但賴其

先人以免禍耳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周書

康誥言文王不侮鰥寡而乃立武而反其田德益明欲晉侯之法文王

焉秋召桓公來賜公命召桓公周卿士晉侯使申公

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渠丘

公莒子朱也池城池也曰城已惡莒子曰辟

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虞度對曰夫狡焉狡

之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

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莒

人當唯勇夫重閉沉國乎為明年冬杞叔姬

此為命

卒來歸自杞故書

愍其見出來歸故書卒也若更適大夫則不復書卒

管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

七年邾與吳成

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

文子

曰君命無貳

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

公私不

君後

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

魯與

燮將復之季

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邾衛人來媵共姬禮

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必以同姓者參

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

經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齊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

伯同盟于蒲

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

公至自會

無傳二月

伯姬歸于宋

宋不使卿逆非禮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

女

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以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焉

晉人

來媵

媵伯姬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無傳五同盟丙

子六月一日晉人執鄭伯

鄭伯既受盟於蒲又受楚賂會於鄧

故晉執之稱人者晉以無道晉欒書帥師伐於民告諸侯例在十五年

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無楚公子嬰齊師

師伐莒庚申莒潰民逃其日潰楚人入鄆鄆莒別邑也楚

偏師入鄆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此閏月歲在

十一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曰書時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迎叔姬之喪請之也叔

已絕於杞魯復強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還為

請杞使還取葬故卒逆叔姬為我也既奔而復逆其為歸汶

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前年田在晉人懼會於

蒲以尋馬陵之盟馬陵盟在七年季子子謂范文子

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也范孫范文子曰勤以

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

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豈其人

不至為十五年二月伯姬歸于宋為致女楚

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為晉

鄭伯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

弈之五章韓弈詩大雅篇名其五章言蹇父嫁女於韓侯為女相所居莫如韓

樂文子喻魯侯有顯父之德穆姜出于房再

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采

亡人穆姜伯姬母聞文子言宋樂喜而出先

君猶有望也言先君亦望文子之若此敢拜大夫之重勤

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綠衣詩邶風也取其

喻文子言得己意晉人來媵禮也同姓秋鄭伯如晉

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銅鞮晉別縣在上黨藥

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

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明殺行人例楚子重侵陳以

救鄭陳與晉故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

冠而執者誰也南冠楚冠執拘執有司對曰鄭人所

獻楚囚也使稅之鄭獻鍾儀在七年稅解也召而弔之再

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泠人樂官公曰能樂

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言不敢使

與之琴操南音南音楚聲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

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天子也

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

嬰齊令君子重

側司馬子反言其尊卿敬老

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

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

風不忘舊也稱天子抑無私也

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小以

示性所自誠然明至誠名其二卿尊君也

尊晉也

不背本仁

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

敏達也

仁

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

大必濟

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

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

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

爲下十二月晉楚結成張

本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

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

月六日

莒人囚

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

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

八月十日

楚遂入

鄆莒無備故也

終巫臣之言

君子曰恃陋而不備

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

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

備也夫二日也詩曰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

有姬姜無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匭言備

之不可以已也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秦人白

狄伐晉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

也此秋晉執鄭伯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

許示不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紓緩也勿

晉示欲更立君晉必歸君為明年晉侯歸鄭伯張本城中城書時

也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

請脩好結成鍾儀奉晉命歸故楚報之

經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

五卜郊不從乃不郊無傳卜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五月公

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侯大子州蒲也稱

爵見其生代父居位失人子之禮齊人來媵無傳媵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

也丙午晉侯孺卒六同盟據傳丙午六秋七

月公如晉冬十月

傳十年春晉侯使糴莠如楚糴莠晉大夫報大宰

子商之使也

子商楚公子
使在前年衛子叔黑背侵鄭

晉命也

晉命衛鄭
使侵鄭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以立君之

謀

三月子如立公子繻

子如公

夏四月鄭人

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

髡頑鄭成
公大子

樂武子曰

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

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

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

土立子為君此父
不父子不子忽因

書晉侯
其惡明

鄭子罕賂以襄鐘

鄭襄公之廟鐘

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

子然子駟皆魯公
子然陽春縣東有

脩武

辛巳鄭伯歸

鄭伯歸不書
鄭不告入

晉侯夢大厲

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

厲鬼也
趙氏之

先祖也八年晉侯
殺趙同趙括故怒

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

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

巫

桑田

巫言如夢

巫云鬼怒
如公所夢公曰何如曰不

食新矣

言公不得
及食新麥

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

醫緩為之

緩醫名為
治也

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

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膏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膏膏也心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膏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針達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月麥始熟使甸人獻麥甸人主為公田者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張腹滿也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

以為殉傳言巫以明術見殺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叔禽叔中弟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言叔申為忠不秋得其人還害身秋公如晉親弔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糗未反是春晉使糴糗至楚結成晉謂魯二於楚故留公須糴糗還於其虛實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諱不書

春秋經傳集解成上卷十二

金澤文庫

陵部

春秋經傳集解

六

呂內廳書陵部

三才圖會

春秋經傳集解成下第十三

杜氏 盡十八年

經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上月公在晉不書諱

止見

晉侯使卻犇來聘己丑及卻犇盟

卻犇卻克從父

兄弟

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

月

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

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前年七月公如

晉弔至是乃得歸郤欒來聘且涖盟公請受盟故使大夫來臨之

聲伯之母不聘聲伯之母叔盼之妻不聘無媒禮穆姜曰吾

不以妾為姒昆弟之妻相謂為姒穆姜宣公夫人宣公叔肝同母昆弟生

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子奚生二子而寡以

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外弟管子奚之子為魯大夫

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孝叔魯惠公五世孫郤欒來

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

曰烏獸猶不失儷儷耦也子將若何曰吾不能

死亡言不與郤欒婦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

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

沈之於河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伉敵

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字愛也將何以終

遂誓施氏約誓不復為之婦也傳夏季文子

如晉報聘且涖盟也郤欒文子交盟魯晉之君其意一也故但書來

盟舉重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惠王襄王之族且與

伯與爭政伯與周卿士不勝怒而出及陽樊陽樊晉地

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

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於周為明年周公出奔傳鄆周邑秋宣伯聘于

齊以脩前好竈以前晉卻至與周爭鄆田溫鄆

別邑今河內懷縣西南有鄆人亭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

晉卻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言溫卻氏舊邑劉子

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各撫有其地蘇

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忿生周武王

司寇蘇公也與檀伯達俱封於河內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

呂大廳書院

圖書寮文庫

奔衛事在僖十年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在僖二十年

狐氏陽氏先處之狐秦陽處父先食溫地而後及子若

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卻

至勿敢爭傳言卻至貪所以亡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

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伐戒而使

歸復命矣在什年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

成為明年盟宋西門外張本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

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顓盟

晉侯于河東

史記卷六十五

晉卻欒盟秦伯于河西

就盟

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所信

也

齊一也

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

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為十三年

經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

侯于瑣澤

瑣澤地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交剛地

冬

十月

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

周公奔在周年

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

也

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為王所復而自絕於周故書出以非之

宋華

元克合晉楚之成

終前

夏五月晉士燮會楚

公子罷許偃

二子楚大夫

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

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

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

交贄往來道路無雍

贄幣也

謀其不協而討不

庭

討皆叛不來在王庭者

有渝此盟明神殛之

殛誅也

俾

隊其師無克胙國

隊俾使也失也

鄭伯如晉聽成

猶聽

受也晉楚既成鄭往受命

會于瑣澤成故也

晉既與楚成合諸侯以申

好成

狄人閒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

敗狄于交剛晉卻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

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

縣鍾鼓也

卻至將登

金奏作於下

擊鍾而奏樂

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

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

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

也貺賜

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

敢

言此兩君相見之禮

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

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

言兩君相見無用此

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

傳諸交讓得賓主辭者多

曰賓主

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

為世之治也諸侯聞之天子之事則相朝也

王事閒故則脩私好

然夫子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其儉

享有體薦

而不食以訓其儉

宴則折俎相與共食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無事此公侯之所以杆城其民也杆城也言享宴其民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詩周南之武夫止于杆難而已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忘爭氣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尋倍尋曰以相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略取故詩曰赳

赳武夫公侯腹心舉詩之正以駁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

外為杆城內制其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

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略其武夫以為今吾

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

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宣子文子曰

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言晉楚不能久

十六年鄆陵戰張本冬楚公子罷如晉報郤

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晉地

經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伐秦

當召兵而乞師謀辭三月公如京師因秦道過京夏五

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廬卒于師五同秋

七月公至自伐秦無傳冬葬曹宣公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

將事致君命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

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

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弃君命也不亡

何為卻錡卻克子故曰嗣卿三月公如京師

宣伯欲賜欲王賜已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

不加厚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威儀者

獻子相公以禮故王重賜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

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康公王季子劉成成

子受脤于社不敬故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脤器

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

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

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以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

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

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

與戎祀有執膳膳祭肉戎有受脤神之節也

交神之節今成子情弃其命矣情則失中和之氣其不

反乎為成肅公卒于瑕張本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

絕秦呂相魏錡子蓋口宣已命曰晉逮我獻公及穆公晉獻

公秦穆公相好勦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

姻穆公夫人之女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

辟驪姬也不言狄梁舉所恃大國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

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僖十年秦惠公又

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師僖十五年秦伐晉獲惠公亦悔

于厥心用集我文公集成也是穆之成也成功於晉

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革行踰越險阻征

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

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

及秦圍鄭晉自以鄭武於楚故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誣秦事在僖三十年

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詢謀也盟者秦伯謀

言大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致死命而討秦時無諸侯蓋諸

侯遙致此意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

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造成也言晉無祿文有成功於秦

公即世穆為不弔弔不見弔傷蔑死我君寡我襄公

秦弱也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

費滑伐保城誣之費滑滑國都於費今緱氏縣散離兄弟撓亂

我同盟滑晉同姓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

舊勲之勲文公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

在僖三十年猶願赦罪于穆公晉欲求解於秦穆公弗聽

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秦使闕克歸楚求成

事見文十四年文元年楚弑成王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也穆襄即世康靈即位文六年晉襄秦穆皆卒康公

我之自出晉外甥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

稷帥我螭賊以來蕩搖我邊疆螭賊食禾稼蟲名謂秦納

公子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在文七年康猶不悛入

我河曲也悛改伐我涑川俘我王官涑水在河東聞喜縣

西南至蒲坂縣入河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在文

十二年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康公自

絕故不復東通晉及君之嗣也君秦桓公我君景公引領

西望曰庶撫我乎望秦撫恤晉君亦不惠稱盟肯不

稱晉望而共盟利吾有狄難謂晉滅狄時入我河縣焚我

箕郤芟夷我農功夷傷也虔劉我邊垂虔劉皆殺也

我是以有輔氏之聚聚衆也在宣十五年君亦悔禍之

延延長也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晉獻秦穆使伯車

來命我景公伯車秦桓公曰吾與女同好奔惡復

脩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

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令狐會在十一年申厲公之命宜言寡人

稱君誤也君又不祥祥善也背弃盟誓曰狄及君同

州及與也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季隗盾咎如赤狄之女也

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

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

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

雖應答秦而心實憎秦無信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

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

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

余雖與晉出入

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

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懼就寡人

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

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

以退

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

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也

秦桓公既與

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

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

出入猶往來

三王成穆莊曰

承君之意以寧靜諸侯

微要

俾使

晉辭多誣秦故傳據此三事以正秦罪

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庚代荀士燮將上軍

庚代荀卻錡佐之代士韓厥將下軍代錡荀罃

佐之代趙趙旃將新軍代燕卻至佐之代趙

卻毅御戎欒鍼為右欒鍼至第孟獻子曰

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師車士五月丁亥晉

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

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不更秦爵戰敗績不

韓殺書戰時公在師復不須告克獲有曹宣

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涇水出安定東南經

扶風京兆高迂晉侯于新楚迂迎也既戰晉

還過迎之麻隧侯成肅公卒于瑕終劉子之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乘入于大宮不

能殺子印子羽訾鄭地大宮鄭祖廟十一年班

羽皆穆反軍于市己子駟帥國人盟于大

宮子駟穆遂從而盪焚之也焚殺子如子駟

孫叔孫知子如公子班子駟曹人使

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二子皆曹

宣公庶子秋負芻殺其六子而自立也宣公諸侯

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

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子臧之子國人皆將從

之不義負芻故成公乃懼成公負芻告葬且請焉請留子臧

乃反而致其邑還邑於成公為子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無傳九年盟于蒲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晉納之故曰歸秋叔孫僑

如如齊逆女成公逆夫人最為得禮而鄭公子

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

齊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五同盟秦伯卒無傳二年

大夫盟於蜀而不赴以名例在隱七年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

林父以七年奔晉強見欲歸之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

使卻擘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

不可定姜定公夫人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同姓卿大國

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

君其忍之違大國必見伐故云安民而甯宗卿不亦可

乎衛侯見而復之復林父位衛侯饗苦成叔成叔師犢

甯惠子相相佐禮惠子甯殖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

家其二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

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詩小雅言君皆思柔德雖設兕觥觶然不用以兕觥為觶所以罰不敬觶陳設之貌彼交匪

傲萬福來求彼之交於事而不清今夫子傲

取禍之道也為十七年邠氏亡秋宣伯如齊逆女稱

族尊君命也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為許所敗戊

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郛郭也許人平以

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

求和鄭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

尊夫人也舍族謂不稱叔孫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

而顯辭微而義顯志而晦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以記事敘而文微

婉而成章婉曲也謂曲屈其辭有所諱以示大順而成篇章盡而不

婉而成章婉曲也謂曲屈其辭有所諱以示大順而成篇章盡而不

婉而成章婉曲也謂曲屈其辭有所諱以示大順而成篇章盡而不

汙謂直言其事盡其懲惡而勸善善名必書

所以為非聖人誰能脩之此脩史策成衛侯有

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此五考如之子衍以為大

子成子孔達之孫敬如定公妻衍獻公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

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

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

亡人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烏呼天禍衛

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母弟之大夫

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合其重器

於衛寶器盡其諸戚孫氏邑而甚善晉大夫

備亂起欲以為援為襄

經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無傳三月乙

巳仲嬰齊卒無傳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

紹其後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

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

于京師不稱人以執者曹伯罪公至自會無傳

夏六月宋公固卒

盟四同

楚子伐鄭秋八月庚

辰葬宋共公

三月而葬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

自晉歸于宋

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

宋殺其大夫

山

不書氏明背其族

宋魚石出奔楚

公子目夷之曾孫冬十

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

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魴邾人會吳子鍾離

吳夷

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帥諸侯大夫而會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鍾離楚邑淮南縣

許遷于葉

許畏鄭南依楚故以自遷為文葉今南陽葉縣也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

討其殺大子而自立

事在十三年

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

及其民也

惡不及民

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

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

稱人示衆所欲執

不然則否

謂身犯不義者

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

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

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

次守節

謂賢者

下失節

愚者妄動

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

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夏六月宋共公卒

為下宋亂

楚將北師起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

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楚晉

盟在十二年子囊申叔時老矣在申老歸聞

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

之亡欲免得乎言不免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

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新石楚邑欒武子

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庸用使重其罪民將

叛之背盟數無民孰戰為明年晉敗秋八月

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

澤為司馬蕩澤公孫華喜為司徒華父督公

孫師為司城莊公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

少司寇鱗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

弱公室殺公子肥輕公室以為弱故殺華元

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

而不能正不能討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

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華元司城莊族

也六官者皆栢族也

魚石蕩澤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栢公

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栢

氏也

恐華元還討蕩澤并及六族

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

許之討必不敢

言畏栢族強

且多大功國人與之

不反懼栢氏之無祀於宋也

華元大功克合晉楚之成劫子

反以免宋圍

右師討猶有戍在

向戍栢公會孫言其賢華元必不討

栢氏雖云必偏

偏不盡

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

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

氏殺子山

喜師非栢族故使攻之

書曰宋殺其大夫山

言背其族也

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其罪

魚石向為

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

睢水名五大夫畏同族罪及將

出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

可乃反

三子不止華元還

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

不得復入宋

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

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

子五

亦馳逐之

則決睢滋

滋水所決壞也

閉門登陴矣左師二

司寇二宰遂出奔楚獨大夫不書華元使向

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

老佐戴公五世孫晉三卻害伯宗諸而殺之及欒弗

忌欒弗忌晉賢大夫伯州犂奔楚伯宗子韓獻子曰卻氏其

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

待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也為十七年晉殺三卻傳初伯宗每朝

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

言必及於難傳見雖婦人之言不可廢十一月會吳于鍾

離始通吳也如與中國接許靈公畏偏于鄭請遷

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水冰無傳記寒過節冰封著樹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不書名木同盟鄭公子喜帥師

侵宋喜穆公子子罕也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晉

侯使欒黶來乞師將伐鄭甲午晦晉侯及

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師未大崩楚

子傷目而退故曰楚子敗績鄢陵鄭地今屬潁川郡楚殺其大夫公子

側

側子反背盟無禮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

宋華元邾人于沙隨

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

不見

公

不及鄆陵戰故不諱者恥輕於執止

公至自會

無傳

公會尹子

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尹子王卿士子爵

曹伯歸自

京師

為台侯所救故書歸諸侯歸國或書名或不書名或言歸自某或言自某歸傳

無義何從告辭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丘

莒丘晉地舍之莒丘明不以歸不稱行人非使人

冬十月乙亥叔孫

僑如出奔齊

公未歸命國人逐之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

行父及晉卻欒盟于扈

晉討魯平故盟

公至自會

無傳

伐而以會致史異文

乙酉刺公子偃

魯殺大夫皆言刺義取於周禮三刺之法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

之田求成于鄭

汝水之南近鄭地

鄭叛晉子駟從楚

子盟于武城

為晉伐鄭起

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

罕伐宋

勝宋之與國鄭因滕有喪而伐宋故傳舉滕侯卒侵伐經傳異文經從告

傳言實他皆放此

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陂

敗鄭師也樂懼戴公

六世孫鉏樂氏族

退舍於夫渠不做

夫師不做備

鄭人覆

之敗諸洵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洵陵夫

皆宋地

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

鳴鴈在陳留雍

立縣西北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

皆叛晉可以逞

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欲使諸侯叛其懼而思

德

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欒武子曰

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

書將中軍士燮佐之

代荀

郤錡將上軍

代士

荀偃佐之

代荀

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

軍荀瑩居守

荀瑩下軍佐於是郤犇代趙

郤

犇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

子曰有勝矣

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

戊寅晉師起鄭人

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

句耳鄭大夫與往非

使也為先歸張本

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

子反令尹將

左重右尹子辛將右

公壬夫

過申子反入見申

叔時

叔時老在申

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

信戰之器也

器猶用也

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

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

而德正

財足則思無邪

用利而事節

動不失利則事得其節

時

順而物成

得所

上下和睦周旋不逆

理動順

求

無不具

上下應

各知其極

無二心

故詩曰立我烝

民莫匪爾極

王立其衆也極中也詩頌言先

是以

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厚

也

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

闕戰

死

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奔其民

不施惠

而

外絕其好

義不建利

瀆齊盟

不詳事神

而食話言

信不守物

奸時以動

禮不順時周四月今二月妨也辰業

而疲民以逞

刑不

正邪而苟快意

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

致死

底至也

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

言其必敗不反

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

不整速則失志

不慮也

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

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

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

也紆緩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

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

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

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箕之役先軫不反

命死於狄也在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

復故道在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

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

君之亟戰也有故也數秦狄齊楚皆彊不盡

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齊秦敵楚而已唯

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

驕亢則憂患生也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

壓晉軍而陳壓築其未備軍吏患之范匄趨進士

變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䟽行首䟽行首者當陳

前決開營壘爲戰道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

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藥書

曰楚師輕窵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

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聞不可失也其

二卿相惡子重子反王卒以舊羅老鄭陳而不整

不整列蠻軍而不陳蠻夷從楚者不結陳陳不違晦晦月終陰

之盡故兵在陳而蹶蹶喧嘩也合而加蹶陳合宜靜而益

有聲各顧其後莫有闕心人所底舊不必良以

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

車上為槽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伯州犂晉

前年奔楚王曰騁而左右何也騁走也曰召軍吏也

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

先君也虔敬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蹶且塵

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夷平也皆乘矣

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帥戰乎曰

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於鬼

神伯州犂以公卒告王公晉苗賁皇在晉侯

之側亦以王卒告賁皇楚闕叔子皆曰國士

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犂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

故憚合戰與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

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

萃於王卒萃集也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

卦遇復震下坤上復無變曰南國蹇射其元王

中厥目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蹇也南國勢蹇

則離受其咎離為諸侯又為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蹇

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從其言而戰有淖於前泥

也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淖也步毅御晉厲公

欒鍼為右步毅即郤穀欽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

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

行二族強故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

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大任謂元帥之職

且侵官冒也載公為侵官失官慢也去將而御失官也離

局姦也遠其部曲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

公以出於淖掀舉也癸巳潘尪之黨與養由基

蹲甲而射之徹十札焉黨潘尪之子蹲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

堅陷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以射

王夸怒曰大辱國戕其不詰朝爾射死藝言

也以射自侈必當以藝死呂錡夢射月中之退

入於泥魏錡占之曰姬姓日也周世姬異姓

月也異姓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

必死矣錡自入泥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

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弣弓以

一矢復命言一發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

子必下免胄而趨風疾如楚子使工尹襄問

之以弓問遺曰方事之殷也殷盛有韎韐之

跗注君子也韎赤色跗注戍服若識見不穀

而趨無乃傷乎傷恐其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

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

甲胄間猶不敢拜命介者敢告不寧君命之

辱以君辱賜命為事之故敢肅使者言君辱

使者肅以有軍事不得谷故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

厥從鄭伯也從遂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

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

君乃止二年鞏戰韓厥已辱齊侯卻至從鄭伯其右弗翰

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輕兵單進以距

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

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

內旌於弼中熒戰在閔二年唐荀謂石首曰子在君

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

死敗者壹大謂軍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衛與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以退

已當死戰楚師薄於險薄迫也叔山冉謂養由基曰

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王有死藝命乃射再發

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

言二子皆有過人之能囚楚公子茂為卻至見張本藥鉞見

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

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

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又問其餘臣對曰

好以暇

暇間

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

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

食好整之言

請攝飲焉

攝持也持飲往飲子重

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

子重

承奉也

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

御侍也

是

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

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

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

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

免脫也

旦而戰見星

未巳子反命軍吏察夷傷

夷亦傷也補卒乘

繕甲兵

繕治也

展車馬

展陳也

鷄鳴而食唯命是

聽

復欲戰

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

蒐閱

秣馬利兵

秣穀也

脩陳固列

固堅也

蓐食申禱

申重也

明日復戰乃逸楚囚

逸縱也

王聞之召子

反謀穀陽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

穀陽子反內腎

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

遁晉入楚軍三日穀

食楚粟也

范文子立於戎

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

佞才也

何以及此君

其戒之

戒勿驕

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周書康誥言勝無常命惟德是與

楚師還及瑕

瑕楚地王使謂

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

謂子王敗城濮

時王不在軍

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

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

王引過亦所責子反

臣

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

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

聞子王自殺對終二卿相惡

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

以言

義命已不

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

及而卒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

無咎高固

子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隕

壞隕魯邑齊後非獨魯明

晉以橋如

宣伯通於穆姜

穆姜成母

欲去季孟

而取其室

季文子孟獻子

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

子公以晉難告

會晉伐鄭

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

子偃公子鉏趨過

二子公庶弟

指之曰女不可是

皆君也

言欲廢公更立君

公待於壞隕申宮徹備

由勃

宮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後晉楚戰期使孟獻子守

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鄭猶未服宣伯使

告卻曄曰魯侯待于壞隕以待勝者觀晉楚之勝負

卻曄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主齊

魯之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許譖也晉侯

不見公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

在十三年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弭息也既葬

子臧所謂而又討我寡君前年晉侯執曹伯以亡亡

國社稷之鎮公子謂子臧是大泯曹也泯滅也

先君無乃有罪乎言今君無罪而見討得無以先君故若有罪

則君列諸會矣諸侯雖有篡弑之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計前年會于

臧曹伯在列盟罪乃乾君唯不遺德刑遺失也

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為曹伯歸不以

名告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

又命公如初復欲使公逐季孟公又申守而行諸侯

之師次于鄆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鄆督揚

鄭東

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豹叔

地

如弟也僑如於是遂作亂豹因奔齊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

戎叔孫以必須所

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

逆晉師至乃食

使者

使者之介而後食言其諸侯遷于制田陽

宛陵縣東

知武子佐下軍武子荀罃以諸侯之師

侵陳至于鳴鹿

陳國武平縣遂侵蔡未反陳

蔡不書

諸侯遷于賴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

公不與

宋齊衛皆失軍將主與軍相失曹人復請于

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以曹人重子臧

反曹伯歸子臧自子臧盡致其邑與鄉而不

出仕不出宣伯使告卻擘曰魯之有季孟猶晉

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

多門不可從也政不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

從晉矣蔑無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

之行父季文子也我斃蔑也蔑孟獻子時而事晉蔑

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

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荅丘公還待于鄆

鄆魯西邑

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

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犇

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

於公室

親魯甚於晉公室

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

矣

聞其淫惡情

若去蔑與行父是大弃魯國而罪

寡君也若猶不弃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

待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

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

仇讎謂齊楚

亡而為讎治之何及

言魯屬齊楚則還為晉讎

郤犇曰吾

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

隸賤官

敢介

大國以求厚焉

介因也

承寡君之命以請

承奉也

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

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

二君宣成

妾不衣

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弃忠良

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

不受郤犇

謀

國家不貳

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

圖其身不忘其君

辭邑

不食皆先君而後身若虛其請是弃善人也子其圖之

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

之僑如奔齊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為戒十二月季孫及郤

驪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偃與鉏俱為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

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近此七月聲伯使豹請逆於晉聞魯人將

討僑如豹乃辟其難先奔齊生二子而魯乃召之故襄二年豹始見經傳於此因言其終

齊聲孟子通僑如聲孟子齊靈公母宋女使立於高國

之間位比卿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聞於

卿傳亦終言僑如之佞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

襄公語驟稱其伐伐功也單子語諸大夫曰溫

季其亡乎溫季郤至亡於七人之下而求

掩其上稱已之伐掩上功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

而階亂何以在位怨亂更書曰怨豈在明不

見是圖逸書也不將掩其細見細微也今而明之其

可乎言郤至顯稱已功所以明怨

經十有七年春衛北宮師侵鄭成公孫

夏公會尹三單子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

邾人伐鄭晉未許服鄭會之晉為其主而猶先尹單尊

稱子蓋降王命也單伯六月丁酉同盟于柯陵西地鄭

秋公至自會無傳齊宣公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

用郊無傳九月月郊祭非禮晉侯使荀息來乞

師無傳將冬公會于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

齊人邾人伐鄭鄭猶未服故十有一月公至自伐

鄭無傳壬申公孫嬰卒于鯉脰十一月無壬申日誤也鯉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

卒無傳五同盟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犨卻至楚人

滅舒庸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晉二

邑滑故滑國為秦所滅時屬晉後屬周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

于高氏不書救以侵告高氏在陽星縣西南夏五月鄭太子驩

頑侯孺為質於楚侯孺鄭大夫楚公子成公子寅

戌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

童至于曲洧

今新及縣治曲洧城臨洧水

晉范文子反自

鄢陵

前年鄢陵戰還

使其祝宗祈死

祝宗主祭祀祈禱者

曰君

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

者唯祝我使我遠死無災難范氏之福也六月

戊辰士燮卒

傳言厲公無道故賢士燮因自裁

乙酉同盟

于柯陵尋戚之盟也

戚盟在十五年

楚子重救鄭師

于首止諸侯還

畏楚強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

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閼

慶克慶封父蒙衣亦為婦人服與婦

人相冒閼巷門

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

鮑牽鮑叔牙曾孫

武

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

懸卧於家夫所以怪之

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

謫遣責也

夫人怒國子相

靈公以會

會伐鄭

高鮑處守

高無咎鮑牽

及還將至

閉門而索客

鬼索備

孟子誑之曰高鮑將不

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

公角頃

秋七月壬

寅刑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

叛

弱無咎子盧高氏

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

國牽之弟文子

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
匡句須吉卜立家宰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
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
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
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
子之先不如蒯葵猶能備其足蒯葵藥向日能危行言孫冬諸侯伐齊前夏未得志故十月庚午
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不汝上十一月諸侯

還

不書圍畏楚救不成圍而還

初聲伯夢涉汨

汨水出汲郡林慮縣

東北至魏郡長樂縣入清水

或與己瓊瑰食之

瓊玉瑰珠也食珠玉

象泣而為瓊瑰盈其懷

淚下化為珠其懷

從而歌

之曰濟汨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

盈吾懷乎

從就也此歌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

申至于貍脰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

今眾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

卒

繁猶多也傳戒數占夢

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

佐之帥師圍盧

弱

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

請而歸

請於諸侯

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疾克

故殺

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

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

勝國佐子使以高氏難告

晉齊欲討國佐故留其子於外清陽平樂縣是為明年殺國佐傳

晉厲公侈

多外嬖

外嬖愛幸大夫

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

立其左右

終如士

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

氏

童胥克之子宣八年卻缺廢胥克

而嬖於厲公卻錡奮夷

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卻犇與長魚矯爭田執

而梏之

梏械也

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繫之既

矯亦嬖於厲公藥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

敗楚師也欲廢之

鄆陵戰藥書欲固壘卻至言楚有六間以取勝也

使楚公子茂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

鄆陵戰晉囚公子茂以歸

以東師之未至也

齊魯衛之師

與軍

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

前瑩佐下軍居守卻將新軍乞師故言

不具吾因奉孫周以事君

孫周晉襄公曾孫悼公君楚王也

公

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

受敵使乎

謂鄢陵戰時楚子問郤至以弓

君盍嘗使諸周而

察之

也嘗試

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

使覘之信

也覘伺

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

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

傳言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佐

郤

至奉豕

進之於公

寺人孟張奪之

寺人奄士

郤至射而

殺之公曰季子欺余

季子郤至公反以爲郤至奪孟張豕

厲公

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

不偪

不偪公室

敵多怨有庸

討多怨者易有功

公曰然郤

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

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

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

用之

言俱死無用多其怨怨

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

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

欲安得乎

言不得安君位

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

聚黨有當而爭命

爭死

罪孰大焉

傳言郤至無反心

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八百人

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魍助之沸魍亦嬖人

抽戈結衽衽裳而爲訟者沸魍與清三郤將謀

於榭榭講武堂矯以戈殺驪伯苦成叔於其位位所

坐處也駒伯郤溫季曰逃威也遂趨郤至本

錡苦成叔郤驪溫季曰逃威也遂趨意欲稟

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凶

賊爲害故曰威言可畏也或曰威當爲藏

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陳其尸胥

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

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

對曰人將忍君人謂書臣聞亂在外爲姦在

內爲軌御姦以德德綬御軌以刑刑治不施

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

不立姦軌竝至臣請行遂出奔狄行去公使

辭於二子辭謝書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

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胥童劫而

辱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

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

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匠麗氏大夫家樂書中行偃

遂執公焉召士勾士勾辭辭不往召韓厥韓厥

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畜

也違去也韓厥少為趙盾所待養及孟姬之

亂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黨言此

者明己無所偏助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

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尸主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敗於鄢陵舒庸東夷國道

吳人圍巢伐駕圍釐巢駕釐楚四邑遂恃吳而

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閏月乙卯

晦樂書中行偃殺胥童以其劫民不與卻氏

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厲公

欲殺三卻而三卻死不以無罪書書偃以家

怨害胥童而胥童受國討文明卻氏失民胥

童道亂宜其為國戮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

前年經在庚申晉弑其君州蒲不稱臣齊殺

今春從告

其大夫國佐

子國武

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傳例口以惡入也彭城宋邑今彭城縣

公

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

邾子來朝築鹿園

築牆為鹿苑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子重先遣輕軍侵宋故稱人而不言伐

晉侯

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

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虛打地闕

丁未

葬我君成公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

程滑弑厲公

程滑晉大夫

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

車一乘

言不以君禮葬諸侯葬車七乘

使荀息士魴逆周子

于京師而立之

悼公

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

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

乎

言有命

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

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

君神之所福也

傳言其少有才所以能自固

對曰羣臣之

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與諸大館

于伯子同氏晉大夫家館舍也辛巳朝于武宮武公曲沃

始命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周子有兄而無

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為癡

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癡齊為慶氏之難前年國佐殺慶克故

田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

之朝華免齊大夫內宮夫人宮師逃于夫人之宮伏兵內宮恐不

勝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奔命專殺以穀叛

故也國佐本疾淫亂殺慶克齊以是討之嫌其罪不及死故傳明言其三罪使

清人殺國勝勝國佐子前年國弱來奔弱勝弟

王湫奔萊湫國佐黨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封佐

皆慶克子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佐之罪不及不

祀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朝廟五日而即位也

厲公殺絕故悼公始命百官始為政施舍已責

施恩惠舍勞役止通責逮鰥寡患及微振廢滯起舊德匡之

困救災患匡也亦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宥寬也

節器用

也節省

時用民

使民以時

欲無犯時

不縱私欲

使

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

相魏魴子魴士會子頡魏顥子武趙

朔子此四人其父祖皆有勞於晉國

荀家荀會欒廩韓無忌為

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

無忌韓厥子

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

渥濁士貞子武

子為景公大傅

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蒍之法

辛將右行

因以為氏士蒍獻公司空也

弁糾御戎校正屬焉

弁糾糾也校

正主馬官

使訓諸御知義

戎士尚節義

荀賓為右司士

屬焉

司士車右之官

使訓勇力之士時使

勇力皆車右也勇力

多以不順命故訓之以共時之使

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

卿省

戎御令軍尉攝御而已

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

絳為司馬

魏驍子也

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

尉籍偃為之司馬

偃籍談父為上軍司馬

使訓卒乘親

以聽命

相親上命

程鄭為乘馬御六驥屬焉使

訓羣駒知禮

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驥六閑之駒周禮諸侯

有六閑馬乘車而禮容故訓羣駒使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大國三卿晉時置六卿為軍帥故舉六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舉不失職

官不易方官守其業爵不踰德量德授爵師不陵

正旅不偏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言上

下有禮下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此以上通

相陵偏行未必皆在公如晉朝嗣君也夏六月鄭伯

侵宋及曹門外曹門宋城門遂會楚子伐宋取朝

邲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郛取幽丘同伐彭城

朝邲城郛幽丘皆宋邑納宋魚石向為人鱗宋向帶魚

府焉五子以十五年出奔以三百乘戍之而

還書曰復入惡其依阻大國以凡去其國國

逆而立之曰入謂本無位復其位曰復歸亦

逆諸侯納之曰歸謂諸侯以言語告請而以

惡曰復入謂身為此四條所以明外內之援辨

逆順之辭通君臣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

西鉏吾宋大夫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

之也不敢貳矣惡謂大國無厭鄙我猶憾言已

事之則以我為鄙也。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

政。謂不同惡魚石，以間吾讐，亦吾患也。今將

崇諸侯之姦而拔其地。崇長也。謂楚今取彭城以封魚石，拔猶分

也。以塞夷庚。夷庚，兵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於彭城，欲以絕兵晉之道。

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隔吳晉之道，故懼攜離也。

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言宋嘗事晉，何為顧有此患？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

拜朝也。公拜謝。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有卑讓之

禮。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

語之。語其德政。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為平

公不徹樂張本。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言所以不克彭城。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書不時也。非土功時。己丑，公薨于路寢。言

道也。在路寢得。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

宋。使偏師與鄭人侵宋子重為後鎮。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

子為政。於是樂書卒韓。曰：欲求得人，必先勤

之其勤恤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

以救宋台谷地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畏

強也靡晉士魴來乞師將救季文子問師數

於臧武仲武仲之子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

下軍之佐也知伯荀瑩今彘季亦佐下軍彘季魴如

伐鄭可也伐鄭十七年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

焉禮也從之從武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

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不敢

知諸侯故但請其師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

歸會葬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薨于路寢五月而葬

國家安靜出適承嗣故曰書順也

春秋經傳集解成下第十三

春秋經傳集解襄元第十四

杜氏 盡九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於是公年四歲

仲孫蔑

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

人薛人圍宋彭城

魯與謀於虛打而書會者稟命霸主非匹敵故

夏

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

人杞人次于鄆

鄆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書次兵不加鄭次鄆以待晉

師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

崩無傳辛酉九月十五日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

來聘剽子叔黑背子晉侯使荀瑩來聘冬者十月初也王崩赴未

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而傳善之

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下有二月則此已亥為正月正月無

己亥日誤非宋地追書也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

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

登叛人也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君故使彭城還繫宋謂之宋志

稱宋亦以成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

城者歸實諸瓠丘彭城降不書賤略之瓠丘晉地河東垣縣東南有

壺丘五大夫魚石向齊人不曾彭城晉人以為人鱗朱向帶魚府

為討二月齊太子光為質於晉光齊靈公太子夏五

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郭荀偃

不書非元帥敗其徒兵於洧上徒兵步兵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

入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齊魯曹邾杞

晉師自鄭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於是孟獻子自鄆先

歸不與侵陳楚故不書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燕之援韓為

援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呂留二縣今屬彭城郡鄭

子然侵宋取大丘譙國鄆縣東北有犬丘城近廼九月邾

子來朝禮也公邾宣冬衛子叔哥知武子來聘

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小事大國聘焉

大字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猶闕

過也禮以安國家利民人為大

經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無傳五月而葬速鄭師伐

宋書伐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

鄭伯睂卒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庚辰七月九日書六月經誤晉師宋

師衛甯殖侵鄭宋雖非卿上師秋七月仲孫蔑

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謚也三叔孫豹如宋月而葬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

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

于戚遂城虎牢以偏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以彭齊侯伐萊

萊人使正與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

夙沙衛齊寺人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

公之為靈也謚法亂而不損曰靈言謚應其行夏齊姜薨初

穆姜使擇美楨楨梓之屬以自為櫬與頌琴櫬棺也頌

琴琴名猶言雅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

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

大焉穆姜成公母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

順德之行詩大雅哲知也話善也季孫於是

為不哲矣言逆德且姜氏君之妣也襄公適母故曰君之

妣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

孔偕詩周頌烝進也畀與也偕徧也言敬事祖妣則鬼神降福季孫葬姜氏不以禮

是不敬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宗婦同姓

婦人越疆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

以偪之為六年滅萊傳鄭成公疾子驷請息

肩於晉欲辟楚從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

於其目謂鄢陵戰晉非異人任寡人也言楚

射楚王曰

此患不為他人蓋在己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暱我

之言言盟誓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

賁卒於是子罕當國攝君子駟為政為政子

國為司馬晉師侵鄭晉伐喪諸大夫欲從晉

子駟曰官命未改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

會于戚謀鄭故也鄭久叛晉謀討之孟獻子曰請城

虎牢以偪鄭虎牢舊鄭邑今屬晉知武子曰善鄭之會

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元年孟獻子與齊崔杼次于鄆

崔杼有不服晉之言獻子以告知武子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

故也三國齊之屬寡君之憂不唯鄭言復憂齊叛瑩將

復於寡君而請於齊以城事白晉君而請得齊會之欲以觀齊志

請而告吾子之功也得請謂齊人應命告諸侯會築虎牢若不

得請事將在齊將伐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

城虎牢足以征伐豈唯寡君賴之傳言荀罃穆叔能用善謀穆叔

聘于宋通嗣君也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

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武子

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遂城虎士鄭人乃成如孟

之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

子重子辛偪奪其權勢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

大夫公子申言所以致國討之文

經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

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

外公至自晉無傳不以長檮至本非會六月公會單子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

盟于雞澤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

安王室陳侯使袁僑如會陳疾楚政而來屬

來故言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僑盟諸侯既盟表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

殊表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表僑也據

秋公至自會無傳冬晉荀息帥師伐許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簡選克鳩

茲至于衡山鳩茲吳邑在丹陽無湖縣東今阜夷也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二千

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

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

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

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

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

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

如所亡

當時

楚人以其咎子重子重病之遂

遇心疾而卒

憂患故成心疾

公如晉始朝也

公即位而朝

夏盟于長檣孟獻子相公稽首

相儀也稽首首首至地

知

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

稽首事大

禮之

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

仇讎

仇讎謂齊楚與晉爭

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傳言獻子能固

主事盟

晉為鄭服故且欲脩兵好

鄭服在前年

將合

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

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

易不

多難也虞度也戒備也列國之君相謂兄弟

以謀不協請君臨之

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

而外

與士句盟

祁奚請老

老致仕

晉侯問嗣焉

嗣續其職者

稱解狐其雝也將立之而卒

解狐又卒

又

問焉對曰午也可

午祁奚子

於是羊舌職死矣晉

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

赤職之子伯華

於是

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

其父代

君子謂

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雝不為諂立其子

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

諂媚也偏屬也

商書曰無偏無黨

王道蕩蕩

商書洪範也蕩蕩平正無私

其祁奚之謂矣解

狐得舉

未得位故曰得舉

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

官而三物成

一官軍尉物事也

能舉善也夫唯善故

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

焉

詩小雅言唯善德之人能舉似已者

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

侯己未同盟于雞澤

頃公卿士

晉侯使荀會逆

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道遠多難

楚子辛為令尹

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

患楚侵欲

表僑濤塗四世孫

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

告陳

秋

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

也其君不來彼大夫盟之匹敵之宜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

曲梁行陳魏絳戮其僕僕也晉侯怒謂羊舌

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

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

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

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劍士魴張老止

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斯此也

臣聞師眾以順為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為

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

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

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

用鉞斬楊干之僕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

敢不請歸死於司寇致口於司寇使戮之公跣而出曰

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

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

寡人之過

聽終死

敢以為請

請使無死

晉侯以魏

絳為能以刑法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

軍

羣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

張老為中軍司馬

代魏絳

士富為候奄

代張老士富上會別族

楚司馬公子何忌

侵陳陳叛故也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

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經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前年大夫盟雞澤三

月無己酉日誤

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如

氏薨

成公妻襄公母姒杞姒

葬陳成公

無傳

八月辛亥葬

我小君定姒

無傳定謚也赴同初姑反哭成喪皆以正夫人禮母以子貴踰

月而葬速

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傳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

前年何忌之師

侵陳今猶未還繁陽楚地在汝南銅陽縣南

韓獻子患之言於朝

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

知時未可

爭今我易之難哉

晉力未能服楚受陳為非時

三月陳成

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

伐軍禮不

陳人不

聽命

不聽楚命

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

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

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為下陳圍頓傳

穆叔如晉

報知武子之聘也

武子聘在元年

晉侯享之金奏肆

夏之三不拜

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

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三夏曲

工歌文王之三又

不拜

工樂人也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絳

歌鹿鳴之三三

拜

小雅之首鹿鳴者華韓獻子使行人子貢問之

行人通使之官

日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

之以樂以辱吾子

藉薦也

吾子舍其大而重拜

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

侯也使臣弗敢與聞

元侯牧伯

文王兩君相見之

樂也臣不敢及

及與也文王之三皆稱文王之德受命作周故諸侯會同

以相樂

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

晉以叔孫

為嘉賓故歌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賓叔孫奉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

四

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

詩言使臣乘四牡駢駢然

行不止勤勞也晉以叔
孫來聘故以此勞之
皇皇者華君教使臣

曰必諮於周
臣奉使能光輝君命如華之皇

皇然又當諮于忠信以補已不及忠信為周

其詩曰周爰諮諏周爰諮謀周爰諮度周爰

諮詢言必於忠信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
問善

道咨親為詢
問親戚咨禮為度
問禮咨事為

諏
問政咨難為謀
問難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五善為諮秋定妣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
親櫬

文子
匠慶魯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

謂如季孫所議則不終君也
慢其母是不君

長誰受其咎
言襄公長初季孫為己樹六櫬

於蒲圃東門之外
蒲圃場園名季文匠慶請

木
為定妣季孫曰略
取為略匠慶用蒲圃之

櫬季孫不御
御止也傳言遂得君子曰志所

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冬公如

晉聽政
受貢賦多晉侯享公公請屬鄆
鄆小國也

欲得使屬魯如須句顯史之比使助魯出貢賦公時年七歲蓋相者為之言郕今琅邪郕

縣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

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晉官徵發之命郕無賦於

司馬晉司馬又掌諸侯之賦為執事朝之命敝邑敝邑褊

小闕而為罪共也寡君是以願借助焉借郕以自

助晉侯許之為明年叔孫豹郕楚人使頃聞

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間同無終子嘉父

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因魏莊子納虎

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晉侯曰戎

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

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

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

叛諸華中國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

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夏訓夏書有窮國名后羿也羿有窮志之號

公曰后羿何如怪其言不對曰昔有夏之方

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鉏羿本國名恃其射也羿善射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淫放奔武羅伯困熊髡尤圉四子皆羿而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伯明其君名伯明后寒奔之夷羿收之夷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內宮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之而虞羿于田樂之以遊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也樹立外內咸服詐信浞羿猶

不悛悛改也將歸自田羿獵家衆殺而亨之以

食其子食羿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殺之於國

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事羿者有鬲國名人平原鬲縣浞因羿

室就其妃妾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

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

依樂安壽光縣東南有濰水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尋

于戈過戈皆國名東夷按處澆于過處豷

收二國之燼民以滅浞而立父康少康夏后相之

子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后杼少子有

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改有窮之號昔周

辛甲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大史闕

過也使百官各為箴辭戒王過於虞人之箴虞人掌田獵曰芒芒

禹迹畫為九州畫分也經啓九道啓開九道

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各有德不亂

在帝夷羿冒于原獸言也忘其國

恤而思其麀牡言也武不可重重也用不恢

于夏家罪以好武雖有夏獸臣司原敢告僕

夫獸臣虞人告僕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

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右公曰然則莫如

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

易土荐聚也易猶輕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

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習也戎狄事晉四

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

甲兵不頓四也頓壞也墜于后羿而用德度后以

君為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

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傳言晉侯能用善謀冬十月邾

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侵邾敗於狐駘臧紇武仲

也鄆屬魯故救之狐駘邾地國人逆喪者皆

墜魯於是乎始墜故不能備凶服墜而已

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臧紇時

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實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朱儒敗不書魯人諱之

經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發子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比魯大夫故仲

孫蔑衛孫林父會吳子善道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吳

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秋大雩楚殺其大夫

公子壬夫書名罪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

人鄆人于戚經不復殊吳者兵來會于戚見

公至自會冬成陳諸侯皆命成

告命故獨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

公至自救陳傳無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公在晉既聽屬鄭聞其

傳稱經公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王叔周

至以明之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

之貳於戎也王叔反有二心於戎失夏鄭子

國來聘通嗣君也鄭信公初即位穆叔觀鄭大子于

晉以成屬鄭觀見也前年請屬鄭故將書曰

叔孫豹鄭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與

巫俱受命於魯故經吳子使壽越如晉壽越

不書及比之魯大夫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三年會雞澤且請

聽諸侯之好會更請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

衛先會吳且告會期以其道遠故故孟獻

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二子皆受秋大雩旱

也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雩其禮故

雖秋雩非書過也然經與過雩同文是以

傳每釋之曰旱也書而楚人討陳叛故討治

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

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

不刑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素明

小國而擁其罪人與兵致計加禮於陳而陳

恨彌篤乃怨而歸罪子辛子辛之貪雖足以

取死然共王用刑為詩曰周道挺挺我心局

失其節故言不刑局講事不令集人來定逸詩也挺挺正直也

言謀事不善當聚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

亦難乎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于鄆殺

三卿欲以屬諸侯夏書曰成允成功亦逸書

故君子以為不可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具且命成

也言信成然陳也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穆叔以屬鄆為

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鄆近魯竟故欲以

有忿魯不能拔忿致譴責故復乞楚子囊為

令尹公子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

立于囊必政行政子辛而疾討陳疾急陳近

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

之而後可言晉力不能及陳故七年陳侯逃歸冬諸侯戍陳備楚

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及公

救陳而不及會故不書城棣城棣鄭地陳留酸棗縣西南有棣城季文子卒

大夫入斂公在位西在作階宰庀家器為葬備

庀具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

重器備器備謂珍寶甲兵之物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

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經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

弱來奔華椒孫秋葬杞桓公無傳滕子來朝莒人

滅鄆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行父子十有

二月齊侯滅萊書十二月從告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杞

春秋未嘗書名桓公三與成同盟故赴以名宋華弱與樂轡少相

狎長相優狎親習也相謗也優調戲也子蕩怒以弓

拊華弱于朝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曰拊平公

見之曰司武而枯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言其懦弱

不足以勝敵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

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

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我言

射女門女亦當以不勝任見逐子罕善之如初言子罕雖見

以得安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莒人滅鄆鄆恃賂

也鄆有貢賦之賂在魯穆叔如邾聘且脩

平平四年戰晉人以鄆故水討曰何故亡鄆鄆屬

魯恃賂而慢莒魯不致力輔助無季武子如

晉見且聽命始代父為卿見大國十一月齊

侯滅萊萊恃謀也賂夙沙衛之謀於鄭子國

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聘在

五年二年晏弱城東陽至五甲寅堙之環城

傳於堞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及祀桓公卒之

月此年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入軍齊

師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萊正與子棠大

夫棠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三人帥

別邑兵齊師大敗之敗湫丁未入萊萊共公

浮柔奔棠正與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

陳無宇獻來宗器于襄宮無字栢子陳公廟

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郕遷

子于高厘崔杼定其田厚其疆界高

經七年春鄭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

免牲稱牲既卜日也小邾子來朝城費南遺

鮮而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蝨無傳為冬十月

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

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

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謀救陳陳侯逃

書救也鄭伯翫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

鄆實為子駟所執以瘡疾赴故不書執稱名

侯未至會所而死鄭鄭地不欲再陳侯逃歸

稱鄭伯故約文正其名於會上

傳七年春鄆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

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

卜筮夫郊祀后稷以術農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

始祖能播殖者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

卜郊宜其不從也啓蟄夏正建寅月耕謂春分南遺為費

宰費季氏邑叔仲昭伯為隧正隧正主役徒昭伯叔仲惠伯之孫

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使遺請城

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傳言祿去公室季氏所以強小

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亦邾子也秋季武子如

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聘在元年言國

家多難故不時報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

有廢疾穆子韓厥長子成十年為公族大夫將立之代厥為卿辭

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言雖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

濡己義取非禮不可妄行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詩小雅

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無忌不才

讓其可乎請立起也無忌子子名起與田蘇

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蘇言起詩曰靖共爾位好

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靖安也介助也詩小雅

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仁求正直之人與恤民之立立如是則神明順之致大福也

為德靖共其位正直為正正已正曲為直正人

曲參和為仁德正直三者備乃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

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言起有此三德故可立庚戌使

宣子朝遂老致仕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

族大夫師為之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

緩報非貳之言而尋孫栢子之盟明在成三年公登亦登

禮登階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

君未嘗後衛君敬體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

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安除孫子無辭亦無

悛容悛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

不悛亡之李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委蛇

順貌詩召南言人臣自謂從者也從順衡而

委蛇必折為十四年林父逐君起本楚子囊

圍陳會于鄆以救之晉會鄭僖公之為大子

也於成之十六年魯成公與子罕適晉不禮焉

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子豐獲公子及其元年

朝于晉鄭僖元年魯襄三年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

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

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

而以瘞疾赴于諸侯傳言經所簡公生五年

奉而立之僖公陳人患楚楚圍陳故慶虎慶寅謂

楚人曰吾使公子苦往而執之二慶陳執政大夫公子黃哀公

弟楚人從之為執黃二慶使告陳侯于會鄆之會

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

社稷宗廟懼有二圖皆君屬楚陳侯逃歸鄆會所以不書救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傳無鄭

人侵蔡獲蔡公子變鄭子國稱人刺其無故

子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

于邢丘時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唯使大公

至自晉無傳莒人伐我南鄙秋九月大雩冬楚

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邲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晉悼復

故朝而稟其多少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

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驪子廕子侯

子丁辟罪也孫擊孫惡出奔衛二孫子庚

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侵蔡

媚於晉子耳不言敗唯以獲告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

子產子國子不順衆而喜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

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

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

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

焉將為戮矣大命起師行軍之命五月甲辰會于邢丘

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

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晉難重

故使大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獻蔡大夫

不書尊晉侯也晉悼復文襄之業制朝聘之節儉而有禮德義可尊故退

諸侯大夫以崇之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鄆田莒既滅鄆魯侵

其西界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秋九月大雩旱也冬楚子

囊伐鄭討其侵蔡止子駟子國子耳欲從

楚子孔子矯子展欲待晉待晉來救子孔穆公子子矯子游子

子展子罕子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

幾何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北云詢多職競

作羅北卜詢謀也職主也言既卜且謀之多謀多則競作羅網之難無成功

族民之多違族家事滋無成也滋益民急矣姑

從楚以紆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

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

二竟晉楚界上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

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

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謂三年會

雞澤五年會成又會城棣七年會鄆八年會邢丘今將背之雖楚救

我將安用之言失信得親我無成晉親鄙我

是欲楚欲以鄭為鄙而反欲與成不可從也言子駟不如

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關八鄉和睦必不弃

鄭四軍謂上中下新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

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舍之子杜莫如信

宗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

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詩小雅孔甚也集

是非相亂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言謀者多

無適受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匪彼也

謀於路人也不得請從楚驂也受其咎驂子

也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伯駢鄭曰

君命敝邑脩而車賦敝而師徒以討亂略蔡

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索盡

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

女何故稱兵于蔡稱舉焚我郊保郭外曰郊

馮陵我城郭馮迫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

啓皇暇也敝以相救也啓跪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

翦盡也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

控引也

愁痛夫人猶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

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孤鄭伯不敢不

告知武子使行人子貞對之曰君有楚命見討

命亦不使一个行李告于寡君一个獨使也行李行人也

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

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為明年晉伐鄭傳晉

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春秋公此告將用師

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標有梅詩召南標落也梅盛極

則落詩人以興女色盛則有衰衆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欲魯及時其討鄭取其汲汲相

赴季武子曰誰敢哉言誰敢不從命今譬於草木寡

君在君君之臭味也言同類歡以承命何時之

有遲速無時武子賦角弓角弓詩小雅取其兄賓

將出武子賦彤弓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欲使晉君繼文之業復

受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我先君文

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

藏之以示子孫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言已

嗣其父祖為先君守官不敢廢命故平晉君君子以為知禮形弓義在晉君故范句受之所謂知禮

經九年春宋災天火口災夏季孫宿如晉五

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秋八月癸未葬我

小君穆姜無傳四月而葬速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

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伐鄭而書同盟

則鄭受盟可知傳言十一月己亥以長歷推之十二月無己亥經誤戲鄭也楚子

伐鄭

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樂喜子

政卿知將有火災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素戒為備火之政

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大屋難徹就塗之陳番揭

具綆缶綆汲索缶汲器備水器盆盥之屬量輕重

計人力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巡行

度也繕治也行度守表火道火起則從其使

華臣具正徒華臣華元子為司徒正徒令隧

正納郊保奔火所

隧正官名也五縣為隧納聚郊野保守之民使隨火

所起往

使華閱討右官官正其司

亦華元子代元為右

師討治也

向戎討左亦如之

左師使樂

端正刑器亦如之

樂造司寇刑器刑書

使皇鄭命校正

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正武守

皇鄭皇父充石之後校正

主馬工正主車使各備其官

使西鉏吾正府守

鉏吾大宰府六官

令司宮巷伯徹宮

司宮奄臣巷伯寺人皆掌宮內之事

二師

令四鄉正敬享

二師左右師也鄉正鄉大夫享祝也

祝宗用馬

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祝大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

于四城以饗火盤庚殷王字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祝之凡天災有幣如牲用馬祀盤庚

皆非禮

晉侯問於士弱

弱士也

曰吾聞之宋

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

宋何故自對曰

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

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

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辰之月鶉火

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

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

陶唐氏有天下

之子傳曰遷賤伯于商立主辰辰大祀大火

而火紀時焉謂出內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商人閱其禍敗之

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也商人

數所更歷恒多火災宋是殷公曰可必乎對

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言國無道則災

知必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宣子聘

姜薨於東宮大子宮也穆姜薨僑如欲廢成

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艮下艮上艮周禮

雜用連山歸藏周書勿二易皆史曰是謂艮之隨

以七八為占故言一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

三三故更以周易占變文得隨卦而論之隨

其出也史謂隨非君必速出姜曰亡二猶是

於周易曰隨元亨易並皆以變者

異則論彖故姜亦以水為占也元體之長也

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

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

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

言不誣四德乃遇隨無咎朋無事今我婦人而

與於亂固在下位婦人卑而有不仁不可謂

元不靖國家不可謂專作而害身不可謂利

弃位而姦姦淫之別名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

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

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傳言穆姜辯而不德秦景公使

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

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

隨所舉不失選得所官不易方方猶宜也其卿讓

於善讓勝已者其大夫不失守各任其職其士競於教

奉上其庶人力於農穡種曰收曰商工阜隸不

知遷業四民不難韓厥老矣知榮稟書以為政將代

中范匄少於中行使匄中而之上之使佐中軍

軍偃將韓起少於欒黶欒黶上之使

佐上軍欒黶將下軍絳多功以趙

武為賢而為之佐武將君明臣忠上讓下競

尊官相讓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

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

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

晉饑弗能報也為十年晉冬十月諸侯伐鄭

鄭從楚也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鄭從荀罃士

釁門于鄭門鄭城門也三衛北宮括曹人邾

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師之梁亦鄭城門三國從上軍

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二國從下軍杞

人邲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二國從新軍行栗表道樹甲

戌師于汜衆軍還聚汜汜鄭地東汜今於諸侯曰脩器備

兵器盛餼糧餼乾食歸老幼示將居疾于虎牢

戰備諸侯已取鄭虎牢故肆眚肆緩也圍鄭使諸軍疾病息其中

逆服不鄭人恐乃行成與晉中行獻子曰遂

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

獻子荀偃也恐其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

以敝楚人也敝吾三分四軍分四軍為三部與諸侯

之銳以逆來者楚也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晉

一動而楚二猶俞於戰戰勝聚暴骨以逞不可

以爭言爭當以謀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

勞力先王之制也艾息也言當諸侯皆不欲

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

鄭服故將盟鄭六卿公子駮駮子公子發國子公

子嘉孔子公孫輒耳子公孫蠆蟪子公孫舍之展子及

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門子卿晉士莊子為

載書莊子士弱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

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違如

盟之公子駮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

國之間介猶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謂

兵亂之力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

不獲享其土利天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墊隘

猶委頓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

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

之亦如荀偃曰改載書子駟亦以所言載公

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要誓以告神若可改也

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

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

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

之不德民將弃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

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遂兩用晉人不得志

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

三門鄭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月閏月戊寅

濟于陰阪侵鄭有閏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

二十日疑閏月當為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

為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為月晉人三番四

軍更攻鄭門門各五日晉各一攻鄭三受敵

欲以苦之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

攻輒五日凡十五日鄭故不服而去明日次

于陰口而還地名鄭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

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傳

子展能守信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

年季武子對曰曾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

在成十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

也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

禮也冠或人之服故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

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裸謂灌

酒也享祭先君也以金石之樂節之以鐘磬為舉動之節以先

君之桃處之諸侯以始相之廟為桃今寡君在行未可

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

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今衛獻公之曾祖從衛所與假

鐘磬焉禮也楚子伐鄭與晉成故子駟將及楚平

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

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

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

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質主所臨唯信信者

言之瑞也瑞符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神臨也明

神不蠲要盟

也蠲繫

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

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

中分鄭城中里名罷戎楚大夫

楚莊

夫人卒

共王母

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

以息民魏絳請施舍

施恩惠舍勞役

輸積聚以貸

盡輸

也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

散在

民亦無困人

不匱

公無禁利

與民共

亦無貧民

禮讓

祈以幣更

牲不川

賓以特牲

務崇省

器用不

作

因仍舊

車服從給

足給事也

行之期年國乃有節

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三駕三興師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於向

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春秋經傳集解襄元第十四

金澤



宮内廳書陵部

三才圖會

春秋經傳集解

二

春秋經傳集解襄二第十五

杜氏 盡十五年

經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子

相吳子在相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夏五月

甲午遂滅偃陽偃陽姑姓國今岢嵐城傳陽縣也因相會而滅之故曰遂

公至自會無傳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荀螢不書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

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為盟主所尊故

在滕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非國討當

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稱盜戊鄭虎牢伐鄭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

各受晉命戊虎牢不復為告楚公子貞帥師

救鄭公至自伐鄭無傳

傳十年春會于柰會吳子壽夢也壽夢吳子乘三

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

離不敬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遇非本期地故不書會高厚高固子也

癸丑月二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

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厚與光俱不敬弃社稷也其

將不免乎為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夏四月戊

午會于柰經書春書始行晉荀偃士匄請伐

偃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為附庸

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

丙寅圍之弗克丙寅四日孟氏之臣秦董父輦

重如役

堇父益獻子家臣

步挽重車以從師

偃陽人啓門諸侯

之士門焉

見門開故攻之

縣門發聊人紇挾之以出

門者

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紇聊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

耶邑魯縣東南莖

城是也言紇多力故

舉縣門出在內者

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

蒙之以甲以爲櫓

狄虎彌魯人也櫓大楯也

左執之右

拔戟以成一隊

百人爲隊

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

如虎者也

詩此風也

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

絕之

偃陽人縣布勇者試外勇者

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

三主人辭焉乃退

主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

縣布帶其斷以

徇於軍三日

帶其斷布以示勇

諸侯之師久於偃陽

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

向夏恐有久雨從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故曰久

請班師

班還也

知伯

怒

知伯荀罃

投之以机出於其間

出偃士匄

曰女成

二事而後告余

二事伐偃陽封向戌

余恐亂命以不女

違

既成改之

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率師老夫

以至於此既無武守

無武守而欲易余罪

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

以至於此既無武守

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

以至於此既無武守

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

以至於此既無武守

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

以至於此既無武守

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

以至於此既無武守

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

以至於此既無武守

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

以至於此既無武守

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

以至於此既無武守

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

以至於此既無武守

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

以至於此既無武守

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

以至於此既無武守

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

以至於此既無武守

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

以至於此既無武守

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

以至於此既無武守

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

以至於此既無武守

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

以至於此既無武守

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

以至於此既無武守

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

以至於此既無武守

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

以至於此既無武守

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

以至於此既無武守

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

以至於此既無武守

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

以至於此既無武守

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

以至於此既無武守

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

以至於此既無武守

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

以至於此既無武守

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

以至於此既無武守

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

以至於此既無武守

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

以至於此既無武守

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

以至於此既無武守

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

以至於此既無武守

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謂偃句將言爾余羸老也可

重任乎不任受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言當

以謝不五月庚寅月四荀偃士句帥卒攻偃

陽親受矢石躬在矢甲午滅之日月八書曰遂

滅偃陽言自會也言甘因會以以與向戌向

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

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言見賜之若專

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

以死註謂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

桑林桑林殷天荀偃辛荀偃士句曰諸

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魯

有禘樂賓祭用之禘二年大祭則作四代之

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俱大舞師題以

旌夏師樂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晉侯懼而退

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見之去旌卒而還及

著雍疾晉侯疾也卜桑見荀偃士

勾欲奔請禱焉

奔走還宋禱謝

荀瑩不可曰我受禮

矣彼則以之

以用

然有鬼神於彼加之

言自當知

罪於宋

晉侯有間

間差也

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

謂之夷俘

諱俘中國故謂之夷

偃陽姓也使周內史

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

霍晉邑內史掌爵祿廢置者使選偃

陽宗族賢者令居霍奉姓之祀善不滅姓故曰禮也使周史者示有王命

師歸

孟獻子以秦董父為右

嘉其勇力

生秦丕茲事仲

尼

言二父以力相尚子事仲尼以德相高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

伐宋師于訾母

宋地

庚午圍宋門于桐門

不成圍而

攻其城門晉荀瑩伐秦報其侵也

侵在九年

衛侯救宋

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

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

曰國病矣

師數出疲病也

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

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

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

亦兼受楚之勅命也皇耳皇戌子

孫

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

繇兆

曰兆

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

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

鄭皇耳于犬丘蒯孫林秋七月楚子囊鄭子

耳侵我西鄙於魯無所取諱而不書其義未聞還圍蕭八月丙寅

克之蕭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

有災乎師競已甚競爭也周猶不堪競況鄭乎

周謂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鄭簡公幼少子

天王為下盜殺三大夫傳政故知三士任其禍也莒人聞諸侯之有事

也故伐我東鄙諸侯有討諸侯伐鄭齊崔杼

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大子宜賓之

晉悼以一時之宜令在己酉師于牛首鄭初

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

禦牛首師尉止獲又與之爭獲囚子駟抑尉

止曰爾車非禮也言女車猶遂弗使獻不使獻

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

田焉洫田畔溝也子駟為田洫故五族聚羣

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八年子驪所殺公子熙等

之於是子驪當國攝君事也子國為司馬子耳為

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

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

宮之朝宮公殺子驪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

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子孔公子嘉也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為十九

年殺公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

子西聞盜不做而出子西公孫尸而追盜先臨

尸而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

多喪子產聞盜子國為門者置守庀羣司具

官閉府庫慎閉藏字字備成列而後出兵車

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尸而攻盜於北宮子驪帥

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眾盡死侯晉奔

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尉翩尉止子司齊司臣子

子孔當國代子為戴書以位序聽政辟自羣卿

司各守其職位以受執大夫諸司門子弗順政之法不得與朝政

將誅之

子孔欲誅不順者

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

止既

子孔又勸令燒除載書

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

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

難治以子產

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

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

欲為政也

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

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不於朝內燒欲使遠

近見所燒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

制

欲以偏鄭也不書城魯不與也梧制皆鄭舊地

士魴魏絳戍之書

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

二年晉城虎牢而居

之今鄭復叛故脩其城而置戍鄭服則欲鄭以還鄭故夫子追書繫之于鄭以見晉志

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

而南至於陽陵

還繞也陽陵鄭地

楚師不退知武子

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

武子

荀彘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

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

軍潁水出城陽于矯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

戰矣言有成去之志從之將退不從亦退從猶服也退楚

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楚以退

宵涉潁與楚人盟夜渡畏藥璆欲伐鄭師伐

潁者荀瑩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

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為後今伐其

師楚必救之戰而不亡兄為諸侯笑克不可命

勝負難要不可命以必克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

鄭北鄙而歸欲以楚人亦還鄭服王叔陳生

與伯輿爭政二子王卿士王右伯輿右助王叔陳

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欲奔殺史狡以說

焉說王叔也不入遂處之河上晉侯使士勾平王

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爭曲王叔之宰宰家與

伯輿之大夫瑕禽瑕禽伯輿屬大夫坐獄於王庭訟

也周禮命婦不躬坐獄訟士勾聽之王

叔之宰曰箴門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

為上矣

箕門柴門閨竇小戶穿壁為戶上錢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與微賤之家

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

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

平王徙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與之

祖皆在其中主為王備犧牲共祭祀王待其用故與之盟使世有職駢旄赤牛也舉駢旄

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雞

曰世世無失職若箕門閨竇其

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

言我若貧賤何能來東使王待其用

而與之盟邪底至也

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

隨財制政

而刑放於寵

寵臣專刑不任法

官之師旅不勝其富

師旅之長皆受賂

吾能無箕門閨竇乎

言王叔之屬富故使吾貧

唯大國圖之

圖猶議也

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

正者

不失下之直

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

左亦左之

宣子知伯與直不欲自專故推之於王

使王叔氏與

伯與合要

合要辭

王叔氏不能舉其契

要契之辭

王

叔彘果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代王叔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

為夏四月卜郊不從乃不郊傳鄭公孫舍

春秋左傳卷之六

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

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世子光至復在莒子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

城北亳城鄭地伐鄭而書公至自伐鄭無楚

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

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晉遂會于蕭魚鄭服而諸侯公至自會無傳

尊光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良霄公孫

也冬秦人伐晉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

皆屬於公有事三鄉更師以征伐季氏告叔

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也三

之家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政者霸國

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為大國武子固請之穆

子曰然則盟諸後變易故盟之乃盟諸僖閔

僖宮詛諸五父之衢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

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三分國民衆

三子各毀其乘

以足成三軍

季氏使其乘之

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

使軍乘之人率其邑

不入者倍征

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

傳曰季氏盡征之民

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

弟

取其子弟之半也四舍其乘

叔孫氏使盡

為臣

盡取其子弟以不然不舍

制軍分民不如

其故而改作也此蓋三家盟祖之本言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

夫曰不從晉國幾亡

幾近也

楚弱於晉晉不吾

疾也

疾急也

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

死於我

言當作何計

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

與固

也晉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

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

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

於宋

使守疆場之吏侵犯宋

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

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

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

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言如此乃免於晉楚之難夏鄭子展

侵宋欲以致諸侯四月諸侯伐鄭已亥齊大子光

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傳釋齊大子光所以序莒上也

向戌不書宋公在會故其莫晉荀瑩至于西郊東侵舊

許許之舊國鄭新邑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

會于北林師于向向地在潁川長社縣東北右還次于瑣

北行而西為右還樂陽宛陵縣西有瑣候亭圍鄭觀兵于南門觀示

池西濟于濟隧濟隧水名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

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慎敬成儀謹辭

今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數伐鄭皆罷於道路乃

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蒞年蒞積年穀不分災毋壅

利專山川利之利毋保姦姦賊毋留惡惡速去救災患

恤禍亂同好惡弊助或閒茲命司慎

司盟名山名川二司天神羣神羣祀羣祀在祀典者先王

先公先王諸侯之大祖也先公始封君七姓十

二國之祖

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

姓薛任姓實十三

明神殛之

也殛誅 俾失其民

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也踣斃

楚子囊乞旅于秦

乞師旅於秦

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

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鄭逆服故更伐宋也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

此夏諸侯皆復鄭來故曰悉師

人使良霄大宰石彘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

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

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

書曰行人言使人也

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占者兵交使在其間所

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以為譏也既成諸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石彘為介故不書諸

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

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

展出盟晉侯

二盟不告

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

經書秋史失之

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

不相

備也禁侵掠晉侯使叔盼告于諸侯

叔盼叔向也告諸侯

亦使赦鄭四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

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

命矣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鄭人賂其罪人德義如是不敢不承命鄭人賂

晉侯以師惸師觸師惸觸皆樂師名廣車輶車淳

十五乘甲兵備廣車輶車皆安車名淳耦也凡兵車百乘

他兵車及廣輶共百乘歌鐘二肆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

及其鐻磬鐻磬皆樂器女樂二八十六人晉侯以樂

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

華年在四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

不諧諧亦和也請與子樂之共此樂辭曰夫和戎狄

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

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

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

天子之邦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樂可以鎮撫天子之邦殿鎮也

只君子福祿攸同攸所便蕃左右亦是帥從

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夫樂以安德和其義

以處之

處位以義

禮以行之

行教令

信以守之

守所行

仁以厲之

厲風俗

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

遠人所謂樂也

言五德皆備乃為樂非但金石

書曰居安思

危

逸書

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

規正公

公

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

待遇接納

不能濟河

渡河南服鄭

夫賞國之典也藏在

盟府

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

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終

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秦庶

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

庶長秦爵也

屬晉無所救

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

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

從輔氏渡河

與鮑交伐晉

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不書

敗績晉取易秦而敗故不告也櫟晉地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瑕邪費縣南有台亭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鄆莒邑

夏

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

五年會於戚公

不與盟而赴以名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

台遂入鄆乘勝入鄆報見伐取其鐘以為公盤夏晉

士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伐鄭師秋吳子壽夢卒壽夢

吳子之號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吳始

通故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於城外向其國同姓

於宗廟所出王同宗於祖廟始封君同族於

禘廟父廟也同族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

諸姬同姓國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為國共祖周公冬楚子囊秦庶長無

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取鄭在前年梁

國睢陽縣東有地名楊梁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

栢子栢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

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不敢與

毀故曰妾婦之子若而人言非無女而有姊

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

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

陰里周大夫結成也為十五年劉夏

逆王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

士魴聘在此年

夏嫌君臣不敵故禮之

秦嬴歸于楚

秦景公妹為楚共王夫人

楚司

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

子庚莊王子午也諸侯夫

人父母既沒歸寧使婦故曰禮

經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郛

郛小國也

縣有郛亭傳例曰書取言易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共王也成

二年大夫盟于蜀

冬城防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

也

書勲勞於策也桓二年傳曰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

策勲焉禮也桓十六年傳又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告廟及飲至及書勞

三事備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至

夏

邦亂分為三

國分為三部志力各異

師救邾遂取之

魯

也經不稱師不滿二千五百人傳通言之

凡書取言易也

不用師徒及用

雖國亦曰取

用大師焉曰滅

敵人距戰斬獲俘馘用力難重

雖邑亦

弗地曰入

謂勝其國邑不有其地

荀罃士魴卒

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

為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眾共

使士句將中軍辭曰伯游長

伯游荀偃

昔臣習於

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

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句佐

之句今將謹故周爾時之舉不以已與事也九年

請從伯游荀偃將

中軍

代荀

士句佐之

位如

使韓起將上軍辭

以趙武又使欒黶

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

欒黶辭曰臣不如

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

軍

武自新軍超

韓起佐之

位如

欒黶將下軍

魏絳佐之

位超一等

絳自新軍

新軍無帥

佐

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

從於下軍禮也

得慎舉

晉國之民是以大和

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

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

賴之刑善也夫

刑法

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

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安永

其是之謂乎

周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寧安也永長也義取上有好善之慶

則下賴其福

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

孚

詩大雅言文王善用法故能為萬國所信孚信也

言刑善也及其

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詩小雅刺幽王

役使不均故從事者知怨恨稱已之勞以為獨賢無謙心

言不讓也世之

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

能者在下位則貴尚而讓之

小

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

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

功以加小人

加陵也

小人伐其技以馮君

子

馮亦陵也自稱其能為伐

是以上下無禮亂虐竝生由

爭善也

爭自善也

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傳言晉之所以興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

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

而應受多福

多福謂為君

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

鄢在成十六年

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

弘大也

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

寃寃之事

寃厚也寃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

所以

從先君於禰廟者

從先君代為禰廟

請為靈若厲

受

惡謚以歸先君也亂而不損曰靈戮殺不幸曰厲

大夫擇焉莫對及

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

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

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

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其乎請謚之共大夫從

之傳言子囊之善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

之子庚楚司馬

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

養叔養由基也

必易我而

戒備

子為三覆以待

我覆伏

我請誘之庚從之戰于庸浦

庸浦楚地

大敗吳師獲公子當君子以具為不弔

天不用

相弔恤

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言不為昊天所恤則致罪

也為明年會向傳

冬城防書事時也

土功雖有常節通以事間為時

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鄭良

霄大宰石彘猶在楚

十一年楚人執之至今

石彘言於

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

先征五年而十吉凶也征謂巡狩征行

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五年五十皆不習則

增脩德而改卜不習謂今楚實不競行人何

罪不能脩德與晉競止鄭一卿以除其偏良霄一卿謂使

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睦怨疾楚則事

晉使歸而廢其使行而見執於楚鄭又遂堅

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

楚人歸之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

句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會晉敬事霸國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盟曹人莒人邾人滕

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子向也叔老聲伯子

會晉敬事霸國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

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齊崔杼宋華閱

衛北宮括在會情慢不歸故貶稱人蓋欲以

督率諸侯辨成霸功也吳夾在會諸侯會之

故曰會吳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無夏四月

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

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齊宋大夫不己未衛侯出奔齊諸侯之策書

書義與向同

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 莒人侵

我東鄙無傳報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

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

莒人邾人于戚

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前年為楚所敗 會于向為

吳謀楚故也謀為吳伐楚 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

以退吳人吳伐楚喪故以為不德 執莒公子

務婁在會不以非卿 以其通楚使也莒貳於楚故 將

執戎子駒支駒支戎子名 范宣子親數諸朝行在

亦設 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

瓜州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為今燉煌 乃祖吾離被

苫蓋蓋苫之別名 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蒙冒 我

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腆厚 與女剖分而食

之中分 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

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職主 詰朝之事爾無與

焉詰朝明旦不使復得與會事 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

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

蠲明也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曹也四嶽堯時方伯姜姓

也裔遠也母是翦弃剪削也賜我南鄙之田狐

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

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

不貳不內侵亦不外叛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

鄭盟而舍戍焉在僖三十年於是乎有殺之師在僖

三十年晉禦其上戎元其下元猶當也秦師不復我

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其掎

足也與晉蹠之蹠僵也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

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言給晉役不曠時以從

執政猶殺志也意常如殺無中二也豈敢離邊今官之

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

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

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晉焉晉閔也

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取其愷宣子辭焉

辭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成愷悌不信讒也

謝不得達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

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齊子忽老字也言

並書吳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吳子乘之長子

二卿月既葬將立季札札諸樊季札辭曰曹宣公

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曹君公子負

而自立事在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

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適

義嗣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

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

之傳言季札之讓且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

伐秦以報礫之役也礫役在晉侯待于竟使

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言經所以及涇不濟

諸侯之師不肯渡也涇水出安叔向見叔孫

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詩邶風也義取於深

在於叔向退而具舟魯人告人先濟鄭子矯見

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

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

濟涇而次傳言北宮括所秦人毒涇上流師

人多死飲毒水故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

從之至于械林械林秦地不獲成焉秦不荀偃令

曰鷄鳴而駕塞井夷竄示不唯余馬首是瞻

言進退從己藥麇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

欲東乃歸麇惡偃自專下軍從之左史謂魏

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也莊子

莊子曰夫子命從帥荀偃藥伯吾帥也吾

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為待也

子為佐故伯游曰吾今實過悔之何及多遺

秦禽軍帥不和恐多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

延之役遷延却退藥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

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藥鍼藥

二位謂麇將下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

軍鍼為戎右

焉士鞅反

句士鞅子

欒廬謂士句曰

余弟不欲往

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

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

欒廬汰後誣逐士鞅也而

也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情

也

臨事情慢不脩也仲江宋公孫師之子

向之會亦如之衛北

宮括不書於向

亦情

書於伐秦攝也

能自攝整從鄭子蟠

俱濟

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

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廬

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

乎

盈廬之子

秦伯曰

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

周人之思召公

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

武子欒書廬之父也召公奭聽訟舍於甘

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樹而作勿伐之詩在召南

欒廬死盈之善未

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廬之怨實章將於

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

為傳二十一年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

敕戒二子

皆服而朝

服朝服待命於朝

日旰不召

旰

也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從公於囿不釋皮冠而

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也既二子怒孫文子

如戚戚孫文子邑孫蒯入使孫蒯孫文子之公飲之酒

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

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公衛河上公欲大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為亂大師掌樂大夫大

師辭師曹請為之辭以為不可師曹樂人初公有嬖妾

使師曹誨之琴誨教也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

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

歌之遂誦之恐孫蒯不解故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

忌我矣弗先必死欲先公作亂并幣於戚幣子也而

入見遽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

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臣

敢奸之奸猶犯也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逐君更立未知當差否

遂行從近關出懼難作欲速出竟公使子矯子伯子

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三子衛羣公子疑孫

子故盟之丘宮近戚地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子畏衛公弟公如

鄆鄆衛地

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

使往請和也子

行羣

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

北

東阿縣西

鄆人執之

公徒因敗散還故為公執之

初尹公

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

子追公

二子佗與差為孫氏逐公

公孫

丁御公

為公子

魚

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

為禮乎

子魚庾公差禮射不

求射兩軸而還

軸車輓

尹

公佗日子為師我

則遠矣乃反之

佗不從丁公差俱退

字故言遠始與公

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

貫佗臂

子鮮從公

子鮮

公母弟

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

告宗廟也

定

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

誣欺也定姜公適母

有

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

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

謂不釋皮冠之

比余以巾搆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

亡而已無告無罪

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

公使厚成

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

在他竟

越遠也

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

使瘠敢私於執事

執事諸大夫

曰有君不弔也

弔恤

有臣不敏

敏達也

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

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

大叔儀

曰

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

弃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

恤之

重恤謂慈其不達也

敢拜君命之尊重拜大貺

謝重

恤之

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

乎有大叔儀以守

守於國

有母弟鱣以出或撫

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

邾齊所滅邾國

及其復也以邾糧歸

言其右宰穀從

而逃歸衛人將殺之

穀衛大夫也以其辭曰從君故欲殺之

辭曰

余不說初矣

言初從君非說之不獲已耳

余狐裘而羔袖

言一身盡善唯少有不喻

乃赦之衛人立公

孫剽

剽公孫

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

聽盟會之命

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

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

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武仲不書子

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理臧孫說

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

之欲無入得乎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師歸自伐秦晉

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成國大國

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

生盈而死弟也盈生而朔死盈生六年而

武子卒彘來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

舍之喪士魴子也十三年荀罃士魴卒其子皆幼未任為卿故新軍無帥遂舍之

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晉侯曰衛人出其

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

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

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

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

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

肆放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

師曠能因問盡言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在前子囊

師于棠以伐吳兵不出而還于囊穀後以

吳爲不能而弗傲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

之臯舟吳險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

公子宜穀傳言不備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

將昏於齊故也定公劉夏位賤曰昔伯舅大

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祚大師

以表東海照報也表顯也謂顯封王室之不

壞繫伯舅是賴聲發今余命女環環齊靈茲

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

廢朕命纂繼也因昏而加囊顯晉侯問衛故

於中行獻子問衛逐君當討對曰不如因而

定之衛有君矣已立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

諸侯史佚有言曰國重而撫之重不可移仲

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

之道也

仲虺湯左指

君其定衛以待時乎

待其昏亂之時

乃伐

冬會于戚謀定衛也

定立

范宣子假羽

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齊之所建齊私有

之因謂之羽毛宣子聞而借觀之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

遺言謂子庚必城郢

楚徙都郢未有城郭公

亂事未得訖子囊欲訖而未暇故遺言見意

君子謂子囊忠君薨

不忘增其名

謂前年謚君為共

將死不忘衛社稷可

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

所望忠也

詩小雅忠信為周言德行歸於忠信即為萬民所瞻望

經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

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采地夏名也天子

卿書字劉夏并卿故書名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

夏齊侯伐我

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無傳遇魯地書至遇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備齊故夏城非例所譏

秋

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無傳八月無丁巳丁巳七月一日也日月必有

誤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

卒四同

傳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報二年豹之聘尋十

一年毫見子獻子尤其室尤責過也曰子有令聞

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

毀之重勞日不敢間傳言獻子友干且不隱其實官師從

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劉夏也天

子宮師非卿也劉夏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

楚公子午為令尹代子囊公子罷戎為

右尹為子馮為大司馬子馮叔教從子公子橐師為

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屈到屈蕩

子公子追舒為箴尹追舒莊王子南屈蕩為連尹

養由基為宮廩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

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覲

心無覲覲詩云嗟我懷人寔被周行能官人以求幸

也詩周南邶真置也行列也詩人嗟也數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偏於列位是后妃

之志以官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人為急

言自王以下諸侯大夫各任其職則是詩人周

行之忘也。司采衛五服之名也。天子所居千里曰甸，其次曰侯，服次曰甸，服次曰男，服次

曰采服次曰衛服五百里
鄭尉氏司氏之亂

其餘盜在宋亂在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

故納賂于宋尉氏三子之所殺故以馬四十乘六百

十匹與師花師慧樂師也花三月公孫黑爲質

焉公孫黑子哲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

之良司臣而逸之賢而託諸季武子武子寘

子罕以司馬鄭人醢之三人也

父三入尉者翮女司

私小其相曰朝也

師相

者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

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

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
不爲子產殺三盜得賂

而歸之是重命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言子罕能

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故不畏霸主於是

乎城成郭也郭郭秋邾人伐我南鄙亦貳於晉故使

告于晉晉將為實以討邾莒

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伐魯未之

討也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明為

年會湟

鄭公孫寔如晉奔喪子蟜送葬

夏子西也

言諸侯畏晉故卿共葬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

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

玉人能治玉者

王人以為寶

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

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

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

言必為盜所害納

此以請死也

請免死

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

之攻之也

攻治

富而後使復其所

賣玉得富

十二月

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堵狗堵女父之族狗娶於

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

春秋經傳集解襄二第十五

春秋經傳集解襄三第十六

杜氏 盡二十二年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踰月而三葬速也

月公會晉侯容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湫梁

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湫水出河內軹

縣東南至

戊寅大夫盟

諸大夫本欲盟高厚

盟雞澤會車序諸侯今此聞

晉人執莒子邾

子以歸

故稱人以執不以歸京師非禮也齊

侯伐我北鄙無傳齊夏公至自會無傳五月甲

子地震無傳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

伐許荀偃主兵當序鄭上方示叔秋齊侯伐

我北鄙圍邾大雩無傳冬叔孫豹如晉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平公悼羊

舌盼為傅昭叔向也張君臣為中軍司馬張

其父祁奚韓襄纘盈士鞅為公族大夫祁奚

軍引為公族大夫去劇虞丘書為乘馬御代

鄭改服脩官烝于曲沃既葬改喪服脩官選

冬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然後

烝嘗於廟今晉踰月葬作主而烝祭傳言晉

將有湟梁之警守而下會于湟梁順河東行

命歸侵田諸侯相侵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

比公犁比莒子號也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侵

卒不克會故且曰通齊楚之使邾莒在齊楚

平公終其事故晉侯與諸侯宴于溫

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使齊高

厚之詩不類

齊有二心故

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

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

齊為大國高厚若此

知小國必

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

殖鄭公孫董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曹

以下大夫不書故

許男請遷于晉

許欲諸侯叛楚

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

唯以其師討許之不

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

師

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

穆叔從公

從公

齊子帥師

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

夷平也秦秋於魯事

所記不與外事同者客主之言所以為文固當異也魯卿每會公侯春秋無譏故於此示

例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時皆諸侯大夫義取皆平得會鄭伯

夏六

月次于械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

械林函氏皆許地

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楊梁之役

晉師

獨進楊梁役在十二年

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

阪

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

外不書復伐許而還

許宋遷故

秋齊侯圍成

成魯孟氏

邑貳晉孟孺子速徵之孟獻子之子莊齊侯

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海陘魯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晉

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與民之

未息新伐許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

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

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庶幾晉比執

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圻父

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為王爪牙不脩其職使百姓受困苦

之憂而無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

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比及此見范宣子賦鴻

鴈之卒章鴻鴈詩小雅卒章曰鴻鴈于飛哀

憂困蹇蹇然若鴻鴈之失所大曰鴻小曰鴈宣子曰勾在此敢使

魯無鳩乎鳩集

經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無傳

也四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買石秋

同盟

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

防有奔縣東南九月大雩無傳書過宋華臣出奔陳

暴亂宗室懼而出奔實以冬鄰人伐我南鄙出書秋者以始作亂時來告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卑宋也

司徒印陳大夫衛孫蒯田于曹隧越竟而獵

卑宋不設備之飲馬于重丘重丘晉邑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

詢之詢罵也曰親逐之而君爾父為厲厲惡鬼林父逐君在

十四年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

伐曹取重丘孫蒯不書其卿曹人愬于晉為明年晉人執石買

傳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前年圍成辟孟孺子秋齊

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防臧邑師

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陽關在泰山鉅平縣東旅松近防地

也魯師畏齊不敢至防耶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

犯齊師送之而復耶叔紇叔梁紇臧疇臧賈臧紇之昆弟也三子與臧

紇共在防故夜送臧紇齊師去之失臧紇故齊人

獲臧堅堅臧紇之族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

死使無自殺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

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扶挾其傷而死言使賤人

來昭已足惠賜不終也風冬邾人伐我南鄙

為齊故也齊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之宋華閱卒華臣弱臯

比之室臣閱之弟臯比閱之子弱侵易之使賊殺其宰華吳

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盧門宋城門合

向戌邑後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

討於吳遂幽其妻幽吳妻也曰畀余而大璧畀與

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

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

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

策荀過華臣之門必騁之惡十一月甲午國人

逐瘐狗瘐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

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走宋皇國父為大宰為

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周十一月今九月收斂時子罕請俟

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譏曰澤門之哲實與

我役

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白哲而居近澤門

邑中之黔實慰

我心

子罕黑色而居邑中

子罕聞之親執扑扑以行築

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

辟燥濕寒暑

闔謂門戶閉塞

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

何以為役

役事也

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

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傳善子罕分謗齊

晏相子卒

晏嬰父也

晏嬰饔餼

餼斬不緝之也饔在胃前饔三升

布苴經帶杖管屨

苴麻之有子者取其屨也杖竹杖管屨草屨

食

鬻居倚廬寢苦枕草

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唯枕草耳然枕草亦

非喪服

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

時之所行士及大夫縗服

各有不同晏子為大夫而行

曰唯卿為大夫

禮故孫辭略皆家老

經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不言朝朝不夏晉人執

衛行人石買

石買即石買罪而晉因其為行人之使執之本

故書行人

秋齊師伐我北鄙

不書齊侯齊

冬

十月公會晉侯宋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數行不義諸侯同

心俱

曹伯負芻卒于師

無傳禮當與

楚公

子午帥師伐鄭

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白狄狄之別名未嘗與魯接故曰始

夏

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

長子純留二縣今皆屬上黨郡孫蒯不書父在位蒯非卿

為曹故也前年

曹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

厲公訟弗勝

厲公獻子所執者

公以戈擊之首隊於

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

梗陽晉邑

在太原晉陽縣南臯巫名也夢并見之

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

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

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

方則可以逞

巫知獻子有死徵意

獻子許諾晉

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轂

雙玉曰轂

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

環齊靈公名負依也

弃好背盟陵虐神主

神主民也謂數

曾臣彪

將率諸侯以討焉

彪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

末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守官之臣苟捷有功

無作神羞也羞恥官臣偃無敢復濟偃信巫言故以死自

書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

濟尋湟梁之言同伐齊湟梁在十六年盟曰同討不庭齊侯

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

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閭外風沙衛曰不能

戰莫如守險謂防門不足為險弗聽諸侯之士明焉

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折文子折文子齊大夫子家曰吾

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

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

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

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久齊侯登巫山以望

晉師巫山在盧縣東北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

所不至必旆而䟽陳之斥候也䟽建旌旗使

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偽以衣物為人形也建旆以先驅

輿曳柴而從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

脫歸

脫不張旗幟

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

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鳥鳥得空營故樂也邢伯告

中行伯

邢伯晉大夫邢侯也中行伯獻子

曰有班馬之聲夜遁

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

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

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

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此衛所守險殖

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奇人殿師子故以爲辱

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恨二子故

塞其道欲使晉得之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

脰脰頸也

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不止

復欲射兩矢中央

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

言必不殺

女明

乃弛弓而自後縛之

反縛之

其右具丙

綽州

之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衿甲不坐

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

險固城守者

己卯荀偃士勻以中軍克京茲

陰在平城

東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邾

欒欒死其子盈佐下軍平

陰山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

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萩也雍

城門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

門中殺犬示孟莊子斬其耜以為公琴莊子

連也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弱率諸

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晉壬寅焚東郭

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州綽門于東閭齊東左驂

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枚馬過也闔門扇也數其枚示不恐齊

侯駕將走郵棠郵棠齊邑太子與郭榮扣馬太子

祭齊大夫曰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略行其地無久攻意將退矣

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

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

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水在東莞東北至北海

蓋縣至下鄭子孔欲去諸大夫欲專將叛晉

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子庚楚令

尹公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

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

不能承先君之

業死將不得從先君之禮

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

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

謂已未嘗

統師自出

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

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

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

嘗試其難易也若可

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

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

東城縣東北有汾丘城

於是子

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

子張公孫黑肱

子孔子展

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

二子子展子西

守入保

內城郭

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

陵

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蠻縣北鄭地

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

于旃然

將涉潁故於水邊權築小城以為進退之備旃然水出是陽城阜縣東入

汴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

雍梁

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河南陽程縣東北有雍氏城

右回梅山

在樊

陽密縣東北

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

純門信于城下而還信再宿也涉於魚齒之下魚齒

山之下有崖水故言涉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

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

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

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

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

無功不時謂觸歲月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言大時地利不

和如人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之諸侯也祝柯縣今屬濟南郡晉人執邾子稱人以執惡及民也公至

自伐齊無傳取邾田自漵水取邾田以漵水為界也漵水出東海

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河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

無傳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

環卒世子光三與魯同盟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門齊

侯卒乃還詳錄所至及還者善得禮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無傳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喜父

葬齊靈公

無傳

城西郭

魯西郭

叔孫豹會晉士匄

于柯

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

城武城

泰山南武城縣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

母侵小

督揚即祝柯也

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

伐魯在十

年

遂次于泗上疆我田

正邾魯之界也泗水名

取邾田

自鄆水歸之于我

邾田在鄆水北今更以鄆為界故曰取邾田

晉侯

先歸公享晉侯于蒲圃

六卿過魯

賜之三命之

服軍尉司馬司空與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

如鞏戰還之賜唯無先輅

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

夢之鼎

荀偃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為束馬為乘壽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

因以為名古之獻物必有先今以璧馬為鼎之先

荀偃瘕疽生瘍於

頭

瘕創惡創

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

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

士匄中軍佐故問後

也鄭甥荀吳其母鄭女

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

口日開

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

大

稱藥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

懷子藥盈

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

河乃暝受含也嗣續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

也自恨以私待人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為懷

子之言故也欒魴藥氏族不書兵并林父不別告也經書夏從告季武子如

晉拜師謝討齊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代荀偃

賦黍苗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之長黍苗也喻晉君憂勞魯國猶

伯召季武子與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

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

豈唯敝邑賦六月六月詩以吉甫佐天子征伐

以王國季武子以所得於外之兵作林鐘而銘

魯功焉林鐘律名鑄鐘名應林鐘因以為臧武仲謂季孫曰

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人子銘功德諸侯言時

計功舉得時動有大夫稱伐銘其功今稱伐

則下等也從大計功則伯人也借晉言時則

妨民多矣何以為銘曰夫大伐小取其所得

以作彝器彝常也謂鐘鼎銘其功烈以示子

以之為

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以勝大國為幸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也為城郭武滅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驪聲姬生光以為大子兄子曰姪顏驪聲皆二姪母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諸子諸妾姓子仲子生牙屬諸戎子屬託戎子請以蚤天子許之齊侯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廢之開諸侯難事難光

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列諸侯之會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謂光已有諸侯之尊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廢而徙之東鄙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終言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無黜刑之刑雖有刑不在朝市謂犯死刑者猶不暴尸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經書七月辛卯莊公即位太子光也執公子牙

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

光謂衛教公易已高唐在祝柯縣西北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

而還禮也禮之常不於四月丁未於此年鄭

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

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晉伐秦子蟫見六月

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路大

天子所賜車之惣名以行葬秋八月齊崔杼

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灑藍齊地書曰齊殺其

大夫從君於昏也傳解經不言崔杼鄭子孔

之為政也專權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年十

尉止等作難西宮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

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自以

也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

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亦以國子然子

孔宋子之子也子然子士子孔圭嬀之子也

宋子圭嬀皆鄭穆公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

親也

也亞次

亡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

卒

鄭僖四年魯襄六年

簡之元年士子孔卒

魯襄八年

司徒

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

司徒孔與二父相親故相助其子

三

室如一

言同

故及於難

故二子并及難

子革子良出

奔楚子革為右尹

子革即鄭丹

鄭人使子展當國

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

簡公猶幼故大夫當國

齊慶封

圍高唐弗克

風沙衛以叛故圍之

冬十一月齊侯圍之

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

衛下與齊侯語

問守備焉以

無備告揖之乃登

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於戰死故

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

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儻

會夜緹納師

因其會食二子齊大夫

醢衛于軍城西郭

懼齊也

前年與晉伐齊又鑄其器為鐘故懼

齊及晉平盟于大

隧

大隧地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

齊晉平魯懼齊故為柯會

以自固

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

四章曰誰于大邦誰

因誰極控引也取其叔向曰盍敢不承命向

欲引大國以自救助

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

服故許救魯

不懼乃城武城衛石共子卒

石買悼子不哀之

子石惡

孔成子曰是謂蹙其本

蹙猶拔也必不有其

宗

為二十八年石惡出奔傳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

于向

向莒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盟于澶淵

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

秋公

至自會

無傳

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

子燮

莊公子

蔡公子燮出奔楚

黃出奔楚

稱弟明無罪也

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

日有食之

無傳

季孫宿如宋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

督揚之盟故也

昔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

結其好

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齊與邾人驟至

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

驟數也謂十五年

秋孟

莊子伐邾以報之

既盟而又伐之非

蔡公子燮欲以

蔡之晉背楚蔡人殺之公子復其母弟也故出

奔楚與兄同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禍二

陳卿恐黃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同欲楚

人以為討討責公子黃出奔楚奔楚初蔡文

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先君文侯

午也踐土盟在晉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

能行而卒宣十七年楚人使蔡無常徵發公

子變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

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罪其陳侯

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稱弟罪陳公子

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

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為二

年陳殺齊子初聘于齊齊魯有怨朝聘

故曰初繼好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成之聘也

向成聘在褚師段逆之以受享段共公子子

十五年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武子賦也七章以

國受禮卒盡八章取其妻

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帑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兄弟宋人

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詩小雅

雅卒章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喻聘宋得其時公賦南山有臺南山有臺

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為國光暉武子去

所曰臣不堪也去所辟席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悼子

甯喜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

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掩惡

名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

有餒而巳不來食矣餒餓也悼子許諾惠子遂

卒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

漆問丘來奔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問亭以邑出為

叛適魯而言來夏公至自晉無傳秋晉欒盈出

奔楚盈不能防閑其母以取奔亡稱名罪之九月庚戌朔日有

食之無傳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傳曹伯來

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于商仕商仕地開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謝

八年在齊之田邾庶其以涖問丘來奔庶其邾大夫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姊蓋寡者二人

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自多盜季孫謂臧武

仲曰子盍詰盜詰治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

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

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

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謂國中子為

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

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間

丘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

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其賤役從阜至牧凡八等之

人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以云之其

或難焉紇也聞之紇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

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微也微驗也而後可以治

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
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
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
念茲在茲逸書明茲此誠謂行此釋茲在茲
釋除也謂欲有所治除於名言茲在茲名此
人亦當顧己得無亦有之此事亦皆當
令可施於此允出茲在茲允信也信出於惟
帝念功言帝念功則功成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
而後功可念也言非但意念而已庶其非卿

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重地故書其人書則惡名
章以懲不義齊侯使慶佐為大夫慶佐崔復討公
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
奔叔孫還奔燕三子齊公族言莊公斥逐親戚以成崔慶之勢終有弑殺
禍之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遠子馮為令尹訪於
申叔豫叔豫叔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弱政
而貴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臣強暑闕地下冰
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繭衣楚子使醫

視之復曰瘠則甚矣瘠瘦也而血氣未動言無疾

乃使子南為令尹子南公子追舒也為樂祁

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懷子子也范鞅以其

亡也怨樂氏十四年樂氏強逐范鞅使奔秦故與樂盈為公

族大夫而不相能祁子卒樂祁與其老州賓

通樂祁祁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幾亡室矣言亂

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

亂以范氏為死祁主而專政矣祁主曰吾父

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為厲責

位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同為公族大夫吾父

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

從之矣言宣子專政盈欲以死作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

吾不敢不言逐鞅為之徵此其懷子好施士

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鄉下

佐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著晉邑在秋樂盈

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祁豫

董叔邴師中書羊舌虎叔熊

十子皆晉大夫
樂盈之黨也羊

舌虎叔向弟

囚伯華叔向藉偃

籍偃上軍司馬

人謂叔向

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

譏其受囚

叔向曰

與其死士若何

言雖死何

詩曰優哉游哉聊

以卒歲知也

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樂所以卒歲知也

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

樂王鮒晉大夫樂栢子

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

夫

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因以為氏祁縣今屬大原

室老聞之曰樂主

鮒言於君無不行

其言皆得行

求赦吾子吾子不

許

謂不應出

祁大夫所不能也

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

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

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詩大雅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之夫

子覺者也

覺軼然正直

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

鮒對曰不弃其親其有焉

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

是祁奚老矣

族去公大夫

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

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

百姓故子孫保賴之

書曰聖有謩勳明徵定保

逸書謩謩也勳

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信定安之

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

者叔向有焉

謀鮮過有謩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

社稷之固

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

壹以弟故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

言不以父

罪廢其子

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

大甲湯孫也荒

滿失度伊尹放之相宮三年改海而復之而無恨心言不以一怨妨大德管蔡為

戮周公右王

言兄弟罪不相及

若之何其以虎也弃

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

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

共載入見公

不見叔向而

歸

言為國止

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不告謝之明不

為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

見叔

向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

蛇

言非常之地多生非常之物

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

女女敝族也

蛇喻奇怪也龍

國多大寵

六卿專權不

仁人聞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
叔虎美而有勇力藥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
族及於難藥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財物辭
於行人王行人也曰天子陪臣盈諸侯之臣稱於
得罪於王之守臣范宣子曰守臣將逃罪罪
重於郊甸重得罪於郊甸謂為郊甸所無所
伏竄敢布其死布陳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
室王施惠焉輸力謂輔也晉其子廩不能保

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弃書之力亡臣猶有
所逃大君謂天王若弃書之力而思壓之罪臣戮

餘也罪戮之餘將歸死於尉氏尉氏尉氏氏計不敢還矣

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布四體言王曰尤而

效之其又甚焉尤晉逐盈而曰使司徒禁掠

藥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轅轅候送迎賓

轅轅關在緱氏縣東南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即位三年始來

見會於商任錮藥氏也禁錮藥氏盈使齊侯衛

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

也禮政之興也政須禮而行政身之守也政存則身安

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為二十五年齊威王

六年衛弒剽傳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四子晉大

夫皆藥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

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藥氏之勇也余

何獲焉言不為己用王鮒曰子為彼藥氏乃亦子

之勇也言子待之如藥氏亦為子用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

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

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十八年晉伐齊

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鳴莊公為勇爵設爵

故自比於雞關勝而先命勇殖綽郭最欲與焉白以勇州綽曰東問之

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識門版數亦在十八

年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

臣為隸新言但為隸尚新耳然二子者譬若禽獸臣

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言嘗射得之一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夏四

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無傳子冬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無傳楚殺其大夫

公子追舒書名者寵近小人貪而多馬為國所惡

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公頻與晉侯外會今各將罷還

魯之守卿遣武仲為公謝不敵故不書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

將飲酒御叔魯御邑大夫曰焉用聖人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

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

不可使也而傲使人言御叔不任使四方國之蠹也令

倍其賦占者家其國邑故以重賦為罰傳言穆叔能用教夏晉人徵

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少正鄭

公孫僑子產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

即位魯襄八年即位八月即位年八月而我先大夫子

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執事謙不取斤晉侯

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

于楚

因朝晉不見禮生朝楚心

晉是以有戲之役

在九年

楚

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

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

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矯又從寡君

以觀釁於楚

實朝言觀釁飾辭也

晉於是

乎有蕭魚之役

在十年

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

諸苦木吾臭味也

晉鄭同姓故

而何敢差池

差池不齊

一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土地所有重之以宗

器

宗廟禮樂之屬

以受齊盟

齊同也

遂帥羣臣隨

于執事以會歲終

正朝

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

而討之

石孟石負

溴梁之明年

溴梁在十六年

子矯老矣

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

酒之新熟重者

為酌嘗新飲酒為嘗酎

與執燔焉

助祭

間二年聞君將靖

東夏

謂二十年

四月又朝以聽事期

先漕測二月往

朝以聽會期

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

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

荐仍無也

日不惕豈敢忘職

也惕懼

大國若安定之其朝

夕在庭何辱命焉

言自將往不須來召

若不恤其患而

以為口實

其言而已

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

為仇讎

翦謂見利則不恤命則成仇讎

敝邑是懼其敢忘

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

國之

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

商任之會受命於晉

受細察氏之命

今納欒氏將安

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

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

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

久矣

為二十五年齊弑其君光傳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

歸邑于公

黑肱子張

召室老宗人立段

段子石

而

使黜官薄祭

黜官無多受職

祭以特羊殷以少牢

四時

祀以一羊三年盛也

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

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

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

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

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慎法度戒未然

冬會于沙隨復錮藥氏也晉知藥盈在齊故復錮也藥盈

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

不懼為明年齊伐晉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

益祿而有馬數十乘言子南偏寵觀起令富楚人患之

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為王御士御王車者王

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

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豫所知也國將討焉

爾其居乎問能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

洩命重刑臣亦不為洩命君命罪之重王遂殺子南

於朝輶觀起於四竟輶車裂以洩子南之臣謂弃

疾請徙子尸於朝欲犯命取殯曰君臣有禮唯二

三子不欲犯命移尸三日弃疾請王許之既葬其

徒曰行乎行去也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

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讎吾弗忍也於事是讎於實

是君故臨謂遂縊而死傳譏康王與人子謀

復使遠子馮為令尹公子鱣為司馬屈建為

莫敖屈建子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

多焉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

於人中申叔辟遠子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

遠子就中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

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

何敢告子言恐與子非罪曰何故對曰昔觀

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

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遠子惶懼至謂八人

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死

復生白知我者如夫子則可如夫子謂申叔也

臣不然請止止不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辭

之十二月鄭游取將歸晉游取公未出竟遭

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舍止其邑丁巳其夫

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十二月無丁巳丁巳

子展發良而立大叔

良游取子

曰國卿君之

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明

有罪而良又不賢故

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

鄭國不討專殺之人

曰無昭惡也

交惡則父之不

脩益明也

春秋經傳集解卷三第十六

春秋經傳集解

八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春秋經傳集解襄四第十七

杜氏 盡二十五年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傳三月己巳杞伯剋卒

五同盟

夏邾畀我來奔

無傳畀我來奔其之黨同有

葬杞孝公

無傳陳

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書名皆罪其專國叛君言及史異辭無義

例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諸侯納之曰歸黃主楚自理得

直故為楚所納

晉欒黶復入于晉

以惡入

入于曲沃

兵敗奔曲沃據曲沃眾還與君秋齊侯伐衛

爭非欲出爾他國故不言叛

遂伐晉言兩事故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

雍榆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已卯仲

孫速卒子也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書名

者阿順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罪之晉人殺欒黶齊侯襲

莒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遂者閒有事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人晉平公母

平公不徹樂莊禮也徹去禮為

鄰國闕禮諸侯絕期故陳侯如楚朝也公子黃

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二慶虎及寅也二十

自理本陳侯往楚乃信黃為召二慶使慶樂樂二慶

乃信黃為召二慶使慶樂樂二慶

乃信黃為召二慶使慶樂樂二慶

乃信黃為召二慶使慶樂樂二慶

乃信黃為召二慶使慶樂樂二慶

乃信黃為召二慶使慶樂樂二慶

乃信黃為召二慶使慶樂樂二慶

于常周書康誥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晉將嫁女于吳齊侯

使折歸父媵之以藩載藥盈及其士藩車之有障蔽

者使若勝妾在其中納諸曲沃藥盈邑也藥盈夜見胥午而

告之胥午守曲沃大夫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

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集成也盈

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

咎焉言我雖不為天所祐子無天然故可因詐諾伏之而觴曲

沃人胥午匿盈而飲其衆樂作午言曰今也得藥孺子

何如孺子藥盈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宋不死也皆

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

出徧拜之謝衆之思已四月藥盈帥曲沃之甲因

魏獻子以晝入絳絳獻子魏舒初藥盈佐魏莊

子於下軍莊子魏絳獻子之父獻子私焉故囚之私相親愛

趙氏以原屏之難怨藥氏成八年莊姬譖之藥卻為咎韓

趙方睦韓起譖趙武故和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藥

氏十四年晉伐秦藥黨違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固與范氏和親

范宣子佐中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知悼子行偃於中軍知悼子之子荀盈也知悼子少年十七知悼子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知悼子程嬰娶於公鄭亦荀氏宗唯魏氏及士與大夫與之士與大夫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栢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王鮒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賞罰為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

無懈矣公有姻喪夫人有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經晉自趙武戰還二婦人輦以如公恐欒氏距之故為婦人服而入奉公以如固宮臺觀備守者范鞅逆魏舒用王鮒計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二三子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遂超乘跳上獻右撫劍左授帶之命驅之出僕請請所鞅曰之公宣子逆諸

階逆也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恐不與初斐豹

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為官藥氏之力臣

曰督我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

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

丹書者有如日言不負要乃出豹而閉之閉

門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牆也督戎踰入豹

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公臺藥氏

乘公門也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

用劔以帥卒用劔短兵接藥氏退攝車從之

鞅攝宣子戎車遇藥樂樂盈之族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

天言雖死猶樂射之不中又注注屬矢則乘

槐本而覆藥樂車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藥

魴傷藥盈奔曲沃晉人圍之魴藥族秋齊侯伐

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呂揚為右先驅前申

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傳摯為右申驅次

摯申鮮虞之子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公為貳廣上

之登御邢公盧蒲葵為右貳廣公副車啓牢成御

襄罷師狼遽䟽為右右翼肱商子車御侯朝

相跳為右右翼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

如為右大殿後軍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殿車也傳具載此言

莊公廢舊臣任武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

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

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聞大

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

文子見崔武子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武子崔杼也曰將如君

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

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君欲弑之以說

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八曰崔子將死乎

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不得其死過

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自抑齊侯遂伐

晉取朝歌朝歌今屬汲郡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二隊

分兵為二部孟門晉隘道大行山在河內郡北張武軍於熒庭張武謂

築壘壁焚成耶邵取晉邑封少水封晉尸於

京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平陰役在趙勝帥東

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釐趙勝趙燕之子東陽

以此晏釐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掄

禮也故曰盟主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

子欲立之公彌公鉏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

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

將行申豐季氏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

敝車而行其然猶乃止止不訪於臧紇

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

為客為上既獻已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

絜之酒樽既新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臧

悼子及旅而召公鉏獻酬禮畢而使與之齒

使從庶子之禮季孫失色恐公鉏季氏以公

鉏為馬正馬正家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閔

馬閔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

馬父

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位敬共父命何常之

有言廢置在父無常位也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父

之則茲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禍甚於公鉏

然之敬共朝夕洛居官次次舍季孫喜使飲

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梅具饗燕故公鉏氏富

又出為公左宰出季氏家臣仕於公孟孫惡臧孫不相善

季孫愛之愛其成己志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

羯孟莊子之庶子孫曰從余言必為孟孫為孟

後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

立羯請讎臧氏使孟氏與公鉏共憎臧孫公鉏謂季孫曰

孺子秩固其所也固自當立若羯立則季氏信有

力於臧氏矣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定之猶為有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少則

季氏有力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

戶側戶側喪主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

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

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紇云欲且夫子之

命也

遂誣孟孫

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

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

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

常志相順

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常志相違戾猶藥石之療

疾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

疾愈已

疾之美

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

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

欲為公鉏讎臧氏

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

戒為備也

冬十月孟氏將

辟藉除於臧氏

辟穿也於臧氏借人除葬也

臧孫使正夫

助之

正夫遂正

除於東門田從己而視之

畏孟氏故從甲

士視作者

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

命攻臧氏

其見

有甲故

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闕以出奔邾

魯南城東

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

鑄國濟北蛇丘

縣所治

繼室以其姪

女子謂兄弟姪

穆姜之姨子

也

姪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為姨昆弟

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

之故立之

立為宣叔嗣

臧賈臧為出在鑄

還舅氏也臧

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

大蔡曰紇

不佞失守宗祧

遠祖廟為祧

敢告不弔

不為天紇所弔恤

之罪不及不祀

言應有後

子以大蔡納請其可

請為

先人立後

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

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

賈使為請為己請

遂自為也

為自請

臧孫如防

防臧孫邑

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

知不足也

言事淺耳

非敢私請

為其先人請也

守先祀無廢一勲

二勲仲宣叔

敢不辟邑

後故孔

子以為要君

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

其盟我乎

謂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為戒

臧孫曰無辭

廢長立少

季孫所以故謂無辭以罪己

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

臣而問盟首焉

惡臣諸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

對曰盟東

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

庶

文公命立子惡公遂殺之立宣公

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

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

謂諸公與季子孟於晉

季

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

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孫

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干亦犯也臧孫聞之曰國

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居猶與也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

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

也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齊侯還自晉不入不入國遂

襲莒門于且于且于莒邑傷股而退齊侯傷明日將

復戰期于壽舒壽舒莒邑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

于之隧宿於莒郊二子齊大夫且于隧俠路明日先遇莒

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

曰請有盟欲以盟要子無致死華周對曰貪貨奔命

亦君所惡也華周即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

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

杞梁即莒人行成勝六國益懼故行成齊侯歸遇杞梁

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

何辱命焉言若有罪不足弔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

敵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婦人無外事齊侯故下猶賤也

弔諸其室傳善婦人有禮齊侯將為臧紇田田與之臧

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對曰

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

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起作

兵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

欲受其邑故以此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

仲之知謂能辟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

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念此事

在此身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己身也順事恕施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仲孫羯

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

食之既無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

巳朔日有食之無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

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無傳

陳鍼宜咎出奔楚

陳鍼子八世孫陳氏

叔孫

豹如京師大饑

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間焉

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

宣子曰昔勾之祖白虞以上為陶唐氏

陶唐堯所

治地大原晉陽縣也終虞之在夏為御龍氏

謂劉累也事見在商為豕韋氏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

南有在周為唐杜氏

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成唐遷

之於杜為杜伯杜伯士會食邑於范復

之子隱叔奔晉四世及范氏杜今京兆杜縣

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晉為諸夏盟主范氏復為

之佐言已穆叔曰以

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

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

立謂不廢絕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黃帝

堯舜其次有立功禹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雖

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

祊祊廟門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

謂不朽

傳善也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

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

以告宣子

寓寄也

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

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

則諸侯貳

貳辭也

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

賴恃用之

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

沒也

沒沒沈滅之言

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與也

德須

令名以遠聞

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

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

之基有令德也夫

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為邦家之基所以濟令德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

詩大雅言武王為天

所臨不敢懷貳

心所以濟令名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

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

無寧寧也

而謂子浚我以生乎

浚取也言取象有

齒以焚其身賄也

焚斃也

宣子說乃輕幣是行

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

首宣子辭于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

陵虐於敝邑介因也大寡君是以請罪焉請得

罪於陳也敢不稽首為明年鄭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前年齊伐晉魯為晉報侵夏楚之為舟師以伐吳舟師不

為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一而還為下吳召舒鳩起本齊侯既

伐晉而懼將欲見其死子楚子使遠啓彊如齊

聘且請期請會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祭社因闕

數軍器以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

戢必取其族戢藏也族類也取秋齊侯聞將

有晉師夷儀使陳無宇從遠啓彊如楚辭且

乞師辭有晉師未得相見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

根介根莒邑今城陽縣東北計基城是根也齊既與莒平因兵出侵之言無信也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晉合諸侯以冬

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以齊無宇

乞師諸侯還救鄭夷儀晉侯使張穀輔蹠致

楚師求御于鄭

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也

鄭人卜宛射

大吉

射犬鄭公孫

子大叔戒之曰

大國之人不可

與也

言不可與等也欲使卑下之大叔游吉

對曰無有衆寡其

上一也

言在已上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

大叔曰不然部婁

無松柏

喻小國異於大國部婁小阜松柏大木

二子在幄坐射

犬于外

二子張幣輔隙幄帳也

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

車而行

廣車兵車

已皆乘乘車

乘車安車

將及楚師而

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

轉衣裝

近不告而馳

之

射犬恨故近敵不告而馳

皆取冑於橐而冑入壘皆下

搏人以投收禽挾囚

禽獲也

弗待而出

射犬又不待二

子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

公孫同乘兄弟也

言同乘義如兄弟

胡再不謀

謂不告而

馳不待而出

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

曰公孫之亟也

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屈

楚子自棘澤

還使遠啓彊帥師送陳無宇

傳言齊楚固相結也

吳人

為楚舟師之役故

年在此夏

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

舒鳩楚屬國名
欲與共伐楚

楚子師于荒浦

荒浦舒鳩地

使沈尹壽

與師祁璫讓之

二子楚大夫

舒鳩子敬逆二子而

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主欲伐之遠子

曰不可

令尹遠子焉

彼言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

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

卒終

卒而不貳

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彼無辭我有功

為明年楚滅舒鳩傳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

楚

言宜咎所稱名

齊人城邾

邾王城也

於是穀雒關驍王宮齊叛晉欲

求媚於天子

穆叔如周聘

且知城王嘉其有

禮也賜之大路

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為昭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

本

晉侯辟程鄭使佐下軍

代欒盈也

鄭行人公孫

揮如晉聘

揮子羽也

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

問自降下之道

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

然明驩蔑

然明

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主貴而知懼懼而思降

乃得其階

階猶道也

下人而已又何問焉

言易知

且夫

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士

覺乎不然其有或疾將死而憂也

言鄭本小入為明年

程鄭卒張本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

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於民

故書臣罪崔杼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

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入故舍

之無譏釋例詳之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夷儀

之諸侯也重丘齊地也己巳七月十二日經誤

公至自會

無傳衛侯入

于夷儀

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愍衛衍失國使衛分之一邑書入者自

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鳩傳在衛侯入夷儀上

經在下從告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陳猶未服

十有二

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遏諸樊也為巢牛臣所殺不書滅者

楚人不獲其尸吳以卒告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

孝伯之師也

前年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

公患之使告于

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弑君孟公綽魯大夫不

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為寇害使

民不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徒空齊棠

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東郭偃臣

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

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為已取也偃曰男女辨姓辨

也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臣出自桓齊桓公不可齊桓公

公小白東郭偃之祖武子筮之遇困三三坎

困兌上之大過三三巽下兌上大過困史皆曰

吉何崔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

而為巽故風隕妻不可娶也風能隕落物者

妻不娶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

不見其妻凶困六三困于石往不濟也坎為

水水之險者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坎為險兌

生物而險者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

歸也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

見邪今卜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也崔子曰姜也

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姜言棠公已當此凶遂取之莊

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

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為崔子猶自應有

冠崔子因是因是怒公又以其閒伐晉也難而伐

之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閒

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閒公伺

隙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

且于役在二十三年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

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疾問遂從姜氏姜入于室

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命姜以侍人賈

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侍人者別下賈舉

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免請盟弗許請自刃

於廟弗許求還廟自殺也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

聽命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言崔子宮近公宮陪

臣干擻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擻行夜言行夜

討之不知他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

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倭壇皆

死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祝佗父祭於

高唐高唐有齊別廟也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

爵弁申蒯侍漁者侍漁監取退謂其宰曰爾

以帑免帑宰之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

義也與之皆死反死君崔氏殺驂蔑于平陰

驂蔑平陰大夫公外嬖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其死難皆嬖之晏子立

於崔氏之門外聞難而來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

也乎哉吾死也言己與眾曰行乎曰吾罪也

乎哉吾亡也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安可以

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

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故君

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義死亡

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

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為當其禍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

死之而焉得亡之

言已非正卿見待無異於衆臣故不得死其難也

將庸何歸

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

門啓而入枕尸股而

哭

以公尸股枕已

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

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舍置也

盧蒲癸奔晉

王何奔莒

二年子莊公黨爲二十八年殺慶舍張本

叔孫宣伯之

在齊也

宣伯魯叔孫僑如成十六年奔齊

叔孫還納其女於

靈公嬖生景公

還齊羣公子納宣伯女於靈公

丁丑崔杼立

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

大宮公室

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

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

盟書云所

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因自歆

辛巳公與大

夫及莒子盟

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未去故復與景公盟

大史書

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

二人

嗣續也并前有三入死

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

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傳言齊有

直史崔杼之罪所以聞

問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

申鮮虞乘而出

二子莊公近臣

鮮虞推而下之

下嬰妻也

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

其暱

匿藏也暱親也

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

弇中狹道

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

言道狹雖衆無所用

遂舍枕轡而寢

恐失馬也

食馬而食駕

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

當也遂來奔

道廣衆悍用故不可當

崔氏側莊公于北

郭

側廕埋之

丁亥葬於士孫之里

士孫人姓因名里死

十三日便葬不待五月

四妻

喪車之飾諸侯六妻

不蹕

蹕止行人

下車

七乘不以兵甲

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損

晉侯濟自泮

泮關

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

役

朝歌役在二十二年不書伐齊齊人逆服兵不加

齊人以莊公說

以弒莊公說晉也

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

慶封獨使於晉不通

諸侯故不書鉏隰朋之曾孫

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

器

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

自六正

三軍之六卿

五吏三十

帥

五吏文職三帥武職皆軍卿之屬

三軍之大夫百官之

正長師旅

百官正長羣有司也師旅小將帥

及處守者皆有

賂

皆以男女為賂與守國者

晉侯許之

晉侯受賂還不議者齊有喪師

自宜

使叔向告於諸侯

告齊

公使子服惠伯

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

命矣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

衛獻公以十四年奔齊

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崔杼

欲得衛之五鹿故留衛侯妻子於齊以質之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

在前

當陳隧者并堙木刊

隧徑也堙塞也刊除也

鄭人

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

突陳城

突穿也

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

墓

欲逃家問

遇司馬栢子曰載余

陳之司馬

曰將巡城

不飲載公以巡城辭

遇賈獲

賈獲陳大夫

載其母妻下之而

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

雖急猶不欲男女無別

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

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

欲服之而已故禁侵掠

陳侯使

司馬栢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

免喪服擁社抱社主

示使其眾男女別而繫以待於朝繫自囚係

子展執縶而見見陳侯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

承飲奉觴示不失臣敬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

人數不祝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

地乃還被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眾秋七

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伐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

同趙文子為政趙武代范匄令薄諸侯之幣而重

其禮待以重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

兵其少弭矣弭止也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

諸侯武也知楚令尹令尹屈建若敬行其禮道之

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為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傳

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建子木屈蕩為莫敖

代屈建宣十二年邲之役楚有屈蕩為左廣之右世本屈蕩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之

同姓舒鳩人卒叛前年辭楚令尹子木伐之

及離城離城舒鳩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

先至子彊息栢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

舒鳩

五人不及子木與吳相遇而退

吳人居其間七日

居楚兩子

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

水兩

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

簡闕精兵駐後為陳

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

視其形勢而救助之

乃可以免

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

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

軍

吳還逐五子至其本軍

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

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五子既敗吳師遂前衛及子木共圍舒鳩

獻公入于夷儀

為下自夷儀與

鄭子產獻捷

于晉

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

戎服將事

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

晉

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

事我先王

閼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閼父為武王陶正

我先王賴其

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

舜聖故謂之神明

庸以

元女大姬配胡公

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閼父之子滿也

而

封諸陳以備三恪

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

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

是賴

言陳周之甥至今賴周德

相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

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相五年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

我先君莊公

奉五父而立之

五父作桓公弟殺大子免而代之鄭莊公因就定其位

蔡人殺之

欲立其出故

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

奉戴

猶奉

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

陳莊公宣公夏皆厲公子

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

播蕩

流移失所宣十一年陳夏徵舒弑靈公今陳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

今陳

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

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

億度也逞盡也

我是以有往

年之告

謂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

未獲成命

未得伐陳命

則有

我東門之役

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

當陳隧者并堙木

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

上辱大姬之靈

天誘其

衷啓敝邑心

啓開也開道其心故得勝

陳知其罪授手于

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

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

辟誅也

且昔天子之地

一圻

方千里

列國一同

方百里

自是以衰

衰差降

今

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

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相卿士武鄭

公莊公為周平王相王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

舊職晉文公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

敢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士莊伯不能詰莊

伯士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

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

謝晉受其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前雖入陳服之而已故更

伐以仲尼曰志有之志古言以足志文以足

言足猶成也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雖得行猶不能及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

辭哉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楚蔣掩為司馬蔣子馮子木

使庀賦庀治數甲兵閼數甲午蔣掩書土田書

地之度山林度量山林之鳩藪澤鳩聚也聚

民不得焚燎壞之辨京陵辨別也絕高曰京

為冢墓之地表淳鹵淳鹵通薄之地數疆潦疆界

表異輕其賦稅有流

潦者計數規偃豬度其受水多少町原防

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閒地不牧隰皇水隄

得方正如井田別為小頃町牧隰皇

下濕為芻井衍沃制以為井田六尺為步步

牧之地百為畝畝百為量入脩賦量九土之所入賦

夫九夫為井量入脩賦而治理其賦稅賦

車籍馬籍疏其毛色歲賦車兵車六徒卒卒

甲楯之數有常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得治

禮傳言楚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

之役舟師在二門于巢攻巢巢牛臣曰吳王

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啓門我獲射之必殪

殪死也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

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楚子以滅舒鳩賞子

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以與焉掩往年

將伐舒鳩為子馬請退師以須其叛楚子晉

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

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

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

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

蔑然明名

今吾見其心矣

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

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

思

思而後行如農之有畔

言有其過鮮矣衛獻公

自夷儀使與甯喜言

求復國也

甯喜許之大叔文

子聞之

儀也

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

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

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

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乎謂甯子必身受禍不得恤其後也

將可乎哉殆

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

思使終可成

思其復

也

思其可復行

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逸詩書

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一人以喻君

今甯子視君

不如弈棋

弈圍棋也

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

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

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甯氏出自衛武公及

喜九世也

春秋經傳集解襄四第十七

春秋經傳集解襄五第十八

杜氏 盡二十八年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邾

在二十四年不言會夷儀者

別二十五

年夷儀會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

盟秦伯車如晉涖盟

伯車秦伯之弟武也

成而不結結不

固也傳為後年修戎起木當繼前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

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衛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

也為叛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名與不名傳無

義例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吳荀子公會晉人鄭良

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卿會公侯皆應貶方責宋向戌後期故書良霄

以駁之若皆稱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貶之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

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

男甯卒于楚

未同盟而赴以名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

鄭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脩會夷儀

歲之成

叔向命召行人子負

欲使答行人子朱

曰朱也當御

御進也言次當行

三云叔向不應子朱

怒曰班爵同

同為大夫

何以黜朱於朝

黜退撫劍

從之

從叔向也

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

幸而集

集

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負道

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茲以事君者吾所

能御也拂衣從之

拂衣棄裳也

人救之平公曰晉

其庶乎

庶幾於治

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

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一子不心競為不

務德而爭善爭謂所行為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私欲

侈則公義廢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已反國辭辭能

敬姒強命之敬姒獻公及子鮮之母對曰君無信臣懼

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

與甯喜言言復國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

子鮮賢國人信之必欲使在其間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

姒以不得止命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

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

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瑗走從近關出遂行

從近關出告右宰穀衛大夫右宰穀曰不可獲

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出天下誰畜之畜猶容也悼子

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悼子甯喜也受命在二十年

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還否遂見公於夷

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而無憂

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其為人猶如故若不巳死無

日矣

已止也

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

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

言子鮮為義多不過亡

悼子

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

孫襄居守

二子孫文子之子

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

伐孫氏不克伯國傷

伯國孫襄也父兄皆不在故乘弱攻之

甯

子出舍於郊

欲奔

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

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

角

子叔衛侯剽言子叔剽無謚故

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

之在甯氏也

嫌受父命外傷君無罪故發之

孫林父以戚如

晉

以邑屬晉

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

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

旋戮也

林父事剽而刑入義可以退唯以專邑自隨為罪故傳發之

甲午

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

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

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言國之所納而復其位

大夫逆於竟者執

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

領之而已

領搖其頭言折驕心易生

公至使讓大叔文子

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

衛國之言

二子諸大夫

吾子獨不在寡人

在存問之公聞

文子答甯喜之言故怨之

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

怨矣

所怨在親親

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

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

者

出謂術居謂割也

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

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

出公使止之

傳言衛侯不能安和

大臣衛人侵戚東鄙

林

父叛故

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

茅氏戚東鄙

殖綽伐

茅氏殺晉戍三百人

殖綽齊人今來在衛

孫蒯追之弗

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

厲也

遂從衛師敗之

圉

蒯感父言更還逐殖綽圉備地

雍鉏獲殖綽

雍鉏孫氏臣

復愬

于晉

為下晉計衛張本

鄭伯賞入陳之功

入陳在前年

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

先路次路

皆王所賜車之撫名蓋請之於王

先八邑

以路及命服為邑先八邑三十二井

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

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

上卿子展

次卿子西十一年民霄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為卿故位在四且子展之功

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

賞禮以禮見賞謂六邑也

公固

子之乃受二邑

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受二邑

公孫揮

曰子產其將知政矣

知國政

讓不失禮晉人為

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

聘召公也

召公為澶淵會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

吳有備而還

雩婁縣今屬安豐郡

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

鄭皇頡戍之

皇頡鄭大夫之邑

出與楚師戰敗穿

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

公子圍共王子靈王也

正於伯州犂

正曲直也

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

囚伯州犂曰所爭誰也其何不知

言三子圍及穿

封戌皆非細人易別識也

上其子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

之貴介弟也

介太也

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

方城外之縣尹也

誰獲子

上下手以囚意

囚曰頡

遇王子弱焉

弱敗也言為

戌怒抽戈逐王子

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戍城

廩印董父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

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為令正主作辭以為請

子產曰不獲謂大叔辭以貨受楚之功而取

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受楚獻功大名

利故謂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怠楚師

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辭如此董弗從遂

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更遣使

子產辭乃得董父六月公會齊趙武宋向戌

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止戚之

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戚城西北五

因姓以名城趙武不書尊公也罪武會向

戌不書後也後會鄭先宋不失所也如期於

是衛侯會之晉將執之不得晉人執寧喜北

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討其殺君伐孫氏也遺

侯歸晉而後晉諸侯故經書在秋德而仁如晉晉人執而囚之

於士弱氏士弱氏主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

侯故如晉欲共請之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嘉樂

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顯國景子相齊侯

景子賦蓼蕭蓼蕭詩小雅言夫平澤及遠若

國弱賦蓼蕭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

侯子展相鄭伯賦緇衣緇衣詩鄭風義取適

之繫兮言不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

敢違遠於晉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桃也敢拜鄭君之

不貳也不貳也不貳也國子使晏平

仲私於叔向私與叔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

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

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謂晉為林叔

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

罪使叔向告二君言向以叔向成三百國子

賦轡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子展

賦將仲子兮將仲子詩鄭風義取衆言可畏

晉為臣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

執君

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子展鄭子罕之子君身儉而用

心壹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為卿故唯言七穆

初宋芮

司徒生女子

芮司徒大夫

赤而毛弃諸堤下共姬

之妾取以入

共姬宋伯姬也

名曰弃長而美平公入

平公共姬子也

共姬與之食公見弃也而視之尤

尤甚也

姬納諸御嬖生佐

佐元公

惡而婉

佐貌惡而心順

太子痤美而狠

貌美而狠

令左師畏而惡之

左合

師向

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

惠

氏伊

秋楚客聘於晉過宋

上已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不言

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

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

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

夫謂大子也

對曰小

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

以待命敢有二心乎縱有其外言其其內

伊戾為太子內師不行恐內侍發闕

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

牲加書徵之

詐作盟與為大子反徵賜也

而騁告公

騁馳也

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

又何求對曰欲速

言欲速得公位

公使視之則信有

焉

有盟徵也

問諸夫人與左師

夫人佐封奔也

則皆曰固

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

以其婉也

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

聒而與之語

聒謹也使佐失期

過期乃縊而死佐為

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責了伊戾左師見夫

人之步馬者

步馬習馬

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

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

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

以玉為錦馬之先

曰君之妾弃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

後再拜稽首受之

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聞左師諛太子所以

無罪而死

鄭伯歸自晉

請衛侯歸

使子西如晉聘辭曰

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

言自懼失敬於大國而得罪

使夏謝不敏夏子君子曰善事大國

將求於人必先

下之言鄭所以能自安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

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

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

伍舉娶於王子年王子年為申公而亡

獲罪出奔

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

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

故

班布也布荆坐地共

聲子曰子行也吾必

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

平在

聲子通使於

晉

為國通平事

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

焉

故事

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

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

往也

杞梓皆木名

雖楚有材晉實用之

言楚亡日多在晉

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

夫謂晉

對曰雖有而用

楚材實多歸生聞之

歸生聲子名

善為國者賞不

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

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

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

從之亡也

詩曰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詩大雅殄瘁也

故夏

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

逸書也

經不用常法

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

于下國封建厥福

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不敢怠解自寬

暇故能為下國所命為天子

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

民者勸賞而畏刑

樂行賞而憚用刑

恤民不倦賞以

春夏刑以秋冬

時順天

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

膳則飲賜

飲饗也酒食賜下無不饗足所謂加膳也

此以知其勸

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

不舉盛饌

此以

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

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

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

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

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

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

在文十四年

晉人宣諸戎

車之毀以為謀主

軍毀後

繞角之役晉將遁矣

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

夜軍之

鈞同其聲

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

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

獲申麗而還

成六年晉欒書拔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

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麗

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

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夫

人不善是也

不是其曲直

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

鄙晉邑

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

谷

在成十八年

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

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

簡擇蒐閑

馬蓐食師陳焚次

次舍也焚次舍示必死

明日將戰行歸

者而逸楚囚

欲使楚知之

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

歸諸宋以魚石歸

在元

楚失東夷子辛死之

則雍子之為也

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

故殺令尹子辛

子反與子靈爭夏姬

子靈臣而雍害其

事

子反亦雍害臣臣不使得取夏姬

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

邢晉邑

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

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

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邑棘入州來

駕棘皆楚邑

國鄭縣東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

為也事見成七年若教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

晉人與之苗若教亂在宣四年苗晉邑以為謀主鄢陵之

役在成十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

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唯

在中若塞井夷竈成陁以當之以為陳塞井夷竈欒

范易行以誘之欒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滿欲令楚賁已

不復顧二穆之兵中行二卻必克二穆穆中行時穆佐

之鄢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吾

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晉人

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夷師燔謂火也吳楚之子

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

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

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

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

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為意今在晉矣晉人

將與之縣以比叔向

以舉材能

彼若謀害楚

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

之聲子使叔鳴逆之

叔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

孫復仕於楚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

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

鄭伯自行故許患欲報之

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

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

伐鄭

許為

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

將和

和在明年

楚王是故昧於一來

貪利不如後

逞而歸乃易成也

逞快也

夫小人之性釁於勇

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

也若何從之

釁動也嗇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釁勇貪名之人非能為

國計慮以利不可從也

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

南里隋其城

南里鄭邑

涉於樂氏

樂氏津名

門于師之

梁

鄭城

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

於汜城下

涉汝水南歸

而後葬許靈公

卒靈公之志而後葬之

衛人歸

衛姬于晉乃釋衛侯

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免

君子是以

知平公之失政也

傳言晉之衰

晉韓宣子聘于周

王使請事

問何事來聘

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

宰旅無他事矣

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博士時事四時貢職宰

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

王聞之曰韓氏其昌

阜於晉乎辭不失舊

阜大也傳言周衰諸侯莫能如禮唯韓起不失

齊人城郊之歲

舊在二十四年

其夏齊烏餘以廩

丘奔晉

烏餘齊大夫廩丘今廩丘縣所東郡廩丘縣故城是

襲衛羊角取之

今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

遂襲我高魚

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

有大

雨自其竇入

雨故水竇開

介于其庫

入高魚庫以而介其甲

登其城克而取之

取魯高魚無所諱而不書其義未聞

又取邑

于宋於是范宣子卒

宣子諸侯弗能治也及范句

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

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分

烏餘之邑皆討類也

言於此類宜見討

而貪之是無

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

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

也君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

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案傳

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郭滕為私屬皆不與

盟宋為主入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

九國大夫楚先晉敵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

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

衛殺其大夫甯喜甯喜殺剽立術術今雖不

討之故經以國討為文書衛侯之弟鱄出奔

名也書在宋會下從也晉衛侯始者六政由必冉氏祭則寡人而今復

患其專緩答免餘而負其前信且不能友

于貳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

大夫盟于宋要會之大夫也豹不倚順以顯

以違命貶之釋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

例論之備矣傳二十七年春齊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

以受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使烏

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烏餘以其眾

出出封也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效效也使

若致邑封

而遂執之盡獲之

皆獲其徒眾

皆取其

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傳言趙文子賢故干公雖失政而諸

睦侯猶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

季之車不亦美乎

季慶封字

叔孫曰豹聞之服美

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

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

無儀不死何為慶封不知此詩為衛甯喜專已言其闇其為明年慶封來奔傳

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

免餘衛大夫

公曰微甯

子不及此

及此反國也

吾與之言矣

言政由甯氏

事未

可知

恐伐之未必勝

祇成惡名止也

祇適也

對曰臣殺

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

二公孫衛

夫使攻甯氏弗克皆死

無地及臣皆死

公曰臣也無

罪父子死余矣

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為孫氏所殺

夏免餘復

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

穀不書非卿也

石

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

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

行會

于宋為明年石惡奔傳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林父納我者

死謂甯喜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

無刑不亦難乎治國且鱗實使之使甯喜遂

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不肯及河又使止之

止使者而盟於河還託於木門木門晉邑不鄉

衛國而坐怨之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

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

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吾不可以立於

人之朝矣終身不仕自誓不仕公喪之如稅服

終身稅即縗也喪服縗縗細而希非五

服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

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

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臣弗敢聞且甯子唯

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

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議不貳能

贊大事贊佐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文子

儀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

弭諸侯之兵以為名

欲獲息民之名

如晉告趙孟趙

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

之蠹

蠹害物

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

不可必將許之

言雖知兵不得以弭今不可不許

弗許楚將

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

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

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

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計之告於秦秦

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

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

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

折俎

體解節折升之於組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

仲尼使

舉是禮也以為多文

辭宋向戌自美弭兵之辭意敬遜趙武趙武叔

向因享宴之會長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為多文辭

戊申叔孫豹齊慶

封陳須無衛石惡至

須無陳文子

田寅晉荀盈從

趙武至

趙武命盟追已故言從

丙辰邾悼公

至

小國故

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

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

大夫成盟藪之言兩相然可丁卯宋向戌

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

就於陳成

戊辰滕成

公至

亦小國

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

見也

使諸侯從晉楚

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

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

不能於秦也

不能服

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

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

請齊使

壬申左師

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

駟傳也

王曰

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

經所以不

秋七月戊

寅左師至

從陳

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

言

子皙公子黑肱素要齊其

庚辰子木至自

陳陳孔亟蔡公孫歸生至

二國大夫與

曹許

之大夫寺至以藩為軍

示不

晉楚各處其偏

晉處北

伯夙謂趙孟

伯夙

曰楚之甚惡懼難

楚處南

伯夙

氛氣也言楚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
有襲晉之氣
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在東有魚可左迴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

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伯州犂曰

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

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

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口晉楚無信久矣事

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州犂

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

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

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存信亡何以及三明

年子木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

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斃

也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

者不病不病者謂斃於河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

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必莫之與

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則

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死

助我則力于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

諸侯而稱兵以害我稱與吾庸多矣非所患

也晉獨取信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

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

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私屬二

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

宋衛吾甚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季

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往以此命告

弟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而遂其小是

故貶晉楚爭先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

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日子言晉楚匹也若

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

久矣狎夏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

晉之德只只非歸其尸盟也尸主子務德無

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

楚為晉細不亦可乎欲推使乃先楚人書先

晉晉有信也

蓋孔子追正之

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

大夫趙孟為客

客一坐所草故季孫飲大夫酒越紇為客

子木與

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

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

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重盟故不書蒙門宋城門

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問於諸

侯故問之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

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

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

尚

能歆神人

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

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

五君謂文襄靈成景

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

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

遂如楚涖盟

重結晉楚之好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

宋自

還過

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大叔二子石從

子二

石印段公孫段

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

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

詩以言志

子展賦

草蟲

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

子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可以主民抑武

也不足以當之辭君伯有賦鶉之賁賁

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君也趙孟

曰牀第之言不踰閭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

得聞也第簣也此詩刺淫亂故去牀第之言闕門限使人趙孟自謂子西

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列列征師召伯

成之比趙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善於其君

子產賦隰桑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肅心以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如

何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還不謂矣中心藏

之何日志之趙武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

詩鄭風取其避逅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大叔喜於

相遇適我願兮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大康職思其君好樂

無荒良士瞿瞿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

吾有望矣能戒懼不荒公孫段賦桑扈桑扈詩小

雅義取君子有德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

文故能受天之祐

往

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

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

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

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

言誣則鄭伯未

有其實趙孟倡賦詩以自寵故言公怨之以為賓榮

其能久乎幸而後

亡

言必

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

子之謂矣

稔年也為三十九年鄭殺良霄傳

文子曰其餘皆數

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

謂賦

草蟲曰我心則降

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

謂賦蟋蟀曰好樂無

荒

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

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

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

也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

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

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

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

材

金木水火土也

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謹能去兵兵

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

興

謂湯武

亂人

以廢

謂廢

廢

存

二昏明之術

皆兵之由也

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

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

之甚也削而投之

削賞左

左師辭邑向氏欲

攻司城

司城子罕

曰

我將亡

夫子存

我德莫

大焉

又可攻乎

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

詩鄭風

樂喜

之謂乎

樂喜子罕也善

何以恤

我我其收之

逸詩也憂

向戌之謂乎

善向戌

能知其

過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

偏喪曰寡

娶東郭

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无咎

无咎棠公之子

與

東郭偃相崔氏

東郭偃姜之弟

崔成有疾而廢之

惡有

而立明成請老子崔

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

邑以終老

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子曰崔宗邑也

必在宗主

宗邑宗廟所在

成與彊怒將殺之

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无咎與

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

夫子謂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

崔杼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慶

封屬大夫封以盧蒲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

者將弃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君謂齊莊公為崔杼

所崔之薄慶之厚也崔敗則他日又告成彊

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

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

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

人駕寺人御而出閹人養馬者且曰崔氏有

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遂見慶封慶封曰崔

慶一也言如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

癸率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使

其衆居短垣內以守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

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郭妻癸復命於崔

子且御而歸之癸為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終

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崔明夜辟諸大墓開先人之辛巳

崔明來奔慶封當國當國秉政楚遠罷如晉泣盟

罷令尹子蕩報荀盈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既醉詩大雅曰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大平君子也叔向曰

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

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

往言政必歸之崔氏之亂在二十年申鮮虞來奔僕

賃於野以喪莊公為齊莊公服喪冬楚人召之遂如

楚為右尹傳言楚能用賢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令之九

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又十一

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月一歲應有二十六

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前年知其再失閏頸

此年正月建子得夏衛石惡出奔晉黨書名

之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告將

冬齊慶封來奔崔杼之黨晉酒荒淫而出書

位不十有一月公如楚為宋之盟十有二月

甲寅天王崩靈王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十

未日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

乎梓慎魯大夫今年鄭游吉宋向歲在星紀

而淫於玄枵歲歲星也星紀在丑牛之次

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

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

在玄枵淫以有時蓄陰不堪陽盛陰用事而

行失次溫無冰是陰不蛇乘龍星龍歲星木也

勝陽地氣發洩蛇乘龍星龍歲星木也

木為青龍失次出龍宋鄭之星也東方東方房

虛危下為蛇所乘

心為宋角亢為鄭故

以龍為宋鄭之星

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

玄枵三宿虛

星在其中

為歲為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

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

夏

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

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

交相見故朝晉

燕國今薊縣

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

何為於晉以宋盟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

釋齊秦

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

而後薦賄以副己心

小事大未獲事焉從

之如志禮也

言當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

雖不與盟敢叛

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重丘盟在二十

年五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

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石惡之先石碭有大功於

衛國惡之罪不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傳言來朝非宋

盟宋盟唯施於朝晉楚

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晉

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

乎

不免禍日其過此也

往日至晉時

君使子展廷勞

於東門之外而傲也

廷往

吾曰猶將更之今還

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

以為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

君也淫而不父

通大子班之妻

僑聞之如是者恒有

子禍

為三子班弑其君傳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

之盟故如楚也

魯晉屬故告晉而行

蔡侯之如晉也鄭

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

實親辱

君謂鄭伯

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

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

問鄭君應來朝否

子大叔曰

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

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

休福祿也

此君之憲

令而小國之望也

憲法也

寡君是故使吉奉其

皮幣

聘用東皮束帛

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

言歲有饑

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

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

之有必使而君奔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

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

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

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

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

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以得乎周易有之

在復

震下坤上復

之頤

震下艮上頤

復上六爻繼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通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

曰迷復凶

復上六爻繼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通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

遠遠而無

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

謂欲得鄭朝以

復其願

而奔其本

不脩

復歸無所是謂迷復

失道

已遠又無所歸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

楚心言楚子必死君其當送其葬葬不幾十年未能恤諸

侯也幾近也言夫道遠者復之亦難王乃休吾民也休息也言楚不能復

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裨竈為害

夫歲弃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

楚惡之旅客劇也歲星弃星紀之次客在玄枵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帑帑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慎則曰宋鄭饑裨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准人所在

九月鄭游

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

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外僕

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

外僕掌次舍者自是至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

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

而已焉用壇適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

戾赦其過失救其刑法而患賞其德刑教其

不及小國不困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

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

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

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也急解小過六有五惡

說其罪戾自解也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大國之政

共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之命不然則重其幣

帛以賀其福而弔其憂小國之禍也焉用

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無昭禍以告子孫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舍慶

封子慶封常國不則以其內寶遷于盧蒲癸

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寶物妻妾數日國遷朝

焉就於盧蒲氏朝見封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

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子之慶舍有

寵妻之子之以其女妻癸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

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辨別也別姓而後可相取慶氏盧蒲氏皆

姜姓曰宗不余辟言舍欲余獨焉辟之賦詩斷

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言己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譬如

賦詩者取其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子二

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氏弑莊公癸何使執出奔今還求寵於慶氏欲為莊公報讎

寢戈而先後之

寢戈親近兵杖

公膳日雙雞

卿大夫之膳食

饗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

其洎饋

御進食者饗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滅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謀

子雅子尾怒

二子皆惠公孫

慶封告盧蒲癸

以二子怒告癸

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

言能殺而席其

皮

使析歸父告晏平仲

欲與共謀子雅子尾

平仲曰嬰

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

不敢洩謀

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

子家析歸父

又焉用

盟告北郭子車

子車齊大夫

子車曰人各有以事

君非佐之所能也

防子車名

陳文子謂栢子

栢子文子

之子無字

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

木百車於莊

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

文子曰可慎守

也已

善其不志於貨財

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

之兆

龜兆

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

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字從丙辰文子

使召之請曰無字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

季慶封示之祀曰死奉龜而泣無字乃使歸慶

嗣聞之嗣慶封之族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家

慶封字禍作必於嘗嘗秋祭歸猶可及也子家弗

聽亦無慘志慘改寤也子息曰亡矣季而獲在吳

越子息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戕殘壞也

難得救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

矣姜癸妻癸告之告欲殺姜曰夫子慢莫之

止將不出我請止之夫子謂癸曰諾十一月

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臨祭盧蒲姜

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至公麻

嬰為尸為祭慶妻為上獻獻上獻者盧蒲癸王

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宮廟在陳氏鮑

氏之圉人為優優俳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

束馬束紆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魚里里

觀之就藥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藥子雅

陳陳須無子尾抽捕擊扉三捕擊扉為

期加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

左肩猶援廟楹動於薨薨屋棟以俎壺投殺人

而後死言其多力遂殺慶繩慶繩麻嬰慶繩公懼鮑國

曰羣臣為君故也言欲尊公室非為亂陳須無以公歸

稅服而如內宮言公懼於外難慶封歸遇告亂者丁

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陳鮑

在公所故弗克反陳于獄獄里名請戰弗許遂來奔

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光鑑形也侵莊叔見

之魯大夫曰車甚澤人必惡宜其亡也叔孫穆

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汜祭遠散所祭不共

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工樂師茅鴟逸詩刺不敬亦

不知既而齊人來譟譟魯受慶封奔吳吳句餘子

之朱方句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聚其族焉而居之富

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

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貴淫人富謂之殃

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殲盡也旃之也為昭四年殺慶封傳癸巳天

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

嫌時已聞喪當書故發例

崔氏

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

句瀆之丘

在二十五年

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

用而反其邑焉

反還也

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

邶殿齊別都以邶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

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

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

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

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

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

制度使無遷也

遷移也

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

乎正德以幅之

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以為之

幅使無黜

嫚

黜猶放也

謂之幅利利過則為黜吾不敢貪多

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

辭多受心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

致還公

公以

為忠故有寵釋盧蒲癸子北竟

釋放也

求崔杼

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

有亂十人

也亂治

崔杼其有守不十人不足以

葬

葬必須十人同心故必得

既崔氏之臣曰與

我其拱璧

崔氏大璧

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

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

更殯之於路寢也十二月

乙亥朔以其棺尸崔杼於市

崔氏弑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

莊公棺著崔杼尸邊以章其罪

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始求

崔杼之尸不得故傳云國人皆知之

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

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

已在楚伯有

廷勞於黃崖不敬

熒陽宛陵縣西有黃水穆西南至新鄭城西入洧

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

伯有不愛戮必還為

鄭國害

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以承守

言無以承先祖

守其鄭人不討必受其害濟澤之阿

言薄行

潦之蘋藻

言賤

實諸宗室

廟

季蘭尸之敬

也

言取蘋藻一菜於河澤之中使服蘭尸之敬可也之故也

弃乎

為二年鄭殺良霄傳

及漢楚康王卒

欲反叔

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

昭伯叔仲

帶子服惠伯曰君之有遠慮小人從通近

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也不如壯歸也叔

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足子服子始學

者也言未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成伯榮公

遂行從昭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

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

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楚屈建卒趙文子喪

之如同盟禮也宋盟有乘甲之隙不王人來

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微過也以微

也此緩告非有事有直臣子怠慢故於此發例

春秋經傳集解卷第十六金

The first of these is the *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Church of Scotland*, which is published annually. It contains a full and complete record of all the proceedings of the Assembly, from the opening of the session to the closing. It is a valuable work, and one which is highly respected by the members of the Church.

The second of these is the *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Synods of the Church of Scotland*, which is published annually. It contains a full and complete record of all the proceedings of the Synods, from the opening of the session to the closing. It is a valuable work, and one which is highly respected by the members of the Church.

The third of these is the *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Presbyteries of the Church of Scotland*, which is published annually. It contains a full and complete record of all the proceedings of the Presbyteries, from the opening of the session to the closing. It is a valuable work, and one which is highly respected by the members of the Church.

The fourth of these is the *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ngregations of the Church of Scotland*, which is published annually. It contains a full and complete record of all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ngregations, from the opening of the session to the closing. It is a valuable work, and one which is highly respected by the members of the Church.

The fifth of these is the *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Synods of the Church of Scotland*, which is published annually. It contains a full and complete record of all the proceedings of the Synods, from the opening of the session to the closing. It is a valuable work, and one which is highly respected by the members of the Church.

圖書寮文庫藏

春秋經傳集解

九

呂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春秋經傳集解襄六第十九

杜氏 盡三十一年

經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公在外闕朝正之禮

甚多而往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既非常此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事以明常

夏五

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衎卒

無傳四同盟

閼弒吳

子餘祭

閼守門者下賤非士故不言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

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公孫段伯石也三十二年伯有死乃命為卿

今蓋以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杞復稱

也禮卿行吳子使札來聘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

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秋九月葬衛獻公無傳齊高

止出奔北燕止高厚冬仲孫羯如晉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

廟也釋解也告廟在楚楚人使公親祿諸侯

使賜祿之禮今楚公患之穆叔曰祿殯而祿

則布弊也先使巫祿殯之凶邪而乃使巫

以挑蒍先祿殯列黍楚人非禁既而悼之禮

臨臣喪乃祿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

殯故楚悔之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

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

至于墓楚郊敖即位郊敖康王王子圍為令

尹圍康弟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

松栢之下其草不殖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

教定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取卞邑使公

不

治問

問公起居公治季氏屬大夫

璽書追而與之

璽印

曰

聞守下者將叛臣師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

告公治致使而退

致季氏使命

及舍而後聞取下

發書乃

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

言季氏欲得下

聞之而欺我言

公謂公治曰吾可以入乎

以季氏疏已故

不敢入

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治冕

服以卿服玄冕賞之

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

成伯賦式微乃歸

式微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亦用也義取寄寓

之微服

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

勸公歸

本從季氏得邑故還之

不入季孫家

曰欺其君

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

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

大夫

曰我死必

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

言公畏季氏而賞且其使非以我有德

無使季氏葬我葬靈臺

不書魯

鄭上卿有事

子展使印綬往伯有曰弱不可

印段年少官卑

子展

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

皇啓處

言小雅監不堅固也啓跪也言

東西

南北誰敢寧處

謂上

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

言我國事晉楚乃所以蕃王室

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

印段如周

傳言周襄卑於晉楚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

閭使守舟矣子餘祭觀舟閭以刀弑之

言以刀明

近刑人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

子皮代父爲上卿

於是鄭

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

粟戶一鍾

在喪故以父命也六斛四斗曰鍾

是以得鄭國之

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

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

民亦望君爲善

宋亦饑請

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

而不書

施而不德

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

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

其皆得國乎

得掌國政

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

加焉其以宋外降乎

外降隨宋盛衰

晉平公杞出也

故治杞

治理其地脩其城

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

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

大叔不書子大叔見大叔文子文子尚大叔儀與之

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

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周宗諸姬也夏

肆杞也肆餘也屏城也其奔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

奔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奔同即異是謂離德

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和協近親則昏姻甚

附晉不鄰矣其誰云之云猶旋齊高子容與

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子容高止也司徒

也女齊司馬侯也相禮侍威儀也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

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專自是也司徒侈皆亡家

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速及禍也侈

將以其力斃力盡而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為此秋高止出奔燕昭二十二年華定出奔陳傳范獻子來聘拜城杞

也謝魯為杞城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公將以射者

三耦二耦為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

王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

耦鄆鼓父黨叔為一耦言公室畢繼公臣不能備於三耦晉

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

言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夫人平公

母杞女也謂叔侯取貨於魯故不盡歸杞田先君若有知也不尚

取之不尚叔侯之取貨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

霍楊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晉所滅焦在陝縣楊屬平陽郡晉

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

多矣武公獻公晉始盛之君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

東夷行夷禮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

魯猶可而何有焉何有盡歸之魯之於晉也職貢

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

書書魯之朝聘府無虛月無月不受魯貢如是可矣何必

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母寧夫人而

焉用老臣言先君母寧怪夫人之所為無用責我杞文公來盟

魯歸其田書曰子賤之也賤其用吳公子札

故來盟

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

死乎不得以壽終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

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愼舉

何以堪之禍必及子為昭四年魯作亂起本請觀於周

樂魯以周公禮樂天子禮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此皆依

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曰美哉美其聲始基之矣周南召南王化

之猶未也猶有商紂未盡善也然勤而不怨矣未能安樂然其

音不怨怒為之歌邶鄘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

封康叔并三監之地故曰美哉淵乎憂而不

困者也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

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

是其衛風乎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之令德若也聽聲以為別

故有為之歌王王黍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

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為雅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

乎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為之歌鄭詩第曰

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完亡乎美其有治

政之音譏其煩為之歌齊詩第八曰美哉泱泱

乎大風也哉泱泱弘聲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公大

封齊為東國未可量也言其或將復興為之歌豳詩第

十五商周之舊國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

周公之東乎蕩乎蕩然也樂而不淫言有節

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為之歌秦詩第

十一後仲尼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

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本在西戎所隴之西秦仲始有上馬禮樂去

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

為之歌魏詩第九魏姬姓國閔曰美哉泂泂

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泂泄

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為儉字之誤也大為

之歌唐詩第十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

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

於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詩第十二曰

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自鄆以

下無譏焉

鄒第十三曹第十四言季子聞此

為之歌小雅

小雅小正亦

曰美哉思而不貳

思文武之德

怨而不言

音有哀

其周德之衰乎

衰小

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謂有殷王餘

為之

歌大雅

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

曰廣哉熙熙乎

熙熙和樂

聲曲而有直體

論其

其文王之德乎

雅頌所

德形容故但歌其美者不皆歌變雅

為之歌頌

頌者以其成功告於明神曰

至矣哉

言道

直而不倨

倨傲

曲而不屈

屈撓

不偏

謙退

遠而不攜

攜

遷而不淫

淫過

復而不

厭

常日新

哀而不愁

命知

樂而不荒

節之

用而不

匱

德弘大

廣而不宣

不自顯

施而不費

因民所利

取而不貪

義然後取

處而不底

守之

行而不流

制

以五聲和

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

八風平

八方之氣

節

有度守有序

八音克諧節有度也

盛德之所

同也

頌有殷魯故曰

見舞象刑而備者

象刑舞所

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

曰美哉猶有憾

美哉美其容也文王恨不

及已致

見舞大武者

王

曰美哉周之盛也

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

殷湯

曰聖人之弘也

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

慙於

見舞大夏者

禹之

曰美哉勤而下德非禹其誰能脩之

盡

溝洫

見舞韶濩者

樂

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

之無不疇也

疇覆

如地之無不載也雖其盛

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

敢請已

魯四代之樂故及韶濩而季子知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步

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數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

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

納歸無邑

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

歸難未歇也

歇盡

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

與邑是以免於難高之難

難在昭八年

聘於鄭見

子產如舊相識與之帶子產獻紵衣焉

帶大

也吳地貴錫鄭地貴紕故各獻謂子產曰鄭已所貴示捐已而不為彼貨利

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

以禮不然鄭國將敗伯有適衛說蘧瑋蘧伯

史狗史朝之子史鰌中公子荆公叔發公叔文子公

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

於戚戚孫文子之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

而不德必加於戮辨猶夫子獲罪於君以在

此孫文子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

也猶燕之巢于幕上言至危君又在殯而可以

樂乎獻公卒未葬遂去之不止文子聞之終身不

聽琴瑟聞義能改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

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說叔向

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

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吾子好直必思自

免於難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龜放其大夫

高止於北燕蠆子尾龜子雍乙未出書曰出

奔罪高止也

實欲書奔所以示罪

高止好必事自為功

且專故難及之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范叔

士執也此年夏來聘

為高氏之難故高賢以盧叛

賢高止子

十月庚寅閭岳安帥師圍盧高賢曰苟使高

氏有後請致邑

還邑於君

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鄒

敬仲高侯

良敬仲也

良猶賢也

十一月乙卯高賢致盧而

出奔晉晉人城縣而實旃

晉人善其致邑

鄭伯有使

公孫黑如楚

黑子

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

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

言及世為人

子皙曰可

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

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

夫盟於伯有氏禪謀曰是盟也其與幾何

不言

能久也禪謀鄭大夫

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

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

紓解也

然明日政將焉往禪謀曰善代不善天命也

其焉辟子產

言政必歸子產

舉不踰等則位班也

子產位班

次應擇善而舉則世隆也世所天又除之奪

伯有魄喪其精神為子產驅除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

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戾定

也不然將亡矣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夏四

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天火曰災

宋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佞夫稱弟以惡王殘骨肉王子

瑕奔晉不言出奔周無外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

姬共姬從夫也叔弓叔老之子鄭良霄出

奔許書名罪之自許入于鄭不言復入鄭人

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無傳晉人齊人宋人

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

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會言其事者此言宋災故以惡宋人

不克己自書而出會求明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通嗣

君也邾裁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王子圍為令尹

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

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

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子蕩助之

匿其情矣子圍素貴鄭我微弱諸侯皆知其將為亂故穆叔問之子產

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

得見與否在此歲也四良方爭未知所成氏

子哲也良氏伯有也若有所成吾待見乃可知也叔向

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愎也子哲

好在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

也惡至無日矣為此年秋良二月癸未晉悼

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輿與衆也城絳縣人或在往年

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

使言其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

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

之一也所補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六吏走

問諸朝皆不知故問之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郕成

子于承匡之歲也在文十一年是歲也狄伐魯叔

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

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二年矣叔孫僑如叔孫

豹皆取長狄名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史趙晉大史亥字二畫在

上併三六為六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下亥上二畫皆

旁置身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

也文伯士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武屬趙

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

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山川使吾子辱在泥

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

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復陶主衣

以為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輿尉役以

故孤老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

子曰晉未可媿也媿薄有趙孟以為大夫有

伯瑕以為佐伯瑕士有史趙帥曠而咨度焉

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

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傳言晉所以不失夏

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

盟良君子是以

知鄭難之不已也

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

蔡景侯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弑景侯

終子產言有子禍也

初王儋季卒

儋季周靈王弟

其子括將見

王而歎

括除服見靈王入朝而歎

單公子愆旗為靈王御

士過諸廷

愆旗行過王廷

聞其歎而言曰烏呼必有

此夫

欲有出朝廷之權

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惑

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

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倭夫

倭夫靈王弟

倭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蕞逐成愆

成愆蕞邑大夫

成愆奔平時

平時邑五月癸巳尹言多

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倭夫

五子周大夫

括瑕廖

奔晉

括廖不書賤也

書曰天王殺其弟倭夫罪在王

也

倭夫不知故經書在宋災下從赴

或叫于宋太廟

叫呼曰

譊譊出出

譊譊熱也出出戒伯姬

烏鳴于亳社

社殷社如曰

禧禧

皆火妖也

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女姆

師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

而行人婦

義事也

義從宜也伯姬時年六十一左右

六月鄭子產如陳泣

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

與結好

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

其君弱植公子侈天子卑大夫敖政多門

不改

由一

以介於大國

介間也

能無亡乎不過十年

矣

為昭八年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其姬也

伯傷

姬之遇災故使卿共葬

鄭伯有者酒為窟室

窟室地室

而夜

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

家臣故謂

伯有為公

其人曰吾公在壑谷

壑谷皆自朝布路

而罷

布路分散

既而朝

伯有朝鄭君

則又將使子皙如

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

之伯有奔雍梁

雍梁地

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

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

仲虺湯左相

云亂者取

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

生罕子皮駟子皙豐公孫伯有汰侈故不免

三家同出而伯有孤人謂子產就直助彊謂時

子哲直子產曰豈為我徒徒黨也言不國之

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言能彊

可弭難今三家未姑成吾所欲以無所辛丑

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

行不與於印段從之義子子皮止之眾曰人

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

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子

印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

于大宮大宮祖廟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師之梁

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

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

瀆入墓門鄭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

門馬師頡帶率國人以伐之駟帶子西之

主皆召子產駟氏伯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

有俱召

從天所與

兄弟恩等姓無所偏助

伯有死於羊肆

羊肆市列

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

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

斗城鄭地名

子駟氏

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

禍莫大焉乃止

斂葬伯有為有禮

於是游吉如晉還

聞難不入

懼禍

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

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

上子

駟帶也沈珪於河為信也酸棗陳留縣

使公孫盱入盟大夫己

已復歸

游吉歸也

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

自外入也

既出位絕非復鄭大夫

於子矯之卒也

子矯公孫

卒在

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

會葬事

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

子羽公孫揮以莠喻伯有伯有侈知其不能久存

於是歲在降婁降

婁中而旦

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

裨竈指之

曰猶可以終歲

指降婁也歲星十二年而一終

歲不及此次

也已

不及降婁

及其亡也載在郵訾之口

郵訾營室東壁

二十八年歲星在玄枵今三十其明年乃

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僕展鄭大羽

頡出奔晉為任大夫羽頡馬師頡任晉雞澤

之會年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

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

故不可宋盟約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鉏子

子代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而取其室掩

二十五年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無宇善人

國之主也王子想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

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偏佐而王之四

體也俱股肱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

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為昭十三年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

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

佗佗比宮鄭罕虎虎子及小邾之大夫會于

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

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
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不
可也如是寵謂族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
之謂也詩大雅言文王所以能上接天下接人動順帝者唯以信又曰淑
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逸詩也言當善懷舉止無
載行詐偽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
也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戌之并貶
也戌為正卿深致火災燒殺其夫人未聞克已之意而以求則合諸侯故與不歸財者同

女不書魯人夫諱之也向戌既以災求財諸侯大夫諱而不歸客

主皆貶君子以導尊之義也君親鄭子皮授

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讓之辭曰國小而偏偏

大族大寵多不可為也治也子皮曰虎帥以

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言在小能事

大國乃寬為大所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

之邑伯石為孫使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

獨賂焉言鄭大夫共憂鄭國事為獨賂之子產曰無欲實難

言人不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能無欲

有或其在人乎言成猶在何愛於邑邑將焉

往言猶在國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為四子產曰

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言略以邑為和順四國何尤焉

鄭書有之鄭國史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和

而後國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要其成也既伯石

懼而歸邑卒與之卒終伯有既死使大史命

伯石為無辭大史退則請命焉請大史史命已復命

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

為人也惡其虛飾使次已位畏其作亂子產使都

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

田有封洫洫判疆也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

相保大人之忠儉謂規從而與之秦侈者因

而斃之因生有罪豐卷將祭請曰焉弗許田獵

也曰唯君鮮鮮野眾給而已眾臣祭以子

張怒子張豐卷只而徵役召兵欲子產奔晉子皮

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

於請

公不入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

田里所收

入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不冠而褚之

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

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

吾其與之

地畔為壽

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

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

殖生也

子產而

死誰其嗣之

嗣續也傳言鄭所以興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

于楚宮

公不居光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

秋九月癸巳子

野卒

不書葬未成君

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

會葬

諸侯會葬非禮

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

人弑其君密州

不稱弑者主名君無道也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

澶淵會還

見孟

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

且偷苟

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

弗能久矣

成二年戰於鞏趙朔已死於是趙文子始生至襄三十七年會澶淵蓋

年四十未盈五十八故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
韓起言韓起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
言韓起知政可立善晉君將失政矣若不
樹焉使早備魯使韓子早備而政在大夫韓
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威齊楚未足與也
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
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
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言朝不及夕偷之甚

也又與季孫語晉故

如與季孫言

季孫不從及趙

文子卒

在昭元年

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

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譖弘多是以

有平丘之會

平丘會在昭十三年

齊子尾害

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攻陽州

陽州魯地

我問

師故

魯以師法問齊何故伐我

夏五月己丑殺閭丘嬰以

說于我師言伐魯者嬰所為也

二倭灑消竈

孔虺賈寅出奔莒

四子嬰

山為昭十年

為昭十年

之難復羣公子起本公作楚宮通其宮穆叔曰大

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尚書大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

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

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

璧拱璧公大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

是得罪得罪謂魯人薄之故立胡女敬歸之

子子野敬胡歸姓之國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

卒毀也過哀毀瘠以致滅性己亥孟孝伯卒終穆言立敬

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齊謚個穆叔不欲

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立庶子則以年

年鈞擇賢義鈞則先人事後上古之道也

賢等非適嗣何必娣之子言子野非適嗣且是人也居

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

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

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言其嬉戲

無度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

知其不能終也

為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

冬十月滕成

公來會葬情而多涕

情不敬也

子服惠伯曰滕君

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

有死

兆能無從乎

為昭三年滕子卒傳

癸酉葬襄公公薨之

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

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

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

充斥言其多

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

以令吏人宗客所館

館舍也

高其閭閻

閭明也

厚

其牆垣以無憂客使

無令客使憂寇盜

今吾子壞之

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

繕室葺牆

葺葺也

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

共命寡君使勾請命

請問毀垣之命

對曰以敝邑褊

小介於大國

介間也

誅求無時

誅責也

是以不敢

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

臨時來朝會

逢執事

之不聞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

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

非薦陳之不敢輸也薦陳猶獻見也其暴露之則恐

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

公之為盟主也僑子產名文公晉重耳宮室卑庳無觀

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廩繕脩

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易治也圻人以時填館宮

室圻人塗者填塗也諸侯賓至旬設庭燎庭燎設火於庭僕

人巡宮巡宮行夜車馬有所有所處賓從有代代客役

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視客所

當得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其物也謂羣官各陳其物以待賓公

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

則巡之也巡行也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

歸無寧菑患言見遇如此寧當復有菑患邪無寧寧也不畏寇盜

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銅鞮晉離宮而

諸侯舍於隸人舍如隸人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

越門庭之內迫近又有牆垣之限盜賊公行而天禍不戒猶厲

災也言水潦無時

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

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

問晉命已止之宜

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

言鄭

與魯亦有同姓之憂

若獲薦幣

薦進也

脩垣而行

行去也

君

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

反命於晉

趙文子

曰信

信如子產言

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

諸侯

羸受也

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

侯見鄭伯有加禮

禮加敬

厚其宴好而歸之乃

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

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

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其知之矣

謂詩人知

辭之

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得事

大國之禮

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

犁比莒子密州之號

既

立展輿

立以爲世子

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

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

展輿立爲

君去疾奔齊齊出也母齊共也展與吳出也為明年奔

傳吳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買朱鉏密言罪

之在也罪在鉏也傳始例申明君臣吳子使

屈狐庸聘于晉狐庸巫臣之子也成通路也

通吳晉趙文子問焉是州來季子其果立乎

延州來巢隱諸樊在二十閹戕戴吳在二十

祭吳餘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

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君嗣

謂夷甚德而度德不失民民歸度不失事審

情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

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

不立言其三兄雖欲傳士百北宮文子相衛

襄公以如楚襄公獻公子宋之盟故也晉楚

交相見也過鄭即段廷勞子集林如聘禮而以勞

辭郊勞之辭文子入聘報子羽為行人

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逆事畢而出言於

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

討乎詩云誰能執執逝不以濯詩大雅濯手禮

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

此以上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

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其貌美公孫揮

能知四國之為知諸侯所欲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

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

謀於野則獲謀得所也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蔽鄭國

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

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

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

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

有禮也諱跡以產行事以鄭人游于鄉校之

校學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

何患人於中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

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

所惡者吾則改之見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

聞忠善以損怨怨為忠善則不聞作威以防怨

欲毀鄉校即作威豈不遽止然猶防川遽畏懼也大決所

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通

也不如吾聞而藥之也藥以為已然明曰蔑也

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

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

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

也仲尼以二十二年主於子皮欲使尹何為

邑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年少子皮曰愿

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

愈知治矣夫謂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

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

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傷子之愛人傷之而

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

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

製焉製裁也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

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

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

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若

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獲是懼何暇思獲子

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

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

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

而慢之慢易也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

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

知不足自為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

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

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

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傳言子產

之治乃子皮之力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

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

瞻視行雖獲其心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
步不常鮮克有終終之實難矣尹其將不免公曰子
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
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
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
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
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
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

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
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

也

詩邶風棣棣當而閑也選也

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

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

威儀

詩大雅攸所也攝也

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

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書曰八國畏其力

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

大雅又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唯在

則象上天

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

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

臣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夷帥服

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

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

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

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

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

威儀也

春秋經傳集解襄公第十九

金澤又

圖書寮文庫藏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

春秋經傳集解

十

呂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陵部

春秋經傳集解昭元第二十

杜氏 盡三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叔孫豹會晉趙

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

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招實陳侯

母弟不稱弟者義與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同

今讀舊書則楚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取

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三月取鄆不稱將早

師少書取言易也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稱弟罪六

月丁巳邾子華卒

無傳三

晉荀吳師師敗狄

于大鹵

大鹵太原晉陽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逆國

而立之

莒展與出奔吳

秋君賊未會諸侯故不稱爵

叔弓

帥師疆鄆田

春取鄆令正其封疆

葬邾悼公

無傳

冬十有

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楚以盧疾赴故不書葬

楚公子比

出奔晉

書名罪之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

氏伍舉為介

伍舉椒舉介副也

將入館

就客舍

鄭人惡

之

知楚懷詐

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

舍城外

既聘將以衆逆

以兵入逆婦

子產患之使子羽辭

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蟬聽命

於欲

城外除地為蟬行昏禮

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

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

豐氏公孫

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

莊王圍之祖共王圍

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

不得列於諸卿也

言不得從卿禮

不寧唯是又使圍

蒙其先君

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於女氏之廟故以為欺先君

將

不得為寡君先

大臣稱先懼辱命而黜退

其蔑以復矣唯

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

恃大國而

無備則是罪

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

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

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

言已夫所恃則諸侯

懲恨以距君命壅塞不行所懼唯此

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

館人

守舍人也

其敢愛豐氏之祧

祧祖廟

伍舉知其有備

也

云主將死

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

生也

溺沈沒於膏欲

於文皿蟲為蠱

文字也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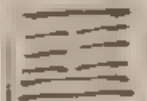
蠱

穀之飛亦為蠱

穀久積則變為飛蟲名曰蠱

在周易女

惑男風落山謂之蠱



巽下艮上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為

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山大得風而落

皆同物也

物猶趙孟

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之贈賄禮

楚公子圍使

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犂櫟邾

黑肱王子圍之弟子皙也犂縣

屬南陽郡縣屬襄城櫟今河南陽翟縣三邑本鄭也

鄭人懼子產曰不

害令尹將行大吏

謂將弒君

而先除二子也

謂黑肱

肱伯州犂

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

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

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

縊絞也孫卿曰以冠纆絞之長歷推已酉遂

殺其二子幕及平夏

皆鄭教子

右尹子干出奔晉

子干王

官廐尹子皙出奔鄭

因築城而去

殺大宰

伯州犂于郊葬王于郊謂之郊敖

郊敖楚使

使

令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

僭不信

非所害也武

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莖

穠穠也穠苗為莖

雖有饑饉必有豐年

言耕鋤不以水旱息必獲

豐年

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

恐自

信也

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

詩大雅僭不信

賊害人

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

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

上而已

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歆故欲從舊書加于牲上不歆血經所以不書

盟

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

衛

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

叔孫穆子曰楚公子

美矣君哉

美服似君

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

禮

君行有二執戈者在

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

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為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言既造王宮而居之雖服君服無所怪也

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

聞諸大夫

故言假以飾令尹過

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

言將遂為君

伯

州犂曰子姑憂子哲之欲背誕也

襄三年鄭子哲殺

伯有背命放誕將為國難言子且自憂此無為憂令尹不反戈

子羽曰當璧

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

子羽行人揮當璧謂弃疾在

昭十三年言弃疾有當璧之命國雖取國猶將有難不無憂也

齊國子曰吾

代二子愍矣

伯州犂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

終州犂亦尋為圍所殺故言可愍

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

子樂矣

言以憂生更

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

憂何害

齊子齊惡言先知為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害

宋合左師曰

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

共義大國命不能知其禍福

晉樂王鮒曰小是之卒章善矣吾從之

詩小是

雅其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也公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

子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紋其切也

君反謂之宋左師簡而禮無所職否故曰簡共更太國故曰禮

樂王鮒字而敬字憂也不犯凶子與子家持

之子子皮子家蔡公孫歸皆保世之主也齊生持之言無所取與

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

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

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逸書三大夫兆憂憂能無

至乎兆也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物類也察言以知禍

福之類八年陳招殺太子季武子伐莒取鄆

國弱齊惡當身各無患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

尋盟未退尋弭兵而魯伐莒瀆齊盟瀆慢也請

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樂栢子相趙文子栢子樂王

鮒相也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難指

未貨故以弗與梁其經曰貨以藩身子何愛

焉家臣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

貨免魯必受師言不戮其使是禍之也何衛

之為人_{喻已為國衛}有牆以蔽惡也如牆為人蔽牆之

隙壞誰之咎也咎在衛而惡之吾又甚焉其罪

雖怨季孫魯國何罪怨季孫叔出季處有

自來矣吾又誰怨季孫守國叔孫出使所從

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

曰帶其褊矣言帶褊盡故裂趙孟聞之曰臨

患不忘國忠也謂言魯思難不越官信也謂

圖國忘死貞也謂不以謀主三者義也

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并義乃請諸楚

曰魯雖有罪其執豈不辟難執豈謂畏威而

敬命矣謂不取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

子之羣吏處不辟汚汚勞出不逃難不苟其

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

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

從之安靖賢能則衆附從曾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

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不伐又賞其賢叔赦

孫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

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言今襄世疆場無定主

王伯之令也言三王五伯有令德時引其封疆引正也

而樹之官樹立也立官以守國舉之表旗表貴賤而著

之制令為諸侯作制度法過則有刑猶不可

壹於是乎虞有三苗三苗饕餮夏有觀扈觀

今頓丘衛縣色在始平鄆縣書商有姚邛二國

今諸侯邛邛周有徐奄二國皆嬴姓書序曰成

今下邳縣淮自無令王諸侯逐進逐猶狎主齊盟其又

可壹乎疆弱無常故更主盟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謂大

寡戕滅亡之禍又焉用之焉用治封疆之削何國蔑

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辯治吳濮有鬻楚之

執豈豈其顧盟吳在東濮在南今建寧莒之

疆吏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

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

元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

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

首章大明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於上令尹意在首章故特

稱首章以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小宛詩小雅二章取其各

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天命夏畢趙孟謂叔向

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詢將能對曰王弱

令尹疆其可哉言可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

對曰疆以克弱而安之疆不義也安於勝君是疆而不

義不義而疆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

滅之疆不義也詩小雅褒姒周幽王后幽王惑焉而行不義遂至滅亡言雖赫赫盛

疆不義足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孺矣孺

也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滋益民弗

堪也將何以終走以疆取取不不義而克必

以為道以不義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為十

楚裁靈王傳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

會罷鄭伯無享之子皮戒趙孟期禮終趙

孟賦瓠葉受所戒禮畢而賦詩瓠葉詩小雅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

賓客享之免首猶與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告以趙孟

穆叔曰趙孟欲一獻瓠葉詩義取薄物而以獻酬知欲一獻之禮

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言不敢穆叔曰主人之

所欲也又何不敢趙孟及享具五獻之籩豆

於幕下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趙孟辭趙孟自以今非聘鄭故辭五獻

私於子產語私曰武請於冢宰矣冢宰子皮請

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卿會公侯享宴皆析俎不

體穆叔賦鵲巢鵲巢詩召南言鵲有巢而鳩居之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

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亦詩召南義取芣菜薄物可以

薦公侯享其曰小國為繁大國省穡而用之

其何實非命穆叔言小國微薄猶繁菜大國能省愛用之而不弃則何敢不

從命穡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尤也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野有死麕詩召南卒

脫脫安徐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尤也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尤也

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趙孟賦常棣

常棣詩小雅取其兄弟之國人且曰吾兄弟比

以安尤也可使無吠受子皮穆叔子皮及曹

大夫興拜三大夫皆兄舉兕爵曰小國賴子

知免於戾矣兕爵所以罰不敬言小國蒙趙孟德比以安自知免此罰戮

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此不復見天王

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潁水出陽城縣雒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為潁劉子曰美哉禹功

見河雒而思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

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弁冕冠也端委

禮衣言今得共服冠冕有國家者皆由禹之力子盍亦遠績禹功而

大庇民乎勸趙孟使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

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言欲

目前不能念長久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

而耄及之者八十曰耄其趙孟之謂乎為晉

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言其

正卿

言其

於賤人而無恤民之心弃神人矣民為神主不恤民故神人皆去神怒

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言將死不復見明年神

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亨祀亨不從又何

以年為此冬趙孟卒起本叔孫歸魏會曾天御季孫以

勞之且及日中不出恨季孫伐莒使已幾被戮曾天謂曾

阜曾阜叔孫家臣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曾以相忍

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欲受楚戮是忍其外

日中不出是阜曰數月於外言叔孫勞役在外數月一

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羸而惡踴乎言譬如商賈求

贏利者不得惡誼踴之聲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

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楹柱也喻曾有季

孫猶屋有柱鄭徐吾犯之妹美犯鄭大夫公孫楚聘之

矣楚子南穆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禽鴈也納

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

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

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布陳贄幣子哲公孫黑子南戎

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
信美矣抑子南夫也

言丈夫

夫夫婦婦所謂順

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囊甲以見子南欲

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

之以戈

衡文道

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

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

曰直鈞紂賤有罪罪在楚也

先聘子南直也子南用戈子皙

直也子產力未能討故鈞其妻歸罪於楚

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

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

奸犯也

畏君之威聽其

政尊其貴夏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

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

聽政也

奸國之紀謂傷人

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

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无忌不夏長也

忌畏也

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

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

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

大叔游楚之兄子

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亢敬也彼國政

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

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夫豈不愛王室

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為二

殺公孫秦后子有寵於相如二君於景秦后子

也其權寵如兩君其母曰弗去懼選選數也

數其罪而加戮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

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罪失教后子享晉侯為

侯設造舟于河造舟為梁通十里舍車一舍

為八反自雍及絳用車八百乘歸取酬幣

備九獻之儀始禮自齊其終夏八反每十里

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往至故言八反

乘傳言秦鍼之出極奢富司馬侯問焉曰子

以成禮欲盡敬於所赴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

少此吾何以得見言已坐車女叔齊以告公

叔齊司馬侯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

過必有全圖全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

孟曰吾子其曷歸問何時當歸對曰鍼懼選於寡

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

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

未艾也艾絕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言欲輔助之者多

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

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

和熟天贊之也贊佐也鮮不五稔鮮少也少尚當歷五年多

則不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蔭

景也趙孟意裏以日景自喻后子出而告人

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翫愒皆貪也其

與幾何言不能久鄭為游楚亂故游楚子南六月丁巳

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

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閭門之外實

薰隧閭門鄭城門薰隧門外道名實之者為明年子產數子執罪稱薰隧盟起本

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

自欲同於六子產弗討子哲強討晉中行穆

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即大國也崇卒也

崇聚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

車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困諸阨又克

車每困於阨道今請皆卒去車為自我始乃

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毀其五乘為三伍車乘

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荀吳之嬖人

不肯即卒斬以徇魏舒輒斬之荀吳為五陳

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

偏為前拒皆臨時起以誘之翟人笑之笑其失常

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傳言荀吳能用善謀莒展輿立而

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

納去疾齊雖納去疾莒人先召之故從國逆

展輿奔吳吳外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

此春取鄆今於是莒務婁瞽胡及公子滅明

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三子展輿黨大厖君

子曰莒展之不立弃人也夫奪羣公子人可

弃乎詩曰無競惟人善矣詩周頌言惟得人則國家疆晉

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

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崇

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

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高辛居子曠林

不相能也曠林地閼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尋用

帝不臧后帝堯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宋地

主祀辰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商人湯先

丘因閼伯故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大夏今

人是因以服夏商唐人若劉累之等累其

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當武王邑姜方

震大叔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懷夢帝謂

已余命而子曰虞帝天取唐將與之唐屬諸

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

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

星

叔虞封唐是為晉侯

由是觀之則寶沈參神也昔金

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

金天

氏帝少皞商遠也玄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

臺駘能業其官

纂昧之業

宜汾洮

宜猶通也汾洮二水名

障大澤

障障之

以處大原

大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

帝用嘉之封諸汾川

帝顓頊

沈如

蓐黃實守其祀

四國臺駘之後

今晉主汾而滅之矣

滅四國

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

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

禋之

有水旱之災則禋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四曰禋祭為禋橫用幣以祈福

祥

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

乎禋之

星辰之神若寶沈者

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

樂之吏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

言寶沈不

為君疾

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

聽國政

晝

以訪詢

詢可

夕以脩令

念所施

夜以安身於是

乎節宣其氣

宣散也

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

其體

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臺之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

茲心不爽而

昏亂百度

在此也喪明也

今無乃臺之

時同也

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

內官嬪御

其

生不殖

殖長也

美先盡矣則相生疾

同姓之相與先美矣

其

美極則盡盡則生疾

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

知

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

臺四時取同姓

二者古人所慎

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

辨別也

今君內

實有四姬焉

同姓姬四人

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

二者弗可為也已

為治也

四姬有省猶可無則

必生疾矣

據異姓去同姓故言省

叔向曰善哉盼未之

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

送叔向

叔

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

言將敗不

久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

為明年鄭殺公孫黑傳

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

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伯使醫和視之秦

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蛊

蛊疾

非

鬼非食惑以喪志

惑女色而失志

良臣將死天命不

祐良臣不匡救君過故公曰女不可近乎對

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夏也故有五節

五聲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

不容彈矣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於是有

煩手淫聲怕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

五降而不息則雜聲物亦如之言百夏皆如

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煩則生疾君子之

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怕心也為心之節儀使動不過度

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降生五味謂金味辛木

火味苦土味甘皆由陰陽風雨而生發為五色辛色白酸色青

甘色黃徵為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淫

生六疾淫過也滋味聲色所六氣曰陰陽風

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六氣之化成分

四時得五過則為菑陰淫寒疾寒過則陽淫

熱疾熱過則風淫末疾末四支也雨淫腹疾

雨濕之氣晦淫惑疾晦夜也為寢明淫心

為洩注

疾

明畫也思慮煩多心勞生疾

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

熱惑蠱之疾

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

今君不

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曰誰當趙孟

良臣對曰王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

國無亂諸侯無禍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

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蓄禍興而無改焉

改改行以救蓄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

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

也請垂橐而入

重橐行無弓

許之正月乙未入逆

而出遂會於虢

虢鄭地

尋宋之盟也

宋盟在襄二十七年

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

得志

謂先軟午祁奚子

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

弗戒懼又如宋

恐楚復得志

子木之信稱於諸侯

猶詐晉而駕焉

駕猶陵也詐謂衷甲

況不信之尤者乎

尤甚也

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

為盟主於今七年矣

襄二十五年始為政以春言故云七年

再

合諸侯

襄二十五年會夷儀

三合大夫

襄二十七年

年會于宋三十二年會澶淵及今會魏也

服齊狄寧東夏

襄二十八年齊

侯白狄

平秦亂

襄二十六年秦晉為成

城淳于

襄二十九年城

杞之淳于

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

諱

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

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

文子曰武受賜矣

言

然宋之盟子未有禍

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

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

問赴

對曰寡

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

伍舉更赴

辭使從禮此告終稱嗣不以篡弑赴諸侯

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

向使與秦公子同食

食禄

皆百人之餼

一百人

也其禄足百人

趙文子曰秦公子富

謂秦餼富強秩

同叔向曰底禄以德

底致也

德鈞以年年同以

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

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

詩大雅侮陵也

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

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以年齒為高下而坐辭曰

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不得

自安言俱奔更有優劣且臣與羈齒無乃不

可乎后子先來仕欲自同於晉臣為主史佚

有言曰非羈何忌忌敬也欲楚靈王即位蓬

罷為令尹蓬啓彊為大宰靈王公子圍也鄭

游吉如楚葬郊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

行器矣行器會備楚王汰侈而自說其夏必合諸

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為四年會

申十二月晉既烝烝冬祭也趙孟適南陽將會孟

子餘孟子餘趙衰趙武之曾祖其廟在晉之南陽溫縣往會祭之甲辰朔

烝于溫趙氏烝祭甲辰十二月朔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

前傳言十月誤庚戌卒十二月七日終劉鄭伯如

晉弔及雍乃復弔趙氏蓋趙氏辭之而還傳言大夫彊諸侯畏而弔之

經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叔

叔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書名黑之薰隧盟子產不討遂

以為卿故書之冬公如晉至河乃復人辭之故還季

孫宿如晉致送服也公實以秋行冬還乃書

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即位故且告為

政而來見禮也代趙武為政雖盟主而脩好同盟故曰禮觀書於

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夏故曰周禮盡在魯矣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易象春秋

文王周公之制當此時儒道廢諸國多闕唯魯備故宣子適魯而說之公享之

季武子賦繇之卒章繇詩大雅卒章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繇

致興盛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韓子賦角弓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

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言兄弟之國宜相親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

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彌縫猶補合也武子謂以兄弟之義

賦節之卒章節詩小雅卒章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譽其好也武

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封厚也殖長也

遂賦甘棠甘棠詩召南召伯息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

嘉樹如甘棠以宣子此召公

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

公宣子遂如齊納幣

為平公聘少姜

見子雅子雅召

子旗

子旗子雅之

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

也不臣

志氣

見子尾子尾見彊

彊子尾

宣子

謂之如子旗

亦不臣

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

曰夫子君子也

夫子韓起

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

矣

為十年齊變施高彊來奔張本

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

宮文子賦淇澳

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言宣子有武公之德

宣子

賦木瓜

木瓜亦衛風義取於欲厚報以為好

夏四月韓須如齊

逆女

須韓起之子逆少姜

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

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

為立別號所以寵異之

謂

陳無宇非卿

欲使齊以通之

執諸中都

中都晉邑

在西河界休縣東南

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

班也

畏

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乱作

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

言齊畏晉改易礼制使上大夫送遂致此執辱之罪蓋少姜謙以示譏

叔弓聘

于晉報宣子也

此春韓宣子來聘

晉侯使郊勞

持礼賓矣近郊

君使卿

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

敢為賓徹命於執夏敝邑弘矣

徹達也

敢辱郊

使請辭

辭郊勞

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

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

得通君命則於已為祿

敢辱大

館

敢不

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

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

宗猶主也

辭不忘國

忠信也

謂稱舊好

先國後已卑讓也

始稱敝邑之次

稱臣之祿

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

德矣

詩大雅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

代其位

游氏大叔之族黑為游楚所傷故欲害其族

傷疾作而不

果

前年游楚所擊創

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

駟氏黑之族

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

遽傳

使吏

數之

責數其罪

曰伯有之亂

在襄三

以大國之夏

而未爾討也

務共大國之命不暇治女罪

爾有亂心無厭

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

罪二也

謂爭徐吾犯之妹

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

三也

謂使大史書七子

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

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

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

吏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巾為褚

師

巾子暫之子褚師市官

子產曰巾也若才君將任之

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

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

衢

衢道也

加木焉

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

晉少姜卒公如

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

晉侯

溺於所幸為少姜行夫人之服故

請君無辱

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致少姜之祔服公以未秋行始冬還還乃

書之故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

無彼

宇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

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

逆早於送是晉國不共

而執其

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

頗不平

且少姜有辭

謂請無冬十月陳無宇歸

晉侯之

十一月鄭市段

如晉弔平少姜

經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襄二十五年盟重立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

滕子來會故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

雨雹無傳北燕伯款出奔齊不書大夫逐之而不言奔罪之也

書名從告

傳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

梁丙與張趯見之二子晉大夫梁丙曰甚矣哉子

呂內聽

為此來也卿共姜葬子大叔曰將得已乎言不

得止昔文襄之霸也晉文公襄公其務不煩諸侯全

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夏而會不協而

盟明王之制歲聘問朝君薨大夫弔卿其葬

夏夫人士弔大夫送葬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在三

十年蓋時俗過制故文足以昭禮命夏謀禍

而已朝聘以昭禮無加命矣命有今嬖寵之

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不取以其位卑而

人然則時適夫人之喪弔唯懼獲戾豈敢憚

送之禮以過之襄之制繼室復薦女今茲吾

煩少齊有寵而死齊必繼室

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

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克矣嬖如火焉火心星

火中寒暑乃退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且中而寒退此其極

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將言

不能復煩諸侯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

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譏其無隱諱丁未滕子原卒

同盟故書名同盟於襄之世亦應從齊侯使

晏嬰請繼室於晉復以女曰寡君使嬰曰寡

人願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

國家多難是以不獲自來不腆先君之適謂

姜以備內宮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

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

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微要也二公齊先君言收

恤寡人則先君與之福也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

先君之適

通夫人

及遺姑姊妹

遺餘也

若而人

言如常人不敢譽

君若不弃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

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

董正也振整也嬪嬙婦官

韓宣子

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

社稷之責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

請

制夫人之服則葬訖君臣乃釋服

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

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

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寶寵嘉之

唐叔

晉之既成昏

許昏成

晏子受禮

受賓享之禮

叔向從

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

同與

晏子曰

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

不知其將唯知齊

為陳氏

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

弃民不恤

齊舊四量

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

豆四

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

釜十則鍾六斛陳氏

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

登加也加一謂舊量之一也以五

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

以家量貸而以

公量收之

收貸厚而

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

辱蛤弗加於海

賈如在山不加貴

民參其力二入於

公而衣食其一

言公重賦敘

公聚朽蠹而三老凍

餒

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

國之諸市履賤踊

貴

踊肌足者屨言刑多

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

燠休痛念之也

謂陳氏也

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

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

四人皆舜後陳氏之

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

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

大姬其妣也言陳氏雖為人臣然將叔向日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

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鄉無軍

行

言晉衰弱不能征討救諸侯

公乘無人卒列無長

百人為卒

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

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

滋益也

道

殯相望

餓死為殯

而女富溢尤

女嬖寵之家

民聞公命

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

八姓

晉舊臣之族也阜隸賤官

政在家門

大夫專政

民無所依君日

不悛以樂愒

愒藏也悛改也

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憂

有

言今

讒鼎之銘

讒鼎名也

曰昧旦平顯後世猶

怠

昧且早起也平大也言夙況日以不悛其能

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

公族盡矣盼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

免此難以叔向曰晉之

落則公從之盼之宗十一族

在而已盼又無子無賢公室無度無法幸而

得死言得以壽豈其獲祀言必不初景公欲

得祀

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

以居湫下隘小請更諸夾壇者

夷明

辭曰君

之先臣容焉

先臣晏子

臣不足以嗣之於臣

侈矣

侈奢也

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

利也敢煩里旅

旅衆也

公笑曰子近市

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

何賤於是景公繫於刑

繫多

有鬻踊者故對

曰踊貴履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

之

傳護晏子令不

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

與張趯同義

左二十

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詩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

詩小雅如行也祉福也遄疾也言居

子行福則庶幾乱疾止也

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

其宅反則成矣既拜

拜謝新宅

乃毀之而為里室

皆如其舊

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

則使宅人反之

還其故室

且諛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

卜良二三

子先卜鄰矣

二三子謂鄰人

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

禮

去儉即奢為非禮

小人不犯祥古之制也吾敢不

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栢子以請乃

許之

傳言齊晉之哀賢臣懷憂且言陳氏之興

夏四月鄭伯如晉

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

之以策

策賜命之書

曰子豐有勞於晉國

子豐段之父

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

州縣今屬河內郡

以胙乃舊

勲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

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

汰驕也

一為禮於晉猶

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

端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

欒族

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

子曰溫吾縣也

州本屬溫溫趙氏邑

二宣子曰自卻稱

以別三傳矣

卻稱晉大夫始受州自是州與溫別至今傳三家

晉之

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

言縣邑既別甚多無有得追而治取之

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

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

州矣

獲趙文子之子

文子曰退

使獲退也

二子之言義也

二子二宣子也

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

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寶難

患不知禍所起

知而

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

故猶舊也豐氏至晉舊以韓氏為主人

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

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

後若還晉因自欲取之為七年

豐氏歸州張本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叔為

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

忌怨也懿伯叔之叔父敬

子叔弓也叔弓為之辟仇惠伯曰公克有公利無私忌

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惠伯子服椒也傳言叔弓

之有

晉韓起如齊逆女

為平公逆

公孫蠆為少姜

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

更嫁人公女

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

齊而達其寵寵將來乎

寵謂子尾

秋七月鄭宰虎

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

立王之故

楚靈王新立

敝邑之往則畏執夏其謂

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

云交相見

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

布陳也

宣子使叔向

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

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

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

猜疑也

君實有心

何辱命焉

言若有夏晉心至楚可不須告

君其往也苟有寡

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

歸也

歸在此年春

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

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

獲來感非上卿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

夏吉庶幾焉幾孟張趙也庶幾如趙言小邾穆公來朝季

武子欲卑之不飲以諸侯礼待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

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

睦焉一睦謂小邾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

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

從之八月大雩旱也齊侯田於莒莒齊東竟盧蒲

嫫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嫫慶

封之黨襄二十八年放之於竟公曰諾吾告

二子二子子雅子尾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

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言不信

九月子雅放盧蒲嫫于北燕恐其復作乱燕簡公

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

比以殺公之外嬖比相親比公懼奔齊書曰北燕

伯款出奔齊罪之也款罪輕於衛所重於秦朱故舉中示例十

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吉日詩小

雅宜王田獵之詩楚王既享子產乃具田備

王以田江南之夢楚之雲夢跨江南北齊公孫竈卒竈子

雅司馬竈見晏子司馬竈曰又喪子雅矣晏

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以其姜族弱矣而

嬌將始昌氏嬌陳二惠競爽猶可子雅子尾齊惠公之孫

也競彊也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夷明也

春秋左氏經傳第二十

春秋經傳集解昭二第二十一

杜氏 盡七年

經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當雪而雹故以夏

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

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靈王始

合諸楚人執徐子稱人以執以不秋七月楚

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不在故也胡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執

齊慶封殺之

楚子欲行霸為齊討慶封故稱齊

遂滅賴九月

取鄆

鄆邑傳例曰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

孫豹卒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

欲與俱田

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

前年楚子已與鄭伯田江

南故

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

二君鄭許椒

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

宋盟在襄二十七年

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

易

不易言有難

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

欲得諸侯謀事補闕

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

虞度也

則願假

寵以請於諸侯

欲借君之威寵以致諸侯

晉侯欲勿許司

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

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

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

相助也

不可與爭君其

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

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弃之

弃不以君

吾

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殆

也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多難之難有是三者

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

是三殆也四嶽東嶽岱西嶽華南嶽衡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

南陽城在陽城縣東北大室在河南陽城縣西南荆山在新城縣

南中南在始平此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是雖

天下至險無異之北土燕代馬之所生無興國

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

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亨通不聞其務險

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

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國於

則四重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

至今賴之仲孫公孫無知晉有里平之難而

獲文公是以為盟主里克平鄭事衛刑無難

敵亦喪之閔二十五年狄滅衛信故人之難不可

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

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

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

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

言不得自往讓辭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

請昏馬楚子遣舉時兼使來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

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

在諸侯安於小小不能遠國其大夫多求也貪莫匡其君

在宋之盟又曰如一晉楚同也若不許君將焉用

之馬用宋盟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

盟美君之歡不畏大國大國晉也何故不來不來

者其魯衛曹邾子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

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

敢不至言楚威力所能及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

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逞快也求人以違之與

人同欲盡濟為下會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

豐曰雹可禦乎禦止也申對曰聖人在上無

電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

陸道也

夏十二月日在虛危水堅而藏之

西陸朝覲而出之

謂夏三月日在

昂畢蟄蟲出而用水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

其藏冰也深山窮谷

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

沍閉也必取積陰之水所以道達其氣使

不為災

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

用之

言不獨其公

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

黑牡黑牲也秬黑黍也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

其出

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

桃弓棘箭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

故

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

食肉之祿謂在

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

大夫命婦喪浴用水

命婦大夫妻

祭

寒而藏之

司寒

獻羔而啓之

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非始開冰

室公始用之

公先用之

火出而畢賦

火星昏見東方謂三

月四月中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

老致仕在

家山人取之縣人傳之

山人虞官縣人遂屬

與人納之

隸人藏之

隸皆賤官

夫冰以風壯

冰因風而堅而以

風出

順春風而散用

其藏之也周

周密也

其用之也徧

及老則冬無愆陽愆過也夏無伏陰伏陰謂

春無凄風凄寒也秋無苦雨霖雨為人雷出不

震震霆也無苗霜雹疾不降痛惡民不夭札

短折為夭今藏川池之冰奔而不用既不藏

谷之冰又火出不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

越散也言陰陽電之為苗誰能禦之七月之

卒章藏冰之道也七月詩豳風卒章曰二

而取之三之日納於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

日其蚤猷羔祭非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

廟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

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如子鄭伯先待

于申自楚先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

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

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

夏啓有鈞臺之享啓禹子也河南陽翟縣南

此商湯有景亳之命河南鞏縣西南有湯周

武有孟津之誓將代成有岐陽之蒐周成王

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康有鄆宮之朝鄆在

鄆縣東有臺康穆有塗山之會周穆王會諸侯於塗

山塗山在齊桓有召陵之師在僖四年晉文有踐

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

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選擇所用王曰吾用齊

桓用會召陵之禮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

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言所聞讓

公合諸侯之禮六其禮六儀也宋子產曰小

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

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君子謂合左師善守

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叔舉侍於後以規

過規正二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

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左師子產所獻六

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叔舉

請辭焉請王辭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

武城言為宗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恨其

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經
并書宋太子佐知此言在會前
徐子吳出

也以為貳原故執諸申言楚子以疑楚子示

諸侯侈白奢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啓湯

武成康穆也二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

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仍緡皆

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黎東夷國名周幽為大

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中嶽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

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懷諫

也懷恨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

遠遠惡而後弃惡及遠方善亦如之德遠而

後興為十三年楚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

宋太子鄭伯先歸經所以更叙諸侯也時晉

鄭伯久於楚宋太子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伐從

不得時見故慰遣之見慰使屈申圍朱方朱方吳邑齊慶封所

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

二十八年奔吳八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

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此逆命謂性

不恭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默播於諸侯焉

用之播揚也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

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

大夫齊崔杼弑君慶封具黨也故以弑君罪責之慶封曰無或如

楚共王之廢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

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

面縛銜璧士祖輿觀從之造於中軍中軍王所將

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在信許僖公如

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從舉言

遷賴於鄆鄆楚邑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章龜

與公子弃疾城之而還為許城也幸龜申無

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

而克城竟莫校謂築城於外竟王心不違民

其居乎言將有事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

王命乃禍亂也九月取鄆言易也莒亂著丘

公立而不撫鄆鄆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

用師徒曰取著丘公去疾也不書奇者潰散而來將帥微也重復例者以通

自來鄭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

賦如魯之田賦田國人謗之謗毀曰其父死

於路謂子國為已為薑尾謂子產重賦百姓以令

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寬鄭子產曰

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以用旦吾聞為善

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

改度法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逸詩也

以為權制濟國吾不遷矣遷移渾罕曰國氏

其先亡乎渾罕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薄涼

也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言不可姬在列者

在列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偏而無禮蔡偏楚

宋鄭先衛七偏而無法楚偏政不率法而制

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子產權時救急冬

吳伐楚入棘櫟麻棘櫟麻皆楚東鄢邑譙國

蔡縣東北有櫟亭以報朱方之役此朱方役在楚沈尹

射奔命於夏汭夏汭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

以絕其後歲尹宜咎城鍾離宜咎本陳大夫襄遠

啓彊城巢然丹城州來然丹鄭穆公孫東國

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彭生楚大夫罷

師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成十六年辟僞

宗魯地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

圖書寮

故哭而送之婦人聞適齊娶於國氏國氏齊

姓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穆子夢也顧而見

人黑而上傳上傳深目而狼喙口象號之曰

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皆召其徒無之徒從旦

曰志之志識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僑如穆

六年奔齊穆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伯先子宣

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

言兄始為亂已則有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

立

在齊生孟丙仲壬魯召之
立為卿襄二年始見經

所宿庚宗之婦

人獻以雉

子猷禮

問其姓

子向有

對曰余子長矣

能奉雉而從我矣

襄二年
牛五六歲

召而見之則所

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

視之遂使為豎

豎小臣也傳言
從魯未必吉

有寵長使為

政

為家

公孫明知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
子明也與叔孫

知相親

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

仲國姜孟

故怒其

子長而後使逆之

仲子孟丙

田於丘犇

丘犇地名

遂

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

可

欲使從己
孟不肯

叔孫為孟鐘曰爾未際

際接也
孟未與

諸大夫

相接見饗大夫以落之

以殺結血
禮既具

饗禮具

使豎牛請日

請饗

入弗謁

謁白

出命之日

詐命

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

北婦

人國姜也
謂公孫明

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

諸外

殺孟

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菜

書觀於公

萊書公御士名仲與
之私遊觀於公宮

公與之環

賜王

環使牛入示之示叔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

叔孫見仲而何如何叔孫曰何為怪牛曰不

見既自見矣言仲已自公與之環而佩之矣

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

見告之飢渴授之弋杜洩叔孫氏宰也牛不

洩殺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言求食可得

蓋杜洩力不能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

使寘饋于个而退寘置也个牛弗進則置虛

命徹寫器令空示若叔十二月癸丑叔孫不

食乙卯卒絕粒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豹之

也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

遺昭子叔仲帶也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

增洩不與杜洩將以路葬且盡鄉禮賜叔孫

車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棄用之且

冢鄉無路介鄉以葬不亦左乎冢鄉謂季孫

便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舍置不可曰夫子

受命於朝而聘於王

在襄二十四年

王思舊

勲而賜之路

感其有禮以念其先人

復命而致之君

不豹

敢自

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

吾子為司徒實書名

謂季孫也書名定位葬

夫子為司

馬與工正書服

謂叔孫也服車服之器工正所書

孟孫為司

空以書勲

勲功也

今死而弗以是弃君命也書

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

服死又不以將厚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

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誣叔孫以媚季孫

經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襄十一年始立中軍

楚殺其

大夫屈申

書名

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

防茲來奔

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

秋七月公

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泉魯地

秦伯卒

無傳不書名未同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

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

罷中軍季孫稱

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毀中軍于施氏成諸

臧氏季孫不欲親其議物二家會諸初作中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

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有季氏盡

征之無所入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孟氏

取其半焉復以子弟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

季氏擇二簡擇取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

于公國人盡屬三家三以書使杜洩告於殯

告叔孫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

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闕詛諸五

父之衢皆在襄受其書而投之地帥士而

哭之之見誣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

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門不以壽終為鮮西季

孫命杜洩命使從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

從生存朝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遷

也羣臣懼死不敢自也自從既葬而行善杜

僻仲至自齊而來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

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

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仲政

壬也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

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叔孫昭子即

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從使

於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披析也謂

遺昭子不知豎牛餓殺其父故但言其見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

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齊魯

開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寧風地仲尼曰叔孫

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不以立已為功勞據

不以餓死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

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覺

行直則四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

方順從之遇明夷離下坤之謙三三二

莊叔穆子父得臣也離下坤明夷之謙三三二下

坤上謙明夷以示卜楚丘楚丘名卜曰是將行

初九變為謙而歸為子祀奉祭以誨人入其名曰牛

卒以餒死明夷日也

離為日夷傷也

日之數十

甲至

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

公其三為卿

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阜人定為輿

黃昏為隸日出為僚脯時為僕日昃為臺隅中日出關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日上

其中

日中盛明故以當王

食日為二位

公旦日為三位

卿明

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

融朗也離在坤下日在地中之象又變為謙謙道早退故曰明而未融日明未融故曰明而未融

故曰為子

祀

知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

于飛

離為日為鳥離變為謙日光不足故當鳥鳥飛行故曰于飛

明而未

融故曰垂其翼

於日為未融

象日之動故曰

君子于行

明夷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也在明傷之世居謙下之位故將辟難

當三在且故曰三日不食

旦位在三又非食時故曰三日

不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

離艮合體

故於人為言

艮為言

敗言為讒

為離所焚

故曰

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

離變為艮故言有所往往而見

純離為牛

畜易離上離下離而見

純離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離

山則離勝譬世亂則讒勝山焚則離獨牛故知名牛也豐牛非此牛故不吉讒不

足飛不翔謙道冲退故坐不峻翼不廣峻高也

垂下故不能廣遠故曰其為子後乎知不遠翔故吾子

亞鄉也抑少不終且日正知之位莊叔父子

卦體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生造

貳以屈生為莫敖建子使與令尹子蕩如晉

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

汜菟氏皆鄭地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

于邢丘傳言楚彊諸侯畏敬其使公如晉即位而自邾勞

至于贈賄往有邾勞無失禮之揖讓晉侯謂女

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

禮公曰何為自邾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

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

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在大

天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羈莊公玄孫懿伯也

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謂伐莒利人之難往謂

年莒亂不知其私不自知公室四分民食於

他他謂三家也言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為

終始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

將於此乎在在恤民而屑屑焉習儀以亟以言

習儀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

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晉韓宣子如楚送女

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河南城

有大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

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

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

始而思終終無不復事皆可從而不失儀從

也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

之以先王以先王之度之以二國度晉楚之

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

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

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閹則足使以羊

舌盼為司宮刑加言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

乎大夫莫對遠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

可耻匹夫不可以無備况耻國乎是以聖王

務行禮不求耻人朝聘有珪珪以信享覲有璋

享覲也規見也既朝聘而小有述職諸侯通

述大有巡功天子巡守設机而不倚爵盈而

不飲言禮務宴有好貨宴飲以貨為好衣殮有

陪鼎熟食為殮陪加也入有郊勞賓至逆勞

出有贈賄以貨賄之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

之道也則禍亂興失朝聘宴城濮之役在僖

八年晉無楚備以敗於邲在宣十二年言邲之

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在成十自鄢以來晉

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是以楚

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耻之以召

寇讎備之若何言何以誰其重此言怨若有

其人恥之可也

謂有賢人以敵

若其未有君

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縻至

縻羣也

求昏而薦女

薦進也

君親送之上卿及上

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

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

五卿

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之將佐也成趙武之子吳荀偃之子

羊舌肸之下

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櫟苗賁皇

皆諸侯之選也

言非凡人

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

受命而使矣

襄韓無忌子也為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年雖幼已仕出使

箕襄邢帶

二人韓氏族

叔禽叔椒子羽

皆韓起廢子

皆

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

成縣賦百來也

羊舌四

族皆彊家也

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兄弟四人

晉人若喪

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

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祁午以下

輔

韓須楊石

石叔向子食我也

因其十家九縣

韓氏七羊舌氏

四而言十家舉大數也羊舌四家共二縣故但言彊家

長穀九百

長穀我車

也縣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

討遺守國者奮

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伯華叔向兄中行

伯魏舒帥之伯中行吳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

怨失昏姻親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

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

穀之過也大夫無辱謝遂厚為韓子禮王欲

教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言叔向多知亦厚其

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圉地名鄭辭不敢見禮也

奉使君命未反故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自為逆也晏

子驥見之陳栢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

之主也謂授子產政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

奔牟夷非鄉而書尊地也尊重也重地故書以名其人終為不

義莒人懇于晉懇魯受牟夷晉侯欲止公范獻子

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

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

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間暇也乃歸公秋七月

公至自晉莒人來討討受牟夷不設備戊辰叔弓

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嫌君臣異故重發例

冬十月楚子

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

役在四年

遂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

會楚子

越大夫常

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

瑣楚地

聞吳師出遂啓

彊帥師從之

從吳師也

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

廬江舒縣有鵲尾渚

楚子以駟至於羅汭

駟傳也羅水名

吳子

使其弟蹇由犒師

犒勞

楚人執之將以豐鼓王

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

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

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

言吳令龜如此

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

逆使臣滋敝邑休息

休息也

而忘其死亡無日

矣今君奮馬震電馮怒

馮盛也

虐執使臣將以

豐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

完器

備

其可以息師

息楚師

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

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豐軍鼓而敝

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

其何事不卜言常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

濮之北其報在邲城濮戰楚卜吉今此行也

其庸有報志言吳有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

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遂射帥驚揚之師

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南懷汝清皆楚界吳不

可入有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觀示是行

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

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遂啓彊待命于雩婁

禮也善有秦后子復歸於秦元年奔晉景公卒故

也終五稔之言

經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再盟葬秦

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無宋華合

比出奔衛合比事君不以道自取奔亡高名罪之秋九月大

雩楚遂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

燕

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魯怨杞因晉取其田而大夫如秦葬景公禮

也合先王士弔大三月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

為國之常法叔向使詒子產書詒遺也曰始吾有虞

於子虞度也言有度今則已矣已止也昔先生

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制刑

不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

義閑防也糾之以政糾舉也行之以禮守之以信

奉之以仁奉養也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勸從教嚴

斷刑罰以威其淫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

忠得之以行也教之以務時所急使之以和

說民以臨之以敬施之於位斷之以剛

義斷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王也官

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

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權移於法

上竝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文因危

生爭緣微幸弗可為矣為治也夏有亂政而作

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商之法言不能議事

以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為刑三辟

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今吾子相鄭國

作封洫在襄三立謗政在四年制參辟鑄刑

書制參辟謂用法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

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詩頌言文王以德

安靖四方之功刑法也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

文王作儀法為天下所信爭信也如是何辟之有言詩唯以

以刑也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以刑書為徵

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

竝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盼聞之國將亡必

多制法數改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子之言復報

也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義

命敢忘大惠戒以見歲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

乎火心星也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刑器

也鼎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象類也同氣相求火

未出而用火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謝前

年夷邑晉侯享之有加邊豆之數武子退

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

敢求貺也貺賜得貺不過三獻周禮大今豆有

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懼以不韓宣子曰寡

君以為驩也致驩心對曰寡君猶未敢未敢

也加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

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宴好宋寺

人柳有寵有寵於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

殺之欲以求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詐為而

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

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

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亥合比弟

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此

臣納華公使代之代合比見於左師左師左師

曰女夫也必亡

夫謂華亥

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

人亦於女何有

言人亦不能愛女

詩曰宗子維城母

俾城壞母獨斯畏

詩大雅言宗子之固若城俾使也

女其畏

哉

為二十年華亥出奔傳

六月丙戌鄭災

終士文伯之言

楚公

子弃疾如晉報韓子也

報前年送女

過鄭鄭罕虎

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見

不敢

當國君之勞相鄭地

固請見之見如見王

見鄭伯如見楚王言弃疾

共禮而

以其乘馬八匹私面

私見鄭伯

見子皮如上

卿

如見楚卿

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

叔以馬二匹

降殺以兩

禁芻牧采樵不入田

田不犯種

不樵樹不采藝

藝種也

不抽屋不強勾誓曰有

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

君子則廢黜不得居小人則退給下刳

也舍不為暴主不恩賓

恩惠也

往來如是鄭三

卿皆知其將為王也

三卿罕虎公孫僑游吉

韓宣子之適

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竟晉侯將亦

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

辟邪也衷正也

若何效辟詩

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

詩小雅言上教下效

從我而已

專用教人之辟書曰聖作則

逸書則法也

無寧以

善人為則

無寧

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

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傳言叔向知禮

秋

九月大雩旱也徐儀楚聘于楚

儀楚徐大夫

楚子

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蘧洩伐徐

蘧洩楚大夫

吳

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

于乾谿

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竟

吳人敗其師於房鍾

房鍾吳地

獲宮殿尹弃疾

國章龜父

子蕩歸罪於

蘧洩而殺之

歸罪於蘧洩不書敗告故

冬叔弓如楚聘

且弔敗也

弔為吳所敗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

燕也

告盟主

士臼相士鞅逆諸河禮也

士臼晉大夫相

為介得敬逆來者之禮

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

燕將納簡公

簡公北燕伯三年出奔齊

晏子曰不入燕有

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

信未嘗可也

為明年豎盾手傳

經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暨與也燕與齊平前年冬齊伐燕間

無異更故不重言燕從可知

三月公如楚叔孫婁如齊

盟

無傳公將遠適楚故叔孫如齊尋舊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

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元年大夫盟于競

九月

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

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

齊伐燕燕人賂

之反從求平如晏子言

癸巳齊侯次于競

競燕

燕人行

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

謝罪

敝器瑤璆玉瑋之屬

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侯嚮而

動可也

哲齊大夫

二月戊午盟于濡上

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

間鄭縣人易水

燕人歸燕姬嫁女與

賂以瑤璆玉瑋瑁耳不

克而還

瑤玉也瑋玉也瑁耳玉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

旌以田

析羽為旌王旌游至於軫

芊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

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七人以

實之

章華南郡華容縣

無宇之閭入焉

有罪亡人章華宮

無

卷之四

宇執之有司弗與王有司也曰執人於王宮其罪

大矣執而謁諸王字執無字也王將飲酒遇其無字

辭曰天子經略經略天下略有四海故曰經略諸侯正封封疆

有定分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

毛誰非君臣毛草也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小雅也天有十日至甲

癸人有十等王至臺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

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

臣興興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

牛有牧養馬曰圉養牛曰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

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

亡荒荒大也闕蒐也有所以得天下也吾

先君文王楚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曰盜所

隱器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所行善法故能啓

疆北至汝水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

之是無陪臺也言皆逃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

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

洲紂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故夫致死焉死

紂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

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王曰取

而臣以往也往去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為葬

張本遂赦之赦無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

侯落之宮室始成祭之為落大宰遽啓彊曰

臣能得魯侯遽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

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

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

嬰齊受命于蜀蜀盟在成二年奉承以來弗敢

失墮而致諸宗祧言奉成公此曰我先君共

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冀曾傳序相授於今

四王矣四王共康邾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

臨我喪襄公二十八年孤與其二三臣悼心

失圖喪在故社稷之不皇况能懷思君德也言

有大喪多不暇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也足寵靈

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

貺矣何蜀之敢望言但欲使君來不敢望如蜀復有質子其先

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

請問行期向魯見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

以請先君之貺也請同公將往夢襄公祖祖祭神

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

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

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

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

勞于師之梁鄭城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儀子

仲孫及楚不能答郊勞為下僖子病不能相禮張本夏四

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

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受其惡衛大魯小公

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衛地承韋也魯地降婁也日食

於承韋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故禍在衛於大在魯小也周四月今二月故曰在降婁於

是有災魯實受之

災發於衛而魯受其餘禍

其大咎其衛

君乎魯將上卿

八月衛侯卒十月季孫宿卒

公曰詩所謂

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

感日食詩對曰不

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

月之災

謫譴也

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

曰擇人

擇賢人

二曰因民

因民所利而利之

三曰從時

順四時之所務

晉人來治杞田

前女叔侯不盡歸今公適楚晉人恨故復

來治杞田

季孫將以成與之

成孟氏邑

謝息為孟

孫守不可

謝息僇子家臣

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鉞之

知守不假器禮也

挈鉞沒者喻小知為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

夫

子從君而守臣喪邑

夫子謂孟僇子從公如楚

雖吾子亦

有猜焉

言季孫亦猜疑我不忠

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

罪也

言晉罪君之至楚

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

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

侯晉

開隙可復伐杞取之

吾與子桃

魯國下縣東南有桃虛

成反誰敢

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

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

萊柞二山

乃遷于桃

謝息

也晉人為杞取成

不書非公命

楚子享公于新

臺

章華臺也

使長鬣者相

鬣鬣也欲光夸魯侯

好以大屈

宴好

之賜大屈

既而悔之遂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

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

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德三鄰

言齊晉越

將伐魯而取之

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言傳

楚靈不信所以不終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

逆客私專

私語

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竝走

羣望

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

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

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

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

羽山在東海祝其縣

南

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

代祀之

鯀禹父夏家郊祭之歷殷周二代又通在羣神之數并見祀

晉為

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

言周襄晉為盟主得佐天子祀羣神

韓子祀夏郊

祀鯀

晉侯有間

間差

賜子產莒之

二方鼎

方鼎所貢

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

子

豐施鄭公孫段之子三年晉以州田賜段

曰日君以夫公孫段

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復

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

諸子

此年正月公孫段卒

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

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荷擔也以微薄喻重責

施將

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况能任大國之賜

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

敝邑獲戾

恐後代宣子者將以鄭取晉邑罪鄭

而豐氏受其大

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

敢以為請

傳言子產貞而不諛

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

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

初言謂與趙文子爭

田以易原縣於樂大心

樂大心宋大夫原晉邑以賜樂大心也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

所往

襄三十年鄭人殺伯有言其鬼至

鑄刑書之歲三月

在

年或夢伯有介而行也

介

甲曰壬子余將殺帶

也

四年帶助子哲殺伯有
壬子六年二月三日

明年壬寅余又將殺

段也

此公孫段豐氏黨壬寅
年正月二十八日

及壬子駟帶卒國

人益懼齊燕平之月

此年正月

壬寅公孫段卒國

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

之乃止

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襄十九年鄭殺
子孔良止伯有子也立以為大夫使

有宗廟

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

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

子孔不為

厲問何為
復立洩

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

有伯

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若從

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

民不可使知之故治
政或當及道以求媚

於不媚不信

信說而後

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

適晉趙景子問焉

景子晉中
軍佐趙成

曰伯有猶能為

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

魄形

既生魄

陽曰魂

陽神
氣也

用物精多則魂魄彊

物權

是以

有精爽至於神明

也爽明

匹夫匹婦強死其魂

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

強死
謂匹夫匹婦賤

身況良宵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

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腆無也

抑諺曰蕞爾國蕞小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

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

矣良宵魂魄所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傳

子產之子皮之族飲酒無度相尚以奢故馬

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鉏之子罕

出奔公孫鉏代之為馬齊師還自燕之月此在

年二罕朔殺罕魋魋子罕朔奔晉韓宣子問

其位於子產問朔可使子產曰君之羈臣苟

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

謂以禮去者罪人以其罪降降罪重則古之制

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大夫位

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為惠大

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

夫為子產故使降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

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

睦和也

晉不禮焉

庇其賊人而取其地

賊人孫林父其地戚也

故諸侯貳

詩曰鴝鵒在魚兄弟急難

詩小雅鴝鵒雖渠也飛則鳴行則搖

喻兄弟相救於急難不可自舍

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威畏也

也言有死喪則兄弟宜相懷思

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

不相

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

新嗣

也君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

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

傳言戚田所由還衛

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

弔

簡公王卿士也

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

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

陟登也恪敬也帝天也叔父謂襄公命如

今之余敢忘高圉亞圉

二圉周之先也為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

者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

不能相儀

答鄭勞以乃講學之

講習也

苟能禮者從之及

其將死也

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傳終言之

召其大夫

僖子屬大夫

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違者

曰孔丘信子卒時孔丘年三十五聖人之後也聖人而滅

於宋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智所殺其子奔魯其祖弗父何以

有宋而棲厲公弗父何孔父嘉之兄何適嗣當公之

及正考父弗父何曾孫佐戴武宣宋君皆

三命茲益共三命上卿也故其鼎銘云考父

一命而倭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偃其於偃

循牆而走言不敢亦莫余敢侮其共如是人

之饘於是鬻於是於是鬻中為饘言

至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仲也曰聖人有

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聖人之後

不當大位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壽終

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說南宮敬叔

皆信子而學禮焉以定其位知禮則故孟懿

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

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詩小雅孟僖子可

則效已矣單獻公奔親用羈獻公周卿士單靖公之子頃公

之孫霸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

成公襄公頃公之父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

伯瑕伯瑕士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衛侯

武子皆對曰不可六物不同各異民心不壹

政教事序不類有變官職不則治官居職同

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樵悴

事國詩小雅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

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

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

日月十二會故以配日謂以子丑衛襄公夫

人姜氏無子宣姜氏嬖人嫫始生孟縶孔成子

夢康叔謂已立元成子衛卿孔達之孫孟縶史朝

余使霸之孫圉與史苟相之苟史朝子史朝

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

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烝鉏也合

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在二嫫始生

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也跛孔成子

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合著

遇屯二二三 震下坎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

也嘉善遇屯二二三 坤下坎之比二二三 坤下坎以示

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縶周易曰元亨成子曰

非長之謂乎言屯之元亨謂對曰康叔名之

可謂長矣善之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

謂長足跛非全人不且其繇曰利建侯繇卦

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嗣子有常位故無所卜又

得吉則當從二卦皆云謂再得屯卦皆子其

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龍於夢武王所

用也弗從何為外傳云大誓曰朕夢受朕卜

弱足者居跛則偏弱居侯主社稷臨祭祀

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

不亦可乎孟跛利居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

月癸亥葬衛襄公靈公

春秋經傳集解昭二第二十一

春秋經傳集解
昭二年第二十一

春秋經傳集解

十一



春秋經傳集解昭三第二十二

杜氏 盡十二年

經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以首惡從

殺列女緝弟又稱世子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襄二十七年大

夫盟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于宋

稱行人明非行人罪陳公子留出奔鄭留為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

秋蒐于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與招共殺偃大雩無傳

不旱而秋零過也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不稱將帥不以告壬

午月十八日無傳復稱公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子兄已卒

殺陳孔奭無傳招之葬陳哀公嬖人袁克葬之魯往會故書

傳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晉地晉侯問於師

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謂有精神

馮依石不然民聽濫也濫失抑臣又聞之疑

辭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

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彫傷怨讟立作

莫保其性性命也民不敢石言不亦宜乎於

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虎祁地名在絳西叔

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君子之言信

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法小人之言僭

而無徵故怨咎反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

是出唯躬是瘁詩小雅也不能言謂不知言

從舌出以僭而無信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

躬處休其是之謂乎哿嘉也巧言如流謂非

荅者言其可嘉以信而有徵白取安逸師曠此言緣問流轉終歸子諫故以此巧言如流也當叔向時詩義如此故與今說詩者小異是宮也成諸侯必叛

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謂十年晉侯彪卒傳陳哀公元

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元妃嬀夫人也二妃生公子

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

招與公子過招及過皆哀公弟也哀公有廢疾三月甲

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

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夏其自殺經于偃師書辛丑從弟

赴于楚干徵師陳大夫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慙之于

楚以招過殺偃師以告想也楚人執而殺之殺于徵師公子留

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

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

人也疑為招赴楚當同罪故重發之叔弓如晉賀麇祁也賀宮

成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麇祁也史趙見

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蒙欺也可弔也而又

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

下實賀

晉非獨鄭

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

商衛革車千乘

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根牟魯東界琅邪陽都縣有牟鄉

商宋地魯西竟按宋衛也言千乘明大蒐且見魯宋之大數也

七月甲戌齊

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

子旗齊懿公也欲并治子尾之家政

丑殺梁嬰

梁嬰齊懿公之弟

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

車

子工齊大夫子尾之屬子成頃公子固也子工成之弟鍼也子車頃公之孫捷也

皆來奔

非卿

而立子良氏之宰

子良子尾之子高彊也子

旗為子良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

孺子謂子良

而相吾室

欲兼我也

兼并也

授甲將攻之陳栢子善於子

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

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栢子將出矣

聞之而還

聞子旗至游服而逆之

去戎備著常

請

命

問栢子所至

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

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字請從

無字栢子名

子旗

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

又寵秩之

謂為之立宰

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

謂之

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

勉者勸勉於不
勉者茂勉也

康叔所以服弘大也

服行也

栢子

稽顙曰頃靈福子

頃公靈公
氏所事之君

吾猶有望

子罕

旗惠及已

遂和之如初

和藥亭
二家

陳公子招歸罪於

公子過而殺之

言招所以不
死而得放

九月楚公子奔

疾帥師奉孫吳圍陳

孫吳悼太子偃
之子惠公

宋戴顒

會之

戴興宋大夫

冬十一月壬午滅陳

壬午十月十八日傳

月廿十

輿嬖表克殺馬毀玉以葬

與眾也

喪者欲以非
禮厚葬哀公

楚人將殺之請寘之

王道馬

既又

言私臣恩

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

止幄
不帳
欲也

臣為林

使穿封成爲陳公

戊楚大夫滅陳爲
縣使戊爲將公

日

城麋之役不諂

城寧役在襄二十六年戊與靈王爭壘

侍飲酒

於王王曰城廩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

辟寡人乎

及此謂
爲王

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

致死禮以息楚國

靜也

晉侯問於史趙曰陳

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

之族也

陳祖舜舜出顓頊

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

如之

顓頊氏以歲在鶉火而滅火盛而水滅

今在析木之津猶

將復由

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由用也

且陳氏得政

于齊而後陳卒

物莫能

自幕至于鼙鼓無

違命

幕舜之先曾祖舜父從幕至

舜重之以

明德實德於遂

遂舜後蓋服之與有舜之後

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

帝

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

臣聞盛德必

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

存矣

言陳氏興盛於齊形兆已見

經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以事往非行會禮

許遷

于夷

許畏鄭欲遷故以白遷為文

夏四月陳災

天火曰災陳既已滅

降為楚縣而書陳災者猶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言繫於所災所災誠以所在為名

秋仲孫矧如齊冬築郎囿

傳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

子于陳

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同盟

二月

庚申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齊城父此時改

夷故傳實之城父縣屬燕郡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許

田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入於陳以夷

濮西田益之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城父人遷方城外人於

許成十五年許遷於葉因謂之許今許遷於夷故以方城外人實其處傳言靈王使民

不周甘人與巫閭嘉爭閭田甘人甘大夫襄

夫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陰戎陸渾之王

使詹相伯辭於晉辭責讓之相曰我自夏以

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在夏州以

西土之長駘在始平武功縣所及武王克商

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樂安博昌縣巴濮楚鄧

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肅慎北夷在

餘吾何邇封之有邇近文武成康之建母弟

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為後世廢隊兄弟

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里子垂髦始冠必三

冠故言弁髦因以先王居擗杞四裔以禦

螭魅

言擣死略舉四凶之一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

故允姓之姦

居于瓜州

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

伯父惠

公歸自秦而誘以來

僖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十二年秦晉遷陸

渾之戎使福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

於伊川邑外為郊郊外為甸言戎取周郊甸之地戎有中國誰之咎也

在咎

晉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

后稷脩封

疆殖五穀今戎得之唯以畜牧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

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

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

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

奔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

伯父猶然則雖戎狄無所

可責晉率陰戎伐周邑故云然

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

能改物

言文公雖霸未能改正朔易服色

謂戴天子而加之

以共

翼佐也

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

宗周天子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

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

外親之喪

使趙

成如周弔且無閭田與繇

送死

反穎俘王亦

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

之賓滑周大夫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

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云子產問其故對曰

陳水屬也陳顓頊之後火水妃也火畏水故

而楚所相也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為今火出

而火陳四月心星出者以長歷推前年誤置閏遂

楚而建陳也水得妃而興陳興則楚妃以五

成故曰五年妃合也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

陳侯吳歸于陳傳歲五及鷦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

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是成歲在星紀

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鷦火後四周四十

八歲凡五及鷦火五十二年天數以五為紀

故五及鷦火晉荀息如齊逆女自為還六月

卒于戲陽魏郡內黃縣殯于絳未葬晉侯飲

酒樂膳宰肩蒯趨入請佐公使尊公之使人

請為許之而遂酌以飲工工樂師曰女

為君耳將司聰也樂所以辰在子卯謂之疾

日疾惡也以甲子喪樂以君徹宴樂學人

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

虧何痛如之言痛疾過女弗聞而樂是不聰

也不聞是善又飲外嬖嬖叔外都大夫曰女

為君目將司明也職在外服以旌禮旌表禮

以行事事政事有其物物類物有其容容貌

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而

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

以實志氣和則志以定言在心為志言以出

令臣實司味工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

工與嬖叔侍御君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

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

下軍以說焉躒荀盈之子知文子也佐孟僖

子如齊殷聘禮也禮意只曠今將盛聘以無

忘舊好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

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詩大

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衆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爲之焉用速成其

以勸民也也勸勞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經十年春王正月夏祲樂施來奔以耆酒好內取敗亡

故書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

莒三大夫皆卿故書之季孫爲主二子從之戊子晉侯彪卒五同盟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三月而葬速十有二

月甲子宋公成卒十一同盟也無父史闕文

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旦生出于婺女客星也非書

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

茲歲在顓頊之虛歲歲星也顓頊之虛謂玄枵姜氏任氏

實守其地姜齊姓任薛姓齊薛二國守玄枵之地居其維首而

有妖星焉告邑姜也客星居玄枵之維首邑姜齊大公主女晉唐叔之

母星亡婺女爲既嫁之女織女爲處女邑姜齊之既嫁女妖星在婺女齊得歲故知禍歸

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二十八宿面七戊子逢

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逢公般諸侯居齊地者逢公將死妖星出

婺女時非歲星所在故齊吾是以譏之爲晉自當禍而以戊子日卒

卒齊惠藥高氏皆者酒藥高二族皆出惠公信內多怨

說婦人言彊於陳鮑氏而惡之惡陳夏有告

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

子授甲而知鮑氏遭子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騁告

鮑文遂見文子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

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彼傳言者

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

鮑方睦遂伐藥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

往欲以公遂伐虎門欲入公不聽晏平仲端

委立于虎門之外端委四族召之無所往四族

藥高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言無善助

陳鮑藥高乎曰庸愈乎罪惡不差然則歸乎曰君

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

鉞率吉請斷三及焉而用之王黑齊大夫靈姑鉞公旗名斷

三尺不敢五月庚辰戰于稷稷稷祀后藥高敗

又敗諸莊莊六執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鹿門

齊城門

藥施高彊來奔高彊不奔非卿陳鮑分其室晏

子謂栢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

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不可強取思

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蒞利生孽蒞畜也孽姑

使無蒞乎可以滋長栢子盡致諸公而請老

于莒莒齊邑栢子召子山子山子商子周襄二

公私具帷幕器用從者之衣纓私具不告公而反

棘焉棘子山故邑齊國西子商亦如之而反

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子子周本無邑故更與之濟

南於陵縣西北有于亭反子城子公公孫捷三子八年

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

邑栢子以己邑分之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

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詩大雅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天下行

之周栢公是以霸齊栢公亦能公與栢子莒

之旁邑辭讓不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

大言穆孟姬景公母傳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郚

鄭莒邑取鄭不書公獻俘始用人於亳社以見討於平丘魯諱之

祭殷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

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

佻詩小雅佻偷也言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

將誰福哉壹同也同戊子晉平公卒如禪龜

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禮諸

相弔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

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

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

經不書諸侯大夫者非盟會鄭子

皮將以幣行之

見新君

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

必百兩

載幣用車百乘

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

行用也

不行必盡用之

不得見新君將自費用盡

幾千人而

國不亡

言千人之費不可數

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

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

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

送葬禮畢

而又命

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

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

其以嘉

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
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
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言不愚
不能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言已由子產之
行而遂行之是書曰欲敗度縱敗禮逸我之謂
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
也欲因喪以慶新君故昭子去自晉大夫皆
見高彊見而退高彊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

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
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

宮

莊公宮

被疾輦而歸君親推之

推其車其子不

而送之

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

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奔德曠宗以及

其身不亦害乎

夫人謂子詩曰不自我先不

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詩小雅言禍亂不在他

正當已身以喻高彊身

自取

此禍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

欲殺之

元公平公及喪柳熾炭于泣地

以溫將

將

至則去之

使公坐其處

比葬又有寵

元公好

無常

經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殺之于申

蔡侯

雖弑父而立楚子誘而殺之刑其楚公子奔羣亡蔡大夫深怨故以楚子名告

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昭公母胡女歸

姓大蒐于比蒲仲孫矍食邾子盟于祿祥

祥

地秋季孫意如會晉韓宣齊國弱宋華亥衛

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

厥慙地

九月

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齊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

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用之殺以蔡山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嫌

聘事行故傳具之

景王問於莒弘曰今茲諸侯何實

吉何實凶

莒弘周大夫

對曰蔡亡此蔡侯般弑其

君之歲也歲在豕韋

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歲在豕韋至今十

三歲歲復在豕韋般即靈侯也

弗過此矣

言蔡凶不

楚將有

之然壘也

蔡近楚故知楚將有之楚無歲及德而享大利所以壘積其惡歲及

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

楚靈王葬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昭十

三年歲復在大梁美惡周必復故知楚凶

楚子志申召蔡靈侯靈

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

近蔡

楚之大國故楚常恨其不順

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

無往蔡侯不可二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

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

七十人公子弃疾伏帥師圍蔡

傳言楚韓宣子子無道

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

於其君

謂弑父而立

而不能其民

不能施德

天將假手

於楚以斃之

借楚手以討蔡

何故不克然盱聞之不

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

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

事在今

又誘

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

弗能久矣楚克有綬以與其國討克東夷而

隕其身

紂為紂之蒐東夷叛之蔡為仍楚小

楚小

位下而取言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敵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金木水火土五者為物用久則必有敝盡則言無拯猶救助也不可沒振猶沒不可復振五月齊歸亮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於公盟于稷祥脩好禮也蒐非存亡之由故臨喪不宜為之泉盟會以安在稷故喪盟謂之禮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于夷氏之廟魯邑遂奔

僖子其僚從之鄰女為僚友者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弃也二氏自共盟僖子使助蘧氏之選造副倅也蘧氏之女為僖子副無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助之反自稷祥宿於蘧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撫子使字敬叔字養也楚師在蔡向四月晉荀息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物事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

愁謀救蔡也不害救蔡鄭子及將行子產曰

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順楚大而不

德天將弃蔡以壅楚盈而罰之惡楚蔡必亡

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主其有咎乎

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二十二年楚子執君而立

三歲歲星周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父狐

復於大梁單子會韓宣子于戚單子單視下言徐

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著定朝內

謂之會有表野會設表衣有繪帶有結繪領

表著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

也帶結序也視不過結繪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

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

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

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貌正曰共

無守氣矣為此年冬單九月葬齊歸公不感

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

郊言昭公必出在國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

思親祖不歸也姓生也言不思親則叔向曰

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謂蒐比蒲蒐有

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

也忌畏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

顧親能無卑乎殆其為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冬十

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蔡靈公之

父盧之申無字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

侯乎五牲牛羊豕犬雞王必悔之悔為十二月單成

公卒終叔向楚子城陳蔡不羹襄城縣東南

陵西北有不羹亭使弃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字曰

弃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

君鄭莊公城櫟而宣子元為使昭公不立子元

鄭公子莊公宣子元於櫟柯十五年厲公因

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

位而齊相公城穀而宣管仲焉至于今賴之

城穀在莊三十二年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上古

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玄鳥氏丹鳥氏亦有
五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為五工正蓋立官之
本也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字
稱習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專盛過
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
今弃疾在外鄢丹在內襄十九年君其少戒
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
曼伯檀伯也厲宋蕭毫實殺子游在莊十年齊
公得櫟又并京渠丘實殺無知在莊九年渠丘今齊國西衛
蒲戚實出獻公蒲寧值邑戚孫林父邑若由

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太必折折其尾大不掉
君所知也為十三年陳蔡作亂傳

經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三年燕伯出奔齊高偃高偃玄孫齊大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不言于燕未得國都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五同盟夏宋公使華定

來聘定華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以言五月

葬鄭簡公三月而葬速楚殺其大夫成熊簡公上

經從赴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書名慙亂故也

楚子伐徐

不書圍以乾谿帥告

晉伐鮮虞

不書將師史闕文

傳十二年春齊高遷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

衆也

言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

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

除

除葬道及游氏之廟

游氏子

將毀焉子大叔

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

廟用毀

曰子產

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

矣

教毀廟者之辭

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

有當道者

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道有臨時迂直也

司墓之室

之掌公墓大毀之則朝而崩下弗毀則日

中而崩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

何

不欲久留賓

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

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

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

毀人以自成也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

宋元

公新即位

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

蓼蕭詩小

雅義取燕笑語今是以有譽與今樂與華定燕語也又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欲以寵光

實也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考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鸞雍雍萬福攸同言欲

與賓同昭子曰必仁宴語之不懷也懷思寵光

之不宣宣揚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

以在為二十年華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

君也晉昭公公如晉亦欲朝至河乃復取鄭

之役在十年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

治也故辭公公子慙遂如晉慙魯大夫如晉

而奔故史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

請免喪而後聽命簡公晉人許之禮也善晉

孝子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穆子投壺

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淮水名

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

如澠有肉如陵澠水出齊國臨澠縣寡人中

此與君代興代更亦中之伯瑕謂穆子伯瑕

伯曰子矢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

中雋也言投壺中不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

欲與晉君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棄競勸

今猶古也齊將何事言晉德不夷於古齊公

孫僂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使齊大夫傳言晉之衰楚子謂成虎若教之餘也遂殺

之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闕氏同出於若教

教之餘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

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以解經所六月

葬鄭簡公傳終子產鄭享照既葬晉荀吳偽

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鮮虞白狄

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

肥子縣皐歸肥白狄也縣皐其君名鉅鹿下

伐鮮虞起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原伯絞周

也輿衆也曹羣也冬十月壬申朔原與人逐絞而立

公子跪尋絞弟絞奔郊郊周甘簡公無子立

其弟過甘簡公過將去成景之族成公景公

君成景之族賂劉獻公欲使劉過劉獻公亦

周卿士劉定公子

丙申殺甘悼公

悼公即過

而立成公之孫鮑

鮑平

丁酉殺獻太子之傅庚皮之子過

過劉獻公太子之傅

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浞劉州鳩陰忌

老陽子

六子周大夫及庚過皆甘悼公之黨傳言周襄原甘二族所以遂微季

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

蒯南遺之子南蒯謂季氏費邑宰

子仲

子仲公

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

室季氏家

財子更其位

更代也

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

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

穆子叔仲帶之叔仲小也語

以欲出季氏以不見禮故

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

命為卿

悼子季武子之子平子父也傳言叔孫之見命乃在平子為卿之前

及

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

十年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不

伐莒亦以例加為三命

叔仲子欲構二家

欲構使相憎

謂平

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

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

平

子曰然故使昭子

使昭子自貶黜

昭子曰叔孫氏有

家禍殺適立庶故姑也及此

禍在四年

若因禍以

斃之則聞命矣

言因亂討不敢辭

若不廢君命則固

有著矣

著位

昭子朝而命吏曰姑將與季氏

訟書辭無頗

頗偏也

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

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愁謀季氏愁告公而遂

從公如晉

愁子仲

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

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

介副使也

及郊聞費叛

遂奔齊

言及郊解經所以書出

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

或知之過之而歎

鄉人過而歎

且言曰恤恤乎湫

乎攸乎

恤恤憂患湫愁之貌

深思而淺謀適身而

遠志家臣而君圖

家臣而圖人君之事故言思深而謀淺身適而志遠

有人矣哉

言今有此以微以感之

南蒯枚筮之

不指其事況卜

吉遇坤

三三三上坤下坤

之比

三三三坤下坎上比

坤六五爻變

曰黃裳元吉

坤六五爻辭

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

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

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

坎險故彊

坤順故溫彊而和以率貞信也

正和正信之

水和而土安

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

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

言非黃

下不共

不得其飾

不為

事不善不得其極

失中外內

倡和為忠

不恒

率事以信為共

率猶

供養三

德為善

三德謂正直剛克柔克也

非此三者弗當

非忠信善不當

此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

卦此夫易猶此易謂黃裳元吉之

中美能黃上美

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

參美盡備吉可如筮

猶有闕

也筮雖吉未也

有闕謂

將適費飲鄉人酒

南

自其家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

南

蒨在費欲為亂如杞生於園

從我者子乎

子

園非宜也杞世所謂狗杞也

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

乎

已乎已乎

改平子欲使昭子逐叔小

欲以自

小聞之

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

怨府

言不能為季氏逐小生怨禍

楚子狩于

州來

狩冬

次于潁

潁水之尾

使蕩侯潘子

司馬督囂尹平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子

楚大夫徐吳與國故圍之以偏吳 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

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四羽秦所遺衣也翠被

以翠羽飾被 豹舄以豹皮爲履 執鞭以出執鞭以教令 僕析

父從楚大夫 右尹子華夕子華魯公子 王見之去

冠被舍鞭敬大 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始

封君 與呂伋齊大公之子 王孫牟魯康叔之子 燮父唐晉

叔之子 禽父周公之子 竝事康王康王成子 四國皆

有分我獨無有四國齊晉魯衛分珍寶之器 今吾使人於

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

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在縣南 筭路籃

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

棘矢以共禦王事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有 齊

王舅也成王母齊大公女 晉王晉王 母弟也楚是

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王將

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先王祖伯父昆

吾舊許是宅

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

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

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

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

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

我大城陳蔡不美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

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

畏也

四國陳蔡二不美

又加以楚敢不畏君王哉

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剥圭以為鉞秘

鉞斧也秘柄也

破圭王以飾斧柄

敢請命

請制度之命

王又視之斲謂子革

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

何

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

子革曰塵厲以須王出吾刃

將斬矣

以三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斷王之淫慝

王出復語左史

倚相趨過

倚相楚史名

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

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皆古書名

對曰臣嘗

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

周穆王肆極也

周行天下將

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

以止王心

諫父周鄉士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祭公方諫遊行故

指司馬官而

王是以獲沒於祗宮

獲沒不見篡弒臣

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

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

德音

愔愔安和貌式用也照明也

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

金

金玉取其堅重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言國之用民當隨其

力任如金治之器隨器而制形故

王揖而入

饋不食寢不寐數日

深威子革之言不能自克以及

於難也

勝

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

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晉

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肥役在此年

春秋經傳集解昭三第二十二

春秋經傳集解昭四第二十三

杜氏 盡十七年

經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邲

不書南蒯以費叛不以告

廟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

于乾谿

比去晉而不送書歸者依陳蔡以入言陳蔡猶列國也比歸而靈王死故

書弑其君靈王無道而弑稱曰比非首謀而反書弑比雖脅立猶以罪加也靈王死在五

月又不在于乾谿楚人生失楚公子弃疾殺公

子比

不比雖為君而未列於諸侯故

秋公會劉

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書同齊公不與盟魯

堪晉求譴應弘多公不與盟非國惡故不諱晉人執季孫意如以

歸公至自會無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

陳陳蔡皆受封于楚故冬十月葬蔡靈公蔡復

而後以君禮葬之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吳滅州來

州來楚邑用大師焉曰滅

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為費人所敗不書諱

之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治區夫

曰非也區夫魯大夫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

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

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

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

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

氏費叛南氏在明年傳善楚子之為令尹也

區夫之謀終言其效

殺大司馬遠掩而取其室在襄三及即位奪

遠居田居掩之族言遷許而質許圍遷許在

許大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

楚滅蔡在十一年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洧

王行至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申會在王奪闔

韋龜中驛韋龜令尹子文又奪成然邑而使

為郊尹成然韋龜子郊蔓成然故事蔡公蔡

弃疾也故猶舊也韋龜以弃疾故遠氏之族

及遠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工之所不禮也因

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常壽過

戮者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息舟楚邑城觀

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兵觀起死在襄

吳故蔡大夫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

之觀從以父死忽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

二子皆靈王弟元年及郊而告之情告以蔡

謀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不知

其故驚觀從使二三食炊用牲加書而速行
起辟之使子干居蔡公之牀食蔡公之食已徇於蔡
使子干居蔡公之牀食蔡公之食
竝偽與蔡公盟之徵驗以示衆
從也己觀曰蔡公召二三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
矣將師而從之言蔡公將蔡人聚將執之
執觀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謂
從子干子皙也言蔡公朝兵曰二三子若能死
已成軍殺已不解罪
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言若能為靈王死亡則可違蔡公之命以
待成敗所在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言與蔡公

則可得

且違上何適而可

言不可違上

衆曰

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

縣西南有

鄧城二子依陳蔡人以國

而依之

楚公子比

干公子黑肱干公子弃疾

蔡蔓成然蔡朝吳

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

四族遠氏許圍

蔡洧蔓

以入楚及郟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

軍

欲築壘以示威

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

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

藩籬

蔡公使須務

年與史弼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

罷敵

須務年史弼楚大夫蔡公之黨也正漢大子之近官

公子比為王

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

竟陵縣城西有甘魚陂公

子弃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

谿而遂告之

從使從谿之師

且曰先歸復所後

者

鼻鼻

師及訾梁而潰

靈王還至訾梁而衆散

王聞

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

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

擠于溝壑矣

擠隊也

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

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

聽國

人之所與

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

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

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

然丹乃歸于楚

然丹子革

王公夏將欲入鄢

夏漢別名順流為

卒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

父再奸王命

謂斷其旌執

王弗誅惠孰大焉

君不可忍惠不可吝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

棘圍以歸

棘里名

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

申亥氏

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皆在乙卯申亥丙辰後傳終言之經書四月誤

申亥

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弃

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

曰人將忍子

子干觀從

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

駭曰王入矣

相恐以靈王也

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

呼曰王至矣

周徧也乙卯十八日

國人大驚使蔓成然

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

來矣

司馬謂弃疾也言司馬見殺以恐子干

君若早自圖也可

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

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

不書弑君位未定也

丙

辰弃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殺

不成君無號謚者楚皆謂之殺

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

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

子旗蔓成然

楚師還自徐

前年閭徐之師

兵人敗諸豫章獲其五

帥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
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師於豫章又拍
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
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
章
平王封陳蔡復遷邑復九年致羣賂始舉
所貨施舍寬民宥罪舉職舉職脩廢官召觀從王
曰唯爾所欲觀從教子于殺奔疾奔疾今對
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佐卜人使枝
如子躬聘于鄭且致驪櫟之田驪櫟本鄭邑
王新立故事畢弗致知鄭自說服鄭人請曰
還以賂鄭

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驪櫟敢請命對曰臣
未聞命既復王問驪櫟降服而對降服如今
違命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
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王善其有權有
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樞告乃改葬之初靈王
卜曰余尚得天下尚庶不吉投龜詒天而呼
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區區小余必自取之
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

適

也家大

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

羣望

羣望星辰山川

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

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

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已姬密埋璧於大

室之庭

已姬共王妻大室祖廟

使五人齊而長入拜

幼以次拜

康王跨之

過其上也

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

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

微見璧紐以為

審關韋龜屬成然焉

知其將立故託其子

且曰弃禮違

命楚其危哉

弃立長之禮違當璧之命終致靈王之亂

子干歸韓

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

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

宣子謂弃疾親侍子干共同好

惡故言如市賈

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

言弃

疾本不與子干同好則亦不得同惡

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

一也

寵須賢人而固

有人而無主二也

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

有主而無謀三也

謀策

有謀而無民四也

民有

民而無德五也

四者既備當以德成

子干在晉十三年

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

晉楚之士從子干游

皆非族盡親叛可謂無主

無親族在楚

無費而動

可謂無謀

召子干時楚未有大釁

為羈終世可謂無民

終身羈客在晉是無民

亡無愛徵可謂無德

楚人無愛念之者

王虐而不忌

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

楚君子干涉五

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

言楚借君子干以有弑靈王終無能成

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

城方城也時穿

封成既死弃疾井領陳事

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

不以私欲違民事

民無怨心先神命之

先神謂羣望

國民

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

也

當璧有民二也

民信之

令德三也

無苛慝

寵貴

四也

貴妃子

居常五也

弃疾季

有五利以去五難

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

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三矣

位不尊

其寵弃矣

父既沒故

民無懷焉

非令德

國無與焉

無內

主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

皆庶

賤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衛姬齊

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言衛以

為外主齊桓出奔莒衛有舅氏之助有國高以為內主國氏

高氏齊上卿從善如流言其疾也下善齊肅肅敬也不

藏賄清也不從欲儉也施舍不倦施舍猶言布恩德求善

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

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言篤志生卜

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顓臾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十一從出有先

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子犯狐偃有魏犢

賈佗以為股肱魏犢魏武子也稱五人而說四士賈佗又不在本數蓋叔

向所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齊妻以女宋贈賢

秦伯納之有欒卻狐先以為內主謂欒枝卻穀亡狐突先軫也

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奔民惠公懷公民從不恤民也

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天

方相晉將何以代之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

有寵子國有與主謂在疾也無施於民無援於外

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異國

傳言子干所以

蒙弒君之名奔疾所以得國

晉成虎祁

在八

諸侯朝而歸

者皆有貳心

賤其奢也

為取鄭故

取鄭在十年

晉將以

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

知晉德薄

欲以威服之

乃竝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

良

下邳有良城縣

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

辭不

六月

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

三十萬人

羊舌鮒

攝司馬

鮒叔向弟也攝兼官

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

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

幄幕軍旅

帳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

亦如之

亦九張也傳言子產之適宜大叔之從善

次于衛地叔鮒

求貨於衛淫芻蕘者

欲使衛惠之而致貨

衛人使屠伯

饋叔向羹與一篋錦

屠伯衛大夫

曰諸侯事晉未

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

星宇之下喻近也

而敢有

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

請止

叔向受

羹反錦

受羹示不逆其意且非貨

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

無厭

讀數也

亦將及矣

將及禍

為此役也

役事也

子

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堯者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

有貳心故

晉侯使叔向告

劉獻公

獻公王卿士劉子

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

曰盟以底信

底致也

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

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

多矣

董督也庸功也討之有辭故功多也

天子之老請帥王賦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天子大夫稱老元戎戎車在前者啓開也行

也遲速唯君

欲佐討齊

晉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

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

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

託用命以拒晉

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

業貢

賦之

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

有禮而

有禮而

無威序則不共

禮頌威嚴而後共

有威而不昭共則

不明

威須昭告神明而後信義著

不明弃共言事不終所

由傾覆也

信義不明則弃威不威弃禮無是禮無經無經無業故言事不成

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志識也歲聘以脩其

職間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義率長幼之序再朝而

會以示威六年而一會以訓上再會而盟以

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嶽之

下志業於好聘講禮於等朝也示威於衆會昭

明於神也盟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有亡之道

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王先公舊禮主諸侯盟懼有不

治奉承齊犧齊盟之犧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終竟

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

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

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

曰諸侯有間矣也間隙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

未治兵習戰建而不狎其建立旌旗不曳壬申復

旆之諸侯畏之軍將戰則旆故邾人莒人翹

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

夕伐莒無故怨愬晉人我之不共魯故之以信之所謂讒慝弘多

不共晉貢以魯故也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

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

託謙辭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訐蠻夷謂邾

以絕魯莒以絕兄弟之國奔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

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

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

牛雖瘠憤於豚上其思不死南蒯子仲

之憂其庸可弃乎奔猶志也若奉晉之衆用諸侯

之師因邾莒杞鄆之怒四國近魯數以小事相忿邾已滅其民猶

存故并以討魯罪聞其二憂因南蒯子仲何

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不敢與盟甲戌同盟于平

丘齊服也經所以稱同令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為壇

盟會癸酉退朝先盟朝晉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

張幄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

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地已滿也傳言子產每事敏於

大及盟子產爭承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

重以列

列位也

列尊貢重周之制也

公侯地廣故所貢者

多卑而貢重者甸服也

甸服謂天子畿內其職貢者

鄭伯

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

侯之貢

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

事

靖息也

行理之命

行理使人通聘問者

無月不至貢之

無藝

藝法制

小國有關所以得罪也諸侯脩

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

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

盟子六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

瀆易也

子產曰晉政多門

政不出一家

貳偷之不暇何暇

討

貳不壹偷苟且

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

不競爭則為人所侵

陵不成為國

公不與盟

信邾莒之詐欲討魯故

晉人執季孫

意如以幕蒙之

幕惠也

使狄人守之司鐸射

魯大

夫懷錦秦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

之錦而入

蒲伏竊往飲季孫冰

晉人以平子

歸子服湫

從子服惠至晉

子產歸未至聞子皮

卒哭且曰吾已

決已猶

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

我言子皮知

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

國基矣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詩小雅言樂與君子

為治乃國

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

侯藝貢事禮也

嫌爭競不順故以禮明之

鮮虞人聞晉師

之悉起也

五年傳曰遺守四千今甲申四千一乘故為悉起

而不警邊

且不脩備

言夷狄無謀

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

鮮虞及中人驅衝競

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城驅衝車與狄爭逐

大獲而歸

為十五年晉伐鮮虞起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

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

而皆復之禮也

滅蔡在十一年許胡沈小國也道房申皆故諸侯楚滅以

為邑荆荆山也傳言平王得安隱太子之子

廬歸于蔡禮也

隱太子有庶子

悼太子之子

吳歸于陳禮也

吳陳惠公冬十月葬蔡靈

公禮也

禮嫌美所封不得比諸侯故明之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

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

使士景伯辭公于河景伯士文伯之子彌牟也吳滅州來

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

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

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傳言平王所以

能有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

私與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

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奔之使事齊

楚其何瘼於晉也親親與大營共罰否所

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言一臣必

有二主道不合吾豈無大國言非獨穆子告

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

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

合諸侯而執其老卿若猶有罪死命可也

死晉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

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欲得盟會見宣

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
鮒也能鮒叔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
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蓋襄二十一年
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坐叔虎與欒氏
黨并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武子季平雖獲
得罪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子祖父雖獲
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
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西使河其
若之何且泣泣以信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待見遺之禮

經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書至者三月曹

伯滕卒無傳四夏四月無傳秋葬曹武公無傳八

月莒子去疾卒未同冬莒殺其公子意恢以

亂告不必繫於為卿故雖公子亦書意恢與亂君為黨故書名惡之

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己也以舍

尊晉罪己禮也禮備已而南蒯之將叛

也盟費人司徒老祁盧然二南偽廢疾使

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

死請待聞而盟也問差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

也請朝衆而盟以欲因合衆遂劫南蒯曰羣臣

不忘其君季氏謂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

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復畏

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送使請期五日南蒯

請期其遂奔齊待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戲

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張強子韓皙曰齊大夫大家

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言越司徒老祁慮

癸來歸費歸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南蒯雖放

未專屬齊二子逐蒯而復其舊故經不書費人不從

歸費齊使文子致邑欲以假好非事實也憂

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立且撫其民

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分貧振窮分與

救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介特單身民也救

災患宥孤寡寬其赦罪戾詰姦慝詰責舉淹

滯淹滯有才德禮新知舊新舊合親勳功

任良物官為事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

陵

兵在國都之東者

亦如之

如然

好於邊疆

結好四鄰

息

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秋八月言著立公卒

郊公不惑

郊公著立公子

國人弗順欲立著立公之

弟庚與

庚與苦其公

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

庚與

蒲餘侯言大夫茲夫

郊公惡公子鐸而

善於意恢

鐸亦君公子

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

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

為下冬殺

意恢傳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

有佐立之德

與養氏比而求無厭

養氏子旗之後黨

王患之

九月甲午楚子殺鬬然然而滅養氏之族使

鬬辛居鄭以無忘舊勲

辛子鄭公辛

冬十二月

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

鐸逆庚與於齊郕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賂田

晉邢侯與雍子爭鄩田

邢侯楚申公也

雍子

以而無成吉京伯如楚

士景伯

叔魚

攝理

攝代景伯

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

納其共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宣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賂也謂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掠取也為昏昏亂也貪以敗官為墨墨不繫之稱殺人不忌為賊忌畏也夏書曰昏墨賊殺逸書三者皆死刑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

遺直也言叔向之直有古人遺風治國制刑不隱於親謂國

之大問已所答當也至於他事則宜有隱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末薄也減皆以正言之輕也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於義未安

直則有之平丘之會數其賄也謂言瀆貨無厭以直衛國

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謂言鮮也能以寬

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

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三惡暴

三惡除則殺親益榮樂名猶義也夫三罪宣子

三利加

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

經十有五年春二月癸酉無傳未同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魯武公廟成六年復之葬蔡朝吳出

事略書有事為叔弓卒起也武宮魯武公廟成六年復之葬蔡朝吳出

奔鄭朝吳不遠讓人所見逐而書名六月丁巳朔日有食

之無傳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戒齊梓慎曰

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禋非祭祥也

喪氛也侵妖氛也蓋見於宗廟故以為非祭祥也氣惡氣也其在泣事

乎泣臨也二月癸酉禘叔弓泣事簫入而卒去

樂卒事禮也大臣卒故去樂楚費無極害朝吳之

在蔡也朝吳蔡大夫有功於楚平王故無極恐其有寵疾害之欲去之

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劇子於蔡子亦長矣

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請求又謂其

上之人蔡人在上位者曰王唯信吳故劇諸蔡二三

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

於難夏蔡人逐朝六朝兵出奔鄭王怒曰余
唯信吳故宜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其何故
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非不欲然而前
知其人之異也言其多吳在蔡蔡必速飛去
吳所以翦其翼也以鳥喻也言吳在蔡必
能使蔡速強而皆楚六
月乙丑王太子壽卒周景王太子秋八月戊寅王穆
后崩太子壽之母也傳為晉
荀躒如周葬穆后起晉荀吳帥師伐
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鉅鹿
下曲陽縣有鼓聚鼓人或請以城

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
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
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愆過也
適歸也或以吾城叛吾
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
若所好何無以復
加所好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
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
欲城而適茲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
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

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守舊守猶賈怠無卒卒終也弃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爽差也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也荀吳必有其能獲故因以示義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

歸為鞮鼓君名

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

平丘會公不與

盟季孫見執今既得免故往謝之

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

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

文伯荀躒也魯壺魯所獻壺樽

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

王室晉獨無有何也

感魯壺而言也鎮撫王室謂貢獻之物

文

伯揖籍談

文伯無辭揖籍談使對

對曰諸侯之封也皆

受明器於王室

謂明德之分器

以鎮撫其社稷故能

薦彝器於王

薦獻也彝常也謂可常寶之器若魯壺之屬

晉居深

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

不暇言王寵靈不見及其何以獻器王曰叔

氏而忘諸乎叔籍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

其反無分在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

蒐也密須姓國也在安定陰密闕鞏之甲

武所以克商也闕鞏國唐叔受之以處參虛

匡有戎狄參虛實沈其後襄之二路周襄王所

賜晉文公鉞鉞拒塗鉞斧也鉞金鉞彤弓虎

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事在僖二撫征

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加重有績而

載書功奉之以土田有南陽撫之以彝器弓鉞

旌之以車服襄之路明之以文章旌子孫不忘

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言福祚不

在誰且昔而高祖孫伯鷹司晉之典籍以為

大政故曰籍氏籍伯鷹晉正卿及辛有之二

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辛有周人也其二適晉為大史籍

驚與之共董督晉典因爲董氏董狐其後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

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

典而忘其祖

志祖業

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

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

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

二焉

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於此乎以喪賓

宴又求三弄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弄器之來

嘉功之中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

也

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

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

王雖弗遂宴

樂以早亦非禮也

言今雖不能遂服猶當靜嘿而便宴樂又失禮也

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

失二

禮謂既不遂服又設宴樂

言以考典

考成也

典以志經忘經

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爲二十二年王室亂傳

經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

之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未同盟

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三月而葬速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

諱之也猶以取鄭故也公為晉人所執止故諱不書齊侯伐徐楚

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質信使也

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

其子焉禮也詐之非也立其子禮也河二月

丙申齊師至于蒲隧蒲隧徐地也下邳取徐人

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

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得天若

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

虛也大辰大火陳大皞之虛也大皞居陳木

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皆火房也房舍

星孛及漢漢水祥也天漢衛顓頊之虛也故

為帝丘衛今濮陽縣昔帝顓頊其星為大水

衛星營室水火之牡也牡雄其以丙子若壬

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丙午火壬子水水火

多故水不勝火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尚未知今字
星俱伏不不過其見之月火見周鄭裨竈言

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

玉瓚鄭必不火瓘瓘也聲玉爵也子產弗與

以為天災流行非懷所息故吳伐楚陽句為

令尹卜戰不吉陽句穆王曾司馬子魚曰我

得上流何故不吉子魚公子魴也順且楚故

司馬公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

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其處之世有盟

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無強市

毋或勾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

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

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

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

國令而共無藝藝法也鄭鄙邑也亦弗為也不欲

為鄙邑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布陳

之事

韓子辭王曰起不敢敢求王以徼二罪敢辭

之傳言子產知禮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

郊餞送行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

知鄭志詩言子齏賦野有蔓草子齏子皮之

有蔓草詩鄭風取其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

望矣己所望也子產賦鄭之羔裘言鄭別於

取其彼己之子舍命不宣子曰起不堪也不

渝邦之彦兮以美韓子宣子曰起不堪也堪

國之子大叔賦褰裳褰裳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澧

他人言宣子思己將有褰裳宣子曰起在此

敢勤子至於他人乎言己今崇好在此子大

叔拜謝宣子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褰不

有是事其能終乎韓起不欲令鄭求他人子

終子游賦風雨子游駟帶之子駟偃也風雨

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旗公孫段之子豐施也

愛樂宣子柳賦擇兮柳印段之子印癸也

言宣子倡言鄭庶幾宣子喜曰鄭其庶乎言鄭庶幾

將和從之言鄭庶幾

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

六詩皆鄭風故

曰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

昵親也賦不出其國以示親好

二三君

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焉焉

而賦我將

我將詩頌取其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言志在靖亂畏懼天

威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

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

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以玉馬藉手拜謝子產

公至自晉

晉人聽公得歸子服昭伯語

季平子

昭伯惠伯之子子服回也隨公從晉還

曰晉之公室其

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

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昭伯尚少平子不信其言秋八月晉昭公卒

為下平子如晉葬起九

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

於桑山

三子鄭大夫有事祭也

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

事於山藝山林也

藝養護令繁殖

而斬其木其罪大

矣奪之官是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

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自信見之子服氏有

子哉有賢子也

經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

日有食之秋邾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

陸渾之戎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房心尾也妖變非常故書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吳楚兩敗莫肯告負故但書戰而不書敗也長

地岸楚

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

子賦采叔采叔詩小雅取其君子來朝穆公

賦菁菁者莪菁菁者莪亦詩小雅取其既昭見君子樂且有儀以咨采叔

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嘉其能答賦言其賢故能久有國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

陽之月日食當用幣於社故請之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

舉不舉盛饌伐鼓於社責羣諸侯用幣於社請上

伐鼓於朝退自責禮也平子禦之禦禁曰止也

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

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

正月謂建

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應陰氣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也平子以為日過分六月非正月故大史咎言在此月也

而未至

過春分而未夏至

三辰有災

三辰日月星也日月相侵又犯

是宿故三辰皆為災

於是乎百官降物

降物素服

君不舉辟

移時

辟正寢過日食時

樂奏鼓

伐鼓祝用幣

於社

史用

辭用辭以自責

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

逸書也集安也房舍

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

瞽奏鼓

瞽樂師

嗇夫馳庶人走

車馬

曰馳步曰走為救日食備也此月朔

之謂也當夏四月是

謂孟夏

言此六月當夏家之四月

平

丁弗從昭子退曰夫

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安君之災故曰有異志

秋邾子

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

何故也

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已姓之祖也問何故以鳥名官

邾子曰

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

師而雲名

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

皆以雲為名號綴其官也

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

而火名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共工氏

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其工以諸侯霸有

大皞後亦受水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

龍名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我高祖少皞摯

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

鳳鳥氏歷正也鳳鳥知天時故玄鳥氏司分

者也玄鳥燕也以春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

也以至夏至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鶡鵲也以至

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鶡雉也以立秋來立

皆歷正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鶡鳩也鶡鳩孝

鳴鳩氏司馬也鳴鳩王鳴也鶡而有鳴鳩氏

司空也均故為司空平水土爽鳩氏司寇也

爽鳩鷹也鶡故鶡鳩氏司事也鶡鳩鶡鵲也

為司寇主盜賊五鳩鳩氏者也鳩聚也治民上五雉為

五工正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鶡雉東方曰

之南曰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九扈

色有九種也春色鵙鵙夏色竊丹行秋色竊藍冬色竊黃棘色竊丹行

扈哨哨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鷄鷄以扈

自顓頊以來不能

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

仲尼聞之見

於是仲尼既而告人曰吾聞

失官官不脩其
職也傳言聖人

無常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

長弘謂劉

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

警戒以備戎也

津河

名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

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

宣子

夢文公攜荀彘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

獻俘于文宮

應欲以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

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

申須曰彗所

以除舊布新也

申須魯大夫

天事恒象

天道恒以象類告示

人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

今火向伏故知當須火出乃布散為災

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

其徵也

微始有形也

火出而見

前年火出時

今茲火

出而章必火入而伏

隨火沒也

其居火也久矣

歷年其與不然乎言必然也

火出於夏為三月

以甲父之鼎

甲父古國名高平昌邑縣東南有甲父亭徐人得甲父鼎以歸

齊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

為小齊君國害

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

之亢也

無亢

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

止戾正大夫離

告莫知我拜詩小雅戾定也言周舊

為天下宗今乃衰滅亂無思定執其是之謂

乎

傳言晉

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

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

立於客間

孔張子孫

執政禦之

執政掌位列

適

客後又禦之適縣開

縣樂肆

客從而笑之事畢

富子諫

富子鄭大夫諫子產也

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

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

言數見笑則心陵侮我

我皆

有禮夫猶鄙我也

鄙賤

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

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

衷當也

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

類緣事類以

獄之

放紛

放縱也紛亂也

會朝之不敬

謂國無禮之心

使命之

不聽下不從上命

取陵於大國能民而無功罪及

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

也

昆兄也子孔鄭襄公兄孔張之祖父

執政之嗣也

子孔嘗執政鄭國之政

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

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

卿得自立廟於家

有祿於

國

受祿邑

有賦於軍

軍出卿賦百乘

喪祭有職

有所受主

脰歸脰

受脰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脰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

其

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

其所僑焉得恥之

其祭在廟謂助君祭

辟邪之人而皆

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

言為過謬者自應用刑罰

子寧

以他規我

規正也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

玉環同工

共朴自共為雙

宣子謁請鄭伯

謁請也

子產弗與曰非

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

產曰韓子亦無幾求

言所求少

晉國亦未可以貳

晉國韓子不可偷也

偷薄也

若屬有讒人交關

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

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

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

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

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

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

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

為罪滋大

滋益也

大國之求無禮以片之何饜

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泣矣

不獲成國

若韓子奉

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
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
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銳細小也韓子賈諸賈
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
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復重
也求今冒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
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
在周畿內桓公東庸次比耦庸庸用也用次以
遷并與商人俱

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得吉兆戰于長岸子魚
先死楚師繼之太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餘皇
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周環
也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入道吳公子光光諸樊子
闔廬請於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
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藉眾之力眾許
之使長鬣者三人長鬣多鬚鬣與吳人異形狀詐為楚人潛伏
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師吳師也三

呼皆迭對

迭更也

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

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傳言吳光有謀

春秋經傳集解昭四第二十五卷文庫

春秋經傳集解

十二

宮内廳書陵部

二二五五五

春秋經傳集解昭五第二十四

杜氏 宣二十二年

經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來告故書天火曰災

六月邾

人入邾

邾國今琅邪開陽縣

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

羽

自葉遷也畏鄭而樂遷故以自遷為文

傳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

毛伯過周大夫得過之族

而代之

代君其位

襄弘曰毛得必亡

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昆吾夏伯也稔

以乙卯日與桀同誅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

為二十六年三月曹平公卒為下會葬見夏

五月火始昏見火心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

風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七日其

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戊寅風甚

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

庫以望之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

以審前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言經

書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裨竈欲

子產不聽今鄭人請用之信竈子產不可子

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

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

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

或信多言者或遂不與亦不復火傳言天道

竈猶不足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

大祥里析鄭大夫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

弗良及也言將先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

吾不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及

火里折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

以其嘗與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

已言故晉人新來未入使司寇出新客新來聘者禁舊客

勿出於宮為其知國情使子寬子上巡羣屏

攝至于大宮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

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得使火

及使公孫登徙太龜登開卜使祝史徙主祔

於周廟告于先君初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

廟易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微備商成公徹

司宮商成公鄭大夫司出舊宮人寘諸火所

不及舊宮人先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備非行

火所城下之人伍列登城城為部伍登

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野司寇縣士也火

災故戒保所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為祭

徵役之人

者就大禳火于玄冥回祿玄冥水神回祿火神祈于四

鄆鄆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書焚室而寬其

征與之材征賦稅也三日哭國不市示憂戚使行

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

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不義所以亡六月

鄆人藉稻鄆姓國也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邾人襲鄆鄆

人將閉門邾人羊斟攝其首焉斬得閉門者頭遂入

之盡俘以歸鄆子曰余無歸矣從幣於邾邾

莊公反鄆夫人而舍其女為明年宋伐邾起秋葬曹

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原伯魯周大夫與之語不

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

必多有是說而後乃其大人國亂俗壞言者適多漸以及大

在位者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

不害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意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

以為無害遂不學則皆懷苟且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

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殖生長也言學之進

德如農之殖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為

也被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振棄乃簡兵

大蒐將為蒐除治兵於廟城內子大叔之廟

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庭蒐場也過期三日

與小不得一時異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

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向而女也毀子產朝

朝過而怒之怒不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

者止之曰毀於北方言子產仁不忍毀人廟火之作也

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辭晉

公孫而授兵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

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

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

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

執事攔然授兵登陴攔然勁將以誰罪邊人

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

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

慝之開謀之以啓貪人存爲蔽邑不利也

存重也

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

說解也

不幸

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

晉

言鄭雖與他國爲竟每瞻望晉歸赴之

既事晉矣其敢有二

心

傳言子產有備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

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

十三年平王復遷邑

許自夷還居葉恃楚而不事鄭

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

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

自以舊國不專

心事

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

許先鄭封

鄭曰

余俘邑也

隱十一年鄭滅許而葉在楚國方復存之故曰我俘邑

葉在楚國方

城外之蔽也

爲方城外之蔽障

土不可易

易輕也

國不

可小

謂鄭

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

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於傳時白

羽改爲析

經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邾爲

夏五月戊辰許

世子止弑其君買

加弑者責止不舍藥物

巳卯地震

無傳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

無傳

傳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

陰縣今屬南鄉

郡令尹子瑕城邾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

矣其僅自宗也以持其世而已

遷陰城邾皆欲以自宗守

楚子之在蔡也

蓋為大夫時往聘蔡

邾陽封人之女奔

之生太子建

邾陽蔡邑

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

伍奢

伍舉之子伍負之父

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

曰建可室矣

室妻也

一士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

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羸氏至自秦

王自取之故稱

夫人至為下拜夫人起

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

請師

寧向戌子也請於宋公伐邾

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

月取之

蟲邾邑不書圍取不以告

乃盡歸邾俘夏許悼公

瘡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

止獨進藥不由醫

大

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

舍藥物可也

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議止不舍藥物所以加弑君之

名邾人邾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

終宋

公伐楚子為舟師以伐濮濮南費無極言於

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

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城父今襄城縣

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

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

人也為明年譜大子張本秋齊高發帥師伐

莒莒不事齊故莒子奔紀鄆紀鄆莒邑也東海贛榆縣東北有紀城

使孫書伐之孫書陳無字也初莒有婦人莒子

殺其夫已為嫠婦嫠婦寡婦及老託於紀鄆紡焉

以度而去之因紡纆連所紡以度城而藏及

師至則投諸外投纆城外或獻諸子占子占

使師夜縋而登登綠繩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

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

月丙子齊師入紀傳言怨不在大是歲也鄭駟偃卒

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子游駟偃少其父兄

立子瑕子瑕子游叔父駟偃子產憎其為人也憎子瑕且

以為不順

舍子立叔不順禮也

弗許亦弗止

許之為違禮止之為

違衆故

駟氏聳

聳懼也

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

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

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下亦弗予大夫謀對

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

不獲天福

寡君之

二三臣札瘥天昏

大死曰札小疫曰瘥

今又

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

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

立於私族之謀宜親之長者

寡

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

言天自欲亂氏非國所知

駟

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

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

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

在十三年

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

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

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遣人報晉使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

三十

年吳縣州來今就城而取之昔吳滅州來在

戌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也

三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

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

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

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

讎今官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轉遷也忘

寢與食非撫之也傳言平王所以不能霸鄭大水龍闕

下時門之外時門鄭城門也亦有水出焚

潁國人請為滌焉子產弗許曰我闕龍不我

覲也覲見也龍闕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

也淵龍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傳言子令尹子瑕言蹇由於楚子蹇由吳王弟五年靈

以王執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

之謂矣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猶舍前之

忿可也乃歸蹇由言楚子能用善言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

宋

無傳嘗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鄭曹邑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齊豹作而不義故書曰盜所謂求名而不得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

華定出奔陳

與君爭而出皆書名惡之

十有一月辛卯蔡

侯廬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

是歲朔旦冬至之歲

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具於二

月記南至日

梓慎望氛

氛氣也時魯侯不行登臺之禮使梓慎望

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

大喪

為宋華向出奔蔡侯卒傳

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

戴族華氏桓族向氏

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傳言妖由人興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

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

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

一過多矣

一過納建妻

何信於讒王執伍奢

忿奢切言

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

知大

子冤故遣令去

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

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

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

如事余臣不佞佞才不能苟貳奉初以還奉初

命以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

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

是再奸也奸犯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

日善其言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

國盡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

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負

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為棠邑大夫負尚弟子齊曰爾適吳我將歸死

吾知不逮自以知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

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

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仁者貴成功

擇任而往知也負任知死不辟勇也尚為父

不可弃俱去為名不可廢俱死為爾其勉之

相從為愈愈美伍尚歸奢聞負不來曰楚君

大夫其盱食乎

將有吳憂不得早食

楚人皆殺之負如

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

州于吳子僚

公子光曰是

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

光吳公子闔廬也反復也

負曰彼將有他志

光欲弑僚不利負用事故破其議而負亦知之

余

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

計未得用故進勇士以求入於光退

居邊鄙

乃見鱄設諸焉

鱄諸勇士

而耕於鄙

為二十七年吳

弑僚傳

宋元公無信多私

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

謀亡俞於死先

諸恐元公殺已欲先作亂

華亥偽有疾

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

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

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

八子皆公黨

公如華

氏請焉弗許遂劫之

劫公癸卯取太子欒與母

弟辰公子地以為質

地皆元公弟

欒景公也辰及

公亦取

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

華氏盟以為質

為此冬華向出奔傳

衛公子孟縶狎齊豹

公子孟縶公兄也齊豹齊惡

之子為衛司寇狎輕也

奪之司寇與酈

酈

邑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繫足不良故有役則以官邑還豹使

行公子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喜貞子公子

朝通于襄夫人宣姜宣姜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

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

見宗魯於公孟薦達也為駟乘焉為公子孟駟乘將作

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

五將殺之對曰吾田子事公子孟子假吾名焉

故不吾遠也言子借我以善名孟親近我雖其不善吾

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

而逃是僭子也使子言不信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

以周事子周猶終竟也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

辰衛侯在平壽平壽衛下邑公孟有事於蓋獲之

門外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

焉齊豹之家使祝肅實其戈於車薪以當門要其前也使

一乘從公孟以出亦如前車實其後使華齊御

公孟宗魯駟乘及閭中閭曲齊氏用戈擊公

子崇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子孟之肩皆殺

之公聞亂乘驅自閼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

駟乘使華寅乘貳車公副及公宮鴻駟駟駟

乘于公鴻駟復就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

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從公過齊氏使華

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肉袒示不敢與齊氏

空也以蓋當侍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

出寅閉郭門不欲令踰而從公出踰郭公如死

鳥死鳥折朱鉏宵從寶出徒行從公朱鉏成

孫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青頃公既出聞衛

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

事焉將事行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

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

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阿比也

比衛臣不敢貳貳違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

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言

聘當在宗廟也乃止聘事衛侯固請見之欲與青相見

不獲命以其良馬見以為相見之禮為未致使故也

未致使故不敢以客禮見衛侯以為乘馬喜其敬己賓將

擷擷行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

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

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

君也有相親有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

終夕與於燎設火燎以備守齊氏之室十渠子召北宮

子北宮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

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

之上言卒與齊氏同謀故公先與喜盟秋七月戊午朔遂盟

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

魴出奔晉皆齊氏黨閏月戊辰殺宣姜與公子朝通謀故

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齊氏故賜析朱鉏謚

曰成子霄從公故而以齊氏之墓予之皆死而賜謚及墓田

傳終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子石公孫青言其有禮

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喜

敬衛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罪

何忌齊大夫言青若有罪亦當并受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

不相及尚書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

王言受賜則先琴張聞宗魯死琴張孔子弟

牢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軻之賊

女何弔焉言齊豹所以為盜孟軻所以為賊皆由宗魯君子不食

女知公孟不善而受其祿是貪也不受亂許豹行事不為

利疚於回疚病回邪也不以回待人

知難不告是以邪待人不立無不義不犯非禮

以二心事宋華公之亂公子城平公公孫忌

樂舍舍樂司馬頊向宜向鄭宜鄭皆楚建

王之亡郕甲小郕穆出奔鄭公黨辟難出

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閭八子之徒眾也潁川

敗于城子城適晉子城為華氏所敗別走至

起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

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

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

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

華氏費遂大司馬華氏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

憂而滋長乎恐殺太子臣是以懼敢不聽命

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也詢取冬十月

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

奔吳登費遂之子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干

君而出又殺其子且誰納我且歸之有庸可以

為功使少司寇慙以歸也以三公子歸公曰子

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質信

也送公子歸可以公子既入華慙將自門行

自明不叛之信從公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

復而所而女也所齊侯疥遂疢疢疾期而不

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多在梁丘據與裔

款二子齊嬖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

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

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

辭賓欲殺嚚固以辭公說告於晏子晏子曰

日宋之盟日往日也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

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

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

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建以語康王

楚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

為諸侯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公曰據與款謂寡人

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

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下無怨動

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

愧所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受國福

其所以蕃祉老壽者信君使也其言忠信

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

作辟違從欲厭私使私情厭足高臺深池撞鐘舞

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掠奪取也以成其違不恤

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還猶顧也不

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悅於心其祝

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為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

是矯誣也蓋掩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

求媚於神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

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

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言非誅祝

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荏蒲舟鮫守

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

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縣鄙之人入

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介障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

既入服政役又為近關所征稅枉暴奪其私物承嗣大夫強易其賄

承嗣大夫世位者布幣無藝藝法也言布政無法制徵斂無度

宮室日更淫樂不違違去也內寵之妾肆奪於

市肆放也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許為發令於邊鄙私欲

養求不給則應

養長也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民人苦病夫

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

聊攝齊西

界也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

姑尤以西

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

郡東南入海

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

兆人之詛

萬萬曰億萬億曰兆

丑若欲誅於祝史脩德

而後可公說使有司皆改毀關去禁薄斂已

責

除逋責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

言疾愈行獵沛澤名

招虞

人以弓不進

虞入掌山川澤之官

公使執之

辭曰昔我

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

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

曰守道不如守官

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

君子

韙之

韙是也

齊侯至公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

馳而造焉

子猶梁丘據

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

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

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

燂之以薪

燂煇也

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

及以洩其過濟益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

臣亦然亦如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否不臣獻

其否以成其可成君之否君所謂否而有可

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

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詩頌殷中宗言

中宗能與賢者知齊可否其政如羹醲敬戒且平和羹醲五味異於大羹醲醲嘏無

言時靡有爭醲也政政也使上下皆知和羹先王之

濟五味濟成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

聲亦如味一氣須氣二體舞者有文武三類風雅頌

四物雜用四方之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鐘大

蕤賓夷則無射也陽聲為七音周武王伐紂律陰聲為呂此十二月氣自午及子凡

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八風方八

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言此九歌九功之德六府三事謂之九功言此以相成也九者

合然後相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言此

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周密君子聽之

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詩也

義取心平則德音無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
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
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
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
始居此地爽鳩氏少皞氏之司寇也季荊因之季荊虞夏諸侯代爽
鳩氏有逢伯陵因之逢伯陵殷諸侯姜姓蒲姑氏因之
蒲姑氏殷周之問代逢公者而後太公因之古其無死爽

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齊侯曰於所樂志於不死晏子稱古以節

其情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

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
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

之

狎輕也

則多死焉故寬

難難以

疾數月而卒

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

苻之澤

萑苻澤名於澤中

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

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

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

猛糾猶攝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

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詩大雅汔其也康綏

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毋從詭隨人

隨人無正心不可從以謹無良謹勅式遏寇虐慘不畏

明糾之以猛也式用也遏止也慘曾也言為寇虐曾不畏明法者亦當用

猛政糾治之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柔安

也邇近也遠者懷附近者各以能進則王室定又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

詩殷頌言湯政得中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優和競強也綌急也

和也邇也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

曰古之遺愛也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

使士鞅來聘晉頃公即位通嗣君宋華亥向寧華定自

陳入于宋南里以叛自外至故曰入披其邑故曰叛南里宋城內里

名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

卒

叔弓之

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為太子則失位遂微弱為國

人所逐故以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人辭公故還

傳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

周景王也無射鐘名律中

射無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

泠樂官州鳩其名也夫

樂天子之職也

職所主也

夫音樂之興也

樂因音而行

而鐘音之器也

音山器以發

天子省風以作樂

省風

俗作樂器以鐘之

鐘聚也以器聚音

與以行之

樂須音而

行小者不究

不究

大者不斲

斲大

則和於物

物和則嘉成

嘉樂成也

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

心億則樂

億安

寔則不咸

不充滿

橛則不容

心不

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橛矣王心弗

堪其能久乎

為明年天

三月葬蔡平公蔡大

子朱失位位在卑

在適子位

大夫送葬者

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

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

民之攸壆

詩大雅壆息也

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

將從之

為蔡侯朱出奔傳

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

叔孫昭子以三命為國政

季孫欲惡諸晉

憎叔孫在己上位欲使得罪於

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

鮑國歸費

在十四年年禮各如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為鮑國七年

士鞅怒曰鮑國

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

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

言魯不能以禮事大國且為哀七年吳傷百牢起

宋華費遂生華貍

華多僚華登貍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

公御士

與貍相惡乃譖諸公曰貍將納亡人

亡人華亥等

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

司馬謂費遂為

大司馬良子謂華登

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

君若愛司馬則如三

言若愛大司馬則當亡走失國

死如可

逃何遠之有

言亡可以逃死勿慮其遠以恐動公

公懼使侍人

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

告司馬

馬使逐貍

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

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

華疆將使田孟請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

酬酒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公賜張勾尤之

張勾華疆臣尤怪賜之厚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

而訊之子皮華疆訊問也宜僚盡以告告欲因田張

勾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言登

亡傷司馬心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

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

勾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任

亦疆家臣劫司馬以叛而召士人壬寅華向入樂

大心豐衍華輕禦諸橫梁國睢陽縣南有橫亭華氏居

盧門以南里叛盧門宋東城南門六月庚午宋城舊

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舊鄘故城也桑林城門名秋七月

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

禍福何為也物事對曰二至二分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

秋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

至相過也二分日夜等故二至長短極故相過其他月則

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

陰侵陽是於是不勝陰

於是叔

輒哭日食

意在於憂災

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

也八月叔輒卒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

登前年奔吳

齊烏枝鳴戍宋

烏枝鳴齊大夫

廚人濮曰

濮宋

廚邑大夫

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

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

華氏聚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

吳師于鴻口

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

獲其二帥公子苦

雒偃州負

二師吳大夫

華登帥其餘

吳餘師

以敗宋

師公欲出

出奔

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

可借死

難

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

請君待復戰決勝負

乃徇曰

揚徽者公徒也

徽識也

眾從之公自揚門見之

見國人皆揚徽睢陽正東門名揚門

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

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

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

備長兵也

彼多

兵矣請皆用劔從之華氏北復即之

北敗走

廚

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

華氏于新里

新里華氏所取邑

翟僂新居于新里既

戰說甲于公而歸

居華氏地而助公戰

華姪居于公里

亦如之

姓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僂新說甲歸傳言古之為軍不咎小忿

十

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

城以前年奔晉今還救宋曹

翰胡

曹大夫

會晉荀息

中行穆子齊苑何忌

齊大夫衛

公子朝

前年出奔晉今還衛

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

丘

赭丘宋地

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鵠

鄭翩華氏黨鸛鵠皆

陳名

子祿御公子城莊董為右

子祿向宜

干嬖御呂

封人華豹張句為右

呂封人華豹華氏黨

相遇城還華

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

怒其呼已反還戰

將注豹則

關矣

注傳矢關引弓

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

平公公子城之

父豹射出其閒

出子城子諒之閒

將注則又關矣曰

不狎鄙

狎更也

抽矢

豹止不射

城射之殪

豹死

張句抽矢而下

安長丈二在車邊

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

折城車軾

又射之

死死干嬖請一矢

求死

城曰余言女於君

欲活之

對曰不

死伍乘軍之大刑也

同乘共伍當皆死

千刑而從子君焉用

之子速諸乃射之殪

殪又死

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

亥搏膺而呼見華邇曰吾為欒氏矣

晉欒盈還入作亂而

死事在襄二十三年

邇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

廷恐也

使華

登如楚乞師華邇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

犯師而出公

師出送華登

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

南楚

遠越師師將逆華氏上八宰犯諫曰諸侯唯宋

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

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為明年華向出奔楚傳

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

東國隱大子之

子平侯廬之弟朱叔父也

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

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

懼出朱而立東國朱遯于楚楚子將討蔡無

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

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

其子

有二心故廢之

子謂朱也

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

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

置在君蔡無他矣

言權在楚則蔡無他心

公如晉及河

鼓叛晉

叛晉屬鮮虞

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將有軍事無暇

於待賓且懼洩軍謀

經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

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言自南里別從國去

大蒐于昌間

無傳

夏四月乙丑天王

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

王

叔鞅叔弓子三

王室亂

承叔鞅言而書之未知誰是故但曰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辟子朝

難出居皇王猛書名未即位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

城

王城邾鄆今河南縣晉助猛故得還王都

冬十月王子猛卒

未即位改

不書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無傳此月有庚戌又

以長歷推校前後當為癸卯朔書癸酉誤

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

伐莒

啓齊大夫北郭佐之後

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

牧之

莒大夫

曰齊師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

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

地

齊侯伐莒

怒敗

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蒯盟

竈齊大夫

莒子如齊

蒯盟盟于稷門之外

稷門齊城門也

莒於是乎大惡

其君

為明年莒子來奔傳

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

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

無寧寧也

言華氏為宋宗廟之羞取

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

不能媚於父兄

華向公族也故稱父兄

以為君憂拜命

之辱抑君臣曰戰君石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

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

亢不衷以弊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

患之

患宋以義距之

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而

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

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

言華氏不能復為宋患

救

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

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貜華登皇春傷省

臧士平出奔楚

華貜已下五子不書非卿

宋公使公孫忌

為大司馬

代華費遂

邊印為大司徒

印平公曾孫代華定樂

祁為司城

祁子罕孫

仲幾為左師

幾仲江孫

樂大心為右師

代華

樂輓為大司寇

輓子

靖國人

終梓慎之言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

王

子朝景王之長庶

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

孟

即起也王語賓孟

劉獻公之庶子伯蚩事

單穆公

獻公劉塾伯蚩

惡賓孟之為人也願

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

子朝

位之言故

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

侍者曰自憚其犧也

長其為犧牲奉遽歸告

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

雞犧雖

然卒當見殺若人見龍飾

犧者實用人人犧

實難已犧何害

言設使寵人如寵犧則不宜

無患害已喻子朝

王弗應

五年大子壽卒

欲使王早寵其之

王弗應

立子猛後復欲

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

北山洛北芒

不欲立子朝故

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

四月十九日河南戊辰劉子驍卒二十日無子

單子立劉盆五月庚辰見王猛遂

攻賓起殺之朝故盟羣王于單氏王次三子猛

單劉立之懼諸王子晉之取鼓也在十年既獻

而反鼓子焉獻於又叛於鮮虞叛晉屬六月

荀吳略東陽略行也東陽晉之山使師偽翟

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昔陽故肥遂襲

鼓滅之以鼓子為觀歸使涉佗守之守鼓之地涉佗

晉大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

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百工百官也靈

帥郊要餞之甲三品以逐劉子逐伯壬戌劉

子奔揚揚周單子出悼王于莊宮以歸悼王

也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王子還子朝黨

得王猛故取之癸亥單子出失王故王子還與召莊

公謀莊公三伯曰不殺單旗不捷旗單與

之重盟必來背盟而見者多矣從之從還樊

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

頃子樊齊

遂奉王以

追單子

王子還

及領人盟而復

領周地欲重

子復

殺摯荒以說

委其荒

劉子如劉

歸其邑

單子

亡乙丑奔于平時

平時

周地知王子

羣王子

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駸延定稠

八子靈景

而殺

子朝奔京

其黨

丙寅伐之

單子京人奔

山劉子入于王城

子初奔京

辛未鞮蘭公敗

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

甘平公周卿

敗叔鞅至自京師

王還

言王室之亂也

經所

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閔馬父閔子馬魯大夫

單子欲告急於晉秋

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

出

以示急戊寅七月

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

守于王城

王子處

子猛黨

盟百工于平宮

平

平王

辛卯鄆盱伐皇

鄆盱子

大敗獲鄆盱壬

辰焚諸王城之市

焚

八月辛酉司徒醜以

王師敗績于前城醜悼王司徒前百工叛司徒

故醜敗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百工伐單氏所敗庚

午反伐之單氏反辛未伐東園百工所在洛

鄉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九州

戎陸渾戎十七年滅屬及焦瑕溫原之師焦瑕

溫原晉以納王于王城丁巳在十月庚申單

子劉蚩以王師敗績于郊為子朝之前城人

敗陸渾于社前城子朝十一月乙酉王子猛

卒乙酉在十一月經書十一月誤不成喪也釋

以不稱已丑敬王即位弟王子猛館于子

旅氏子旅周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

司馬督司馬帥師軍于陰籍談于侯氏荀躒

于谿泉賈辛所軍鞏縣次于社司馬督王師

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王師分在二邑洛陽

閏月晉箕遺樂微右行詭濟師取前城三子

夫濟師渡伊洛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

毀其西南

京楚子朝所在

春秋經傳集解昭五第二十四

春秋經傳集解昭六第二十五

杜氏 盡二十六年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謝取邾師

癸丑叔鞅卒

無傳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稱行人譏

晉執使人

晉人圍郊

討子朝也郊周邑圍郊在叔鞅卒前經書後從赴

夏

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秋七月

莒子庚與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

師于雞父

不書楚楚不戰也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

胡子髡

沈子逞滅

國雖存君死曰滅

獲陳夏齧

大夫死生通曰獲夏齧

舒立

天王居于狄泉

敬王辟子朝也狄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

水也時在城外

尹氏立王子朝

尹氏周世卿也書尹氏立子朝明非周人

所欲

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

乃復

傳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

師二

王師晉師也王不書不以告癸卯郊鄆潰

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鄆

鄆二邑皆子朝所得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

平

今河陰縣

王使告聞

子朝敗故

庚戌還

晉師還

邾人城翼

翼邾邑

還將自離姑

離姑邾邑從離姑則道徑魯之武城

公孫鉏

曰魯將御我

鉏邾大夫

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

至武

城而還依山南行不欲過武城

徐鉏立弱茅地

三子邾大夫

曰道

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

謂此山道下濕

遂自離姑

遂過武城

武城人塞其前

以兵塞其前道

斷其後之木而

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蹙之遂取邾師獲鉏弱

地書非分命

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

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言使人也嫌外內異故重發傳晉人使與邾大夫坐訟

曲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

在禮卿得會伯子男邾又夷也邾雜有東夷之風寡

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子服回魯大夫請使當

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

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與邾使叔孫聞之

去衆與兵而朝示欲以士彌牟謂韓宣子年彌

士景伯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

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時邾

君在晉若亡國無所歸將益晉憂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

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聽邾衆取叔孫是為諸侯

皆得執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子分別叔孫士伯

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二子辭不屈故士伯愬而

執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夷欲

邾人見叔孫之屈辱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

者之病將館子於都都別都謂箕也叔孫旦而立期

焉旦待命也從旦至旦為期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

邑別因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冠以求

辭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既送作冠模法又進

二冠以與之為若不解其意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行欲

貨以免叔孫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

出留申豐不使得出欲以貨免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

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示不叔

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葺補治也去之如

始至不以當去而有所毀壞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

子取牆人直人三邑屬子朝者訾在河南鞏縣西南六月壬午

王子朝入于尹自京入尹氏之邑癸未尹圉誘劉佗

殺之尹圉尹文公也劉佗劉盆族敬王黨丙戌單子從阪道劉

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單子敗故

己丑召伯奭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二子周卿士子

朝黨奭召莊公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辟子朝出

居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近東

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宮鄆羅周大夫尹

辛敗劉師于唐尹辛尹氏族唐周地丙辰又敗諸鄆甲

子尹辛取西闡西闡周地丙寅攻蒯蒯潰河南縣

鄉是也於是敬王居狄泉尹氏立子朝莒子庚與虐而好劔苟

鑄劔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

國人以逐之烏存莒大夫庚與將出聞烏存執爰

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爰長丈二而無刃苑羊牧之

曰君過之莒大夫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

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郊公著丘公之子十四年

奔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令尹以疾從戎故遠越攝其事

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

瑕卒楚師燔子戰即令尹不起所疾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燔軍之重王喪

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

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

曰作事或克其愛雖小必濟克勝也軍尚威胡沈

之君幼而狂

性無常

陳大夫鬬壯而頑頓與許

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燔帥賤多寵政令

不壹

帥賤遂越非正卿也軍多寵人政令不壹於越

七國同役而不

同心

七國楚頓胡沈蔡陳許

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

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

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乘亂楚必

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

示之以不整以誘之後者敦陳

整旅

敦厚也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

七月二十

九日遣兵思晦戰擊楚所不意

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

與陳

囚徒不習戰以示不整

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

於後中軍從王

從吳王

出帥右掩餘帥左

掩餘吳王

壽夢子

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

三國敗獲胡沈之君乃陳大夫舍胡沈之囚

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

國奔

三國許蔡頓

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

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

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

故稱滅大夫輕不言戰楚未陳也謙與陳例

故曰獲獲得也

發八月丁酉南宮極震經書乙未地動魯地

地亦震也為長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

君之力可濟也文公劉公也先君謂蚩之父

及而周之亡也其三川震謂幽王時也三川

川岸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奔之矣子朝在

故謂東王必大克敬王居狄泉在王楚太子

建之母在耶耶陽也平王娶秦女召吳人

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耶諸樊

僚之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

追之不及將死衆曰且謂遂伐吳以徼之徼要

負遂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此年秋敗於

敗為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

滋楚地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此

春晉為邾人執叔楚囊瓦為令尹囊瓦子囊

孫故公如晉謝之也代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沈尹戌

陽句矣今畏吳復增脩以自固

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

子守在四夷德及遠天子卑守在諸侯政卑

諸侯守在四鄰鄰國為守諸侯卑守在四竟自裁

慎其四竟結其四援結四鄰之國為援助民狎其野

狎安習也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時之務民無內憂而又無

外懼國焉用城今兵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

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不獲守四竟昔梁伯溝其

公宮而民潰在僖十八年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天

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竟之壘壁親

其民人明其伍候使民有部伍相為候望信其鄰國慎

其官守守其交禮交禮之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

懦弱也耆強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詩大雅無念念也聿述也義取念祖考則述治

顯之其德以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四君皆楚

先君之賢者土不過同方百里為一同慎其四竟

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為圻而郢是城不亦

難乎

言守若是難以爲安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矍卒

無傳

孟僖子也姑至自晉

喜得赦歸故書至

夏五月乙未朔日

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

無傳

盟而赴以名丁酉九月五日有日無月

冬吳滅巢

楚邑也書葬滅用大師葬

杞平公

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嚭

以甘栢公見王子朝

簡公召莊公之子召伯盈也嚭南宮極之子栢

公甘平劉子謂襄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

害同德度義

度謀也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於我無害

大

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

言紂衆億兆兼有四夷不

能同德然敗亡

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武王言我有治臣十

人雖少同心也

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

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鄆

緄氏西南有鄆聚言子朝稍強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

將禮而歸之

叔孫使梁其

跽待于門內

跽叔孫家臣

曰余左顧而效乃殺之

疑士伯來殺已故謀殺之

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

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父子

以執子以謝邾

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

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媼至自晉尊晉也

貶媼族所

以尊晉媼行人故不言罪已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泣

問周故

泣臨也就問子朝

士伯立于乾祭而

問於介衆

乾祭王城北

晉人乃辭王子朝不

納其使

衆言子朝曲故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

慎曰將水

陰勝陽故

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

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

過春分陽氣盛時而不勝陰陽

將猥出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陽氣莫然不六

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

瑕杏敬王邑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

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

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

嫠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

憂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

恐禍及已

今王室實

春蠶春蠶動

擾貌

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

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鉶之磬矣

惟壘之恥

詩小雅壘大器鉶小器常稟於壘者而所受壘盡則壘為無餘故恥

之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

圖之

宣子韓起

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為明年會黃父

傳

秋八月大雩旱也

終如叔孫之言

冬十月癸酉王

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

禱河求福

甲戌津人得

諸河上

珪自出

陰不佞以溫人南侵

不佞敬王大夫晉以

溫兵助敬王南侵子朝

拘得玉其王將賣之則為

石王定而獻之

不佞王

與之東訾

喜得玉故與之邑鞏縣西

南訾城是也

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

略行也行吳界將侵之

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

吳不動而速之

速也

吳踵楚

躡楚踵跡

而疆場無

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

汭

汭水曲

越公子倉歸王乘舟

歸遺也

倉及壽夢

帥師從王

壽夢越大夫

王及圍陽而還

國陽楚地

吳人

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鍾離不書

告敗略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

而亡二姓之帥二姓之帥守鍾離大夫幾如是而不及

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詩大雅厲惡其階道梗病也

王之謂乎為定四年吳入郢傳

經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詣會晉

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于蕃父有鸛鵒來巢此鳥穴居

不在魯界故曰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季辛非常故書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

州諱奔故曰孫若自孫讓而去位者陽齊侯

唁公于野井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齊侯來唁公公不敢遠勞故逆之往

至野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公不與小斂而

非無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陳留

縣城中有曲棘里宋十有二月齊侯取郛取

地未同盟而赴以名公也

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見

之右師樂大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司城氏

謂其才德薄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

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唯禮可

尚禮貴身故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

身也賤人能有禮乎無禮必亡為定十年

奔宋公享昭子賦新宮逸昭子賦車轄詩小

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明日宴飲酒樂

宋公使昭子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語相泣也

樂祁佐助宴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

皆死乎吾聞之哀樂可樂而樂哀可哀皆喪

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為此冬叔孫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平子廢

若同母故生宋元夫人宋元夫人平生子以

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平子人臣而

強公若從從昭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

橫

夫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會

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文子武子平子魯君喪政

四公矣宣成襄昭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

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去亡心之憂

矣詩大雅言無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

以待命猶可動必憂孫傳夏會于黃父謀

王室也王室有子朝趙盾問子令諸侯之大夫

趙鞅輸王粟具成人曰昭明年將納王納王於王城

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

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

經者道之常地之義也義者利之宜民之行也行者人所履

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

因地之性高下剛柔生其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用

其五行金木水火土氣為五味酸鹹辛發為五色

青黃赤白章為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民失

其性

滋味聲色過則傷性

是故為禮以奉之

制禮以奉其性

六畜

馬牛羊雞犬豕

五牲

麋鹿麇狼兔

三犧

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

以奉五味為九文

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昭其文也

己相矣傳曰火龍

黼黻昭其文也

與黑玄與黃皆相

以謂之六色

色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

五章以奉成

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

聲

解見二

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

君臣有尊卑法地有

高為夫婦外內以經

二物

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

子兄弟姊妹甥舅

姁姁亞以象天明

六親和睦

以事嚴父若衆星之

共辰極也妻父曰姁姁兩婿相謂曰亞

事庸力行務以從四

時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民功曰庸治功曰力

行其德教務其為刑

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

其震曜殺戮

雷震電

曜天之威也聖

為溫慈

惠和以效天之生殖

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

樂生于六氣

此六者風雨晦明之氣

皆稟陰陽

是故審則宜

類以制六志

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

哀有哭泣

樂有歌舞喜有施全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

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

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

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

也協和

簡子曰甚哉禮之上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

地之經緯也

經緯以相

居

民之所以生也是以

先王尚之故人之死此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

成人夫不亦宜乎

曲直以

簡子曰鞅也請終

身守此言也

鞅能

守此言

故終

宋樂大心曰

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

二王後為賓客

若之何使客

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

踐土在僖二十八年

宋何役之

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

之子奉君命以會人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

乎右師不敢對受命而退

右師樂大心

士伯告簡

子曰宋右師必亡主不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

干盟主無不祥大

言不善無大此者為定十年宋樂大心出奔傳

有鸛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

成之世童謡有之

師已魯

曰鸛之鵒之公出

辱之

言鸛鵒來則

鸛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

之馬

饋遺也

鸛鵒跼

跼

公在乾侯

跼跼行貌

徵褰

與襦

褰褌

鸛鵒之巢

逐哉遙遙禍父喪勞宋父

以驕

禍父昭公死外

故喪勞鸛鵒鸛鵒往歌

來哭

昭公生也

童謡有

疋今鸛鵒來巢其將及乎

將及禍也

秋書再雩卓甚也

初季公鳥娶妻於齊

鮑文子生甲

公鳥季公亥之

公鳥死季公亥

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中夜姑相其室

公亥即公

若也展季氏族相治也

及季妣與饗人擅通

季妣公鳥妻鮑文子

女饗人食官

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遄之妻

秦遄魯大夫妻公鳥妹秦姬也

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

余又訴於公甫

公甫平

曰展與夜姑將要余

要劫我非禮

秦姬以告公之平公之與公甫

告平子平子拘展於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

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

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執夜姑之有司

欲迎受殺生之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李

邠之雞鬪季平子邠昭伯二家相近故雞鬪季氏介其雞擣芥

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為介雞邠氏為之金距平子怒

怒其不下己益宮於邠氏侵邠氏室以自益且讓之讓責也

故邠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昭伯臧為

子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

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

於季氏禘祭也萬舞也於禮公當三十六人臧孫曰此之謂不

能庸先君之廟不能川禮也蓋襄公別立廟大夫遂怨平

子公若獻弓於公為公為昭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

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果賁皆公為弟

公果公賁使侍人僚袒告公公寢將以文擊

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獨言執之懼而無勅命

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

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謂僚

小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言難告

邠孫邠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子家羈莊懿公之玄孫懿

伯曰讒人以君微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惡受

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

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退去辭曰臣與

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思受洩命之罪

故留公宮叔孫昭子如闕闕邑公居於長府

官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

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

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魯城南自

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也大請囚于費弗許

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

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隱約為之徒者衆

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慝女姦惡也日冥姦人將起叛君助季氏不

可衆怒不可蓄也李氏蓄而弗治將蘊蘊積也

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與季氏同君

必悔之弗聽邠孫曰必殺之公使邠孫逆孟

懿子懿子仲孫何忌叔孫氏之司馬駸戾言於其衆

曰若之何莫對衆疑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

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

無叔孫氏也駸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

西北隅而入陷公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言無戰心

也冰憤丸蓋或云憤丸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遂逐之逐公孟氏使

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

氏執邠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

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使

非君本意者君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意

季平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辭先君

子名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

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

也使有司徒于平陰為近故也

齊侯自魯本不殺有司徒

詣陽州而欲近會于平陰故令魯侯過書曰共先至野井遠見迎逆自魯以謝公

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

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

物事也謂先往至野

井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

二十五家為社千社

二萬五千家欲以給公

以待君命

待君伐季氏之命

寡人將帥

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

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

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

立為齊臣

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

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

信罪之有無

信明也與者有罪從者無罪

繾繾從公無通

外內

繾繾不離散

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

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

心而以為皆有罪

從者陷君留者逐君皆有罪也

或欲通外

內且欲去君

去君偽負罪出奔不必繾繾從公

二三子好亡

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
 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
 不與盟何必守公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
 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
 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
 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
 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
 恐從者知叔孫謀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眾而

納公

昭子請歸安眾

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

伏左師

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

辟伏兵

平子有異志

不欲復納公

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

祈死戊辰卒

取為平子所欺因祈而自殺

左師展將以公

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

壬申尹文

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

文公子朝黨於鞏縣涉洛水也東訾敬王

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

請納公

夢大

子欒即位於廟己與平公服而相之

平公元公父

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

父兄謂華

向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

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楸枌所以藉幹者

楸枌

棺中筌牀也

請無及先君

欲自貶損

仲幾對曰君

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也

昵近降

昵宴謂損親近聲樂飲食之事

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

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

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

言君命必不行

祇適也

宋公遂行己亥卒于山棘

為明年梁丘據語起本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郕

郕取以居公不書圍郕人自服不成圍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

僂句龜所出地

名以卜為信與僭僭吉

僭不信也

臧氏老將如晉

問

問昭伯起居

會請往

代家老行

昭伯問家故盡對

故事

也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

內子昭伯妻不對若有他

故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

對又不

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郕

邠魴假使為賈正焉

邠在東平無鹽縣東南魴假邠邑大夫賈正掌

貨物使有常價若市吏

計於季氏

送計簿於季氏

臧氏使五人

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

桐汝里名

會出逐之反奔

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

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

相怨惡

及昭伯從公

平子立臧會

立以為臧氏後

會曰儻句不余欺也

傳言

卜筮之驗善惡由人

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蒞人焉

還復

蒞人於城州屈

城立皇遷訾人焉

移訾人於丘皇

使熊相謀

郭巢季然郭卷

使二大夫為巢卷築郭也卷城在南陽葉縣南

子大

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

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為明年楚子居卒傳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而葬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園成

成孟氏邑不書齊師

帥賤衆少重在公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

鄆陵

鄆陵地闕

公至自會居于鄆

無傳

九月庚申楚

子居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傳天

王入在子朝奔後經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

朝奔楚召伯當言召氏經誤也尹召族奔非

乃告諸侯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郛前年已取

郛至是乃發傳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善宋人違

命以合禮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郛言魯地也入魯竟故

書至猶在外故書也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

從女賈豐賈二人皆季氏家臣以幣錦二兩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

一兩所謂匹縛一如瑱瑱充耳縛卷也急卷也二兩二匹

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齋子猶家臣能貨

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言若能為我行貨於子猶當為請使

得為高氏後又當致粟五千庾庾十六斛凡八十斛高齋以錦示子猶

子猶欲之齋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

不通先入幣財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為數子猶受

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

能事君也欲行其說故先示然據有異焉

猶異

也怪宋元君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弃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下焉卜知可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鉏齊大夫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以成邑請納師恐見弗許曰信女足矣告

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

也

用成已甚

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

公孫朝詐齊師言

齊

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

厭衆

以厭衆心不欲使知已降也

淄

而後告曰不勝衆

告齊言衆不欲降已不能勝

師及齊師

戰于炊鼻

季氏帥距公非公命

齊子淵捷從

洩聲子

聲子魯大夫

射之中楯瓦

瓦楯

繇胸汰輅

匕入者三寸

入楯瓦也胸車輅車轅也

聲子

射其馬斬鞅殪也

殪死

改駕人以爲馵戾也而

助之

人魯人也驪戾叔孫氏司馬

子車曰齊人也

子車即淵捷

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

又欲使射餘人

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

洩叱之

囊帶齊大夫野洩即聲子

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

也將亢子

欲以公戰禦之

又叱之

子囊復

亦

叱之

野洩亦叱也言齊無戰心但相比

冉賢射陳武子中手

冉賢季氏臣

失弓而罵

武子罵

以告平子曰有君子

白哲鬢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

諸

子彊武子字

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

僞言不敢違季

氏林雍羞爲顏鳴右下

皆齊人羞爲右故下車戰

苑何忌

取其耳

何忌齊大夫不欲殺苑但截其耳以辱之

顏鳴去之

其右見獲

去而苑子之御曰視下顧

復欲使苑子擊其足

苑子荆

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

鑿一足行

顏鳴

三入齊師呼曰林雍棄

言齊人皆致力於季武不以私怨而相奔

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

之師于尸氏

劉人劉公之屬王城子朝之戊

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

施谷周地秋

盟于鄆陵謀納公也

齊侯七月己巳劉子以

王出

師敗懼

庚午次于渠

渠周地

王城人焚劉

燒劉子

丙子王宿于褚氏

洛陽縣南有褚氏亭

丁丑王次

于荏谷庚辰王入于脊靡辛巳王次于滑

荏谷

脊靡滑皆周地

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

寬守闕塞

女寬晉大夫闕塞洛陽西

九月楚

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

子西平王

曰大

子壬弱其母非適也

壬昭王也

王子建實聘之子

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

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

言王

子建聘之是章君王之惡

國有外援不可漬也

外援秦也漬慢也

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

不立壬秦將來討是速讎

也亂嗣不祥我受其名

受惡名

賂吾以天下吾

滋不從也

滋益也

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

乃立昭王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起發辛

丑在郊郊邑遂次于二十一日辛酉晉師克

鞏知鞏趙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本黨子朝

朝不成更逐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

氏固南宮嚭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尹召二族

氏重見尹固名陰忌奔莒以叛陰忌子朝召

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召伯新遂軍圍

澤次于隄上國澤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成周

今洛陽甲戌盟于襄宮襄王晉師使成公般成

周而還般晉大夫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莊宮在王

城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

靖四方康王息民竝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

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不敢專故且為後人之

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

王愆于厥身夷王厲王父諸侯莫不竝走其

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

六十六

居王于彘

不忍害王也厲王之諸侯釋位以

諸侯釋位以

問王政

問猶與也夫其位與治王之政事

宣王有志而後效官

宣王厲王子彘之亂宣王尚少召公虎取而長之效授也

至于幽王天不

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

幽王宣王子若

攜

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鄆

攜王

少子伯服也王嗣宜曰也幽王右申姜生大子宜曰王幸褒姒生伯服欲立之而殺大子

大子奔申申伯與鄆及西戎伐周戰于戲幽王死諸侯廢伯服而立宜曰是為平王東遷

邠邠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

天不靖周生積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

去王都

惠王平王六世孫積惠王庶叔也莊十九年作亂惠王適鄭襄王惠王子

叔帶襄王弟僖二十四年叔帶作難襄王處汜則有晉鄭咸黜不端

黜去也晉文殺叔帶鄭厲殺子續為王室去不端直之人以綏定王家則

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

人降妖

定王襄王孫定王六年魯宣八年

曰周其有頤三亦

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

二世謂王

王

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

間謂王

子朝也今子朝以為王猛受亂災謂楚也今子朝以為晉至于靈王生而

有顓靈王定王孫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

克終其世景王靈王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

天下壹行不若單旗穆公也劉狄劉蚩也壹專也謂先王何

常之有言先王無常法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師

羣不弔之人也弔至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

規求無度貫瀆鬼神貫習也瀆易也慢弃刑法倍奸

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

贊攝持也贊佐也先王謂景王思肆其罔極肆放也茲不穀

震盪播越竄在荆蠻茲此也此不穀穀子朝自謂未有攸底

底至也攸所也若我一二兄弟甥舅辨順天法無助

狡獪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赦其

憂而圖其難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

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

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此所謂先王之經

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

壽早夭即世在十單劉贊私立少以閭先王

間錯先王之制亦唯伯仲叔季圖之伯仲叔季閔焉

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景

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

為傳終王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齊侯使禳

之祭以禳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誣欺天

道不諂諂疑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

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

之穢禳之何損哉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

事上帝聿懷多福無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詩大

翼共也聿惟也不違言文王德君無違德

方國將至何患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

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逸詩也言追監夏后若

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

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

其誰有此乎景公曰知德不能晏子曰敢問

其誰有此乎

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
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
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其施之民也
厚謂以私量收公厚歟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
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詩小雅義取雖無大德要可喜
說之心欲歌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
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
是可若何對曰唯唯愷可以已之在唯愷家施不

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

守常

士不濫

不失

官不滔

滔慢

大夫不收公利

不作

公曰

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

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又矣與天地竝

有

地則禮義興

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

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

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

箴諫也

兄愛而友弟敬

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

從一不婦自專

聽而婉婉順也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也稟受也

春秋經傳集解昭六第二十五卷澤文

圖書寮文庫藏

春秋經傳集解

十三

12-10-1911
12-10-1911

春秋經傳集解昭七第二十六

杜氏 盡三十二年

經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自鄆行公至自齊居

于鄆夏四月吳弑其君僚僚至戰民罷又戊楚喪故尤乘間而

弑動稱國以僚罪在僚楚弑其大夫卻宛無極楚之認人宛所明知而信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

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

而無傳未同盟邾快來奔無傳快邾命公如齊

行自鄆公至自齊居于鄆傳無

傳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起于鄆言

在外也在外邑改書地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前年楚平

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子晉

弟潛楚邑在廬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子季

本封延陵後復封遂聘于晉以觀諸侯觀疆

楚薊尹然尹麇帥師救潛然麇其名左司

馬沈尹成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都

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之與吳師遇

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沙水左

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楚

疆故吳不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因

其師徒在外國告鮒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

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光吳王諸樊子

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聘還鮒設諸曰

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

若是何欲

以老弱託光 光曰我爾身也言我身猶爾身 夏四月光伏

甲於楹室而享主為室 王使甲坐於道及其

門坐道邊 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

者獻體改服於門外羞進食也 執羞者坐行

而入坐行 執鉞者夾承之承執 及體以相授

也殿及進羞者體 光偽足疾入于楹室恐疑

黨殺已 縛設諸賓劍於魚中以進金魚 抽劍

刺王鉞交於胸文縛 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

卿闔廬。光也。以 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

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

誰敢怨哀死復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

從之先人之道也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

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故云爾 復命哭墓復使命 復位而

待復本位 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

吾鍾吾 楚師聞吳亂而還言聞吳亂明郤

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以直事君 鄢將師為右

以和接類

頌

右頌官名

與費無極比而惡之

惡

邵

令尹子常

賄而信說無極請邵宛享謂子常曰子惡欲

飲子酒

子惡邵宛

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

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

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

酬報

無極

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享

擇取以進子常

取五

甲五兵曰實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

之

曰無極辭

及饗日惟諸門左

張惟陳甲兵其中

無極謂

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

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

此春秋救濟之役

吳可以得志

子惡取賂享而還又誤群帥使退其師曰乘

乱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乱不亦可乎令尹

使視邵氏則有甲享不往召鄆將師而告之

告子惡門有甲兵將害已

將師退遂令攻邵氏且執之

執燒也

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執令曰不執邵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或取一秉杆享

結官書也。東把也。紅黃也。

國人投之。遂弗執也。令尹炮之。

炮。音炮。

部

盡滅郤氏之族。黨殺傷令終與其弟完及

佗。

今終。陽。子。

與晉陳及其子弟。

晉陳。楚大夫。皆郤氏黨。

晉

陳之族呼於國曰。郤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

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

蒙。欺也。

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為下張。無極殺。

本

秋。會于扈。令成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

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

梁與北宮貞子。

子梁。宋棄祁也。貞子。衛北宮喜。

曰。季孫未知

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

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

之復。天救之也。

復。猶安也。

休公徒之怒。

休。息也。

而啓

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

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

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

夷與之。

淮夷。魯東夷。

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

雖公。

在齊言齊不致力有天之替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

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宜用夏君如在國

書公行告至是也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固國者也而

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與成

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以難復

晉孟懿子陽虎伐鄆陽虎季氏家臣鄆人將

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怙久矣怙疑也言使君

亡者必此衆也言君據鄆衆以與魯戰必敗天既禍之而

自禍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

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

公徒敗于且知且知近楚卻克之難國言未已

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沈尹成言

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廢尹莫知其罪而子

殺之以興謗謗至于今不已左尹卻克也中廢尹陽令終

成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

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

之說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在十年出蔡侯朱。

在二十一年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在十年屏王之耳。

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

莊無不及。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邇。近也。

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郤氏。幾及

子矣。子而不圖。將棄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

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在位無吳

新有君。光新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

危哉。知者除說以自安也。今子愛說以自危。

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

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

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冬。公如齊。齊侯請饗。

之。設饗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

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公於大

不敵。臣。寡大夫。使宰為主。獻。辭。辭。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下。在。坐。也。子仲之子。

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仲。魯公子。子

謀逆季氏不能而奔齊今行飲子家子乃以

君出辟齊夫人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

魯人辭以難經所以不書戍周籍秦籍談子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無傳六月而葬

緩公如普次于乾侯乾侯在魏郡丘縣晉竟以邑夏四月

丙戌鄭伯寧卒無傳未同盟六月葬鄭定公

無傳三月而葬連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

名冬葬滕悼公無傳

圖書寮

傳二十八年春公如普將如乾侯齊侯卑公

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

造於竟欲使次於竟以待命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

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

寡人一个單使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言自使齊

逆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竟著乾侯也言公不能用子家所以

見晉祁勝與鄆臧通室子祁盈家臣也通室易妻祁盈

將執之盈祁午之子訪於司馬叔游叔游司馬叔侯之子叔

游曰鄭書有之。思直醜正。實蕃有徒。鄭書古

言害正直者。實多徒衆。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言世亂。詩

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詩本。姑已若何。姑且

止。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言計家臣。無與國事。遂

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於晉侯。晉侯

執祁盈。以其專殘。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也。鈞同。然

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愁發語。乃

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楊叔向邑。

子伯石也。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殺之。遂滅故

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氏。夏姬

也。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

懲舅氏矣。言父多妻。勝而庶子。嫌母氏性不睦。其母曰。子靈

之妻殺三夫。子靈。巫氏妻。夏姬也。三夫。陳御叔。楚東老。及巫臣也。時巫臣已

死。一君一子。陳靈公。夏徵舒。而亡一國。陳也。兩卿矣。

孔寧儀行父。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

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鄭子

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

是夏姬也鍾聚也子伯死在宣

年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黥黑

有仍古諸侯也美髮為黥而甚美光可以鑑髮膚光色名

曰玄妻以髮為黑故樂正后棄取之棄津典樂之君長生伯

封實有承心貪恹無厭食不類無期謂之封豕

類庚也封大也有窮后羿滅之棄是以不祀羿篡夏

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足物也殷以未喜

周以褒姒三代之所由亡也女何以為哉夫有

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尤異叔

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

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向嫂伯曰

長叔姒生男兄弟之妻相謂以姑視之及堂聞其聲

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與

羊舌氏矣遂弗視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

政魏獻子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七縣祁平後梗陽津水馬首

也孟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銅鞮平司馬彌

牟為郎大夫

太原郎縣

賈辛為祁大夫

太原祁縣

司馬

烏為平陵大夫魏戌為梗陽大夫

戌魏舒底子梗陽在

太原晉知徐吾為塗水大夫

徐吾知盈孫塗水太原榆次縣

韓固為馬首大夫

固韓起孫

孟丙為孟大夫

太原孟縣

樂霄為銅鞮大夫

上黨銅鞮縣

趙朝為平陽大夫

朝趙勝曾孫

僚安為楊氏大夫

平陽楊氏縣

謂賈

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

二十一年辛烏帥師納敬王

故

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戌餘子之不失

職能守業者也

卿之庶子為餘子

其四人者皆受縣

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

四人司馬強年孟丙樂霄僚安也受

縣而後見言未眾而舉不以私也

魏子謂成鱣

鱣晉大夫

吾與戌

也縣人其我為堂子對曰何也戌之為人

也遠不忘君

遠疏也

近不偪同

不偪同位

居利思義

不苟

在約思純

無濫

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

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

光大

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

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

詩曰：唯比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

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比大國，克順克比。

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雅美，文王能王，大國。受天福，施及子孫。心能制義曰度，帝度其心。德

正應和曰莫，莫然清靜。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

曰類，施而無私，物得其類也。教誨不倦曰長，教誨長人之道。

賞慶刑威曰君，作威作福，君之職也。慈和徧服曰順，唯順。

故天下擇善而從之曰比，比，一方善事，使相從也。經緯天

地曰文，經緯相錯，故織成文。九德不愆，作丕無悔，九德上九。

日也，言無愆過。故龍衣天祿，子孫賴之，龍受主則動無悔吝。

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舉親戚等，勤施無私也。其

四人者，擇善而從，故曰近文德所及遠也。賈辛將通其縣，見於魏

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驪蔑惡，驪蔑惡，魏子欲

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從隨也。隨使人應，歛俎豆者。而往

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

駿明也

素聞其賢故聞其言而知之

下執其手以上曰昔

賈大夫惡

賈國之大夫惡亦醜也

娶妻而美三年不言

不笑御以如皋

為專御之皋澤

射雉獲之其妻始笑

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

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

願貌不揚顯子若無

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

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

因賈辛有坊而

後舉之言人不可無能

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

墮墮墮仲

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

謂舉魏子

遠不失舉

以賢舉

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

以為忠

先賞王室之功故為忠

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

福忠也

詩大雅求長也言能長配天命致多福者唯忠

魏子之舉也

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子冬梗陽人

有獄魏戌不能斷以獄上

上魏

其大宗賂以

女樂

說者之大宗

魏子將受之魏戌謂閻沒女寬

二人魏子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

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

魏子朝君退而待於魏子之庭饋入召之召二大夫比置三歎

既食使坐更命之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諉曰

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

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或他人也饋之

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

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魏子中軍帥故謂之將軍及饋

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

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獻子辭梗陽人

魏氏所以興

經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以乾侯致

不得見齊侯故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復不見受夏四月庚子叔

詣卒無傳秋七月冬十月鄆潰無傳民逃其上

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虺于鄆齊侯使

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比公於大夫子家子曰齊卑

君矣。君祇辱焉。

言往車齊。通取齊。

公如乾侯。

為齊所。故復。

通晉真。見恤。

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

原伯魯之子。

晉子朝黨也。稱伯。魯子終不說。與子。

尹固之復也。

二十六年。尹固與子。朝俱奔楚而道還。

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

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

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鄆。以

叛陰不佞敗之。

趙車。子朝之餘也。見王。殺伯盈等。故叛。鄆。周邑。

平子

每歲賈馬。

賈。買也。

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

侯。公執歸馬者賣之。

賣其馬。

乃不歸馬衛侯來

獻其乘馬。曰啓服。

啓服。馬名。

塹而死。

塹。階也。

公將為

之櫨。

為作。棺也。

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

以帷裏之。

禮曰。散帷不。奔。為埋。馬也。

公賜公衍羔裘。使獻

龍輔於齊侯。

龍輔。主名。

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

穀。

陽穀。齊邑。

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

出之。產舍。

公

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

留公衍母使待己共自公。

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

為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為比。

禍也。

務人。公為也。始與公若謀。遂季氏。

且後生而為兄。其誣

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大子。秋。龍見于

絳郊。

絳。晉國都。

魏猷子問於蔡墨。

蔡墨。晉大史。

曰。吾聞

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

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

言龍無知。乃人不知之耳。

古者

畜龍。故國有養龍氏。有御龍氏。

養。御也。

猷子曰。

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

對曰。昔有風叔安。

風。古國也。叔安。其君名。

有裔子曰董

父。

裔。遠也。玄。孫之後。為裔。

實甚好龍。能求其者。欲以飲

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支帝。帝賜

之姓曰董。

擾。順也。

氏曰養龍。

養龍。官名。官有封世。功則以官氏。

諸駸川。駸夷氏。其後也。

駸。水上夷。皆董姓。

故帝舜氏

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

孔甲。少康之後。九世。

君也。其德能順於天。

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

合為四。

各有

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養龍氏。有陶唐氏

秋物權薈而可收也。其祀該焉。水正。

曰玄冥

水陰而幽冥其

土正曰后土

土為羣物主故

稱后也其祀句龍季在象則祀中雷在野則為社

龍水物也水官

矣故龍不生得

也

不然周易有之

言若不爾周易

無緣

在乾

乾下乾

之姤

巽下乾上姤曰

潛龍勿用

乾初九

其同人

離下乾上同人曰

見龍在田

乾九二

其大有

乾下離上大有曰

飛龍在天

乾九五

其夬

乾上九夬曰亢

龍有悔

乾上九

其坤

坤下坤上坤曰見群

龍無首吉

乾用九

坤之剝

坤下艮上剝曰

龍戰于野

坤上六

若不朝夕見誰物之能

謂物

上六卦所稱龍各不同也今說易者皆以龍喻陽氣如史墨之言則為皆是真龍

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

問五官之對

曰少皞氏有四叔

少皞氏

曰重曰該曰脩曰

熙實能金木及水

能治其官

使重為句芒

木該為

蓐收

金

脩及熙為玄冥

二子相代為水正

世不失職

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

窮桑少皞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

左傳卷之六

卷之六

職。齊成少皞之功。死。皆為。顓頊氏有子曰黎。

為祝融。黎為正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共工

在火皞後。神農前。以水名。官者其此其二祀。

也。后土為社。方。各社稷。故稷田正也。稷也有

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烈山氏。神農世諸侯。自夏以上。

祀之。祀。柱。祀。周弃亦為稷。弃。周之始祖。能播百穀。湯既勝夏。廢柱。而以弃

代之。自商以來祀之。傳。言蔡墨冬。晉趙鞅荀寅。

帥師城汝濱。趙鞅。趙武孫也。荀寅。中行荀寅之子。汝濱。晉所取陸渾地。遂

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今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為鐵。訖令

一鼓而足。因軍役而為之。故言遂著范宣子所為刑書。季仲

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

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

序。位也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

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

被廬之法。僖二十七年。文公蒐。被廬。將唐叔之法以為盟主。今

弃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礼

春秋左傳卷之六

徵書故不尊貴貴何業之守則上失業貴賤無序何

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

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在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賈季箕鄭

之徒遂作亂故曰亂制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

中行氏其亡乎蔡史墨即蔡墨中行寅為下卿而干

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

氏焉易之亡也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復興之是或其咎其及

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鑄刑鼎本

非趙鞅意不得已而從之若能脩德可以免禍為定十三年南宮宣士吉時入朝歌以叛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釋不朝夏六

月庚辰晉侯去疾卒未同盟而秋八月葬晉

頃公三月而葬連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

奔楚徐子稱名以名告也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

乾侯非公且徵過也徵明也二十七年二十

公在乾侯而經不釋朝正之禮者所以非責公之妄且明過謬猶可掩故不顯書其所

使者在國然自是鄙人潰叛齊晉卑公。子家忠謀終不能用。外內并之。非復過誤所當掩塞。故每歲書公所在。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

吉弔且送葬。魏献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

之喪。子西弔。子矯送葬。在襄十五年今吾子無貳

何故。弔葬共使對曰。諸侯所歸。晉君禮也。禮也。以

者。小。夏。大大。字。小。之。謂。夏。太。在。共。其。時。命。時隨

共所求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

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不言不

文選

敬忘共命以所備御者多不及之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

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夏。於是乎使

卿。晉之喪。夏。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

紼。執索也。禮。送葬必執紼。若其不問。雖士大夫有所不獲

教矣。不得如先王禮教大國之惠。亦慶其加。慶善也。謂善其

君自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底致取備而已。

以為禮也。靈王之喪。在襄二十九年我先君簡公在

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少卿也。少也。

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盍何

也不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

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

之。晉人不能詰。傳言大吳子使徐人執掩餘。

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十七年二公子奔楚楚子

大封而定其徙。大封與土地定使監馬尹大

心逆吳公子。使居養。二子奔楚。楚使逆之於

茅尹然。左司馬沈尹成城之。城取於城父與

胡田。以與之。胡田故胡將以害吳也。子西諫

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

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豈猶懼其

至。柔服謂不與吳構怨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

可乎。離謂二公子吳周之曹裔也。而奔在海濱。不

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又將自

同於先王。先王謂太王王季亦不知天將以

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

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言其事行可知不久我盍

姑億吾鬼神億安也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善也

之將焉用自播揚播揚猶王弗聽吳子怒

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

之防壅山水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斷

自刑攜其夫人以送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

其通臣從之遂奔楚通近也楚沈尹戌帥師救

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麴之夷城父也吳子問於

伍員曰初而言伐楚在二十一年余知其可也而恐

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

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乖莫

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肄猶一師至彼必

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罷敝於道亟

肄以罷之至數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

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為定四年吳入楚傳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

如會晉荀躒于適歷適歷晉地夏四月丁巳薛伯

穀卒襄二十五年盟重丘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將使

意如迎公故荀躒來唁秋葬薛獻公無傳冬黑肱以濫來

奔黑肱邾大夫濫東海昌慮縣不書邾史闕文十有二月辛亥朔

日有食之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

內也公以不容於臣子外不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晉侯將以師

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

笑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

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言我為子受無咎之任季孫意

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

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

季孫練冠麻衣跣行示憂伏而對曰是君臣

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言願君君不肯還不敢辟罪君若

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

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

雖賜以死

不絕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

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君皆謂魯侯也

蓋季孫探言罪已輕重以答荀躒

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

侯

知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

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

言晉既憂君君言使晉必逐之

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

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

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

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

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

夫人謂季孫也言若見季孫已當受

禍明如河

荀躒掩耳而走

怪公所言曰寡君

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

言恐獲不繼而君之罪今繼而不

入何敢復知邪

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

怠子姑歸祭

歸攝君事

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

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

不得歸

傳言君弱不

薛伯穀卒同盟故書

謂

名也。入春秋來薛始書名。故發傳經在

秋吳

人侵楚伐夷侵潛六

皆楚

楚沈尹戌帥師救

潛吳師還楚師還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

左司馬戌右司馬誓帥師救弦及豫章

左司馬

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謀在前年

冬邾黑肱

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

黑肱非命卿故曰賤

君

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

是黑肱也夫有所有

名而不如其已

有所謂有地也言雖有

以地

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

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

回正不為義疚

疚病也見

或求名而不得或

欲蓋而名章微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

大夫

守先人嗣

作而不義其書為盜

求名而不得也

二十一年豹殺衛侯兄

邾庶其

在襄二

莒牟夷

在五年

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

賤而必書

春秋版者多唯取三人未適魯者三人晉小國大夫故曰賤

此

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

物吏也肆放也齊約書盜懲肆

也三叛人

若艱難其身

身為艱難

以險危大人

大人

在位

而有名章微

謂得名

攻難之士將奔走之

攻猶作也奔走猶赴趣也

若竊邑叛君以微大利而無名

謂不書其名

貪冒之民將實力爭

盡力為之

是

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教

惡無礼其善志也

無礼惡逆皆教而不忘記其善者也

故曰

春秋之稱微而顯

文微而義著

婉而辨

辭婉而旨別

上

之人能使昭明

上之人謂在位者有能行其法非賤人所能

善

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十二月辛

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言觀而

轉以歌

轉也

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

日食何也

簡子夢適與日食會謂答在已故問之

對曰六年及

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

史墨知夢非日食之應故

釋日食之谷而不釋其夢

入郢必以庚辰

庚辰日有變日在庚辰尾故曰以庚

春秋左傳卷之六

辰。定四年。十一月。日月在辰尾。辰尾。龍尾也。周

月。庚辰。吳入郢。月。日月。合朔。於辰尾而食。庚午之日。日始有譌火。勝金。故

弗克。譌。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為左

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

有變。故災在楚。楚之仇敵。唯吳。故知入郢必

吳。火勝金者。金為火妃。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也。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公別居乾侯。遣人誘。闕而取之。不用師徒。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

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

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莒人杞人小邾人城成

周。世叔申。世叔儀孫也。國參。子產之子。不書盟。時公在外。未及告公。公已薨。十有

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十五年

傳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

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其人謂子家羈也。言公不能用人。故於今猶

在乾侯。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自此前。雖

嘗用。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存亡之數

不遇三紀。歲星三周。二十六年。故曰不及四

十一年。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二十八年。歲

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

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秋八月王使富辛與

石張如晉請城成周

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故王畏之徙都成

周成周狹小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

竝有乱心以為伯父憂俾使也兄弟謂子朝也伯父謂晉侯我

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

謂二十二年

師用郊勤戍五年

謂二十八年晉籍秦致諸侯之戍至于今

余一

人無日忘之念諸侯勞閑閑嗟如農夫之望歲懼

以待時

閑閑憂貌王憂亂常閑閑冀望也

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

肆展

放也二文謂文侯仇文公重耳也弛猶解也

徵文武之福以固盟

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

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

作成周遷殷民以為

京師之東都所崇文王之德今我欲徵福假靈于成王脩

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整賊遠屏

晉之力也

整賊謂災害

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

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於百姓。徵召也。而伯父

有榮施。先王庸之。庸功也。先王之靈以為大功。范献子謂

魏献子曰。與其成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云云。

罷戍而城。雖有後夏。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

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晉從夏。魏献

子曰。善。使伯音對。伯音韓不信。曰。天子有命。敢不

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衰差也。序次也。於是

晉在。在周所命。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

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平尋。

立盟。魏子南面。居君位。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

于位以令。大夏非其任也。彪傒衛大夫。詩曰。敬天

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詩大雅。戒王者。

言當敬畏天之譴怒。不可遊戲。逸豫。馳驅。自恣。渝。變也。況敢于位以作

大夏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文數。計所當城之。

數。揣高卑。度高下。度厚薄。仍溝洫。度深淺。物土方。

議遠邇。物相也。相取土之方而遠近之宜。量夏期。知夏幾。計

徒庸

知用幾

慮材用

知費幾

書

知用幾

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

什所當

書以授帥

帥諸侯

而効諸劉子

効致

韓簡子臨之。以為

成命

臨履其責以命諸侯

十二月公疾。徧賜

大夫

從公

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

琥玉

一

環一璧。輕服。

細好

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

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

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

所也。

不薨路。為失所。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

其君。而民服。季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

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

天有三辰。

謂有

地有五行。

謂有

體有左右。

謂有

各有妃耦。

謂陪貳

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

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

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

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

奉之

無常人言

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

史墨。跡古。今以實言。

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詩小雅言高下有變易。三

后之姓於為庶主所知也

三后。虞夏商。今在易卦

雷乘乾曰大壯

乾下震上。大壯。震在乾上。故曰雷乘乾。天之

道也

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猶臣大。臣壯。若天上有雷。昔成

季友相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

人謁之曰。生有嘉聞

嘉名聞於世。其名曰友。為公

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

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

立傳。變費以為上

卿。至於文子武子

文子。行父。武子。宿。世增其業。不廢

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

是乎失國

失國權。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

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

可以假人

器。車服。名。爵號。

春秋經傳集解昭七第二十六

春秋經傳集解定上第二十七

杜氏 盡七年

經元年春王

公之始年而不書正月公即位

三月晉人

執宋仲幾于京師

晉執人于天子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書其執不

書所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告於廟故書至

戊辰公即位

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故許而日之記夏之宜無義例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公在外薨故八月乃葬

九月

大雩

無傳也

立煬宮

煬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書以

冬十月隕霜殺菽無傳周十月今八月

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

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蒞政蒞臨也代天子大夫

為衛彪偃夫衛大曰將建天子立天子之居而易位

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

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

簡子及原壽過簡子韓起孫不信而田於大

陸焚焉禹貢大陸在鉅鹿北魏絕遠疑此田在汲郡吳澤蕪蕪之地火田并見燒

也尔雅廣還卒於寧寧今脩武范獻子去其

柏榲以其未復命而田也范獻子伐魏子為政去其柏榲示貶

孟懿子會城成周不書公庚寅裁裁設宋

仲幾不受功曰滕薛卿吾役也欲使三國伐宋委功役也

鄭小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

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在僖二十

年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

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固曰從田薛薛宰

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

皇大也奚仲為

夏禹掌車服大夫

奚仲遷于邳

邳下邳縣

仲虺居薛以為

湯左相

仲虺奚仲之後

若復曰職將承王官何故以

役諸侯

承奉也

仲虺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

舊

言居國世不計以夏殷為四

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

曰晉之從政者新

言范獻子新為政未習故矣

子姑受功

歸吾視諸故府

求故

仲虺曰縱子忘之山川

鬼神其忘諸乎

山川鬼神盟所告

士伯怒謂韓簡子

曰薛徵於人

典籍故吏人所知也

宋徵於鬼

取證於鬼神

宋

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

納侮其此之謂矣

開寵過分則納受侵侮

必以仲虺為

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

知以歸不

之京師

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成齊高張後

不從諸侯

後期不及

晉女叔寬曰周襄弘齊

高張皆將不免

叔寬女寬也

襄叔違天高子違人

天既魯周德襄弘欲遷都以延其祚故曰違天諸侯相帥以崇天子而高子後期故曰違

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奸也

為哀三年周人殺襄
弘六年高張未奔起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

于乾侯成子叔孫季孫曰子家子亟力言於我

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

且聽命焉衆事皆詔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

而哭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叔孫請見子家子

子家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出時成子

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言未受昭公之命託辭以距叔孫叔

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群臣不得事君

二子始謀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

宋昭公弟定公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

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

之願也使不敢以告不敢叔孫對曰若立君

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

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貌出謂以義從公寇

而出者行可也與季氏為寇若羈也則君知

其出也

公君昭

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

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

出奔六

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諸侯

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癸亥昭公

季孫使役

如闕公氏將溝焉

闕魯群公墓所在也季孫

使與先

榮駕鵠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

旌也

駕鵠魯大夫榮

縱子忍之後必或耻之

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鵠曰吾欲為君謚使子

孫知之

為惡

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

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

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明臣

義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

宮

平子逐君懼而請禱於煬公昭公

周鞏簡

公弃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簡公周卿士遠人

氏賊簡

經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

災

無傳雉門公宮之南門

秋楚人伐吳

囊瓦稱人

見誘以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無傳

傳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群子弟賊簡公

傳言弄親用

桐叛楚

桐小國在舒縣西南有桐鄉

吳子使

舒鳩氏誘楚人

舒鳩楚屬國

曰以師臨我

教舒鳩誘楚使

以師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

吳伐桐也偽若思楚師之臨已

而為伐其叛國以取媚者也欲使楚不思吳所謂多方以誤之

秋楚囊瓦伐

吳師于豫章

從舒鳩言

吳人見舟于豫章

偽片為楚伐桐

而潛師于巢

實欲以擊楚

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

章敗之

楚不忌故

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繁守巢大

夫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

射姑邾大夫出辟酒

闕

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奪闕杖以敲闕頭也為明年邾子卒傳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二月

辛卯邾子穿卒

再同

夏四月秋葬邾莊公

六月

乃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拔地

傳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

門上

臨廷

閭以餅水沃廷祁子望見之怒閭曰夷射姑

旋焉便旋小命執之見其不繫弗得滋怒自投

于林廢于鑪炭爛遂卒廢墮也先葬以車五乘

殉五人欲藏中之絮故先內車及莊公下急

而好絮故及是下躁也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

於平中平中晉地獲晉觀虎恃其勇也為五年土

冬盟于郊郊即脩邾好也公即位蔡昭侯

為兩佩與兩裘佩玉也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

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

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

爽馬子常欲之成公唐惠侯之弗與亦三年

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

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于常子常歸唐侯

自拘於司敗竊馬者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

身隱憂也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

之相助也夫人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

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

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

官不共也言楚所以禮遣蔡侯之物不共備故明日禮不畢將

死遣蔡侯之禮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

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自誓言若復履漢當受禍明如大川蔡

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

請伐楚為明年會召陵張本

經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

名癸巳正月七日書二月從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

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

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

侵楚召陵先行會禮入楚竟故書侵夏四月庚辰蔡公孫

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

侯盟于皐鼬召陵會劉子諸侯撫言之也繁昌縣東南有城皐亭後稱公者

舍盟異杞伯成卒于會無傳六月葬陳惠公無傳

許遷于容城無傳秋七月公至自會無傳劉卷卒

無傳即劉蜜也劉子奉命出盟召
陵死則天王為告同盟故不具爵
葬杞悼公

傳楚人圍蔡故不服也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

虞無傳孔圉孔羈葬劉文公無傳冬十有一月

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

績師能左右之曰以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

言能左右之也囊瓦稱人貪以致敗不能死

今以十一月者并數閏楚囊瓦出奔鄭書名

庚辰吳入郢弗地曰入吳不

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

楚也文公王官伯也晉人假王命以討晉荀

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

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

疾癘方起中山不服鮮虞奔盟取怨無損於

楚晉楚同盟伐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

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晉敗楚侵方城祇

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

之新羽為旌王者遊車之所建鄭明日或旆

以會施或賤者也經施曰旆令賤人晉於是乎

失諸侯傳言晉無礼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

靈公子行敬子曰會同難難得嘖有煩言莫

之治也嘖至也煩其使祝佗從祝佗大公曰

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

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共二徼大罪

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隸賤也社稷不動祝

不出竟官之制也社稷動君以軍行祓社釁

鼓師出先有夏後禱於社謂之宜社祝奉以

從奉社主也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謂朝君行

師從二千五百人鄉行旅從五百人臣無事焉公曰

行也及皐鼬將將長蔡於衛敬令蔡衛侯使

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

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

蔡叔周公兄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

康叔周公弟

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

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正尹

也於周為睦盛德見親厚也以分魯公以大踞大

旂魯公伯禽也此大踞金路錫同姓諸夏后

氏之璜璜美玉名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也殷

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

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醜衆也以法

則周公用即命于周即就也使六族就是使

之職事于魯共魯公以昭周公之明德昭顯也

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祝宗卜史大祝宗人

凡四備物典策典策春秋之制官司彝器官司百官也彝器常

器用因商奄之民商奄則名也與四國流言或

命以伯禽伯禽周公世子時周公唯遣而

封於少皞之虛少皞虛曲阜分康叔康叔衛

以大踞少帛靖茂旂旌少帛雜帛也靖茂大

為旂析大呂鐘名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

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

及圃田之北竟畛塗所徑也略界也武父衛北界圃田鄭義名取於

有商之土以共王職有商衛所變朝宿邑蓋近京畿取於相

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為湯沐邑王東巡守以助祭泰山

聃季授土聃季周公弟司空陶叔授民陶叔司徒命以康

誥而封於殷虛康誥周書殷虛訓政也皆啓以商政疆

以周索許魯衛也啓周也居殷故地曰其風俗同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

也分唐叔唐叔晉以大踞密須之鼓密須州名闕

鞏甲名沽洗鐘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餘民九宗

一姓為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唐誥

誥命篇名也夏虛大夏今太原晉陽也啓以夏政示曰夏風俗

疆以戎索中原近我而與不與中國同故自以戎法三者皆叔也

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

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

商基間王室基毒也周公攝政管叔蔡叔王

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周公稱王命以討二以蔡放也以

車七乘徒七十人

而蔡叔車

其子蔡仲改行

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

為周公臣

見諸王而

命之以蔡

命為蔡侯

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

之違王命也

胡蔡仲名

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

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

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

五叔管叔鮮

武霍叔處

曹父之昭也

文王子與

晉武之穆

也

曹為伯甸非尚年也

伯甸服言小

今將

察

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

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

踐土召陵二會經書蔡在

衛上霸主以國大小之序也子魚所言盟歟

其載書云王若曰

晉重公魯申

公係

衛武

武叔

蔡甲午

莊侯

鄭捷

文公

齊

潘

公

宋王臣

成公

莒期

公

王公也

齊序鄭下

異姓為後

載

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

略道也

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

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

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

之會在昭二十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

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教禮無驕能以能驕人無復

怒復重也無謀非德非所謀也無犯非義傳言簡子能用善言

所以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

滅沈秋楚為沈故圍蔡伍負為吳行人以謀

楚楚之殺卻宛也在昭二十七年伯氏之族出卻宛

伯州犁之孫嚭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

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

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

楚唐侯不書兵屬於吳蔡舍舟于淮汭吳東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

白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東北地名左司馬戍謂子

常曰子公漢而與之上下公嫁也嫁業上我

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還塞大隧

直轅吳阮三者漢東之隘道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

之沈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黑楚武城

夫大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明軍不可久也不

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史皇

楚大夫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

城口三隘是独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

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禹夏漢水至大別南入江

然則此二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知吳不可勝

史皇曰安求其事政夏難而逃之將何所入

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克吳可以先貪賄致死寇之罪

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經所以書戰二師吳楚師闔

廬之弟夫欒王晨請於闔廬曰楚无仁子无

名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

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欒王曰所謂臣義而行

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

以其属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

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

死以戰吳從楚師及清發清發水名將擊之夫欒

王曰困獸猶聞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

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

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

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澁五戰及郢

奔食食者走不陳故不在戰數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異我

以出涉睢睢水出新城呂魏縣東南至板江縣入江是楚王西走鍼尹

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燒火燧象尾

使赴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官人尊卑班

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子山吳夫既王欲攻之

懼而去之夫既王入之入令尹宮也言吳無

左司馬成及息而還息汝南新息也敗吳師

于雍澁傷司馬先敗吳初司馬臣盧盧故耻

為禽焉司馬嘗在吳為國戶謂其臣曰誰能

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

子可哉失不知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

句卑布裳劉而東之司馬已死截其身而以

其有免

傳言司馬忠壯

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

入雲步澤中所謂江南一步

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上孫

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鄧鍾建負季芊以

從

鍾建楚大夫

由于徐蘇而從

以背受戈故當時同絕

鄧公

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

不亦可乎

辛蔓成然之子訓辛也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

辛曰君

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

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

禦唯仁者能之

詩大雅言仲山甫不辟強陵弱

違彊陵弱非

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

弑君

罪應滅宗

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闕

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

周之子孫在漢東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

罰於楚而君又竄之

竄匿也

周室何罪君若顧

報周室施及寡人以聶天衷

聶成也

君之惠也

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

隨公宮也

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

子期昭王兄公子結也

逃王而

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

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通於楚上實

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奔之何

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

楚一人

若鳩楚竟

敢不聽命吳人乃退

鳩安集也

鑪金初宦於子期

氏實與隨人要言

要言無以楚王與吳并欲脫子期

王使見

王喜其意欲引見之以此王臣且欲使盟隨人

辭曰不敢以約為利

此約謂要言也此一時之事非為德舉故辭不敢見亦不肯為盟主

王割子期

之心以與隨人盟

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

初伍負與

申包胥友

包胥楚大夫

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

復楚國

復報也

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

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

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

荐殺也言吳貪害如蛇豕

虐始

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

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

吳有楚則與秦

鄰 逮吳二未定君其取分焉分吳共楚地若楚之

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存撫

也恤秦伯使絳驂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

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

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

穀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秦詩

風取其王千與師備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九頓首而坐

無衣三章秦師乃出秦師至張奔

經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傳無夏歸

栗于蔡蔡為楚所困飢於越入吳於發聲也六月

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傳無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傳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曰楚亂也終夏

歸栗于蔡以周亟於無資亟急也越入吳上在

楚也六月季平子行東野東野季還未至丙

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璆璠斂璆璠美玉仲梁

懷弗與

懷示季氏家臣

曰改步改玉

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珌璠

璠

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

陽虎欲逐之

告公

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

不狃季氏臣費

宰子洩也為君不放便借既葬桓子行東野

桓子意如

及

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

懷仲梁懷弗敬

懷時從桓子洩

子洩怒謂陽虎

子行之乎

行逐懷也為下陽虎因桓子起

申包胥以秦師至

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

五百乘三萬七千五

人子蒲曰吾未知吳道

道猶法術

使楚人先與吳

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櫟王于沂

稷沂皆楚地

吳人獲蘧射於柏舉

蘧射楚大夫

其子帥奔徒

奔徒

楚散卒

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

楚地

秋七月子

期子蒲滅唐

楚故吳伐

九月夫櫟王歸自立也

以與王戰而敗

自立為吳王號夫櫟

奔楚為堂谿氏

傳終

言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

麇地

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

能收又焚之不可

前年楚人乃吳戰多死麋中言不可并焚

子期

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

言復楚則祭祀不廢

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

于公壻之谿

楚地

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因圍

興罷閭與罷請先遂逃歸

與罷楚大夫請先至吳而逃歸言吳

唯得楚一大夫復失之所以不克

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

母於吳不待而歸

諸梁司馬沈尹戌之子乘公子高也吳入楚後后臧

母楚定臧

葉公終不正視之

不義乙亥陽虎

四季栢子及公父文伯

文伯季栢子從父昆弟也昭虎欲為亂恐

二子不從故曰之

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乙亥殺公何

藐

藐季氏族

已丑盟栢子于稷門之內

魯南城門

庚寅

大誚逐公父歟及秦遄皆奔齊

歟即文伯也秦遄平子姑也

壻也傳言季氏之亂

楚子入于郢

吳師已歸

初闕辛酉吳人

之爭官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可

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

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

江夏竟陵縣西有臼水出

聊屈山西

藍尹亶涉其奴

亶楚大夫不與王舟及

寧王欲殺之

寧安定也

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

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

惡過也

王賞闕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闕巢

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闕懷

九子皆從王有大功者

子西

曰請舍懷也

以初謀也

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

終從其兄弟王

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

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

子旗蔓成然也

以有德於平王

遂逃賞王

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

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

司樂大夫

王之

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

脾洩

楚邑也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偽為王車服立國脾洩以保安道諸人

聞王所在

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

於麋築城

復命子西問

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

言自知不能

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

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

其戈其所猶在祖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

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傳言昭王所以復國有賢臣也晉士

鞅圍鮮虞報觀虎之敗也三年鮮虞獲晉觀虎

經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

許男斯歸叔子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傳無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

人樂祁犁稱行人言冬城中城無傳公去晉

二城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郕無傳何忌不言何史則文鄭貳

於齊敗

傳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二月公侵鄭取

匡為晉討鄭之伐齊靡也齊靡周地也周僖

鄭為之伐齊靡故晉使許往不假道於衛

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

三桓欲使得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

之彌子瑕衛公叔文子老矣叔發輦而如

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礼也昭公之難君將以

文之舒報衛女公成之昭北定之擊鑑帶

而以鏡為飾也今而方苟可以納之擇用一

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

之質為質末細此羣臣之所聞也令將以小

忿蒙舊德蒙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大姒

妃唯周公康叔為和睦也而效小人以弃之

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

之若何乃止止不代夏季栢子如晉獻鄭俘

也獻此春取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

幣虎欲困辱三栢并求媚於晉晉人無享之

賤魯故不復而設礼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

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

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稱先君以徵其言

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擇得人鞅何知

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

驪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

欲令

聞虎當進之故強設請託之辭

四月己丑吳

大子終累敗楚舟師

終累闔廬子夫

獲潘子

臣小惟子

二子楚舟師之帥

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

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楊

陵師陸軍

令尹子

西喜曰乃今可為矣

言知懼而後可治

於是子遷郢

於郢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傳言楚賴子西以安

周儋

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乱于周

僖朝

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

代鄭

周六邑在魯成師取正前於此見者為成周起也陽城縣西南有負黍亭

六月晉

閻沒戍周且城胥靡

為下天王出居姑猶起

秋八月宋

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夏晉今使不往

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

以与公言告之

陳寅曰

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

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

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使樂祁立後而行唯君亦以我為知難

而行也見淵而行

淵樂祁子也見於君立以為後

趙簡子逆

而飲之酒於繇上獻楊楸六十於簡子

楊木名

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

以楊楸賈禍弗可為也已

知范氏必然將得禍

然子死

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

以其為國死

范獻子言於

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

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獻子怒祁也逆氏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

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傳言三年桓微語臣專政為八年陽虎作亂

起冬十二月天王處於姑蕢

姑蕢周也

辟僭翩之

亂也

為明年草劉逆王起

經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

鹹

地衛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稱行人非使人

之齊侯衛侯盟于沙

結叛晉也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

大雩

過也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夏國佐源

九月大雩

過也

冬十月

傳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儀栗周邑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鄆陽關皆魯邑中武

於齊之今歸之夏四月單武公穆公劉栢公

文公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臺儋翩共為亂也秋齊侯鄭

伯盟于鹹徵會于衛也衛侯欲叛晉屬齊鄭也

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

執結以侵我懼欲以齊師大夫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瑣即沙也為明年齊國夏伐我晉故陽虎御

季栢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處父孟氏家臣

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墮毀其

敵而設伏無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也而女苦夷

曰虎陷二子於難苦夷季氏家臣二子季孟不待有司余

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傳言陪臣強能自相

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慶氏

猶大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己巳五月

己有日館于公族黨氏黨氏周大夫而後朝于莊

宮

莊王廟也

春秋經傳集解定上第二十七

春秋經傳集解定下第二十八

杜氏 盡十五年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報前年代我西鄙

公至自

侵齊

無傳

二月公侵齊

未得志故

三月公至自侵齊

無傳曹伯露卒

無傳四年盟年也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

西鄙公會晉師于瓦

瓦衛地將來救魯公逆會之東郡燕縣東北有

瓦公至自瓦

無傳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無傳四年

盟年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兩夏故曰遂

葬曹

靖公傳無九月葬陳懷公無傳三月季孫斯仲

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傳無

結叛晉曲濮衛地從祀先公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時正二公之仁次所

順非一親盜竊寶玉大弓盜謂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

故曰盜竊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攻其士

皆坐列國志無曰顏高之弓六鈞顏高魯人三十斤為鈞六

鈞石八十斤古稱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

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

子鉏齊人斃外也偃且射子鉏中煩殖子鉏死顏息射

人中眉顏息魯人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以目

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猛魯人其兄會乃呼

曰猛也殿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乃大呼討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討儀栗

城在河南縣西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

室傳終王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

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

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

必叛晉執樂祁獻于私謂于梁子梁獻于鞅曰

宋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邾代

子邾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

弃邾也不如待之留待邾以樂祁歸卒于大

行太行晉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

成焉乃止諸州州晉地為明年宋公公侵齊

攻廩丘之郭郭郭主人焚衝衝或濡馬禍

以救之馬禍遂毀之郭主人出師奔郭人

往師走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

陽州之役猛先歸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

人虎曰盡盜若氣也言皆若苦越生子將待車

而名之苦越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

如此偽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部報上晉士鞅

趙鞅荀寅救我故不書齊師公會晉師于无

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桓

是始尚羔獻子士鞅也簡子趙鞅也中行文子荀寅也禮卿執羔大夫執鴈魯

則同之今始知執羔之尊也晉師將盟衛侯

于鄆澤衛地盟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

君者前年衛叛晉屬齊涉佗成何曰我能盟

之二子晉大夫衛人請執牛耳盟禮尊首在牛耳

晉大夫盟自以高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

視諸侯言衛小可此晉將軟涉佗授衛侯

之手及挽挽至挽也衛侯怒王孫賈趙進賈衛大夫

曰盟以信禮也信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

是事而受此盟也言晉無禮不衛侯欲叛晉

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鄆大夫問故不問

故公以晉詒語之詒耻也且曰寡人辱社稷其

改卜先君我從大夫所以嗣大夫

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

寡人必以而子厚與大夫之子為質為質大

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群臣之子敢不皆負
羈縻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
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激公以告
大夫乃皆將行一行有日有則公朝國人使
賈問焉曰若衛叛晉上五伐我病何如矣皆
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一病
而後質焉何遂之有乃叛晉上人請改盟弗
許秋晉士鞅會成栢公侵鄭圍燕牢報伊閔

也

栢公周紳士不書其帥不親侵也

遂侵衛

計

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晉為周報之

季寤

季栢子

公鉏

公鉏子

公山不狃

費

皆不得志於

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

叔孫氏

叔仲

志不得志於魯

志叔孫氏之孫

故五人因陽

虎陽虎欲去三栢以季寤更季氏

代栢

以叔

孫輒更叔孫氏代武已更孟氏

陽虎自

冬十

月順祀先公而祈焉

以順祀取

辛卯禘于

僖公

辛卯十月二日不於大廟者順祀之義當一僖公懼於僖神故於僖廟行原祀

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

已至

帥邑一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夜成宰殺季孫明日食己以都車攻二家

公斂彪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

曰吾弗聞彪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

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

彪父期以兵故孟氏壬辰先發已一日

陽虎前驅林楚御相子虞人以破盾夾之陽

越殿

起陽虎

將如蒲圃相子昨謂林楚

也

曰而先言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

故健林其先已

於難以繼其先人二良

對曰臣聞命後

後猶也

陽虎為政

魯國服焉違之微死無益於主相子曰何

後之有而能以我通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

懼不免主相子曰往也

言必往

孟氏選圉人之

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

時欲以備難不

欲使人知故偽築室於門外

林楚怒焉及衢

而駢

也

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

季孫既得入乃

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
武叔叔孫不取之子州仇也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

自上東門入魯東城之北門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

弗勝又戰于棘下地名內城陽氏敗陽虎說甲如

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

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

於徵死何暇追余徵召也陽虎召季氏於蒲

故言喜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嘻懼公斂

陽請追之孟孫弗許畏陽陽欲殺栢子欲討

季氏以孟孫懼而歸之不敢子言辨舍爵於

季氏之廟而出子言季寤辨猶周偏也陽虎

入于謹陽閔以叛叛不書略家臣鄭駟歆嗣子大叔

為政歆駟乞子然也為

經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萬卒無傳

四年盟得寶玉大弓弓玉固之分器得之足

故重而六月葬鄭猷公無傳三月秋齊侯衛

侯次于五氏

五氏晉地不書伐者諱伐盟主以次告

秦伯卒

傳無

不書名未同盟

冬葵秦哀公

傳無

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

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

之尸

巢向戌曾孫

子明謂桐門右師出

子明樂祁之子明樂祁

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也右師往到子明舍子明遂使出門去

白吾猶衰經

而子擊鐘何也

忿其不逆父喪因責其無同族之恩

右師曰喪

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

何故舍鐘

已子明也

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

將不利戴氏

樂氏戴公族

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

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逐之在明年終叔孫昭子之言

鄭駟

欲殺郢析而用其竹刑

郢析鄭大夫欲改鄭所請舊制不受君命

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

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

有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

加猶益也弃不責其

也邪惡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

詩邶風也言靜女三章之詩雖

說美女義在彤管彤管赤管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

竿旄何以告之

取其忠也

詩鄘風也錄竿旄詩者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二詩皆以

一善見采而鄧析不以一善存身

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詩云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詩召南也召伯決訟於蔽

芾小棠之下詩人思之不伐其樹芟草舍也

思其人猶愛其樹況

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言傳

子然嗣大叔為政鄭所以衰弱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

無益近用而祗

為名故

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

器用者謂

物之成器可得用焉曰獲

若麟為田獲俘為

若麟為田獲俘為

戰六月伐陽閔

陽閔虎也

陽虎使焚萊門

陽閔師邑門師

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

之三加兵於魯

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

隸於施氏矣

施氏魯大夫文子鮑國也成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至今七十

四歲於是文子蓋九十餘矣

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眾庶

猶睦能事大國

大國晉也

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

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

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

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求自親富不

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

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

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陽虎欲西

奔晉知齊必反已故詐以東為願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

車鑿其軸麻約而歸之鑿刻也欲絕連者載葱靈寢

於其中而逃葱靈輜車名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

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

世有乱乎受乱人故秋齊侯伐晉夷儀為衛計也敝無

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無存齊人也曰

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高氏國氏齊貴族也無存欲必

有功還取卿相之女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既入城夷儀人

不服故聞死於門屋雷下也東郭書讓登登城非人所樂故讓衆使後而

已先犂弥從之日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

者絕而後下恐書先下故又謫書左弥先下

書從彌言左行彌遂自先下亦讓也書與王猛息戰訖共猛曰

我先登書斂甲曩者之難今又難焉曰

斂甲起欲

擊猛笑曰吾從子如駢之斬

斬車中馬也猛不敢與書爭言

已從書如駢馬之隨斬也

晉車千乘在中牟

傳言齊師和所以能克

衛侯將如五氏

齊侯在五氏將

往則

卜過之龜焦

衛至五氏道過中牟畏晉故卜龜焦兆不成不可以

也

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

敵矣

衛侯怒晉甚不復顧

乃過中牟中牟人

欲伐之衛褚師圍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

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師又賤

謂城

夷儀也帥

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

之

獲齊車五百東

齊侯致襍媚杏於衛

三邑

西界以答

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

臣從之暫幘而衣狸製

暫白也幘齒上

公使

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

貺賜也

公賞東

郭書辭曰彼賓旅也

言彼與我若賓主

乃賞

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

敝無存者以五家免

給其五家令常不共役事

乃得其尸

公三禭之

加禭深禮厚之

與之犀軒與直蓋

犀軒卿車直蓋高蓋

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

停喪車以

盡哀也君方為位而哭故挽喪者不敢立

親推之三

齊侯自推喪車輪三轉

經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

夏公

會齊侯于夾谷

平公至自夾谷

無傳晉趙鞅帥

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

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會夾谷孔子相齊人服義而歸魯田

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郕叔孫氏邑

秋叔孫州仇仲

孫何忌帥師圍郕宋樂大心出奔曹

傳在前年春書

名罪其稱疾不適晉

宋公子地出奔陳

貪弄馬以距君命書名罪之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無傳安甫地

叔孫

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驅出奔陳

暨與也宋公寵向魋不聽辰請辰忿而將大出奔虛請自忿捕弟示首惡也仲佗石驅

皆為國卿不能臣君靜難而為辰所牽出奔稱名亦罪之也

傳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

谷

夾谷即祝其也

孔丘相

相會儀也

犁彌言於齊侯曰孔

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丘劫魯侯必得

志辱

萊人齊所滅萊夷也

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

兵之

以兵擊萊人

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

之

裔遠也

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

不乱華俘不干盟兵不偏好於神為不祥

將盟

告神犯之為不善

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

然齊侯聞之遽辟之

辟去萊兵也

將盟齊人加於

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

衛閭門與午闕

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

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

至其門下步行門左右然後立待如立木不動以示整

日中不啓門乃

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涉佗成何由

衛核

故侯手

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之人不許晉

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弃禮

必不鈞

言必見殺不得與人等

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

死涉佗亦適矣哉

詩邶風
適速也

初叔孫成子欲立

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

藐叔孫
氏之族

成子立之

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

公南叔孫
臣武叔之黨

公

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

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

武叔之
圉人

吾以

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

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

偽為固陋
不知礼者

以解鋒
未授之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

見劍
向已

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

者有如此盟

如此盟
詛之禍

孔丘使茲無還揖對

無還

魯大

夫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

如之

須齊歸汶陽田乃當共齊命於是孔子
以公退賊者終其事要盟不繫故略不

書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

吾子何不聞焉

故舊

事既成矣

會事

而又享

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

犧象酒器犧尊象
尊也嘉樂鐘磬也

饗而既具是弃禮也若其

不具用秕稗也

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言享不具禮撤薄若秕稗

用

秕稗君辱弃礼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

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孔子知齊侯懷許故

以禮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陽虎九年以此奔齊經文

倒者次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

前年齊為衛伐晉夷儀故

伐衛以

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

邯鄲廣平縣也午晉

邯鄲大夫寒氏即五氏也

城其西北而守之

宵燭

午衆

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

逆呵之轉諸殺吳

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

犯

王亦用劍刺之不能副武叔之命故叛

武叔懿子圍郈弗克

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

駟赤

工師掌工

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

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

之四言矣

揚水詩唐風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

叔孫誓首

謝其受已

命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

可矣

無所服事

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

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邠人為之宣言於

邠中詐為齊使言也曰侯犯將以邠易于齊之人將

遷邠民謂易其民人眾完懼遷不欲駟赤謂侯犯曰

眾言異矣不與始同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

是邠也而得紓焉何必此言以邠民易取齊人與邠無異勝於

守邠為叛人所殺齊人欲以此偏魯必倍與子地非言

徒得民又將得齊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

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之人有

司觀邠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邠

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

之偽為侯犯射邠人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

許之許邠人駟赤先如宿宿東平無盟縣故宿國侯犯殿

每出一門邠人閉之閉其後門及郭門止之曰子

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誅責也羣臣懼

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識物

也赤還救侯犯也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數甲相

付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之人乃致郈

致其名簿也為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地宋景公弟辰

之兄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與富公子

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向魋司馬公

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與魋地怒使其徒扶

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

頗焉子為君禮禮君也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

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

我廷吾兄也廷欺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

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佗仲幾子彊褚師段子皆宋卿

衆之所望武叔聘于齊謝致郈也經書辰齊

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

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以致郈

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

以為猶也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

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言義在計惡非所以

賜寡君

經十有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一

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蕭宋邑稱弟例在前年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入蕭後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冬

及鄭平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叔還如鄭涖盟還叔詣曾孫

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

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

向魋故也惡宋公寵不義以致國患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而叛故曰始

經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無傳四年夏葬薛

襄公無傳叔孫州仇帥師墮郕墮毀也患其險固故毀壞其城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彊孟繁子季孫斯仲孫何忌

帥師墮費秋大雩無傳冬十月癸亥公會齊

侯盟于黃無傳結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

之無傳公至自黃無傳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

圍成

無傳國內而書至者成疆若列國興動大衆故出入皆告廟

傳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

郊曹邑

還滑

羅殿

羅衛大夫

未出不退於列

未出曹竟羅不其在行列之後

其

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

寧為無勇

素空也厉猛也言伐小國當如畏者以誘致之

仲由為季

氏宰

仲由子路

將墮三都

三都費郈成也為國害故仲由欲毀之

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

孫輒帥費人以襲魯

不狃費宰也輒不得志於叔孫氏

公與

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

弗克入及公側

至臺下

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

伐之

二子魯大夫仲尼時為司空

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

姑蔑二子奔齊

二子不狃叔孫輒

遂墮費將墮成公

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

成在魯北

竟故

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

偽不知

知佯不

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二君將使師伐

晉次垂葭以為之援夏築蛇淵圉無傳書不特也大蒐于比蒲

無傳夏衛公孟彊帥師伐曹無傳秋晉趙鞅入

于晉陽以叛書叛惡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

朝歌以叛吉射士晉趙鞅歸于晉韓魏請而

歸言韓魏之薛弒其君比無傳稱君

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守郕氏垂葭

改名郕氏高平鉅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

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意無齊銳師伐河內

今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傳告絳不三月

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

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以其言當齊侯欲

與衛侯乘共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

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

以已車損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

師乃止傳言齊侯輕所晉趙鞅謂邾鄆午曰

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十年

圍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歸告其父

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言衛以五

與邯常為是故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

侵齊而謀之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懼齊乃

如之而歸之于晉陽欲如是謀而趙孟怒召

午而囚諸晉陽趙鞅不察其謀謂使其從者

說劔而入涉賓不可涉賓午家臣不肯乃使

告邯邯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

欲立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遂殺午趙稷

涉賓以邯鄲叛午稷趙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

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

姻也壻父曰姻荀寅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

鄲將作乱趙鞅攻董安于聞之安于趙告趙

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

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懼見

民傷害請以我說趙孟不可晉國若討可殺秋

十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

晉人圍之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

於范氏皐夷范氏側室子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荀躒

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簡子

韓起孫不信也中行文子荀寅也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

襄子魏舒孫曼多也昭子士吉射故五子謀五子范皐夷梁

簡子魏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

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

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為盟書沈之河今三臣始

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

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

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

良醫高彊齊子尾之子昭唯伐君為不可民

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三家知

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

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

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

趙經所以書

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

宮

傳錄晉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

欲

公臨其家

退見史鮑而告之

史鮑史

史鮑曰子必

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

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

史鮑曰無害子臣可以免

言能執

富而能臣

必免於難上下同之

言尊卑皆然

成也驕其亡乎

成文子之子

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

亡者未之有也成必與焉

與禍

及文子卒衛

侯始亞於公叔成以其富也公叔成又將去

夫人之黨

靈公夫人南子

夫人想之曰成將

為乱

為明年成來奔傳

經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成來奔衛趙陽出奔

宋

陽趙靈孫書名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

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衛北宮結

來奔

亦黨公叔成守惡之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

於越

也使罪人詐吳亂陳故從未陳之例書敗也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

吳子光

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

公會齊侯衛侯于率

魏郡黎陽縣東北有

率公至自會

無傳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洮曹地

天

王使石尚來歸脤

無傳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脤祭社之內盛以脤

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

公孟軻出奔鄭

軻書名與蒯贖黨罪之

宋公之弟辰自

蕭來奔

無傳稱宋公之弟例在十年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

會公

無傳會公于此蒲來而不用朝禮故曰會

城莒父及霄

無傳公叛

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也此年無冬史闕文

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成與其黨故趙陽

奔宋成來奔

終史魚之言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

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

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

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

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

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

告使討安于

趙孟患之安

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

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

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

以告知伯從趙孟盟

知伯荀藥

而後趙氏定祀安

于於廟

趙氏廟

頓子絳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

二月楚滅頓

傳言小不事大所以亡

夏衛北宮結來奔

公叔成之故也吳伐越

報五年越入吳

越子句踐禦

之陳于檇李

句踐越王允常子

勾踐患吳之整也使

死士再禽焉不動

使敢死之士往輒為吳所禽欲使吳師亂取之而吳

不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

注以劍而辭曰二君

有治

治軍旅

臣奸旗鼓

犯軍令

不敏於君之行前

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

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

姑浮越大

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履

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履姑浮取之

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

釋經所以不書滅

夫差使人

立於庭

夫差闔序嗣子

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

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

報越

後三年哀元年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

脾上梁之間

脾上梁間即率

謀救范中行氏

齊魯叛晉故助

范中行也

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

二子晉大

夫范中行氏之黨

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

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

故也

謀救范氏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

南子宋女也朝

宋公子舊通于南子在宋呼之

會于洮太子蒯聵献孟于齊

過宋野

蒯聵衛靈公太子孟邑名也就

野人

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豕

婁豬求子猪以喻南

子艾豕喻宋朝艾老也

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

朝少君

速太子家臣

少君見我之顧乃殺之速曰

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

夫人見其色啼而走

見太子色變知其欲殺已

曰蒯聵將

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

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戕殘也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紿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使義可信不必信言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二子黨范氏者終景王言籍父無後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鄭助范氏故并敗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無傳不言所食處卒死重也改卜禮也二月辛丑楚

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無傳書過壬申

公薨于高寢高寢宮名不於路寢失其所鄭罕達帥師伐宋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不果救故書次邾子來奔喪無傳諸侯

奔喪非禮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定公夫人八月庚辰朔日

有食之無傳九月滕子來會葬無傳諸侯會葬非禮也丁

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具乃克葬

辛巳葬定姒

辛巳十月三日有月無月

冬城漆

漆邾庶其邑

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

邾子益

子貢觀焉邾子

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

王朝者之贊

子貢

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

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

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

不合法度

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

嘉事朝祀

高仰

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乱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

乎

為此年公薨哀七年以邾子益歸傳

吳之入楚也

在四年

胡子盡

俘楚邑之近胡者也

俘取也

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

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

胡

傳言小不事大所以亡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

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以微知言知之難言子貢言語之士

令言而中仲尼懼其易言故抑之

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罕達子

之子老丘宋地宋公子地奔鄭二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二年

齊侯衛

侯次于蘧挈謀救宋也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

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赴同祔姑夫人之禮二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襄成也雨而成事

葬

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公未葬而夫人薨煩於喪禮不赴不祔故

不稱小君臣子怠慢也反哭於寢故書葬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實以秋城

冬乃告廟曾知其不時故緩告從而書之以示譏

春秋經傳集解定下第二十八

春秋經傳集解

十

卷之二

圖書寮文庫藏

春秋經傳集解哀上第二十九

杜氏 盡十三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傳無楚子陳侯隨侯

許男圍蔡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

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定鼯鼠食郊

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鼯鼠食郊

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無傳書過也不言

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無

傳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在定里而歲

裁設版築為圍壘廣丈高倍壘厚一丈六屯

晝夜九日夫猶兵也壘未成故如子西之素

子西本計為壘蔡人男女以辨辨別也思

當用九日而成出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楚欲使蔡從國在

南來田以自安也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蔡聽命故楚師還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

為明年蔡遷州來傳報檣李也檣李在定十四年夫椒吳遂入越

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會稽山陰縣

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

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

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氏子斟

夏同姓諸侯襄四年滅夏后相夏后相孫

傳曰澆聞師滅斟灌依於二斟復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后緡相失國

為澆所滅歸于有仍仍氏女生少康焉為仍牧正牧官

其澆能戒之戒備也澆使椒求之椒澆也

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後諸侯也虞

膳羞之官類計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思有也虞思自以二女而邑諸綸綸虞有田一成

有衆一旅方十里為成能布其德而兆其謀

兆以收夏衆撫其官職襄四年傳曰靡自有始

滅浞而使女艾諫澆臣諫候也使季杼誘澆

少康子右杼也遂滅過次復禹之績過澆國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物書今吳不如過而越

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言與越成是

為具難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所加惠賜

親不棄勞推親愛之誠與我同壤而世為仇

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

讎猶言天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姬之

衰也日可俟也計日而待介在蠻夷而長

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

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生民聚財富二十

年之外吳其為沼乎謂吳宮室廢壞當為汗

起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

不告敗也嫌夷狄不與華同故復發傳夏四月齊侯衛侯

救邯鄲圍五鹿趙魏以邯鄲叛范中行吳之

入楚也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

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

田從黨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

也者居逢猶當公而進當公不曰臣聞國之興

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

楚未可弃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

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為吳所勝對

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

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如

恐驚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芥草也楚

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

莽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

正訓楚也使懼而改過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

言

至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

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傳言吳不脩德而脩怨所以亡齊侯

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

鮮虞人伐晉取棘蒲魯師不書非公命也孔圉孔烝鉏曾孫鮮虞叔

帥賤故不書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

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

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

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作室

不起器不彤鏤彫川也鏤刻也宮室不觀觀臺榭舟車

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在國天

有蓄癘癘疾疫也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

食者分而後敢食必須軍士皆分熟食其所

嘗者卒乘與焉所嘗日均非常食勤恤其民而與之

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吝見曠

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易猶反也今聞夫

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備上為高曰臺有木曰榭過無宿曰次宿

有妃嬪嬪御焉

妃嬪貴者嬪御

一日之行所

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

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為二十二年

冬十日晉趙鞅伐朝歌

討范氏

經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

忌帥師伐邾取漵東田及沂西田

邾人以略取之易也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句繹邾地取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定四年

滕子來朝

無傳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

戚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

戰于鐵鄭師敗績

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鐵在戚城南罕達子皮孫

冬十月葬衛靈公

無傳七月葬

十有一月蔡遷

于州來

畏楚而請遷故

蔡殺其大夫公子驪

懷土而欺大國故罪而書名

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

絞邾邑

邾人愛其土故

賂以漵沂之田而受盟初衛侯遊于郊子南

僕子南靈公公曰余無子將立女

蒯聩

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鄆不足以辱社稷君

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

三揖卿大夫士君命

祇辱

言立適當以禮與外內同之

夏衛靈公

卒夫人曰命公子鄆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鄆

異於他子

言用意不同

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鄆

必聞之

言當以臨沒為正

且亡人之子輒在

輒蒯聩之子出

公也靈公適孫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

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

是時河

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

使太子統

統者公發喪之

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

欲為衛人逆故衰經成服

告於

門哭而入遂居之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

子姚子般送之

子姚罕達

士吉射逆之趙鞅

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

罕駟兵車先陳

旆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益其兵車以示眾

罕駟自

後隨而從之彼見其貌必有懼心

晉人先陳鄭人隨之

不知其虛實見車多必懼於是王會之會合必大敗之從

之下戰龜焦兆不成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

契我龜樂丁晉大夫詩大雅言先人事後卜筮謀協以故兆

詢可也詢語詢也兆兆始納衛大子卜得簡吉兆言今無謀同可不須更卜

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不事君也斬艾百

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

鄭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

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

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維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士田十萬

十萬庶人工商遂得遂人臣隸圉免去斷志

父無罪君實圖之志父趙簡子之一名也若言已事濟君當圖其貴若

其有罪殺益以戮殺所以桐棺三寸不設屬

辟屬辟棺之中數王棺四重君再重大人一重素車僕馬以載無

入于兆兆葬下卿之罰也為眾設負自設罰所以能克敵甲

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郵無恤王良也

登鐵上鐵丘名望見鄭師眾太子懼自投于車

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來之曰婦人也言其怯簡

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

死於牖下畢萬晉獻公卿也皆獲有功死於牖下言得壽終羣子勉

之死不在寇言有命繁羽御趙羅宋魚為右三

晉大羅無勇糜之糜束縛也吏詰之御對曰疇作

而伏疇瘡疾也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

祖文王周文王也烈祖康叔烈顯也文祖襄公繼

守文故曰文祖鄭勝亂從勝鄭公名釋君

蒯聵襄公之孫鄭勝亂從助臣為從於亂

晉午在難午晉公名不能治亂使鞅討之鞅

蒯聵不敢自佚借持矛焉敢告無絕筋持矛

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集

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不敢愛故鄭人擊

簡子中肩斃于車中斃也獲其蠶旗蠶旗名大

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羅無

雖北猶獲羅雖北猶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

趙孟喜曰可矣趙孟簡子也喜大傳使曰雖

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

傳使簡子屬也言知氏將為難後克

有晉陽之患

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老稅焉

氏臣

為范氏收周人所與田之稅

趙氏得而獻之

得老以吏請

獻簡子

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

其還

稅所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盡旗

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

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

列晉前

趙孟曰國無

小言雖小國猶有善射者

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

弢

在也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

上為

太子曰吾

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

兩將絕吾能止之

不止使

我御之上也駕而

乘材兩將皆絕

材橫木明細小也傳言簡子不讓下自伐

吳洩庸

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眾知之

元年蔡請遷于

兵中海故

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

殺駟以說

吳言不時

哭而遷墓

將遷與先君辭故哭

冬蔡遷于

州來

經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曼姑為子

國父知其不義故推齊使為兵首戚不稱衛非叛人

夏四月甲午地震

無傳五月辛卯柏宮僖宮災

曰天火災

季孫斯叔孫

州仇帥師城啓陽

無傳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啓陽今琅琊開陽

縣宋樂髡帥師伐曹

無傳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

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無傳公子冬駟之黨

十月癸卯秦伯卒

無傳不書石未同盟

叔孫州仇仲孫

何忌帥師圍邾

無傳

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中山鮮虞

夏五

月辛卯司鐸火

司鐸火名

火踰公宮柏僖災

柏公僖公

廟救火者皆曰顧府

言常人受財

南宮敬叔至命

周人出御書俟於宮

敬叔孔子弟子南宮闕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

御書進於君者也使待命於宮

曰疋女而不在死

疋具

子服

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

景伯子服何也宰人冢宰之屬

以待

命命不共有常刑

待求之命

校人乘馬巾車脂轄

校人掌馬巾車掌車乘馬使四四相從為駕之易

百官官備府庫恒

守官人肅給

國有火災恐有變難故慎為備

濟濡帷幕鬱收

從之

鬱收火氣也濡物於水出用為濟

蒙茸公屋

以濡物冒覆公屋

自大廟始外內以悛

悛次也先尊後卑以次救之

助所不

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

校人駕乘車

乘車公車

季栢子至御公立于象魏

之外

象魏門闕

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

藏象魏

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為象魏

曰舊

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

拾藩也

魏富父終生言不備而官

之後藩汁也

於是乎去

表之橐

表去火道風向者去其橐積

道還公宮

開除道周市公宮使

火無相連

孔子在陳聞小兒曰其栢僖乎

言栢僖親盡而廟不

毀宜為天所災

劉氏范氏世為昏姻

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

弘事劉文公

為之屬

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

討

責周與范氏

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

然違天

秋

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

正常栢子之寵臣欲付以後事故殺

令勿從

南孺子之

南孺

已死

男也則以告而立之

子季栢子之妻言若女也則肥也可肥康季

生男告公而立之

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在公南氏生

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

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

今生矣男也敢告退辟公使共劉視之共劉魯則或殺之矣乃討之殺討

者召正常正常不反畏康子也傳備冬十月

晉趙鞅聞朝歌師于其南范中行荀寅伐其

郭伐其北使其徒自北門入己犯師而出寅

使在外救已之徒擊趙氏癸丑奔邯鄲十一

月趙鞅殺士阜夷惡范氏也惡范氏而殺

經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賊者故

言弑其君蔡公孫辰出奔吳黨故書名葬秦

惠公無宋人執小邾子無傳邾子無道於夏

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皆弑晉人執

戎蠻子赤歸于楚皆取為楚執諸侯故稱人

告若蠻子不道於其民

也亦本屬城西郭無傳魯西六月辛丑亳社

災無傳天火也亳社秋八月甲寅滕子

結卒無傳同盟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無傳

是以葬滕頃公無傳

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

也承承音懲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

卒謂蔡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謂以矢自文

之錯後至錯蔡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併

知牆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

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盱即夏楚人

既克夷虎夷虎蠻夷乃謀北方左司馬敗申

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三子楚大夫

地人民楚因以為邑致方城之外於繒關繒

繒關皆曰吳將汴江入郢逆流將奔命焉為

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偽辭當備吳夜結期明

梁河南梁縣西南故城也單浮餘圍蠻氏

蠻氏潰

浮餘楚大夫

蠻子赤奔晉陰地

陰地河南山北自

雒以東

司馬起豐析與狄戎

楚司馬販也析縣屬南鄉郡析

南有豐鄉皆楚邑發此二邑人及戎狄

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蒐

和

蒐和山在雒東也

右師軍于倉野

倉野在上雒縣

使謂陰

地之命大夫士蔑

命大夫別將監尹

曰晉楚有盟好

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

少習以聽命

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大開武關道以代晉

士蔑請諸

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

之

未寧時有范士蔑乃致九州之戎

九州戎在晉陰

地陸渾者

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

以詐蠻子

且將為

之下

城

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

楚師于三戶

今丹水縣北三戶亭

司馬致邑立宗焉以

誘其遺民

楚復詐為蠻子作邑立其宗

而盡俘以歸秋七

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

陳乞信子弦施弦多庚

午圍五鹿

五鹿晉邑

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

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

臨晉邑

十二月

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邠任欒郤逆

時陰人孟壺口八邑晉地欒在趙國平棘縣西北郤即高邑縣也路縣東

有壺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晉邑也今趙國柏人縣也弦施

與鮮虞會也

經五年春城毗無傳備夏齊侯伐宋無傳晉趙

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并日卒再同盟也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無傳

傳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

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

為柏人宰也昭子曰夫非而備乎對曰私

子范吉射也讎不及公公事也好不發過惡不去善義之

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柏人奔齊張柳朔謂

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授我

死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為吉射距夏

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衛莊公夫人齊

燕姬生子不成而死燕姬景公夫人諸子弼南

不成未冠也

妣之子荼發

諸子庶公子也驚妣景公妾荼安孺子

諸大夫恐

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疾

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聞於憂虞則有疾疾

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

景公意欲立荼而未發政以此言塞大夫

請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

惠子國夏昭子高張寘

羣公子於萊

萊齊東鄙邑

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

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

來奔

皆景公子在萊者

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

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師衆也黨所也之也也稱蓋蓋葬後而為此歌哀羣公子失所鄭駟秦富而

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

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子思子產子國參也詩大雅攸所也暨息也

不守其位而能久者

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僭差也濫溢也皇暇也言

經六年春城邾瑕

邾傳備晉也任城元父縣北有邾婁城

晉趙

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

奔二子阿君愛長立少鯀受命又不能全書名罪之也叔還會吳于相

無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未同盟而齊陽生

入于齊為陳之所逆故書入齊陳乞弑其君荼弑荼者朱毛與

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弑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

憚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為弑主冬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無傳宋向巢帥師伐曹無傳

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四年鮮虞納荀

寅干吳伐陳復脩舊怨也元年未得志故也楚子曰

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

城父陳盟在昭齊陳乞偽事高國者高張國夏受命

立荼陳乞欲害之故先偽事焉每朝必駟乘焉所從必言諸

大夫言其罪過曰彼皆懼蹇將弃子之命漚蹇皆驕故皆

曰高國得君得君寵也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

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需疑

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

無日矣請就之位

欲與諸大夫謀高國故求就之

又謂諸大

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

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

謀矣盡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

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

牧鮑及國孫

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

如公戰于莊敗

高國敗也莊六物之道

國人追之國夏

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圉晏嬰之子圉施不書非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

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

前已

敗於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

弃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

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

亦不可則命公子啓

申子西結子期啓子問皆昭王兄

五辭

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

城父

大冥陳地吳師所在

子問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

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

從命許立

立君之

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

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潛師密發也

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妾章惠王

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

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

其當王身乎

口爲人君以氣守之故以爲當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

不及若禳之可移於令尹司馬

禳禳祭

王曰除

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太過

天其大譖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禳初昭

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

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江漢

睢漳楚之望也

四水在楚界

禍福之至不是過也

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

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

逸書言堯循天之常道

有此冀方

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滅亡謂夏桀也唐虞及夏

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由於不知大道故

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

率常可矣

又逸書言信出已則御亦在已

八月齊邴意茲來

奔高國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

召在七月今在八月下託

事之

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

且于齊公子在魯南郭曰

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

子乘之

畏在家人聞其言故欲試馬為辭

出萊門而告

之故

魯郭闕止知之先待諸外

闕止陽生家臣子我也待

外欲

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士也處

壬陽生子蘭公

戒之遂行

戒使無洩言

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

至不欲令人知也國人

僖子使子士之母

養之

隱於僖子家內

與饋者皆入

陳僖子又令陽生隨

請食之人

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

盟諸鮑子大夫

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

點鮑抄臣也差中主車之官

曰此

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

子之命也

見其醉故誣之

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

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

孺子茶也景公嘗街繩為牛使茶牽

之茶領地

悼公稽首

悼公陽生

曰吾子奉義而行

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

言已可為君若必不怨鮑子若

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

公子自謂也恐鮑子殺已故要之義

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

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

言陽生亦君之

子固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

胡姬景公妾也賴齊邑安號也

去鬻姒茶之母

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賁

之丘

三子景公嬖臣茶之黨也

公使朱毛告於陳子

朱毛齊大夫

夫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與於器不可以二

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

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

舉皆也

以齊國之困

困又有憂

內有飢荒之困又有兵革之憂

少君不可以訪是

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

罪毛復命公悔之

悔失言

毛曰君大訪於陳子

而圖其小可也

大謂國政小謂殺茶

使毛遷孺子於駘

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父冒淳

恐駘人從故毛註

於野張帳而殺之駘齊邑及冒淳地名實以冬殺經書秋者史書秋記始事遂連其死通

以冬告魯

經七年春宋望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

侵衛夏公會吳于鄆鄆今琅邪縣秋公伐邾八月

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他國言歸於魯宋人言來外內之辭

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傳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定八年鄭始叛晉

師侵衛衛不服也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夏公會吳于

鄆吳欲霸中國吳來徼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

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是時吳過宋得百牢魯不

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晉大夫范鞅也在昭二十

年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

弃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

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有常數若亦弃禮則

有淫者矣淫過也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

二上物天以為天之大數也天有十二次今

弃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

伯曰吳將亡矣弃天而背本

違周為

不與必

弃疾於我

放奔凶疾

與之天宰訡召季康子

訡吳大夫

康子使子貢辭大宰訡曰國君道長

言君長大於道路

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

大國也

畏大國不敢

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

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止命焉其老豈

敢弃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

髮文身羸以為飾豈端恆也哉有由然也

大伯周人

王之長子

仲雍大伯弟也大伯仲雍讓其弟

季歷俱適荆蠻遂有民衆大伯卒無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俗言其權時反

自鄆以吳為無能為也

弁禮知其不能霸也

季康子欲

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

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

大國

吳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

者危將焉保

二德信與仁也

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

如怪諸大夫不惡賢而逆之

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夫不逆其

言惡猶安也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

國諸大夫對也謂侯執玉帛者萬今其存者無數

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言諸侯相伐

知必危何故不言知伐邾必元自當言今不

孟孫所怪且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孟

阿附季孫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孟

忿答大夫今魯德無以勝不樂而出季孟意

不同故秋伐邾及訖門邾邾也猶聞鐘聲邾不

大夫諫不聽茅成成子邾大不

許曰魯擊柝聞於邾言以吳二千里不三月

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言足以成子

以茅叛高平西南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

晝掠唐掠取邾衆保于繹繹邾山也師宵掠

以邾子益來益邾公也晝夜獻于亳社其

二國與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負瑕魯邑高

西使在負瑕故使相就以辱之邾茅夷鴻

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無君命曰魯弱晉

言

而遠吳馮恃其衆依馮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

事辟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

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鄆

行鄆行即鄆也鄆盟不書吳行夷禮禮儀不典非所以結信義故不錄秋而背

之成求而不違言魯成其所求無違逆也四方諸侯其何

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以貳敵也魯

之賦貢于吳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為私以

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為明年吳宋人

圍曹鄭栢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

以不救栢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

君子立于社宮社宮社也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

待公孫彊許之振鐸曹始祖旦而求之曹無之戒

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納政必去之及曹

伯陽即位好田弋會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

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

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

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梁三邑遂其郊曰黍立揖

丘大城鍾邢為明平入曹傳也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

經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曹人

背晉而奸宋是以致討宋公既還而不忍褚師之誦怒而反兵一舉滅曹滅非本志故以

入吳伐我夏齊人取謹及闔不書伐兵未加而魯與之邑闔

在東平歸邾子益于邾秋十月冬十有二月

癸亥杞伯過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召齊人歸謹及闔

不言來命歸之無旨使也

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子肥宋大

夫曹人詬之不行詬詈原也師待之公聞

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

殺之終曹人之夢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

問可伐不叔孫輒對曰魯有需無情有大國名伐之

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魯人公山不狃曰非

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違奔未臣而有伐之

奔命焉死之可也

未臣通之國若有伐之

所託也則隱

曾所因託則為之惡

且夫人之行也不

以所惡廢鄉

不以其私怨惡廢其鄉

今子以小惡

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

謂之宗國

若使子

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

子張也王問於

子洩

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

能自立

必有

與斃

急則人人知懼皆將同死戰

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

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

與魯而四夫魯

晉之胥胥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

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

故由險道欲使魯成備

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

僑田拘鄆人

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

鄆人亦僑田吳滋濁也

反

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

鄆人教吳必可克

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

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為武城宰澹臺子羽武城人孔子弟子也其父與土犯相善國人

懼其為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

內應

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

言此盟也

邦所以召吳

吳師克東陽而進金於五梧明日舍

於蠶室

三邑魯地

公賓東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

叔子與析朱鉏

公賓東公甲叔子并析朱鉏為三人皆同車傳互言之

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

同

能俱死是國能使

人故不可望得明日舍于庚宗遂次於泗

上微虎欲宵攻王舍

微虎魯大夫

私屬徒七百人

三踊於幕庭

於帳前設格

卒三百人有若與

焉

卒終也終得二百人任行有若孔子弟子與在三百人中

及稷門之內

三百人行至稷門

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

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兵子聞之一夕三遷

畏微虎也

兵人行成

求與魯成

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

易子而食析骸而爨

在宣十五年

猶無城下之盟

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弃國也吳輕而

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

造於萊門

以言不見從故負載書將欲出盟

乃請釋子服何

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

得舍

也魯人不以盟爲了欲因留景伯爲質於吳既得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人不欲留王子吳人盟而還
不書盟齊悼公之來

也在五年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

魴侯通焉魴侯康子叔父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

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譱及闔或譖

胡姬於齊侯胡姬景公妾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

齊侯殺胡姬傳言齊侯無道所以不終齊侯使如吳請師

將以伐我乃歸邾子

邾未得季姬故請師也

同心故邾子又無道且子使大宰子餘討之

子餘大宰因諸樓臺拊之以棘拊雍使諸大夫

奉大子革以爲政革邾大子邾公也爲秋及

齊平九月臧賔如如齊涖盟賔如臧齊閭丘

明來涖盟明閭丘嬰之子也且逆季姬以歸

嬖季姬鮑侯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

千乘乎有馬千乘使爲君也鮑牧太子公子慤

之公謂鮑二或諧子子姑居於濫以察之齊
邑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
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
麋之以入遂殺之麋亦冬十二月齊人歸讙
及闡季姬嬖故也

經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無傳三月而葬速

宋皇

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善取覆而敗之

夏楚

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子孟弼辭師于吳

齊與魯平故辭

師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公命今又革之不知所

從將進受命於君

為十年吳伐齊師

鄭武子賸之嬖

許瑕求邑無以與之

賸平達也瑕武子之屬

請外取許

之

取請取於他國

故圍宋雍丘宋皇瑤圍鄭師

許瑕師

每日遷舍

作壘塹成輒徙舍合其圍

壘合鄭師哭子姚救

之大敗

子姚武子賸也

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

使有能者無死

惜其能也

以邾張與鄭羅歸

鄭之有能

者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宋公伐鄭報苑

秋吳城邾溝通江淮於邾江築城穿溝東北

入淮通糧道也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火水

今廣陵韓江是占諸史趙史墨史龜皆晉史龜曰是謂沈

陽火陽得可以興兵兵陰類也故利以伐姜

不利子商姜齊姓子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

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趙鞅姓盈宋姓子

又得北名位敵不可干也二水俱盛故炎帝

為火師神農有火瑞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

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既

而得水位故為如川之滿鄭方有罪不可救

也鄭以嬖寵伐人救鄭則不言不知其他救

則當伐宋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乾下坤

之需乾下坎上需曰宋六吉不可與也不

與戰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乙紂

父立為天子故稱帝乙陰而得中有似王者受福祿而大吉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

甥舅也

宋鄭為昏姻甥舅之國宋為微子之後今卜得帝乙之卦故以為宋言

社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

得吉焉乃止

吉在彼則我冬兵子使來傲師

伐齊

前年齊與兵謀伐魯齊既與魯成而止故吳恨之反與魯謀伐齊

經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

書會從不與謀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以疾赴其夏

宋人伐鄭

無傳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

伐齊

無傳葬齊悼公無傳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無傳書歸齊納之

薛伯夷卒

無傳赴以名故書

秋葬薛惠公

無傳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季子不書陳人來告

不以名

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終子

貢之言

公會吳子邾子郊子伐齊南鄙師于郎

郎齊地邾邾不書兵并屬吳不列於諸侯

齊人弑悼公赴于師

以說

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

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承吳夏趙鞅大夫

大

卷九

齊

齊

帥師伐齊經書侵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

於此起兵謂往歲卜伐宋不吉事不再令再

也瀆卜不襲吉襲重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犂

名隰濟南有隰陰縣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

還秋吳子使來復倣師伐齊未得志故為冬

楚子期伐陳陳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

期曰二君不務德二君而力爭諸侯民何罪

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

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

經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

出奔鄭書名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

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公

伐而不與戰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無傳

艾陵齊地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無傳衛世叔齊出

奔宋書名

傳十一年春齊為鄆故鄆在國書高無不帥

師伐我及清清齊地濟北盧縣東有清亭季孫謂其宰冉

求冉求魯人孔子弟子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

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

自度力不能使二子禦諸竟求曰居封疆之間封疆竟內近郊之地

季孫告二子二子叔孫孟孫也二子不可求曰若不

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

魯人也屬臣屬也言不戰為不臣魯之羣室眾於齊之兵

車羣室都邑居家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

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言二子恨季氏專政故不盡力當子

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

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使冉求隨侯於黨已之公朝

氏之溝黨氏溝朝中地名武叔呼而問戰焉問冉求對

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

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言子所問非已材力所及

故不能言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知冉求非已不欲戰

故不對退而蒐乘蒐孟孺子洩帥右師孺子孟

子武伯彘顏羽御邠洩為右二子孟氏臣冉求帥左師懿子之

管周父御樊遲為右樊遲魯人孔子季孫曰須

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雖年少能用命李氏

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卒步

精兵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南城門也五日右師

從之五日乃從言不欲戰公叔務人昭公為見保者

而泣保守城者曰事充煩政重賦稅多上不能謀

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

既言人不能死己不敢不死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

曲稷曲郊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

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與眾三刻約信如之眾從之樊如

遲言乃師入齊軍冉求右師奔齊人從之右逐

師陳瓘陳莊涉泗二陳齊大夫孟之側後入以為

殿之側孟氏族也字反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不欲

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魯士伍人不狃曰

誰不如我不知誰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

言止戰惡足為徐步而死徐行而死言曹非

賢皆無戰志使師獲甲首八十所得齊人不能師其師

宵諫曰齊人遁也諫間將有請從之三季孫弗

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

二子與孟子羽銳敏子羽顏羽銳精也我不

欲戰而能默口雖不言洩曰驅之言驅馬公

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殞也孔子曰

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時人疑重

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言

以義勇不書戰不皆陳夏陳轅頗出奔鄭初

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封內之田有

餘以為己大器大器鐘國人逐之故出道渴

其族轅咺進稽醴梁饗饗乾喜曰何

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具此曰何不吾諫對

曰懼先行恐言不從為郊戰故公會三子伐

齊欲以報也

五月克博壬申至于贏

博二縣皆屬齊邑

屬秦

中軍從王

吳中

胥門巢將上軍三子姑

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

三將吳大夫

齊國書將中

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

弟書爾死我必得志

書子占也欲獲死事之功

宗子陽與

閭丘明相厲也

相勸厲致一死

桑掩胥御國子

國子

公孫夏曰二子必死

勸之

將戰公孫夏

命其徒歌虞殯虞殯送葬一歌

陳子行命其徒

具含玉

子行陳逆也具含玉亦示必死

公孫揮命其徒曰人

尋約吳髮短

約繩也八尺為尋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

東郭書曰

三戰必死於此三矣

三戰夷儀五氏與今

使問弦多以

琴

弦多齊人也六年奔魯問遺也

曰吾不復見子矣

言將陳死戰陳

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

鼓以進軍金以退

退軍不聞金言將死也傳言

甲戌戰于艾陵

展如敗高子

齊上軍敗

國子敗胥門巢

吳上軍亦敗

王

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

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

公以兵從故以勞公將戰吳子呼叔孫叔孫武州仇曰而事

何也問何職對曰從司馬從吳王所命王賜之甲劍

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

進賜子貢孔子弟子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拜受公

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歸於齊也元首也吳以獻魯寘之

新篋製之以玄纁也薦加組帶焉寘書于其

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言天識不善故殺國

子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馬王及列士

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秦吳也

夫秦養也若人養犧誄曰越在我心腹之疾

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欲得吳夫其柔服求濟

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從事得志於齊猶獲

石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可耕越不為沼吳其泯

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

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剝殄無遺育無

大子

俾易種于茲也

盡庚商書也顛越不共從橫不承命者也剝割也殄絕也

育長也俾使也易種轉生種類

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

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

氏為王孫氏

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改姓為王孫欲以辟吳禍

反役王

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

艾陵役也屬鏤劍名

將死曰掛

吾墓櫝櫝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

盈必毀天之道也

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極也為十三年越伐吳起

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

矣

善有備

冬衛大叔疾出奔宋

疾即齊也

初疾娶于

宋子朝

子朝宋人仕衛為大夫

其姊嬖

嬖所娶

子朝出

出奔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

其初妻之姊寘於犁

犁衛邑

而為之一宮如二

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

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

外州衛邑軒車也

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遣使室孔姑

遣疾之弟孔姑

孔文子之疾疾之疾

疾臣向魍

為宋向魍臣

納美珠焉與之

城鉏城鉏宋公求珠璣不與由是得罪及相

氏出出在十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

聽使使處巢死焉殯於鄭葬於少禘終言疾之失所

也巢鄭少初晉悼公子慙亡在衛使其女僕

而田僕御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懿子大叔儀之孫

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大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叔疾

大夫夏戊悼子之甥悼子亡衛人翦夏戊翦削其邑孔

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

之事則嘗學之矣胡簋禮器名夏曰胡周曰簋甲兵之事

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

擇鳥以鳥自喻文子遽止之曰國豈敢度其私訪

衛國之難也度謀也將止仲尼魯人以幣

召之乃歸於是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季孫欲以田賦

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為一賦故言田賦使

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三發問

卒曰卒終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

不言也仲尼不對不而私於世有曰君子

之行也行政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

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

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

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

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為明

田賦傳

經十有二年春用田賦直書之者以夏五月

甲辰孟子卒魯人諱娶同姓謂之孟公會吳

于橐臯橐臯在淮南秋公會衛侯宋皇瑋于

鄭鄭發陽也廣陵海陵宋向樂帥師伐鄭冬

十有二月螽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

九月司歷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

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終前夏五月昭

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諱娶同姓故謂

之孟子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稱夫人不反

哭故不言葬小君

反哭者夫人禮也以同孔

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絕放經而拜

弔也絕喪冠也孔子以小君禮往

公會吳子

弔季孫不服喪故去經從主節制

公會吳子

橐泉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

尋盟

公不欲使

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

周故

心以制之其制

義王帛以奉之

奉費

言以結之

結其

明神以

要之

要以禍福

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

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

尋也亦可寒也

尋重也寒歆也

乃不尋盟吳徵會于

衛初衛人殺吳行人曰姚而懼謀於行人子

羽

子羽衛大夫

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

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

子木衛大夫

國無道必

弃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

為衛患也

往也

長木之斃無不標也

標擊

國狗之瘼無不噬也

瘼狂也噬齧也

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鄆公及

衛侯宋皇瑋盟

盟不書畏

而卒辭吳盟吳人

藩衛侯之舍

藩籬

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

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

侯伯致禮以禮

賓也地主所會以相辭也

各以禮相辭讓

今吳不行

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

難苦困也

子盍見大

宰乃請束錦以行

以賂

語及衛故

若本不為衛請者

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

君懼故將止之

止

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

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

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

墮黨而崇讎也

墮一毀也

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

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

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

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

子之公孫彌牟

曰君必不免

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出公

輒後卒死於越

冬十二月螽

季孫問諸仲尼

仲尼曰

丘聞之伏火而後蟄者畢

伏火心星也火在今十月

今火

猶西流司歷過也

猶西流言未盡沒知是九月

備宋鄭之間有隙地焉

隙地

曰彌作頃丘王

暢岳戈錫

凡

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

俱奔

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

在定十年

鄭人

為之城岳戈錫

城以處平元之族

九月宋向巢伐鄭

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岳十二月鄭罕達救

岳丙申圍宋師

此事經在十二月蠡上今倒在下更列其月以為別者

丘明本不以為義例故不皆齊同

經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取

覆而

夏許男成卒

無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

池

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自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

諸侯故史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無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

無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元公

無

九月蠡

無

十有一月有星孛于

東方

無傳平旦眾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

盜殺陳夏區

夫

無傳稱盜

十有二月蠡

無傳前年季孫雖聞尼之言而不

正歷失謂至此年故復十二月實十一月

傳十三年春宋治救前年黷救其師鄭子賁

使徇曰得相有賞黷也逃歸遂取宋師

于岳獲成謹部延二子宋以六邑為虛之各

不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公平

周卿士也不書尊之不與會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

也隧道疇無餘謳陽自南方二子越先及郊吳

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泓

之觀越師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今曰

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為越所獲故不可以見

讎而弗殺也太子白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

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屬會王子地助之乙

酉戰彌庸獲疇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

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

庸壽於姚不獲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

王惡其聞之自剄入於幕下以絕

秋七月辛丑盟于平丘爭辭血吳人曰於

周室我為長吳為大伯晉人曰於姬姓我為

伯伯為侯趙鞅呼司馬寅寅晉大夫曰日旰矣旰晚也

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大事盟也二建鼓整

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

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色下今吳王有墨國勝乎

國為敵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

之少待無乃先晉人盟不書諸侯吳人將以公

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

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官伯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

以見於伯伯諸侯長自王以下朝聘王帛不同故

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

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

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

若為子男則將半叔以鬻於吳半叔三而如

邾以事晉邾六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

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謂

伯歎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何

伯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

及戶牖戶牖陳留外黃縣是謂大宰曰魯將以

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

有職焉有職於祭事自襄以來未之改也魯襄公若

不會祝宗將曰其實然言魯祝宗將告神云

囚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

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

名適為惡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

於公孫有山氏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魯大夫舊相識曰佩玉

縈兮余無所繫之縈外服師備也已獨無首

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一盛一器也睨視也

人言但得視不得飲對曰梁則無矢麕則有之若登首

山以呼曰庚笑乎則諾軍中不得出糧故為私隱

北方主水傳言吳子不與士共飢渴所以亡王欲伐宋殺其丈夫

而囚其婦人以宋不會黃池故言吳子恃威大率曰可勝

也而弗能居也乃歸久吳及越平之言冬伍員

春秋經傳集解末上第二十九卷澤文庫

圖書寮文庫藏



春秋經傳集解

十五

止

01-27-11-60

1960, 1-27-11

春秋經傳集解哀下第三十

杜氏 盡二十七年

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

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與感嘉瑞之無

之故同魯春秋而脩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

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冬獵曰狩

蓋虞人脩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

言西狩得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小邾大夫

秋止於獲麟故射不在三叛人之數自此以

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

卒故并錄以續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

舒州庚戌叔還卒

傳無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無傳陳宗賢出奔楚

傳無

宋向魎入于曹以叛

宋曹

邑莒子狂卒

傳無

六月宋向魎自曹出奔衛宋

向巢來奔齊人弑其君壬子舒州秋晉趙鞅

帥師伐衛

傳無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冬陳宗

賢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

傳無

陳轅買出奔

楚有星孛

傳無

在史失之

饑

傳無

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

商獲麟

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車子微者鉏商名

以為不

祥以賜虞人

時所未嘗見故怪之虞人掌山澤之官

仲尼觀之

曰麟也然後取之

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

小邾射以句

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

子路信誠故欲得與

相要誓而不須盟孔子弟子既續書魯策以繫於經丘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前

事其異事則皆略而不傳故此經無傳者多

使子路子路辭季康

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

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

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

之也由弗能也齊成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

寵焉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及即位使為政

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成子陳常心不諸御

鞅言於公鞅齊大夫曰陳闕不可竝也君其擇焉

擇用弗聽子我夕夕視陳逆殺人逢之陳逆

陳氏宗也遂執以入執逆陳氏方睦欲謀齊

子我逢之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許病因內

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可以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

盟諸陳於陳宗失陳逆懼其反初陳豹欲為

子我臣豹亦陳氏族使公孫言已言已介已有喪

而止既而言之既終曰有陳豹者長而上樓

肩背望視曰望事君子心得志得志欲為子

臣吾憚其為人也詠多故緩以告子我曰何

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

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

我遠於陳氏矣

言已疏遠

且其違者不過數人

不違

從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

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

子行逃而隱於陳宮夏氏今又隱於公宮

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

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

齒宣子夷也子安康止子意茲子

芒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

帷帳也聽政之處

出逆之遂入閉門

成子入反閉侍

人禦之

子我子行殺侍人

素在內故得殺之

公與婦

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遽諸寢

徙公使居正寢

公執戈

將擊之

疑其欲作亂

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

害也

言將為公除害

成子出舍于庫

以公怒故

聞公猶怒

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劔曰需事之賊也

言需疑則害事

誰非陳宗

言陳氏宗族衆多

所不殺子者有

如陳宗

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陳宗

乃止子我歸屬徒

攻闥與大門

闥宮中小門也

皆不勝乃出陳氏

追之失道於季正適豐丘

季中俠路豐丘陳氏邑

豐丘

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闢

名

成子將殺大陸

子方子方子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

道子方取道及彫衆知而東之知其矯命奪

出雍門齊城門也陳逆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

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

何以見魯衛之士傳言陳氏務施東郭賈奔衛賈即子方

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

不及此悔不誅陳氏宋栢黷之寵害於公恃寵公

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夫人景公母也數請享飲欲因

請討之未及黷先謀公請以鞏易薄鞏向黷邑薄公邑欲

因易邑爲公享宴而作亂公曰不可薄宗邑也宗廟所在乃益

鞏七邑而請享公焉僞喜於受賜以日中爲期家

備盡往甲寅之備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黷也少長

育之皇野司馬子仲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

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沉人乎敢不承命不

得左師不可左師向難也請以君命召之左師

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

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主迹禽獸者

曰逢澤有介麋焉地理志言逢澤在樊陽開封縣東北遠疑非介大也

公曰雖魍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皇野公

命君憚告子難以游戲野曰嘗私焉嘗試君

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

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使公與公曰所難

子者上有天下付先君言雖誅魍要不員對

曰魍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

請瑞焉瑞符節以發兵以命其徒攻柯氏柯氏其父

兄故臣曰不可司馬故臣與其新臣曰從吾

君之命遂攻之子頗騁而告柯司馬子頗柯

司馬即司馬欲入入攻子車止之車亦曰不

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魍

遂入于曹以哀八年宋滅六月使左師巢

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魍恐公怒

還入不能亦入于曹取質曹劫曹人子第而

質之欲以自固 黷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
將若之何乃舍之舍曹民遂叛之向魍奔衛
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
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太盡滅栢
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
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
而適齊牛栢魍弟也向魍出於衛地公文氏
攻之公文氏衛大夫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

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
而適吳示不與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

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

丘輿阮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甲午

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壬簡公也孔丘三日齊

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

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

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

孔子辭

辭不告

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

也故不敢不言

嘗為大夫而去故言

初孟孺子洩將

圍馬於成

洩孟懿子之子孟武伯邑

成宰公孫

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圍馬焉

病謂民貧困

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

子鞭之

恨恚故鞭或使人

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

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其弗許

請聽命共

使懼不歸

不敢歸成為明年成二傳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無

不奔北燕

無傳

鄭伯伐宋

無傳

秋八月大雩

無傳

晉趙鞅帥師伐衛

無傳

冬晉侯伐鄭

無傳

及齊平

魯與齊平

衛公孟彊出奔齊

無傳

傳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

輸

以備成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

宣城廣德縣西

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

弔為

楚所伐

及良而卒

良吳地

將以尸入

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

敘於棺造於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

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廩然傾動貌以

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辛尹蓋對蓋陳大夫

貞子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荐伐吳國荐重滅

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備猶無

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隊絕世于良絕世猶言

奔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具一日遷次

世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具一日遷次

一日便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

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

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

事之禮朝聘道死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遭

聘之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

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弃

之是弃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謂主先民有

言曰無穢虐士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

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

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

君與涉人之過也矣人內之

傳言其

秋齊

陳瓘如楚

瓘陳恒之兄子王也

過衛仲由見之

仲由子路

曰

天或者以陳氏為介介既斲喪公室而他人

有之不可知也其伐終饗之亦不可知也

受饗

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

仲由事孔

子故為魯言

子玉曰然五受命矣子使告我第

成第

也冬及齊平子服且示伯如齊子贛為介見公

孫成

公孫成成率公孫宿也

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

心況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

言子叛魯齊人亦將

叛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

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

喪宗國謂以邑入齊使魯有危亡之

禍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

傳言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

陳

成子館客

使景伯子贛就館

曰寡君使伯告曰寡人

願事君如事衛君

言衛與齊同奸而魯未肯

景伯揖子贛

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

在定八年

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

在定九年冠氏陽乎館陶

縣因與衛地自濟以西襍媚杏以南書社五

百二十五家為一社籍書而致之吳人加敝邑以亂年在八齊

因其病取謹與闡亦在八年寡君是以寒心若得

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

歸成病其言也公孫宿以其六甲入于羸羸齊衛

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孔圉孔文子也蒯聵姊孔伯姬

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面夫孔文子卒通於內

通伯姬太子在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詰太子

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

與冕大夫服軒大夫車三死死罪三與之盟為請於伯姬良夫

為大子請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園

園昏二人蒙衣而乘二人大子與良夫蒙衣為婦人服也寺人

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嫗寧問之稱姻妾以

告自穢昏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

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與豸從之介被甲與豸

迫孔曄於廁強盟之孔曄欲令逐遂劫以

登臺藥寧將飲酒矣未孰聞亂使告季子季子

子路也為召獲駕乘車召獲衛大夫駕行爵

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

子羔衛大夫高柴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

至焉且欲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

踐其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謂食孔子子羔遂

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

言輒已出季子曰是公孫也不利焉而逃其

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基恐有使者出乃入

因門開曰夫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

言己必繼孔悝且曰夫子無勇若燔臺半必

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賁敵子路

敵當也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

免不使冠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

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蒯莊公害故

政欲盡去之故政輒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

離病於外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

與之伐公不果

比褚師聲子為明年瞞成奔起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

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

書此春皆從告

二月衛子

還成出奔宋

即瞞成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仲尼既告

老去世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

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

傳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

欲伐莊公不果而奔

衛侯使鄆武子告于周

武子衛大夫

曰蒯聵得

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

弃兄弟寘諸河上

河上戚也

天誘其衷獲嗣守封

焉使下臣盱故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盱

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

復爾祿次敬之哉

繼父之世還居君之祿次

方天之休

言天

方授爾

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傳終蒯聵之事

夏四月

己丑孔丘卒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憝遺一

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

仁覆閔下故稱旻天

也屏榮榮余在疚烏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病

也律法也言喪尼

以無以自為法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

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

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

人非名也

天子稱一人

君兩失之六月衛侯

飲孔悝酒於平陽

東郡燕縣東

重酬之大夫

皆有納焉

納時

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

夜遣者慙

負孔悝不見

載伯姬於平陽而行

載其母

及西

門平陽

使貳車反柩於西園

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園孔氏廟

所在柩藏

子伯李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

升為請追之遇載柩者殺而乘其車

子伯殺載柩者

許公為反柩

孔悝怪載柩者久不

遇之曰與

不仁人爭明無不勝

不仁人謂子伯季子

必

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

子伯

不仁所以死也

或以其車從

得柩於橐中孔悝

出奔宋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

昭在

十九年

又辟華氏之亂於鄭

在昭二

鄭人甚善

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

之如初晉人使諫於子木請行而期焉

請行襲鄭

之期子木即建也

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訐之鄭

人省之得晉諫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

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

害乎

葉公子高子西沈諸梁也

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

為不利舍諸邊音元使衛沘焉

使為藩屏之衛

葉公曰

周仁之謂信

周親也

率義之謂勇

率行也

吾聞勝

也好復言

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

而求死士殆有

私乎

私謀復讎

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

期必也

子

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

白楚邑也汝陰

襄信縣西有白亭

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

言楚國新復政

今猶未得節制

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甬許之未起

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

此讎不遠矣

比子西勝自厲劔子期之子平

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

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

勝如外余翼而長之

以鳥為喻

楚國第

用士之次第

我

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

也得死乃非我

言我必殺之若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

子西不

俊勝謂石乞

石乞勝之徒

曰王與二卿士

二卿士子西子

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

五百

人不可得曰市南有能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

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

辭告欲作亂宜僚辭距之

承之以劔不動

拔劔指其喉

勝曰

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

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

汝陰慎縣也

請以戰備獻

與吳戰之所得禮杖兵器皆備而獻之欲因以為亂

許之遂作亂秋七

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

面而死

慙於葉公

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

以弗終挾豫章以殺人而後死

以效其多力豫章大木

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

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

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

患弗從葉公在蔡

蔡遷州來楚并其地

方城之外皆曰

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

無厭偏重必離

陰猶惡也所求無厭則不安時言如物偏重則離敗欲須其

斃而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

管脩楚賢大夫故齊管仲

之後聞其殺賢知其可討

白公欲以子閭為王

子閭平王子啓五辭

者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

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

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

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

高府楚別府

石乞尹

門尹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

公陽楚士大夫昭夫人王母越女

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

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

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

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

歲年穀也日日以幾其君來若見君面是得艾也安艾

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

於國旌表也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

免胄而進言葉公得民心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

公欲與白公并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二子

子期也拍舉之敗二子功多弃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

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

微之微匿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

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謂白公也曰不

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

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潁黃氏燕勝

弟潁黃吳地沈諸梁兼二事二事令司馬國寧寧安也乃

使寧為令尹子西之子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而

老於葉傳終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占夢見愛求酒於

大叔僖子

僖子大

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

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

託占卜

乃逐

大叔遺遺奔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

而不得其器若之何

國之寶器

良夫代執火

者而言

將密謀

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

之而擇杵焉可也

召

若不杵器可得也

輒若

可廢其身

暨告太子

太子

太子使五人輿豸

從己劫公而強盟之

盟求必

且請殺良夫公

曰其盟免三死

盟在十五年

曰請三之後有罪殺

之公曰諾哉

傳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

於藉田之

幕皆以虎

獸為飾成求令名著而與之始食焉太子

請使良夫

以良夫應

良夫乘東甸兩牡

一羖

卿紫衣狐裘

紫衣

至袒裘不釋劍而食

食而

偏袒亦

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三罪紫衣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

袒裘帶劍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

句卒鉤伍相著

使

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

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

敗之

左右句卒為聲勢以分吳軍而三軍精卒并力擊其中軍故得勝也

晉趙

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

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

為也

志晉君謂志父教使不來

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掾

之

掾訴父欲速得其與

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

救衛

國觀國書之子

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

見之

釋囚服服其本服

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

無辟晉師豈敢廢命

欲必

子又何辱

言不辱來致

自將

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畏

玉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

聚積也楚

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

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

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

言此二人皆嘗輔相子西子期伐陳

今復可使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右領

皆楚子穀曰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為軍率

楚武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

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楚文王滅

縣朝陳蔡封畛於汝開封畛北唯其任也何

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謫謫疑令尹有憾於

陳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天若亡之其必令

尹之子是與君盡舍焉舍右領臣懼右領與

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

城尹吉武城尹子西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

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

陳終鄭裨言五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

令尹枚卜不斥言所卜以沈尹朱曰言過於

其志志望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過

將為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子國衛侯

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在古

陽城被髮北面而謀曰登此昆吾之虛繇繇

生之瓜繇繇瓜初生也良夫言已有以小成

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本盟當先三死而二

殺之故自謂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赦衛史曰不

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言衛侯無道卜人

而衛侯貞卜正卜夢其繇曰如魚窺尾窺尾

勞則衡流而方羊齋焉橫流方羊不能自變

尾亦衡流而方羊齋焉商水邊言衛侯將

此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繇

冬十月晉復伐衛春秋未得志故入其郭將入城簡

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不飲

之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

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鄆入般師出辟蒯初

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

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言姬姓國何翦之其邑

聚公使匠父休息公欲逐石圃石圃衛卿未

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闔門而

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終如卜言戎州

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青疾戎州人

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己氏戎人姓初公自城上

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鬄呂姜莊公

夫人鬄髮也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

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

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

人請平立公子起起靈公執般師以歸舍諸潞

路齊邑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簡公弟平公也

西故蒙陰城也孟武伯相齊侯將首公拜齊人怒武

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

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季羔曰鄆行之

役吳公子姑曹季羔高柴也發陽之役衛石

魍魍發陽鄆也在十二年武伯曰然則曩也武

伯名也鄆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宋皇

瑋之子麋瑋宋右師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鄆般

邑以與之鄆般愠而行告相司馬之臣子儀

克克在下邑不與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麋

將納栢氏公問諸子仲子仲野初子仲將以杞

妣之子非我為子為適子杞麋曰必立伯也

伯非我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

矣不識麋也言右師老不能為公執之執皇

瑋奔晉召之召令還

傳十八年春宋殺皇瑋公聞其情復皇氏之

族使皇緩為右師言宋景公無常已人伐楚

圍鄆鄆楚邑初右司馬子國之下也觀瞻曰如

志子國未為令尹時卜為右司馬得吉兆故

命之命以馬及已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

何卜焉寧子國也使帥師而行請承承王曰寢尹

工尹勤先君者也柏率之役寢尹吳由于以

吳師皆為先君勤勞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遠固敗已

師于鄆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知用

兵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逸書也官

占卜筮之言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其是之謂乎志曰

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疑故也夏衛石

圃逐其君起起奔齊齊所立故衛侯輒自齊復歸

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皆荆犢所逐

傳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誤吳使夏不為備

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越冥

地秋楚沈諸梁伐東夷大報越三夷男女及楚師

盟于敖從越之夷三種敖東夷地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

故也言敬王能終其川終長引言東王必大克叔青叔還子

傳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

故謀伐晉十五年晉伐鄭鄭人辭諸侯秋師還終叔向言

晉公室卑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

聽吳子弗聽出居于艾艾吳邑豫章有艾縣遂適楚聞越將

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

越吳人殺之言其不量力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

於喪食

趙孟襄子無恤時有父簡子之喪

楚隆曰三年之喪

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

楚隆襄子家臣

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

黃池在十三年

先主簡子質盟信也

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

舊業而敵之

嗣子襄子自謂欲敵越救吳

非晉之所能及

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

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

嘗試

乃往先造于

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

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

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

敢展謝其不共

展陳

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

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

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

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

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

簞小

使問趙孟

問遺

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

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

以目喻所問不知

所為而

史黯何以得為君子

晉史黯云不及四十年吳當亡

吳王威

對曰黯也進不見惡

時行退無謗言

問此也

王曰宜哉

傳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

越既勝吳欲霸中國始遣

使適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

稽首

責十七年齊侯為公稽首不見答顧齊地

因歌之曰魯人之皋

數年不覺使我高蹈

皋緩也高蹈猶遠行也言魯人皋緩數年不知

答齊稽首故使我

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

齊邾也言魯據周禮不

是行也公先至于陽

穀先期

齊問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

之軍

息問丘

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

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末次也

次舍請除館於

舟道

舟道齊地

辭曰敢勤僕人

不敢勤齊僕

傳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

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太子革奔越

隱邾

公八年為吳所
囚十年奔齊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

吳王居甬東

甬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

辭曰孤老矣

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以其尸歸終史墨子胥之言

傳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

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女季桓子外

母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

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

肥康子名競遠也

是以不得

助執紼使求從與人

求冉有名與哭也

曰以肥之得

備彌甥也

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

有不腆先人之

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

薦進也

其可以稱旌

繁乎

稱舉也繁馬飾示纓也終樂祁之言政山仁季氏

夏六月晉荀瑶

伐齊

荀瑶荀驪之孫知伯襄子

高無不帥師御之知伯視

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

而反也及墨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

武子晉大夫

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桃

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瑶

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

治齊取英丘

以辭伐罪足

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犁丘

犁丘隱也

齊師敗績知

伯親禽顏庚

顏庚齊大夫顏涿聚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

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傳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

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

在僖十六年

宣叔

以晉師伐齊取汶陽

在成二年

寡君欲徼福於周

公願乞靈於臧氏

以臧氏世勝齊故欲乞其威靈

臧石帥師

會之取廩丘

石臧賓如之子

軍吏令繕將進

晉軍吏也繕治

戰備萊章曰君卑政暴

萊善齊大夫

往歲克敵

禽顏

今又勝都

取廩丘

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衛言

也

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餽臧石牛

生曰餽

大史謝之

晉大史

曰以寡君之在行

在軍

牢禮

不度

不如禮度

敢展謝之

終臧氏有

邾子又無道

越人執之以歸

終子

而立公子何何亦無

道

何天子革弟

公子荆之母嬖

荆哀公庶子

將以為夫

人使宗人豐夏獻其禮

景人禮官也

對曰無之公

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

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武公放也孝惠娶於

商孝公稱惠公弗皇商朱也自栢以下娶於齊栢公始此

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

卒立之以荆為太子國人始惡之惡公閏月公

如越得太子適郢適郢越王太子得相親說也將妻公而

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

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嚭故吳臣也季孫恐公因我討已故懼

傳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

衛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

聲子韞而登席古者見君解韞公怒辭曰臣有疾異

於人足有創疾若見之君將殺之故嘔是以不敢

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其辭漸解褚師

出公戟其手抵徙手屈曰必斷而足聞之褚

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恐死以得亡為幸

公之入也奪南氏邑南氏子南之子公孫彌牟而奪司寇

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懿子

要公有忿使人投其車于池水中初衛人翦夏丁氏在十一年以

其帑賜彭封彌子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

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

孫甥也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少畜於公以

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

優狡盟拳彌優狡併優也考彌大夫而甚

近信之故褚師比鞮登公孫彌牟喪邑公文

要失車司寇亥奪政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

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斤工匠使拳彌

入于公宮信近之而自太子疾之宮譟以攻

公鄆子士請禦之鄆子士彌援其手曰子則

勇矣將若君何言不可改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

逞欲先君蒯聩也亂不連奔故且君嘗在外

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眾怒難犯休而易間

也乃出將適蒲蒲近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

晉邑

鄆

鄆齊晉界上邑彌計不知謀故公信之

彌曰齊晉爭我不可

將適泠

魯邑

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

城鉏近宋

邑以鉤越越有君

宋南近越轉相鉤牽

乃適城鉏彌曰

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

欺衛

君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請速行己為先發而回載寶歸衛也

公為支離

之卒

支離陳名

因祝史揮以侵衛

祝史揮衛

人病之

懿子知之

知揮為內間

見子之

子之公孫彌年文子也

請逐

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

妄不法

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

若見君有入若逐勢必道助之若逐

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

雖知其為君間不審察私共評之

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

諸其室

難面逐之先逐其家

揮出信弗內

再宿為信

五日乃

館諸外里

外里公所在

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請師伐衛

求六月公至自越

前年行今還

季康子卒武伯逆

於五梧

魯南鄙也

郭重侯

為公僕

見二子曰惡言多

矣君請盡之

二子不臣之言甚多欲使公盡極以觀之

公宴於五

梧武伯為祝

祝上壽酒

惡郭重曰何肥也

其貌季

孫曰請飲彘也

飲罰之

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

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

言重

隨若遠行劬勞不宜稱肥

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

以激

三桓之數貪言

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為二十七年公

起孫邾

傳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

后庸宋樂枝納衛侯

舒武叔之子文子也皐如后庸越大夫樂枝宋

司城子潞衛侯輒也

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懷而虐少

待之必毒於民

懷恨也

乃睦於子矣

睦民師侵外

州大獲

越納輒之師

出禦之大敗

衛師敗

掘褚師定

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

定子褚師比之父也平莊陵名也

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

齊衛大夫王孫賈之子昭子也

曰

子將大滅衛乎抑然言而已乎皐如曰寡君

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

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

曰彌牟二而有益謂自北門出欲以觀衆曰

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申重也開

設守備欲以恐公使不敢入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悼公

庶弟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

為此司法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夫人期

期而不得加戮故敕司徒期聘於越公聘公

攻而奪之幣期告王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

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太子者忿期而及其姊為夫

人者遂復及夫人之子遂卒于越終言之也終效宋景

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周

公孫子高也得昭公也啓得弟畜養也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為

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皇懷非

弟靈不緩為左師不緩子靈樂茂為司城樂茂

子樂木鉏為大司寇樂木鉏六卿三族降

聽政三族皇靈樂因大尹以達大尹近官有

之以自通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

令

不告君也

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

之使盈其罪

盈滿也

重而無基能無敝乎

言勢重而

無德以為基必敗也

冬十月公游于空澤

空澤宋邑

卒已卒

于連中

連中館名

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

甲士千人

奉

公自空桐入如沃宮

奉公尸也梁國虞縣東有地名空桐沃宮宋

都內官名

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

畫計

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

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

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

城殺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

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

之罪也

所執

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

外

盧門宋東門其首死象在門外失國也

己為烏而集於其上

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

門

大尹謀曰我不在盟

少寢盟

但以君命無

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為載書六子石唐孟

地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襄祝名皇非

我因子路子路樂夜門尹得得樂左師謀曰民與我

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壘其

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

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戴氏即與

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惡其號今與君無別戴氏皇

氏欲伐公公謂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

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施罪於大尹

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

族共政無相害也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

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

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八年二十

成公奔楚甯武子孫莊子宛濮之盟而君

入盟在信二獻公孫於齊在襄十四年子鮮子展

爲夷儀之盟而君入在襄十六年今君再在孫矣

謂十五年孫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

魯今又孫

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久四方其

順之詩周頌言無強惟得人也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為主

主四而國於何有

傳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

封于駘上欲使魯還邾田二月盟于平陽西

陽三子皆從至康子叔孫文子孟康子病之

恥從蠻夷盟言及子韞思子曰其在此吾不及此

夫不及與武伯曰然何不曰固將召之文

子曰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周子夏四月己

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禮不滿也言晉荀

瑶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弘

欽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

子使朝三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服又

加之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

隰役在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

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母廢前勞乃救鄭及留

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言其整也留舒及濮

雨不涉濮水自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入濟子思曰大

國在敵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

及也子思國參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立於阪上焉

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畏其得衆心曰

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

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十七年楚獨滅陳非鄭之

罪蓋知伯誣陳子故陳子怒謂其多陵人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

也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

焉言陳滅於無傷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

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文子荀寅此時奔在齊

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

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伯曰無及

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

告寡君成子疑其有為晉之心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

自恨己無知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

六十三

焉謀一事則當慮此三變然後今我三不知

而入之不亦難乎悔其言不可復公患三桓之侈也

欲以諸侯去之以欲求諸侯師三桓亦患公之

妄也故君臣多間間隙也公游于陵阪遇孟武

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問

可得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

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

孫有陘氏有陘氏即囚孫于邾乃遂如越國

人施公孫有山氏以公從其家出故也終悼

之四年晉荀瑶帥師圍鄭悼之言君不沒於魯悼

公悼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懷而好勝早下之

則可行也行去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保守也

外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枋之門鄭人俘鄩魁

壘鄩魁壘賂之以知政欲使反閉其口而死

將門攻鄭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謂

知伯也言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

惡貌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對曰
故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故立以為子對曰
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悅趙襄子
由是甚知伯也其毒遂喪之知伯貪而復故韓
魏反而喪之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

春秋經傳集解哀下第三十

春秋經傳集解後序

大康元年三月兵寇熙平余自江陵還襄陽
解甲休兵乃申杼舊意脩成春秋釋例及經
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
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
為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
始者藏在祕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
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

爲分丁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
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于時仲尼造之於魯
尚未播之於遠國也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
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
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
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
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
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

也推校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是周赧王
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
趙武靈王之二十七年楚懷王之三十年燕
昭王之十三年齊湣王之二十五年也上去
孔立卒百八十一歲下去今大康三年五百
八十一歲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
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
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

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公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文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即春秋所書邾儀父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即春秋所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

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即春秋所書天王狩于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諸若此輩甚多略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尼脩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又稱衛懿公及赤翟戰于洞澤疑洞當爲洞即左傳所謂熒澤也齊國佐來獻王磬紀公之轎即左傳所謂賓媚人也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異於公羊穀梁知此二書近世穿鑿

非春秋本意審矣雖不皆與記尚書同然參
而求之可以端正學者又別有一卷純集疏
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
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紀
年又稱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
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於
大甲七年大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
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左氏

傳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大甲
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父其子爲相也此爲
大與尚書敘說大甲事無異不知老叟之伏
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
取審也爲其粗有益於左氏故略記之附集
解之末焉

春秋經傳集解後序

經凡一十九萬八千三百四十八言
注凡一十四萬六千七百八十八言

經傳識異

諸已見陸氏釋文及今本與釋文不同者不著

序

春秋經傳集解序

正義作春秋左氏傳序且云此序文多不同或作春

秋序或云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集解序晉宋古本並云春秋左氏傳序

杜氏

一本無此二字

隱公

八年注諸同盟稱名者

一作諸侯同盟

桓公

元年注疑謬誤謬一作

二年注城武城一作武

四年注唯時合禮唯下一有書字

僖公

三年注於播五稼播下一有種字

十四年公怒止之一無止字

十五年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

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孔氏正義無此云傳文於

此或有上天降災至唯君裁之在左氏本無此言後人妄增之耳

二十三年懷與安與一作其

二十四年胤也一無也字母弟之寵呂太史云第字疑衍

二十六年至鄆弗及弗一作不

二十七年責無禮也責下一無無字

三十年狄間晉間一作聞不缺秦焉取之一作若

將焉取之

宣公

二年宮卿之適

官一作官適
下一有子字

十年注上某氏者姓下某名

一作上某出者
姓下某名一作

上某姓
下某名

十二年又可以為京觀乎

可一作何又京
下一無觀字

成公

元年注茅戎戎別也

一作茅戎
別種也

九年注廩丘縣

一作厚
丘縣

十四年烏呼天禍

烏一作
作鳴

十五年出舍於睢上

一無
出字

十六年泯曹也

泯一作
泯下同

襄公

十七年實興我役

興一作
作興

二十六年注更遣使

遣一作
作遣

二十九年注故未大衰

一無
衰字

昭公

三年相胡公孔氏云相當作祖

七年注公孫段豐氏黨孔氏云豐當作駟傳寫誤

八年莫保其性保一作信

十七年其能久乎乎一作矣若火作其四國當之

其宋衛陳鄭乎當之下一有六物之占四字

十九年民有兵亂一作亂兵

二十年照臨敝邑照一作昭卿甲甲一作申齊侯齊表

云齊當作癸

宮內廳書院

圖書寮文庫藏

二十一年注不咎小怨咎一作紫

二十六年注胥靡滑皆周地地一作邑不立壬壬

王作

三十年好吾邊疆吾一作吳

哀公

二十六年注襄祝名祝下一有子字

從事郎興國軍判官沈

景淵

迪功郎興國軍軍學教授聞人

模

朝奉郎通判興國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鄭

緝

宣毅郎前權發遣興國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胡

師夏

奉議郎權發遣興國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葉

凱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本學五經舊板乃僉樞鄭公雋分教之日所刊實紹興壬申歲也歷時浸久字畫漫滅且缺春秋一經嘉定甲戌夏有孫緝來貳郡嘗商略及此但為費浩瀚未易遽就越明年司直趙公師夏易符是邦侯因有請慨然領略即相與捐金出粟侯亦擲節廩士之餘督工鋟木書將成奏院葉公凱下車觀此且惜五經舊板之不稱侯於是併請于守貳

復得工費更帥主學糧幕掾沈景淵同計置
而更新之。迺按監本及參諸路本而校勘
其一二舛誤併攷諸家字說而訂正其偏
旁點畫粗得大槩庶或有補於觀者云
嘉定丙子年正月望日聞人樊敬書

子孫永保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